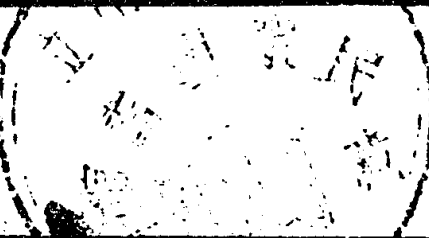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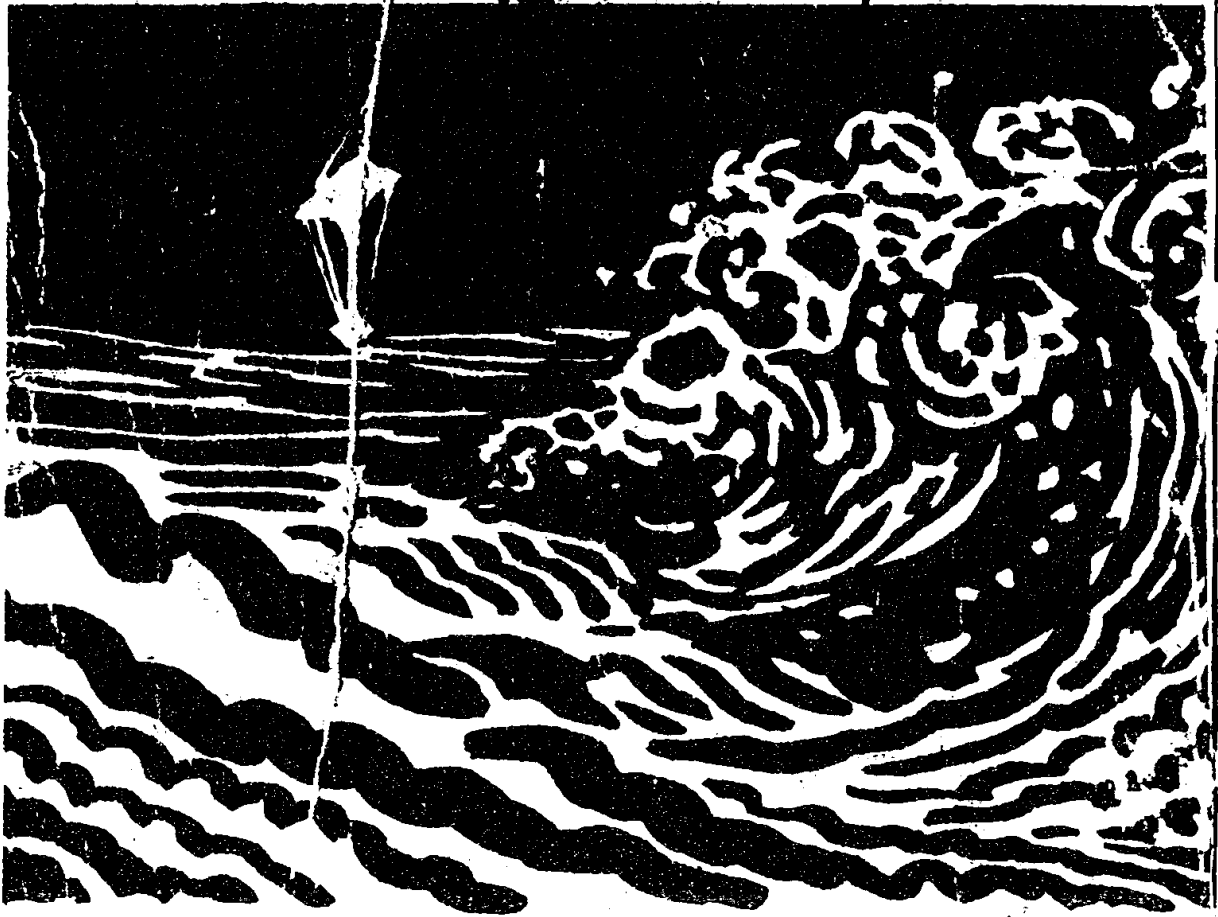


35.10
卷

容復初譯



37.10
卷
托姆斯著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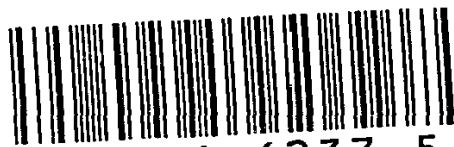
南京市立
中央圖書館
藏書
1698
923.5
3023

重
洋
怪
傑

LOWELL THOMAS 著
容復初 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Ling Chia



3 0661 6237 5

精忠國士

模範軍人

唐紹儀



1935.4.15 蘇家濟購首都

目次

第一章	記者與海魔邂逅得記其生平……………	一
第二章	海魔十三歲背父逃亡獻身航海……………	一〇
第三章	海魔墜海遇海鵝拯救得慶生還……………	二三
第四章	海魔淪落澳大利亞洲時之經過……………	三二
第五章	海魔回德國與力士角力勝之……………	四五
第六章	海魔再度浮海在西沙帆船所歷之慘遇……………	五〇
第七章	海魔在溫哥華淪爲乞丐遇德巡艦斑豹……………	六九
第八章	海魔回國遇騙及海上生活之寫真……………	七八
第九章	海魔發奮求學考取海軍士官回家見父……………	八七

- 第十章 海魔受德皇知遇擢爲寵臣……………九五
- 第十一章 海魔在南非洲駐防及與仙姬訂婚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- 第十二章 海魔駕巡洋帆艦改辦商船之困難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- 第十三章 海魔乘颶風之夜偷渡重圍之驚險……………一四〇
- 第十四章 海魔初奏膚功連擒兩敵船……………一五七
- 第十五章 金戈鐵馬中之兒女韻事……………一七〇
- 第十六章 老帆船定計擒巨艦……………一八〇
- 第十七章 舊雨重逢不堪回首……………一八六
- 第十八章 重洋跋涉主客交歡……………一九五
- 第十九章 海魔歡送俘虜登岸……………二〇二
- 第二十章 英德兩海軍福蘭羣島之戰及海魔之憑吊……………二〇八
- 第二十一章 繞角角直入南冰洋……………二一八

第二十二章	海魔在太平洋之遊弋	二二八
第二十三章	走南洋觸礁成廢船	二三五
第二十四章	海魔率衆淪落珊瑚巖島上	二四二
第二十五章	海魔泛小艇再度出海	二四八
第二十六章	乘小舟遠行數千里	二五四
第二十七章	海魔偷至飛蠟羣島	二六七
第二十八章	海魔在飛蠟遭擒之經過	二七八
第二十九章	海魔被禁於飛蠟	二八八
第三十章	海魔在新西蘭島越獄及大戰告終	二九九

784:38
489-301
2

重洋怪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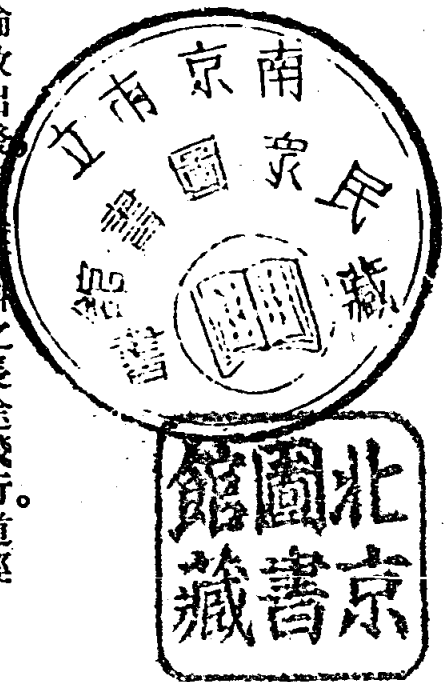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記者與海魔邂逅得記其生平

風和日麗，大空一碧無雲。記者夫婦兩人乘福克飛機自倫敦出發，作莫斯科之長途飛行。道經法京巴黎及瑞京巴士爾兩地，逗留片刻，續飛航入德意志國境，抵司第的革城（Stuttgart），降落飛行場中，稍作休息，待飛機添加燃料，及略事整理，再作第二步柏林飛行。不料在此一刻停留，得與鼎鼎大名之海魔相遇，數年來思荊之念，乃得如願以償。

飛行場之側有茶肆一間，主其事者爲一寡婦，其夫大戰時充德國軍事間諜，被敵人捕殺，爲國捐軀，一忠勇男兒也。

記者因候機匠未至，遂偕妻入肆休息，舉杯對飲，情話喁喁，談興正酣。忽聞嗡嗡之聲，響徹遐邇，

第一章 記者與海魔邂逅得記其生平



(南)

憑窗遠眺，見一飛機從東方飛來，翱翔雲表。機身作銀灰色，兩翼爲斜陽反映，白光閃爍，刺目欲眩。少頃飛近機場，在低空盤旋數匝，翩然下降，至是馬達之聲已寂然不聞，惟車葉旋轉，仍呼呼作微響，抵地面疾駛一會，安然落於曠場中。

廣大之飛行場，一刹那間，忽由岑寂而趨鬧熱。全場機工員役及附近之居民，皆奔集曠場，如羣蟻附羶，各方視線，咸集於新來之飛機。有身穿制服之機場侍役，負鋤鋸製成之蜘蛛式短梯一把，斜憑機傍。於萬頭攢動，掌聲如雷之中，發現於吾人之眼瞼者，爲一雄赳赳之怪客，和一嬌滴滴之美人；一則軀幹雄偉，儀表不凡，一則雪膚花貌，婀娜生姿，幾疑天女維摩從天下降。兩客挽臂緩步前行，向茶肆直進，全場觀衆，皆揭帽舉手，向二客爲禮，二客亦環向各方答禮，從容不迫，儀序肅然，似曾久享盛名，慣受民衆歡迎者。怪客之姿態，酷類水手，口銜一海軍式短烟桿，頭頂海軍小帽，穿上一件棕色薄絨中襖；一望便知其爲飽歷風霜，老於航海者。記者異鄉邂逅，與怪客素慳一而之緣，乃客一見記者，便深深點首以示敬意，不惜屈尊降貴，禮及寒微，可見其人胸襟豁達，豈真欲得廣廈萬間，盡羅天下寒士歟！

有頃客茶罷，偕其婦出肆，記者方倚欄俯仰，見彼夫婦兩人，鵠立場中，以德語向羣衆高呼：「再會再會」兩聲，語音嘹亮，如吹畫角，如響銅鐘。聞說將飛往君士丹士湖遊覽風景云。客登機後，但見機體微灣，沉沉欲墜，則其人體量之重可知矣。

飛機去後，記者亟欲知其人爲誰。適一德國下級軍佐立余側，余遂問之。軍佐曰：「彼客耶？」君不聞德國有海魔耶？余曰：「何云海魔？僕誠不解。」答曰：「此則大戰時，駕海鷹帆艦縱橫四海之力拿子爵，同行之女郎，則子爵之夫人，君豈未嘗聞之耶？世稱海魔者，卽此人也。」余始猛悟。竊記大戰時，德國海岸受英國艦隊嚴重封鎖，有點鼠不逾青島難通之勢。有德國帆艦名海鷹者，在嚴密封鎖之中，暗渡重圍，出沒於大西洋及太平洋間，行蹤飄忽，攻擊英、法、意等國商船，縱橫四海，致世界上商業深蒙其厄。無怪適來之怪客，其舉止行動，聲音笑貌，絕似海盜名流，中古時代之海上英雄，如吉地船長及哥西爾等輩，不能專美於前也。

記者偕妻繼續飛航，經柏林及干那士堡等城，以抵俄京莫斯科。後數月又作丹麥至土耳其及芬蘭至西班牙兩次之長途飛行。每經德國城邑，必聞有人述海魔故事，聽之愈多，則好奇之心愈熾。

而想見海魔之念亦愈殷。後聞海魔夫婦，亦雅嗜飛行，其飛行之多，正與記者不約而同。惟記者則來往歐洲大陸，彼則僅限德奧兩國而已。

海魔在德奧兩國之飛行也，所至各城，政府下令放假半天，以示崇德報功之敬意。蓋海魔乃德意志之英雄，其獲德國民衆愛戴視偉大之興登堡將軍，未遑多讓。德國青年，尤崇拜其人，每至一地，兒童千百成羣，列隊以歡迎之。

世界大戰中，德國戰艦，曾出沒重洋，截擊敵國商船，爲世人腦海中不能忘者，尙有數艘，卽奄甸海鷗及狼號是也。奄甸爲最新式之礮艦，大戰初起時，自青島逃出。海鷗及狼乃最快之巡洋艦，武裝完備，合於近代航行，以之渡重洋，破巨浪，原未足爲奇。若力拿子爵以拔山扛鼎之神勇，經文緯武之英才，生就一雙怪足，駕一上古式之風帆，偷渡重重封鎖，縱橫海上，戲弄敵人，含辛茹苦，冒巨險，排萬難，不顧生死，不論成敗，勇猛直進，用能沉敵船十餘艘。乘客生命，固能一一保全，卽一貓一犬之微，亦不忍令其溺斃，慈航一葉，普渡衆生，斯真可謂人奇事奇，可歌可泣，其得享鼎鼎盛名，受世人所崇拜，豈倖致耶？

大戰告終，子爵邁返德，身膺上賞。政府錫以十字勳章，禮節隆重，爲德國歷史所僅見。至於親朋之餽贈，社會之嘉獎，功牌成束，其光榮尊貴，不讓古代帝王。後奉召至羅馬，教皇錫以榮銜，名之曰「人道主義大英雄」，爵士當之，誠不爲過也。

記者在司第的革與子爵邂逅時，正其功成名成衣錦歸來之日。征衣甫卸，偕夫人作汗漫遊。每至一處，對民衆演說，必諄諄勸勉德國青年，繼續其精神，努力奮鬥。說水手之常套曰：「爾儕努力抽水，毋棄你舟。」意謂德國雖敗，倘能本子爵大無畏之精神，奮勇向前，國勢自有復興希望也。德國青年亦以近代海上英雄目之。

記者由莫斯科回時，對於爵士生平事蹟，所聞愈廣。爵士姓力拿，乳名菲獵，生長巨閩。曾祖乃法國陸軍元戎，若祖若父皆爲騎兵校尉，簪纓世代，一世襲子爵也。童年背父逃亡，自言不爲海軍軍官，誓不回家。變易名姓，在海外當水手多年，幾遊徧世界。中間備受船主虐待，毒打，遇風墜海，沉船，丐食，破腹，折脛，種種慘遇，盡人世間悽惻悲慘之事，幾無不遍嘗之。嘗在澳洲加入救世軍服務；嘗一度與著名拳師角力，勝之，獲冠軍榮銜；嘗在墨西哥從戎；嘗爲獵人，爲漁者，爲苦力，爲法僧。他人所不能爲，

不敢爲，亦不願爲者，子爵幾無不爲之矣。其家人以爵士一去不回，疑其已死，乃向地方政府報告失蹤。卒經不斷之奮鬪，由一卑微水手，躍陞至德國海軍軍官，始克踐誓言，戎裝佩劍，回家以見父母。自是益潛心向學，勤勉任事。嘗於大雪之夜，落海救人，柏林報紙嘉爲難能，表揚其事，德皇威廉第二聞而賢之，擢爲寵臣，深資倚畀。英德兩國海軍在卒倫血戰，爵士駕皇子號戰艦，躬參其役。

未幾爵士之幸運臨矣。卒倫戰後，德國海岸依然受英國海軍嚴密封鎖。爵士奉海軍部訓令，駕一舊式帆船名海鷹者，喬裝中立國商船，乘颶風大作之際，於黑夜間偷渡重重封鎖，衝出重圍，出沒於大西洋及太平洋中，行蹤詭秘，敵艦之遊弋海面者，無由知其行蹤，卒擊沉敵船十餘艘，俘虜船員數百人，貨物損失價值數千萬金圓。惡耗轟傳世界，商船逗遛港內，不敢出海者，以千百艘計。一時洋面保險取價奇昂，協約國方面之海運，受一重大打擊。後因將俘虜釋放，送之登岸，至是消息敗露，敵艦四海搜索，跟蹤追截，爵士遂繞南冰洋，偷出太平洋，直走南洋羣島。不圖在社會羣島觸礁，艦身破裂，遂擱棄於珊瑚礁上。中經種種艱險，足使讀者驚心動魄也。

海鷹帆船殘廢之後，爵士雄心未泯，駕一救生小艇，航行二千三百里，扁舟一葉，浮沉於洪濤巨

浪之中，卒能運其智力，劫奪商船一艘，以繼海鷹未竟之任務，爵士之智與勇誠足驚人也哉！以上所述，即爵士過去之略史，亦本書之大概情形也。

記者後在柏林亞路頓酒店藉朋友介紹，再獲親爵士丰采。時爵士已自備一帆船名華鐵路者，將挈其夫人乘之以環遊世界，視察海鷹之遺跡也。記者落此帆船，細聽爵士述其浮海生活。

後數月記者帶眷回美國，在紐約家居。會爵士亦偕其夫人來遊，常駕臨舍下作長談，藉此種機緣，盡悉爵士之航海生活，及截擊協約國商船之事蹟，爲近代航海界之最冒險而最勇敢者。記者遂按其始末，檢而筆之，以成是書。

當爵士述其航海生活時，手舞足蹈，口講指劃，或作沈雄之調，或吐尖銳之音，其模仿一物，形容盡態，惟肖惟妙，間或莊諧雜用，妙語解頤，聽之者無不絕倒。爵士善於表演，實爲一優界長才，使置身紅氈毼中，成一舞台明星，執梨園之牛耳必矣。然爵士天性酷愛航海，其航海之天才，殆與有生俱來，非人力所能造就。至於性情豪放，天真爛漫，語隨心出，絕無留滯，正與其他之海員相同。此即海上人之特色，與陸居之尙禮貌，愛幽靜之大人先生們，其習慣固不可強同也。

爵士航海日久，對於水手之習染亦深，曾在各國商輪服務，故其英語口音，亦雜而不純。且有一奇特之口頭禪語，說話之間，頻呼「快哉」兩字，每隔三四句，則有「快哉」兩字隨之，或問爵士此何解者，爵士自謂幼年投身航海，充水手七年。水手說話，多屬鄙俚之辭，習之既久，則粗鄙之語，破口而出。後擢陞海軍士官時，深自裁制，言語之間，小心翼翼，然俚俗之語，間亦不能盡除，與上流人物接談，俚句一出，不惟失禮，且遭人輕視，每當口唇顫動，俚句欲吐之際，即忙說「快哉」一語以代之。習之既久，俚語漸除，而快哉快哉一語，懸於唇際，遂成最近之口頭禪也。

當爵士縱橫海上時，記者方與陸上一著名探險家會晤，其人爲誰，即大戰中之羅蘭士也。羅蘭士率其部下乘駱駝，縱橫於亞刺伯廣大之沙漠，截劫敵人糧食，斷其陸上外來接濟；而力拿子爵則駕舊式帆艦，出沒於重洋瀚海之中，截擊敵人商船，斷其海上外來接濟；一則宣威於沙漠，一則定霸於重洋，各盡探險能事。所謂非常之事，必待非常人爲之，羅蘭士與力拿可謂無獨而有耦，二人之智勇，亦可躋於絕頂矣。

羅蘭士身長玉立，文靜寡言笑，狀似畏羞，恂恂一儒者也。馳騁於廣漠之中，得古代巴比倫及亞

敘利亞之遺跡，作實地之考察，深嘆古今來戰爭之慘酷，於學問上獲益殊大。力拿子爵則身材高大，聲似洪鐘，純然一壯士也。至其賦性慈祥，宅心忠厚，出奇定計，智略過人，用能駕舊式帆船，縱橫萬里，沉敵船十餘艘，而能保全生靈，非智仁勇兼備，曷能臻此哉！

世界大戰中，如德皇威廉第二，興登堡，盧敦多夫，戴必治等輩，勳名彪炳，戰功顯赫，其事蹟有足多者。究不若爵士之難能可貴，足與羅蘭士並傳，永垂不朽。爰撰此書，名之曰重洋怪傑，貢獻於讀者之前，以下所述，皆爲力拿子爵之言，而述於記者之筆也。

第二章 海魔十三歲背父逃亡獻身航海

近代海軍戰鬥，全用無畏式之鋼甲巨艦。排波逐浪，日行千里。赫赫之巨礮，可以橫掃天涯，轟震海角。中古時代之帆船，在昔稱雄海上，銳不可當者，至是已成過去陳蹟。今有人焉，欲駕舊式之風帆，以抗新式之戰艦，在戰艦如織，重重封鎖之地，魚雷似網，層層密布之區，乃欲駕一風帆，安然偷渡，復遠走海外，幹其劫奪生涯，若非大言欺人，則爲喪心狂病。此爲絕對不可行亦不足信之事也。足下謂余（爵士自稱以下皆仿此）能之乎？

在昔風帆鼎盛之時，海上英雄輩出。其流風餘韻，傳誦人間，令人心焉嚮往。然余未嘗一誦其書也。余在帆船服務多年，克盡厥職。在德意志帝國海軍將佐中，有駕風帆閱歷者，惟余一人。故海軍部祕密發表海鷹命令時，授余爲該艦統帶。余姓力拿，乳名菲獵，充德意志帝國海軍上尉士官。早歲曾在風帆服務七年，熟悉海面情形。此番奉命浮海，伺窺敵艦，實於余有深濃之興趣，且有密切之認識。

足下欲明瞭此段事實，請將余童年時代航海生活，先向足下詳陳之。一段遇風墜海、沉船、乞食之長篇佳話，足下聞之，當爲余與無限之感慨也。請靜坐於此，稍安無躁，待余燃煙桿略吸，爲足下暢述之。

余垂髫時，家居爹里士登（Dresden）城。某日有巨船名俾士麥克者抵埠。船上水手登岸購辦伙食。余偶見其菜單上所列皆珍饈之品，嘉穀美釀，式式都全。讀後不覺牙牀格格有聲，饑涎欲滴。暗忖船上人之享用，豐厚若此，則爲船上水手，亦至不錯。他日余長大爲巨船之船長，則余之飲食御用，安知不如彼輩於今日耶？自此以後，則希望爲船長之觀念，盤旋腦海。思想愈多，則觀念愈熾，而航海之志亦愈決。喜聽人道浮海故事，夜間則伏枕遐思。尤憶某朝晨起，以紙盒製成一小舟，名之曰海盜。適爲父所見，笑謂余曰：「兒喜乘舟耶？海灣海峽風景固佳，但可惜與力拿家世絕無關繫。力拿先代起家騎射，數代相傳。兒亦當學爲騎士耳，需此舟奚爲。」足下聽之，父言固有因也。僕之曾祖由騎兵起家，脈脈相傳，子孫世代俱爲騎士。曾祖少時，家人嘗送之入寺，削髮爲僧。然曾祖絕不喜此等孤寂生涯，雖處寺院中，不能謹守戒律。十三歲時背寺私逃。時值土奧兩國戰事發生，遂請纓從戎，加入土耳其軍。當日騎兵隊中，慣用未成年童子司看馬、餵馬、運子彈及擦鎗桿職責。曾祖斯時，亦一童子，但

藉倖運被任爲學兵。後悉士軍腐敗，遂轉而投歸奧人。惟時僅十五歲耳。未幾復投入普魯士軍隊，在夫多力將軍帳下，當騎兵少校之職。

最後曾祖自行招募壯丁，組織成軍，卽名震全歐之力拿黑沙軍 (Luckner's Hussars) 是也。騎兵戎服，俱爲棕色，款式奇特，與其他之軍隊所穿者不同。因勇敢善戰之故，幾無戰不參加。當時軍隊因招募而來，無論何人，能以餉項充分供給，則爲其人效力作殊死戰。時漢柰華 (Hanover) 國王，慣用金錢購買師旅。曾祖遂將手下騎兵全隊，售與國王。但與王共約，力拿黑沙軍之名稱，則依舊沿用。不料後來國王敗約，不踐前言。曾祖怒，直投國王御營，訐其狡詐。立將王所賜之冠服徽章等物卸下，投於爐火之中。怒氣盈腔，指王大呼曰：「自今以往，吾之鎗尖將轉而向你矣。」未幾曾祖乃引軍入法蘭西 (France)，臣事法王。當法國革命時，繼續爲新政府服務，統率萊茵 (Rhine) 駐軍。故著名之馬賽里士 (Marsellaise) 一曲中有歌詠曾祖功德者，因著此名曲時，曾祖適統軍駐紮該地也。後在比利時連戰皆捷，積功至法蘭西軍總帥。

戰事告終，曾祖引軍還，屯巴黎近郊。帶隨從數人，入城晤當局，追討軍隊欠餉。然被奸究誣陷，繫

於囹圄之中。卒上斷頭之臺，慘遭毒害。足下聽之，曾祖雖一武夫，但忠於所主，臨陣苦戰，奮不顧身，蓋一赤忱男子也。自曾祖以降，力拿數代皆爲騎兵，似由血統相傳，不易更轍者。先祖父亦一武官，因隨軍行獵，遭意外而死。家父自一八四八年，直至世界大戰發生，數十年間，大小戰役，靡不參加。一九一四年，世界大戰開始，家父已年逾古稀，堅欲從軍出發，自謂年齡雖老，目力仍健，不失爲一老騎兵，尙足司巡邏之責也。參謀部謂其年老血衰，不准所請。家父悻悻然駁之曰：「只爲吾老，尤應用余。老夫數十年來，身經百戰，未嘗少怯。且吾若居軍中，可作少年軍人模範，使彼輩知強身益壽之法，莫如從軍若也。」家父之老當益壯，有如此者。故船也、海也、灣也、峽也，絕與力拿輩無關。吾嘗云欲作水手，家父力斥吾妄，後此吾不敢復言。父常勉余學爲騎兵，嘗贊余體格如何優美，爲一天生之騎士，并勸余立志以赴之。他日得穿德意志大皇帝之陸軍制服，衣錦榮歸，重光門楣，其榮耀未可量也。

德國人非曾受高等教育者，斷難有作官之希望。且課程嚴緊，陞級亦難。余生性不嗜讀書，只愛觀美國人所著之西印度人小說，尤喜讀占士古巴等故事。故西印度之首領人名，余知之最多。因余雖年幼，無日不思作航海生活，想往美洲獵取野牛，夢寐縈迴，無一刻去諸懷也。

余父聘一西席，日以讀本課余。不及六個月，西席向父辭職。其辭職書曰：「令郎似有惡魔纏身，殊不肯讀，強之亦無益。或者教法未善，深恐貽悞令郎。乞另聘高明，僕請從此辭矣。」

西席去後，父轉送余入鄉間一私塾肄業，冀與羣童相處，互相磨礪，或能令余奮發，興競爭之心。然余懶惰性成，不肯讀也如故，終日與羣童嬉戲，甚至與人鬪毆。父以塾師懦弱，管教不嚴，將余又轉送別一私塾。塾師孔武有力，不類文人。對余不稍寬假，聲色嚴厲，暴若轟雷。父在家嚴加督責，動輒以巨梃鞭撻，痛徹心髓。但父之撻子，是有天賦特權。拒之則不孝，惟有忍痛受之。若塾師則不然，初次答余，尚能強忍。第二次則實行抵抗主義。繼則逃之天天，不復回校，然亦不敢回家見父。匿居田野間，摘菓充飢，度其野人生活。如是者八日，祖母驚至面無人色，偵騎四出，以探余之所在。後在林間獲余，帶之回家。入門見父危坐椅上，容貌幽靜，默然不發一言，又無愠色，似對余已感失望之意。祖母則驚喜若狂，輕撫余背，具無限痛惜。側身對父曰：「軒利（父之乳名），教子不能全恃鞭撻，多答反使頑皮，此後將非獵交余看管，我自育仁術以感化之，不患其無心向學也。」父對曰：「母來固佳，吾亦深表歡迎，第恐母愛之愈深，其狂放不羈尤有甚於今日者。」

祖母教法良善，適中余懷。時校中與余同班者共三十四人。每月考試，余名輒居榜末。祖母詔余曰：「菲兒，你果從此專心向學，每試得進一位，我賞你五十扁士。我將繼續賞賜，至你考得第一爲止。你其好自爲之，毋負我之期望也！」余聞言喜甚。雖不諳算術，竊計將來所得當不少。然每次應索款若干，始與所進之級數相符，密籌深算，孜孜不已。時余敬愛祖母，有如天神。最初頗能悉心向學，但經揭榜後，余名之不進如故，大失所望。祖母殷殷勉勵，余亦益加勤苦。第二次考試，得陞四級。祖母賞以二百扁士。余喜極如報巨富。第三次考試，余竟退回兩位，深恐祖母將前次獎金照數扣回。幸祖母絕不以此灰心，且向余頻加勸勉，謂多進少退，原屬無妨，爲學斷不能一步躋於絕頂也。余自獲賞金後，已解決經濟問題，此後努力向前，縱使屢進屢退，入息且源源不絕，計亦良得。

自是以後，余被金錢引誘，思想日趨下流，不惜以誑語欺祖母，騙取其金錢。因見市上有象白兔者，中有雄兔一，毛色潤澤，酷愛之。然索價奇昂，罄囊之所有，不敷尙鉅。倘考試得晉陞幾位，便容易達到目的。無奈余之文運不佳，自前次晉四位後，則絕不復陞。然買兔之款，志在必得。計將安出耶？遂放着膽向祖母報告，詭言已晉兩位，果獲獎金一百扁士。下星期又詭稱晉三位，未幾又言得陞四位，貪

慾愈熾，賞賜愈豐。三月之間，竟僞言進至第一位，面上假露得色。祖母歡喜欲狂，深詡其王道政策成功。某日在路上與校長相值，施施有喜色，前語校長曰：「吾孫菲獵今果何如者。教兒童之術，莫善於懷柔。彼每試獲陞一級，我則賞以五十扁士。我不過略施小術，彼竟頻頻陞級，今已得冠其儕。祖母訓孩不當如此耶？」校長深訝其言之不倫。蹙然有頃，始答之曰：「媪何言？菲獵考獲冠軍耶？媪差矣。以余所知，令孫仍居榜末也。」

祖母聞校長言，沮喪不已。踉跟疾趨返家，欲覓余大罵一頓，以洩胸際橫鬱。適有二犬患哮喘，厥狀甚危。犬爲祖母平日所豢養，愛護備至。時二犬愈哮愈急，祖母遂奔入犬房，一視犬病，一時未暇責余。迨事畢出時，其怒氣已減，頽然坐椅上，指余而罵曰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近日之行藏，我已盡悉，想你定有惡魔相纏，否則斷無頑劣若是。」且語且泣，厥狀悽然。

祖母因恐余父見笑，未嘗以此事告父，只謂余口試及格，主張於聖誕後，將余轉入其他學校肄業。父所知者，只此而已。父屆時果依祖母言，送余入荷路城一小學校中。且加聘一教師，以監視余之行動，兼朝夕課余。

光陰似箭，歲月如流，余之讀書時代，亦將告終矣。余有表戚某，家居內地，頗富饒，有廣廈花園各一，風景甚佳。余平日極欲往遊，惟以學業所羈，以致不果。余父知余酷愛該地，遂襲用祖母政策，謂余若能考試及格，將准余往表戚處一遊，以飽余所欲。迨試期已近，余父因事他出，留余與教師兩人在家。督促之責，全在教師一人。余考試倘獲陞級，教師將給假俾往表戚處一遊，以紓久困之苦。無奈掛榜後，余照常落第，默默返家，懊喪不已。教師以誠懇之態度，詢余曾否陞級。余輕搖小舌，誑語隨出，僞言試後經已及格，適校長以要事他往，不暇簽家庭報告書，不久由郵局付來等等之一派假話。教師信以為然，且喜其禁鋼政策已告成功，乃立下放假之令。

余遂偷取父之皮鞋、水靴、衫、褲、及運動鞋、襪等一切應用之物。余年雖幼，但生身長大，父之衣服冠履雅稱吾身。兄與余各有儲蓄。余存八十馬克，兄則有一百一十馬克。余將已有者盡數取出，又由兄款提取四十馬克，藏諸懷中，打算他日則交還之。

各物整備妥當，遂束裝出門。茫茫大地，余將何之。倘余果有惡魔附身者，則必為海魔無疑。因余腦海中實無一物，夢寐之間，所不忘者，惟洋與海耳。且余未嘗向父發誓乎？異日必身穿德意志海軍

官服，高車駟馬，以重耀門楣。然則余此行，將必克踐前言，不衣海軍官服者，余將無顏歸見父母也。爲功名熱念所驅，余航海之心，遂益堅決。

余在咸碧 (Hamburg) 站下車時，自覺茫無頭緒。咸碧者德國最大之海岸商埠也。當時馬路之上，有一十三齡之童子，躑躅道傍，欲負裝浮海者，卽余是也。余在車站內，見牆上懸一廣告牌，上書干樂酒店，下列住宿價目：每客牀一張，訂價由五十芬尼 (Pfenning)，至七十五芬尼，(德副幣，每馬克等於一百芬尼。) 房價似嫌太昂，但余無暇計較。有挑夫至前，爲余挈行李。余衣裳楚楚，緩步前行。挑夫負行篋緊隨余後，執役甚恭。余囑其引路至干樂酒店。挑夫聞語，自頂至踵，向余瞧視一回。忽由恭敬而轉倨傲岸然問余曰：「你豈航海之水手耶？」聲音粗厲而尖刻。蓋水手素不見重於夫役，今余所入，乃一著名之水手旅館也。余入店後，張目四顧，始悉水手旅館，并非華麗之居，僅一簡陋房舍，毗連別屋之後，其狀深類美國之水手寮。余環視一週，意殊不懌，遂向店中書記，訂一價值七十五芬尼之牀位。彼遂引余至一房，內有牀六張。余語書記謂余既繳最高之房價，應以一房與余，余殊不欲與五人共處一室也。書記聞余言，張口吃吃笑不止。謂余若不同意，可取一五十芬尼之牀位，一室共

居者有四十九人也。余遂取五人者。

第一夜，余在咸碧堤岸踽踽獨行，則世界航海者知名之聖保羅地方也。偉大之白城，卽盤據其間，屋宇巍峨，電光閃耀。余初出茅廬，足履其地，如入天堂一般。見航海人士，熙攘往來。來自馬來半島者有之，來自西印度者亦有之。各大娛樂場所之門前，皆有黑人看守，穿怪異之服裝，實生平所未見。

余到航務處求職，自願落船充侍役。航務處人謂余太幼稚，未達航海年齡。倘余必欲往者，須先得余父之許可證，方許僱用也。余遂決意自落船上，直接向船長請求。翌朝餐罷，忽忽行至港口，船舶寄碇之處，但見桅檣林立，船舶連綿，皆在遠處下錨，距海岸頗遠。余佇立岸傍，凝神注視，正思設法之際，忽俯首見一梢公，駕扁舟一葉，駛近岸前。遂與其攀談，指一大船，求其撐渡。問其名爲比得，風霜滿面，駕舟純熟自如，似曾久於航海者。余見桅檣櫛比，高聳雲霄，舉目注視不少瞬。心兒突突跳動，頗露驚駭之色。比得似默察余意，因目余而笑。且謂當颶風暴發，帆纜吹斷，爲水手者須攀登桅巔，絕不畏懼也。

余續登數船，徧謁船長。皆以余年太穉，要得余父許可證，方敢錄用爲辭。余遂返身下小舟，意態

索然。比得察余神情沮喪，細話其故。余遂將背父逃亡，立心航海之事，一一告之。比得眉頭頻皺，深表詫異；又憐余年少，頗有愛惜之心。迨述至余父爲子爵，富有財產一語時，彼且灼灼視余，倍加驚訝。翌然高呼曰：「子爵耶？去皇帝一階耳。」世界烏有子爵之子，出外浮海學爲水手者，寧不大奇！何怪比得詫異。比得既憐余遇，遂與余結爲至交，邀余至其家寄宿。此後一星期，余與比得旦夕相共，親愛如父子。

比得遂以諄摯之話，向余婉勸曰：「童子若謂航海佳耶？航海何佳？不觀夫老比得乎？固昔日之一水手也，浮海三十五年，一無所獲。今日相依爲命者，僅一小舟耳。日惟渡客往來，得資僅堪餬口。童子聽吾言，速回而父子爵之家；縱受父笞責，亦應跪而受之也。」

比得之意，謂余終必返家。無論如何，亦勸余返家爲止。但亦不願函告余父，跡近聲揚，蓋聲揚非水手之德也。

余與比得同居一星期，彼雖舌敝唇焦，多方苦勸，余始終不爲動。比得見余立志堅決，知勸亦無益。遂允代余覓一船，以遂余志。比得薦余在尼柯比(Niobe)帆船上当侍役之職，航海應用各物，比

得代余躬自檢點，惟恐未週。時余囊裏尚有餘資，遂購內衫雨衣各一，鞘刀一柄，烟絲烟桿等物，皆比得指導買備者。

橫巷之內，有舊屋一間，樓上有斗室，則比得棲宿之所也。室中懸飛魚一尾，用布釀成。壁上掛油畫一幅，內繪一帆船，比得謂是本人手繪者。筆意高超，余酷愛之。籠內養一鸚鵡，老態一如比得，乃來自巴西國，能說葡萄牙語。檯上器物雜陳，有中國古玩及海上罕見之異物。比得導余至室隅，出一巨匣，陳舊而多跡，似曾久經風霜侵蝕者。比得傾篋，盡出所藏之自製手織品。旋指空篋對余曰：「此則吾昔日航海之衣笥也，凡爲水手者皆有之。身輕浮且不入水，隨余航海三十五年，幾行遍世界。今持以贈子，深願此篋將來在船上隨事吾子，猶昔日之隨事我也。」余敬受之。此篋隨余航海多時，後在澳洲之利雲海角燈塔中遺失。

比得親送余落尼柯比帆船，并導余至一牀位，爲余鋪張被蓆。其愛余之諄摯，視同猶子，直令余終身不能忘。安排既定，遂搖首長嘆曰：「子非一堂堂子爵乎？今已成一區區之水手矣。子爵與水手是不能並行，正如錦繡之花鞋，套上農夫之臭腳也。子今日已非力拿菲獵子爵矣，蓋將你名字改

之。」余乃襲用余母之姓，更名「盧特支花立士(Phelix)」。用此假名浮海七年。比得最後餽余者，乃一航海格言。以手輕拍余背，作懇切之語曰：「童子識之，一手顧船，一手爲己。」其意蓋指水手攀登桅頂時，一手應緊持帆纜，而以其他之一手工作也。

未幾尼柯比揚帆矣。先用一小輪拖出港口。余倚立船欄，與比得作別。比得運其老練手腕，輕輕將小舟掉離船傍，將駛返聖保羅碼頭。回顧船上，向余高呼曰：「童子，吾祝你順風。吾將止於此矣。吾老耄，恐不能再見你面。吾實不忍見你離我遠行也。」余方欲高聲答之，但眼淚奪眶而出，喉道格格幾不成聲。

余之衣篋，乃比得爲余細裝者。余開篋取衣，見篋蓋裏面，黏比得小像，下有草書一行。其言曰：「勿忘你之老比得。」

船至是，已揚帆出海矣。回顧海岸漸遠，隱約不可復辨。不知歷幾許年月，始得重返故鄉，與老比得復見面也。

第三章 海魔墜海遇海鵝拯救得慶生還

尼柯比乃一俄國舊風帆，骯髒而樸陋。此次開行往澳洲之費利文都（Freemantle）埠。余見風帆多矣，但未有如此船之奇特。則船長爲人，亦異常怪僻。當比得介紹余至其前，求其錄用，謂余未有父母許可證者。船長答曰：「是無妨。倘不要薪金，我將用之。」噫！薪金余則不要矣，但願得一容貌和靄之船長耳。今觀其人，而皮臃腫，鼻扁而口平，垂垂欲哭，頷下懸幾根羊鬚，三分像神，七分像鬼。且素性最惡德國人，令余見之幾作三日嘔也。

余不懂俄言，船上同事除船長外，又皆不諳德語。而船長之德語，亦破碎不完，僅足以罵余耳。余生平不喜學俄語，惟英語則在校時嘗稍學之。幸船上有一舵工，亦略曉英語，彼此不致完全隔膜。但浮海八十天，正如鶴處鷄羣，船伴對余說話，余茫然不解。

出海之第一日，余聞舵工能說英語，乃樂就之，冀得一良伴，朝夕長談，則萬里航程，不致過於孤

寂。舵工詢余履歷，問余父操何業，余以農夫對。彼連呼曰：「妙妙！」繼又作莊重之色，語余曰：「船上欲委一總巡，你適當其選也。」乃導余下艙面，至一豕圈。中有肥膩十餘頭，左右奔突。糞穢滿身，不可嚮爾。總巡之責任非他，則洗糞豕圈之積糞也。舵工旋又柔聲曰：「尙有一藥局總監，仍未有人承乏，你可兼任之。」語時謙謙有禮，狀甚迫真。余始知所謂藥局者則廁所，蓋船上之背語也。

有頃總巡行就職典禮矣。頭頂木盤，手執短帚，向豬欄直進。肥膩見上峯駕臨，縱橫奔突，直躡跨下，左右頻頻挨擦。圈內糞溺積厚數寸，飛濺四射。足下雙履，糞穢滿焉。又慮肥膩狂跑，撞破圈欄，操作不敢過急。所以自頂至踵，糞溺淋漓，惡臭薰騰，較肥膩本身尤爲可怕。船上肥皂食水，皆不准浪用。余只有長袴兩條，不敢更換。同事怕余身臭，不令近前。間以足蹴余，呼之爲狗，此際余之卑賤，真豬狗之不若也。

每食不能與水手同餐。餐後巡視各席，拾其碟中餘餽。水手目余爲豕，且謂飼豕之法，固當如是也。

每晨早膳，絕無咖啡及饅頭，僅將變壞之硬麵包，浸於麥茶之內，使軟而吞食之。此爲水手朝餐，

我則飲其殘餘。苦鹹之藤肉，幾不能下咽者，余只獲嘗其碎片。數年來腦海中所記憶不忘之俾士麥輪船菜單，至今方始揭曉，乃恍然知昔日思想之謬誤也。

余所最驚者，爲船上之巨桅，尤怕攀緣其巔。然常自矢，終必慣習之，於是竭力攀登，奮不顧命，日勤練，漸攀漸高，後卒攀至鴉巢，約及全桅之半。俯視船面，夷然有得色，向下力呼，問余在何處。舵工仰首見余，高叫曰：「雖八十之老翁，亦能高攀至此。曷足爲奇？」語意輕褻，似不足當其一盼者。舵工是語，足以令余啓發，促余學攀之心愈決。由是頻頻苦練，略無斷輟。以視其他之學徒，意存驚怯，踟躕不前者，其進步之遲速，不可同日語也。船經非洲之好望角，忽遇颶風。全船除颶帆之外，前後各帆，俱被風神吹裂，水手預備張挂總帆。余亟思趁此機會，一顯身手，以驗日來苦練成績，遂猿緣而上，助力將捲帆舒開。適暴風吹來，全帆震盪，風狂帆滿，軋然一聲，如氣球上滾。余一時忘記老比得「一手爲船一手爲己」之嘉訓，遂隨風帆捲落海中。惶遽間，驟握船欄系帆之藤繩，繩亦隨手而斷，自上斜傾，一墜九十尺，直落海中。時狂風怒號，巨浪排空。船亦左右搖撼，上下簸揚。余遂爲波臣所挾，捲入洪濤中去矣。

時尼柯比船揚帆，逆風上駛。余泅至船尾，浪花四射，左右湍激，不見有救生圈擲下。而洪濤蓋頂，余被壓沒入水中。浮上海面時，見船去已遠。余遂將身上之油衣及水靴脫卸。自顧掙扎無益，惟有隨波飄蕩，載浮載沉。船上縱放救生艇拯余，然瀚海汪洋，波濤洶湧，烏能察余之所在，自分必死於此矣。忽視飛鵝一羣，翱翔海面。彼雪白之巨鳥，見有物浮於水面，輒思攫而食之。繞余頂而飛，盤旋水面，或上或下，向余環攻。余雖疲罷欲沉，幸餘力未盡，尙能姑且禦敵，迭用雙手濺水以卻之。乃巨鳥忽鼓勇疾下，以巨爪搏余之手。余乘勢用手緊握其足，凡墮海將溺時，雖着一草一木之微，亦死纏不稍寬，縱況其爲一巨鳥乎。

飛鵝既被纏，遂頻頻拍翼。但兩爪爲余堅持，欲颺不得。余亦因之不致下沉，乃以巨嘴力啄余手，余猶緊握不放，致蒙重傷，至今兩臂傷痕尙在，令人回想當年苦楚也。余自思曰：「花立士，你斷難得返原船，惟有死力支撐，冀僥倖有別船拯你耳。」

羣鵝盤旋頂上，循環往復，似欲助其儔以圖脫。兩臂被啄至重傷，自覺身手幾欲分離，忽一巨濤洶湧，將余掀離水面。瞥見一救生艇駛近，余遂乘鵝就艇，竭其殘力，扒上艇面。飛鵝既縱，展翅疾颺，其

捷如矢，上空復覓其侶。誠不料此鳥救余一命，得以不死。使無羣鵝翔翔水面，則艇中水手，必不知余之所在。雖欲救余，不可得也。人之生死，豈有定數耶？

余在艇中自思，余因公墮海，幾喪一生。船主見余，得慶生還，定必愉悅無限。詎事有出常人意料者，救生艇撞近船傍，仰視船長巍立艙面，暴怒如雷，指余大罵曰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快上船來……我……我不若將你擲……返海中。吾不願……見你回船也。你盍觀之……嚶啾……吾帆被風吹去矣！」當時船上人見余生還，莫不感動。於惚遽間，措手不及，致兩帆被風吹去。余方愁坐小艇中，兩手顫動，鮮血淋漓。風狂浪急，小艇上下狂躍不已。水手竭力鼓掉，欲排波近船，卒亦無法。正當危急之際，小艇忽然躍離水面，高與船平。余驚駭莫名，遂冒死向船狂躍。身觸艙面，昏然遂暈。

俄聞訇然一聲，小艇猛撞船傍，全艇破裂。水手九人，齊墮深淵之中，頃之不見人浮，以爲皆遭滅頂。後衆水手苦力掙扎，始握得一纜。九人相繼攀登船上，得免於難。

余僵臥艙面，口噤不能言。船長跨立余身，俯視余面，指余狂詈曰：「吾聞你德國之狗……最喜飲……速醒……試飲此甜蜜。」乃以磚頸置余口內，用火酒灌入余喉。翌晨病疲不能起，船長不准

余休息，強令余工作，但余身搖搖不能自立。彼則以槌笞余，且呼余爲醉貓也。

當余之墮海也，船上帶水人立命水手備艇，下水施救。然萬惡之船長，絕無憐惜之心，手一銳利之鯨矛，疾前大喝曰：「你如放艇下水，吾將以此矛洞穿而腹也！」

照事實而論，彼輩實無放艇救余之必要。因航海慣例船上有人墮海，倘有危及及其他水手生命時，則船長可以不必設法救其人也。

帶水人并不以船長爲然，不動聲息，召集義勇軍多人下艇於水面，以覓余蹤跡。繼被船長察覺，暴怒如雷，但無如彼輩何也。

余自遭此慘遇後，腦根因受驚過度，兩手時覺震動，如是者數年。降至今日，夜間酣睡時，常夢自桅巔墜下，飛鵝拯救，及船長虐待之種種苦況也。

余靜臥床上，伏枕沉思曰：「我非力拿非獵子爵乎？我固世代簪纓，饒有資產，一鼎鼎大名功業赫赫大將軍苗裔也。今竟何如者，洗廁所，滌豬圈，食人之餒，飲人之餘，受同事之欺凌，捱船長之毒打；待遇賤於豬狗，身分等於觸鬣；有病不許休息，墜海不屑援救；嗟夫！嗟夫！余究何爲而至於此哉！」既

又喃喃自語曰：「非獵你自投羅網，於人何尤。此後一切侮辱苛待，只有逆來順受耳。徒悲奚爲哉！」噫！是則爲水手之生活乎？然則與余昔之所期望者，實大相徑庭。余豈大錯鑄成而不自知歟？雖然，錯乎不錯，余不暇計，以余嘗誓於父前，謂不穿海軍官服者，余終不果於回家也。然則余此後惟有努力奮鬪，以圖錦衣被體，克踐前約，歸慰彼老人之期望耳。思至此，又轉覺怡然。

尼柯比船出海後，沿途直駛，未嘗停泊。計自英倫海峽起碇，迄抵澳大利亞洲，目所見者，只茫茫之碧海，與鬱鬱之蒼天。氣候則或晴或雨，半晦半明，時而颶風怒號，濁浪排空；時而皓魄當空，海平如鏡。嘗在非洲海岸附近，得見陸地一次，爲一孤島，高懸海中。椰樹成行，歷歷可數。有白屋多間，點綴於葱蘢綠樹中，紅瓦碧窗，景色優絕。余方翹首船欄，凝神以觀。默念若得登此島，遨遊呼吸於其間，其樂何極。此地必爲仙子所居。仙子所居之地，俗人不易得而近之。我今寒酸至此，烏得臨仙子之居，盼仙子之垂青乎？余平素醉心言情小說，雖屬童穉之年，當此蓬山在望，美景當前，不覺怦怦然動余情思也。

自此之後，余頻頻念及仙子之居。然世事之離奇湊合，有非常情所能預測者。十餘年後，余竟得

足履此島。時余已獲穿德意志帝國海軍官服，爲海軍官佐，目的已達，乘軍艦來此，偕同僚數人，遨遊島上，盤桓多日，不忍遽離。不圖在島中，獲交一女郎，彼此一見傾心，遂訂白首之約。此女郎爲誰？卽余之愛妻綺霞是也。時綺霞年十八，隨其父漫遊至此。異鄉邂逅，款款情深，遂結姻緣，可謂天作之合。然回憶今日在尼柯比船爲侍役時，嘗一度過此，不無今昔之感耳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余竚立船欄，呆然以思。且思且凝視島上之青葱綠樹，及華麗之宮室。船行愈遠，而島亦愈微。久之則變成一小點，終則沒入天涯，杳然不可復見。余尙呆立不動，懵然欲睡。忽叱咤一聲，震吾耳鼓。繼以猛力一蹴，自後臀踢下，幾使余兩腿分離。船主自後大喝曰：「棍徒，速往工作，否則吾將推你入海也。」余大駭，發足急遁。

余航行數十天，漸漸慣受虐待，至此不覺其苦。且身軀日就雄壯，能堅苦耐勞。船長暴余，一如往昔，但同事中漸有與余親暱者。頭目及舵工亦喜與余攀談；海上生活，乃不覺枯寂。

船行八十天，不嘗停泊一埠。至今始駛入澳大利亞洲之費利文都港中。余昔以澳洲產袋鼠，中多持弓矢之黑人。但費利文都則爲一普通商埠，無若何特色。余在埠上與德國輪船之水手相遇，異

地得聆鄉音，其喜可知。邀余往雷路酒店同飲麥酒。店主有一女，與余甚相得。女玲瓏嬌小，貌亦可人。喜聽余道故鄉事。余自述在船上受虐待之慘，彼深憫余遇，且勸余逃船。繼且在其父前，縷述余之苦況，并請其父用余在酒店任洗碟之職。洗碟余在尼柯比船嘗習爲之，爲余工作中之最優遊者。但老比得贈余之衣篋，尙在船中，余何忍棄置。乃託德國水手，將篋偷渡登岸。未幾尼柯比船拔碇啓行返國。幸船主不向地方警察報告覓余蹤跡，大約視余爲贅疣，脫之反更佳也。

第四章 海魔淪落澳大利亞洲時之經過

余在費利文都往聽救世軍音樂隊奏樂度曲，爲唯一之消遣。救世軍有講堂一所，爲教會宣傳及演說之地。軍人水手常聚會一堂，各將生平奇異見聞互相傳述，繼則唱歌以娛樂。歌意余不了解，惟音節悠洋，趁以歌聲，別饒佳趣，與德國禮拜堂所奏曲調，截然不同。余酷愛之。講堂內各物令余最感興趣者，莫如留聲機，是物爲余生平所未見。則余之來澳洲，亦不過欲一觀澳洲之野人，及一獵澳洲之袋鼠而已。殊不料在此荒遠之區，得親近代物質文明所發現之怪物。在學術最高之德國所未見者，乃得在此地見之，乃自思曰：「快哉菲獵，世界事物與你之思想完全不同也。」余以機能唱，深詫之意，必有人匿機後；但以聽衆擠擁，入教者始准坐前列，以致未獲近前一察究竟。余乃託船上德人某君，與余結伴，乘大會開會日，同往會中投効，自願加入救世軍服務。先繕志願書一封，書中所填無非懺悔以前一切罪惡。謂余等原爲壞行水手，願皈依聖教，變爲好人等語。又出一冊，着余簽名其

上，自誓此後戒絕飲酒。

余因欲考察留聲機之究竟，故思投入救世軍。果也受歌曲及游藝所感化，熱心非常，實行信仰教理，加入救世軍服務。

教會中人遂爲余覓一位置。其職責乃散置辟蟲丸於故衣堆中。此等故衣，乃當地慈善家所捐贈者。此後余不再操洗碟工作矣。

余父不嘗云乎？冀余爲大德國之陸軍武官。此間之救世軍，亦猶德國之陸軍耳。在此間之救世軍爲官佐，與在祖國之陸軍有以異乎？余分置藥丸於衣堆中時，且作且思，正如空中樓閣，結構於腦海中也。

余既皈依聖教，得立此聖地，亟思減輕罪惡。自以爲入教首重誠實，不應誑語欺人。某夕集會，余起立對同袍之士兵述余履歷，謂爲一德國之世襲子爵，力拿非獵余之真名姓也。聞者莫不驚異，聖日救世軍遂以此事在報紙作宣傳資料，其言曰：「善哉！德國某子爵患酒癖，已爲救世軍所陶化。子爵新到此地時，狂飲如鯨吸，今則涓滴不沾唇矣。」此新聞一出，轟動全城。城中人聞子爵駕臨，而又

能勇於改過也，爭來視子爵，冀一瞻廬山真面。

救世軍以制服衣余，派余四出代教會勸售引戰傳單。余沽出甚多，因以子爵而售傳單，城中人固樂於購買，而不吝其價值也。

余性本嗜酒，但終身不飲威士忌，以其過於猛烈。檸檬酒及薑酒則酷嗜之，尤以薑酒爲甚，以其味甘而香醇。余每在酒肆勸售傳單時，座中識余者，皆以薑酒酌余。余恐破教律，在衆前不敢多飲。彼輩遂牽余入小室，力促余飲，且與余開玩笑。此後每於肆中見余，輒笑曰：「子爵請飲薑酒。」余亦絕不客氣，飲之至盡。但以目示意，使勿聲揚。衆人以余狡黠，皆大笑。余亦笑。

余至是已生厭倦矣。余固一水手也，心目中只藏海之一字，其他各事，皆非余所樂爲。余欲爲官，必爲一海軍之官；欲爲長，必爲一海船之長。救世軍同袍視余良厚，且謂余年太穉，不宜於航海。倘必欲近海者，可在瀕海之地，尋一位置。遂薦余在一燈塔僱工。且謂居燈塔中，可以憑窗遙望，時而天晴日朗，時而風雨晦冥。船舶出入，歷歷可見，與航海幾無異也。

余藉救世軍同袍引薦，獲充利雲海角烽燧塔副管之職。塔位於費利文都之南，爲澳洲西南沿

岸最大之斥堠。副管一榮銜也。烽燧云者，則指颶風怒號，船舶飄流，懸燈告警之意。余身為水手，久歷風濤，烏有不知。塔內有反光器，配以三稜鏡，其數逾千。五光十色，爲之目眩神迷。每日將燈碼攪起，以備塔燈旋轉，及清潔塔窗。餘時非夢入黑甜，則坐塔看守。同時看燈塔者，尙有三人，皆居山麓之小屋中，終日攜着竹桿釣魚爲樂。將職守諉余一人代理，日得酬金九扁士。

某管塔員有一女，小字宜華。雪膚花貌，嬌媚動人。某日宜華與我同處塔中。塔之前門嚴扃，後戶洞開，俯視則爲沙岸。余觀宜華豔麗，抱之作一長吻。事似有意，原出無心。不料後門對岸處，有人垂釣於此，目擊余二人所爲，立將此事走告宜華之父。俄聞戶外有詭詈聲，又有敲門聲。余二人大驚，頃之叩戶之聲砰砰然，愈敲愈厲，繼以狂烈之呼喝聲。余驚至魂不附體，急啓前門，奪路狂奔。

余之隨身行李，不遑攜帶。最可惜者，則余友老比得贈余之衣篋，亦遺落塔內。抵暮余踱返塔傍，盜一馬乘之而逸。是馬價值三十司令，約可抵償所失之行李。

余策馬跑至澳加斯大城，得入一木廠僱工。工作艱苦，惟薪金則甚優，日聽三十司令。而生活程度亦高出尋常之上；雖用水亦需錢購買。此等工作，使生活程度低微之中國苦力當之，未嘗不利。余

工作數十日，積得六十司令，至是已不能復耐矣。

某日與一那威獵者相遇於途。獵人在埠上射袋鼠及灰鼠，售其皮得資以爲活。余盡出所藏金，及由德國帶來之手錶，以授獵人，換來福鎗一桿，遂荷鎗入林，射獵以謀生。後又覺此等生活枯燥乏味，僅及一月，又棄之不復幹。

某日見有某輪船僱客登岸，中有客一隊，服裝怪異，不審其爲何許人。好奇之心怦然而動，乃近前挽客傾談，自述爲一水手，淪落是間。客聞言欣然問余曰：「若爲失業之海員耶？若是則誠佳矣。吾隊中欲僱一人，專司支篷、架帳、餵馬，及派傳單等事。吾儕職業如行雲流水，漂無定蹤，與子之航海事業，正復相類，但遊於陸不遊於海耳。」余至是始知彼輩爲印度遊僧，徧行各地，弄術以博金錢。隊中有印度少女數人，雙目深黑，炯炯有異光，熒惑動人。余遂投身遊僧隊中，實行服務。

余隨僧衆雲遊四方，自南而北，遍歷澳洲各地。每至一地，開場弄法，余爲之支篷帳、張廣告、播傳單。余水手也，張帆掛帳，手勢純熟，不失水手本色。後隨僧衆至費利文都。方環場分派傳單時，聞前後有呼聲曰：「喂，子爵，許久不見，君不復當救世軍耶？請飲薑酒。」一時歡笑之聲雜作。舊識中有以薑

醇酌余者，余飲之至盡。味之香醇甘潤，固不減於曩昔也。

羣僧玩法，變幻迷離，不可思議。最奇者以小杜菓樹一株，植於地面，能在觀衆之前，立刻長大，開花結實，片刻成之，雖萬目睽睽，不能辨其所自來。事後細察樹生長之地，又無絲毫痕跡。觀衆皆嘆爲玄妙。又能以清水一碗，遍示羣衆。僧坐碗上以身蔽之。有頃，起立環行一週，則碗內滿盛金魚。

有一印僧，對觀衆中某甲言曰：「閣下指上所帶之鑽戒，價值當不菲。閣下當守之勿失。」有頃，忽又指某甲曰：「視之，閣下之鑽戒已失其所在矣。蓋在余之指上也。」某甲大駭，俯視其指，果如僧言。其法術玄妙有如此者！

僧隊中有一馬來少女，貌風騷，且喜談笑。余欲探法術之祕訣，故不惜曲意逢迎之。女初尙嬌怯，寢假則頗親暱。間將祕法授余，然僅學得其淺近者。女謂高深法術，原屬神授，非人所能強學也。然耶否耶？余則不知。但有數法，余習之至熟，至今猶能演之。余意此等神祕之法，歐洲人鮮能識之者。

僧衆中有首領，操無上威權，羣僧奉爲神聖，常人不易近之。余服務之僧隊中，有首領二人，長髯飄然，神態凜凜，有超俗出塵之緻。此皆終身修煉之功效耳，世間烏得有真神仙也。

某星期日凌晨，余坐沙岸浣衣。忽有三人齊至余前，俯視余不少瞬，狀如餓犬爭肉，張口欲吞。余深異之。余固身軀長大，兩臂堅硬如鐵，筋肉僨張，肩膊闊厚如穀倉之門。三人者自頂至踵向余詳睨一回，忽問余曰：「童子，你年幾何矣？」余答曰：「十六。」三人曰：「你喜習拳術乎？」余答曰：「極願學之，若能精通武藝，將不致被人欺負也。」

余得三人介紹，入武技學校。初試及格，得獎金六鎊。彼三人者且允將余繼續鍛鍊，以成拳師。異日學成，將代表堅士蘭洲，出席世界拳師競賽會。

余一生膂力之雄壯，則基於此。自是以還，余潛心拳術之學。全身苦鍊，胸腹兩部，時用硬物打擊，使堅實能抵禦敵人之拳，絕無痛苦。經三閱月之苦練，始與老拳師練習角技。避實擊虛，前進後退，手橋步法，一一熟習之。待進至適當時期，將送余至美洲之三藩市。再加若干苦練，便可代表堅士蘭洲，出席世界拳師比賽大會。前途似錦，異日聲譽雀起，未可限量。余酷愛技擊，至今猶習之不稍懈也。

未幾有美國四桅帆船名金岸者，行走堅士蘭 (Queensland) 及干諾奴奴 (Honolulu) 兩埠，後又改航三藩市 (San Francisco)，溫歌華 (Vancouver) 及干諾奴奴 三埠。船上因需人甚

急，以每月四十五金元之工值，僱余充幹練水手。由侍役一躍而陞幹練水手，可稱異數。照海員陞級常例，應由侍役陞雜夥，由雜夥陞水手，由水手陞幹練水手。今余陞遷如此之速，實爲世所罕見。乃益信余爲水手，本自天成。余遂棄技擊不習，轉登金岸輪船服務，重操海上生涯。

余在干諾奴奴遇一宗離奇怪案，其事之怪，誠屬不可思議，頗難令人置信，則余本人至今亦不能解答也。然希望他日終有人能將此案破獲耳。

金岸船上，有一侍役名那基者，德人也。初本製賣四絃琴爲業，後以商本虧折，遂浮海爲生。與余成莫逆交。船泊干諾奴奴時，那基約余登岸遊覽。知余嗜食煉乳，遂攜煉乳一罐，週遊島上，瀏覽風景。行抵夏威夷 (Hawaii) 王宮，值國王方食午餐，坐蘆草製成之御座，左右各立妃嬪一人。余等佇立曠場，凝神以觀。忽見一人貌類紳士，衣冠楚楚，似作郊外散步者，緩行至余前，說英語謂余曰：「你二人立此間一無所觀，徒廢時間。你輩欲觀土人歌舞乎？盍隨我來。」余聞土人歌舞亦屬奇觀，久思一觀爲快，遂連稱曰：「善。」偕那基隨其人以行。

途次，其人問余等有無鮮豔之衣服。余答無之。其人曰：「是無妨，吾將以新衣兩襲分給你兩人

也。」旋喚一四騾車，邀余等同坐。余在車上用德語低聲語那基，謂此人舉動離奇，似別有用意者。其人似聞吾言，略一回顧，亦用德語止余曰：「你勿多言。」

有頃馳抵城外之一甘蔗園。車停，主人導余等循田野之小路而行，至一巨廈，建築爲歐洲式，外表頗呈奇特。屋前有草地，圍以藩籬，有小馬數頭嚼草其間，頗類一富人別墅。自巨窗內瞰，有長檯多張，排列成行，狀如學校之課室。其人以餅餌一方授那基，囑其在戶外立候。余亦附耳語那基，囑其勿行。

余初入屋，已覺奇異。過正廳，亦有黑色之長檯成列。其人導余入廳側之一小室中。甫入室，返身欲將雙扉關鎖。余立止之。室內亦有長檯一張，與適間在隣室所見者相同。其人謂登樓取軟尺，爲余量身，以定新衣之尺寸。乘彼登樓後，余揚目四顧，發覺檯下有長狹之巨箱二，兩端俱用重鎖嚴扃。默念此等巨箱，果何爲者；身入其間，當必無幸。然余自恃深諳技擊，亦不虞其他。

有頃其人以軟尺至，先度余之兩臂，繼量余之肩膊。其量膊也，與其他之縫衣匠不同，不由膊而量至腕，乃由腕而量至膊。余以是益疑之。但見其兩唇開合，微呼三十、三十之聲，繼又連呼數號碼。余

凝神靜察，以觀究竟。其人將余衣向後卸下，至腰之半，使余兩手扭向背後，不能伸縮自由。且謂光線太弱，着余轉身以面向壁。余聞浙瀝之聲，似有人潛立戶外；又察覺地面近檯之下層，有故衣成堆，皆爲水手服裝。其人復將余褲帶脫下，帶之一端，原附有刀匣，中有小刀一柄，今匣在而刀已杳。猶憶今朝切馬鈴薯後，曾將刀置返匣中，今何故不翼而飛？思至此，毛骨爲之悚然，額角之汗涔涔下滴。忽又發覺一人手巨指，繫以長筋，血跡殷然，似曾用刀斬斷者。余至是始認定此室爲賊窟，不禁血脈憤張，怒不可遏。其人又欲脫余褲，以阻余外逸。余勃然大怒，立將衣一振，復回原位，急返身握拳，向其人猛擊，取回檯上之刀匣，用足猛力蹴開前門，狂跳出外，大聲呼那基。那基尙坐場側，捧餅細嚼。余促其快走，同趨蔗園，經蔗林逃逸。聞林外有吹角聲，繼以馬蹄雜踏，人聲喧然，循路傍而進，搜吾兩人蹤跡。余與那基在林叢不辨方向，迷失途徑，幾經摸索，始達海傍。

余立刻覓一能說英語之警察，將適間所遇之事，一一告之。警察聞之咋舌，且頻聳兩肩，悄然久之，謂水手在此島失蹤者，前後不知幾許人，此中祕密，非有大隊偵緝不易破獲也。返船後，船長責余等無事不應上岸。此次幾遭陷害，亦屬咎由自取。船上水手集議，設計搗此匪巢。預備下星期日用迅

雷不及掩耳之手段，向匪巢猛襲。所有鎗枝軍械，均已籌備。不料埠上忽有時症流行，傳染迅速。星期五日，政府下令禁止船員登岸。攻匪策劃，遂爲之不果。余以事極離奇，後此嘗向各方查詢，始知白種人水手，在此島失蹤者，已屬司空見慣。此中玄祕，始終未能破案也。

金岸船上，又有侍役名柯嘉士者，來至德國之雲仙城。常與余閒談，謂仰飯於人，終非長策，究不若自謀生計，以求獨立。聞北美洲西岸一帶，漁業極盛，余與柯嘉士遂決意以捕魚爲業，合力經營。未幾金岸船果開往美國之些亞路（Seattle）埠。埠上人謂捕魚事業，以英屬溫哥華附近各地爲最佳。余遂偕柯嘉士辭職，離船同往溫哥華，先在埠上考察一回。最好莫如自備一漁舟，兩人同居舟上。一入林射獵，一入海捕魚，彼此互相輪流，便可以達到自經自營之目的。於是盡出兩人囊中所有，先購一來福鎗。鎗已備矣，顧安所得一漁舟耶？此則不免一番躊躇也。

溫哥華附近有茂德利漁村，居民多屬印度漁人。但見村內炊煙縷縷，中有惡犬多頭，嗥嗥狂吠，其聲可怖。距岸數十步，有漁舟停泊。時近黃昏，暝色四合。余在海傍覓小划一葉，緩緩掉出江心。預先認定一漁舟，不動聲息，鼓掉向目的物駛進。潛登舟上，用刀將錨繩割斷，舟遂隨江水飄流。時微風吹

來，舟行極緩。岸上有人見舟移動，輕撐小艇，緩緩駛來。余見事機已洩，遂掛帆疾駛。艇中人見布帆張掛，遂發覺有人盜舟，大聲疾呼，且呼且鼓掉追來。余駕舟已越山後之背風處，甫出口，則風勢驟勁，於是一帆風順，排波直前。岸上人放鎗追擊，然已無及，余駕舟逃去遠矣。

余二人乘舟直抵美國之些亞路埠。有德國水手以同鄉之誼，餽以伙食，及白色鉛粉，乃將漁舟塗白，煥然一新。余二人在埠上，且漁且獵，衣食宿三者，不虞缺乏，然日久又復生厭，棄漁獵生涯，不再幹矣。

余二人宅心原屬忠厚，欲將漁舟秘密送回茂德利村人。不料被村人捉獲，送入加拿大（Canada）獄中，備嘗鐵窗滋味。幸法官寬仁，以余等年少，僅羈留數星期，審問後即釋放。此殆爲余在海上行劫之第一次也。

余被釋後，在溫哥華賦閒數日，又落扁摩（Pinnore）帆船服務。扁摩乃一四桅之英國貨船，余一生航海，其水程之最長者，當以此船爲第一。船由美國之三藩市啓程，向南行經南美洲海角（Cape Horn），入大西洋，復轉北航返英國之利勿浦（Liverpool），連接不停，共行二百八十五天。

船上儲糧僅足一百八十天之用；且食水之水櫃，被海水侵入，於船員生命尤覺危險。船由三藩市啓程南指時，海波平靖；一繞南美洲之海角，則風濤險惡，行程遲緩。航行二百八十日，在海上不見一船。糧食幾絕，食水既爲海水侵入，飲之殊屬危險，然亦不能不食。欲得雨水則爲量甚微。天氣乍陰乍晴，不見甘霖下降。每日僅食半餐，煮以半鹹半淡之水，以致船員腹患蠱腫，兩足臃漲。罹此疾而死者六人，未死者多呻吟床第，步行且不能，遑論攀梳工作。船抵司士離(Sicily)島，英倫(England)在望。聖佐治(Saint George)海峽有一拖輪駛來接應。余等大呼曰：「水……水……水。」衆皆飲至果腹，而渴尙不止，蓋全身精液枯涸，像蠟人一般，上岸入醫院兩星期，始告痊愈。

余與扁摩揖別，深望此後不復再見之，因惕於此次航程之險惡也。然世事離奇有非常情可測度者。余不願再見之，而後此十餘年竟再度見之也。此則余日後爲海鷹艦長時之事，且待慢表。

第五章 海魔回德國與力士角力勝之

德國水手，自海外歸來，囊有餘資，莫不以咸碧埠之聖保羅爲歸宿。聖保羅燈光輝煌，中多娼寮酒肆等行樂之地。海客於此，不將金錢散盡不止也。余離扁摩船時，囊裏存金一千馬克，爲有生以來所僅見，烏得不喜。盡以換小幣，玩不釋手。遂在聖保羅堤岸，高視闊步，施施有得色。海客環遊世界，萬里歸來，不如此不足以表示其爲老資格也。然余此次之返聖保羅也，其目的則不在乎聖保羅之快活場所，蓋別有重要之任務焉，爲余須臾所不敢忘者。余逕至老比得之屋，直登二樓，足踏陳舊之梯板，沙沙有聲。比得兩字，尙高貼戶外。余叩門。門啓，一老婦人出，態度龍鍾，肅余入坐。但見飛魚高懸樑上，油畫橫掛壁間，僂僂之鸚鵡，拍翼欲鳴，似逐余之再至。坐甫定，余問比得胡尙未歸。婦人曰：「比得耶？！他已死矣，惟吾居此。吾乃比得之姊也。」余聞語，驚呼曰：「媪何言者？比得已死耶？」媪曰：「然，死已三年矣。子何人也？豈比得引導浮海之少年乎？若然，則比得誠福薄矣。比得生時，每飯輒談及，謂

童子果落在何方。今子回，而比得已死矣。」余聞媪言，幾爲之失聲痛哭。

翌晨，余購備一鐵錨，繫以銅片一塊，上刊數語曰：「義父耶，余固未嘗忘你也。」下書力拿菲獵謹贈，植於比得墓前，作水手之紀念碑。後十數年，余僥倖成名，比得之墓，遂爲德國人所重視，供遊客憑弔。德國兒童尤崇敬之。

時值歲暮，咸碧城各處舉行慶祝佳節，名爲咸碧節。聖保羅一帶，多集會巡遊，或開展覽，或開游藝，一時全城極爲鬧熱。

某會場中，有力士某甲出場奏技，當衆聲言，有能將其人舉起，而擲諸地下者，獎賞以五十馬克。余有同事數人，貼立余傍，齊聲聳余曰：「你盍登檯一較？你必能勝之也。」余曰：「否，我不願呈頭露角也。」武檯上之力士，似聞余等之言，立刻揚拳作勢，向余挑戰，且以惡語辱余曰：「童子，你敢來一較藝者，請先備一囊，儼你骸骨歸葬也。」

余以其語太刻薄，且近凌辱，乃奮然登檯。力士對衆揚言曰：「各位兄弟姊妹，請退立一步，今有人欲來尋死，你等且看其人斷肢折脇也。」語畢，沿武檯環步一週，驕態迫人。武臺招待導余入一小

室爲余束裝，穿紅白相間之內衣，下穿短褲，中繫皮帶，遂邁步出檯。檯上下齊聲喝彩。力士見余兩臂粗大，知非易與者，似凜然有戒心。然此翻謂爲角技，毋寧謂爲鬪力。因開賽之口號尙未吹完，力士已緊握余腕，力挽余至前，以五指直抵余胸。余憤極，趨前緊抱其腰，然不能舉之。檯下水手輩大呼助威，某同事且謂如能將其人打倒，將加賞五十馬克。余用力至第三次，始能將其舉起。力士急以足抵架棚之竹竿，然已不及，余已舉而投之於地下矣。

一時場中掌聲如雷，水手輩尤狂呼喜躍。力士以余奪其冠軍也，憤甚，欲強余複賽。觀衆多不值其所爲。余之同事憤激尤甚，幾釀風潮。播檯主人又不克如約賞足五十馬克，只賞二十馬克，且所發給多屬銀幣。余亦落落大方，不願與此等市儈計較錙銖。余之同事，皆爲余抱不平。

同事多人，乃羣擁余坐肩上，昇至最近一酒肆中。觀衆爭欲一瞻余之丰采，余亦以戰勝者之資格，出與羣衆週旋。於萬頭攢動，掌聲沸騰之中，同事復擁余至一影相館。余身穿力士服裝，攝一小照。照片之下，刊書一行，其言曰：「聖保羅邑力士冠軍。」余此時攬照顧盼，頗足以自豪。蓋深慶此身尙有作爲，能在社會博得微譽也。

是日之夜，余靜坐案前，攬照凝思，欣欣有喜色。余屢欲付函回家，慰問父母；家中人疑余已死久矣。余年來飄零四海，猶是孑然一身，碌碌無所建樹。縱家中人知余不死，尙在人間，余撫躬自問，烏能無愧。今幸得爲角力冠軍，聲價亦頗不弱。不於此時致書余父，再待何時。乃將小照反覆睇視，旋在其背振筆直書數行。書曰：

雙親大人膝下：

茲將近影奉呈，留爲紀念。書此敬候

福安

男非獵謹上 ○月○日

書竟，方欲緘封。繼思力拿家世，固一赫赫子爵也。今余雖爲力士之冠，究不過一尋常人耳，對國家無微勳，對社會無建樹。以一尋常力士，與赫赫之子爵相較，其相去尙遠也。思至此，豪氣頓消，精神爲之一蹶。乃將小照疊回，返置衣篋中，不復作寄信之想矣。

余於是思潮起落，坐臥不寧。猛憶余父常勉余學爲德意志帝國武官，所期望於余者，至殷且大。余亦嘗誓於父前，不身佩德意志帝國海軍紫纓金綫者，余終不回家。余惟有暫時忍隱，努力向前，以

圖他日衣錦榮歸。余目前之生死存亡，一任家人猜之耳。（後數年余得充海軍將官，回家後將小照笑呈父前。父引以爲榮，懸諸中堂，以誇耀親朋儕輩也。）

第六章 海魔再度浮海在西沙帆船所歷之慘遇

余今之所述，乃帆船上水手生活之寫真。請稍待一分鐘，待余燃菸桿略吸，將西沙（Caesar）船上所歷之過程，爲足下詳述之。西沙帆船乃一德國貨船，滿載商品，由德國之威碧駛往澳大利亞洲之馬利濱（Melbourne）埠（即新金山）。余友那基亦登是船服務，因與余再爲同事。船長爲人巧黠而貪婪，視財如命。船上之司勿支（德人呼船上之廚夫爲司勿支）性極純良，且能諂事船長，承顏養色，以博船長歡心。於是兩人通同舞弊，狼狽爲奸。對於船員之伙食，侵吞剝削，以飽私囊。船員膳食薄而且劣，星期一僅食小荳，星期二食青荳，星期三稍稍變更，則食黃荳，星期四食赤荳，星期五則食藍軒利，（亦荳之一種，似咖啡荳而較小。）星期六則食水牛肉，星期日則加食黃梅蒸餅一碟，作爲禮拜嘉殺。船上伙食照此表循環供給，永遠不變。以故全船同事，無日不在枵腹雷鳴之中。司勿支人固忠厚，但萬惡之船長，敲膚及髓，利用司勿支爲工具，以行其惡。嗟夫！心地光明潔白之司勿支，遂

不得不代船長任咎矣。

一日余坐船桅之頂欄，聞有歌咏之聲，出自廚房。細聽之，則司勿支低聲曼歌，「我心如蜂巢」一曲。余亦長嘯爲歌以和之。當此時也，余心之多坎，正如蜂巢一般。竊思世界上女郎多矣，余一生知己，果爲誰人。昔在尼柯比船時，嘗一度經非洲海岸之一小島。遙見島上白屋數楹，紅瓦綠窗，點綴於奇花異卉之中。余疑是間必有仙人，竚立船傍，凝神以思，亦嘗低聲歌此一曲。

余坐桅杠上，腹飢甚。忽瞥見廚頂伸出兩臂，捧巨盤一，置天窗上，中有物纍疊成堆。余深恐目力有差，再凝眸細視，卽甘芳撲鼻熱氣蒸騰之燒餅也。雖鄉萬里，居此洪濤巨浪之中，烏得有甘脆潤喉之蒸餅。

余緣繩下降，蹣跚至廚頂，果見碟上盛燒餅十餘枚。乃忙將碟提起，掃數傾之入懷內，復急攀登桅上之平檯。咄咄！初次作賊，使幾乎撞板。蒸餅離鍋未久，熱烈灼膚。胸腹兩處，熨至焦黑色，疼痛不堪。攀登至桅之半，險些兒失身下墜。一登平檯，急將蒸餅卸下，狂吞大嚼。疊二連三，如風捲殘雪，瞬息卽盡，計其數有十四枚。

司勿支尙低吟淺唱，撫髀而歌。余竊笑之曰：「老船廚，君且慢喜，數分鐘後，你心真如蜂窠矣。」未幾，見有兩臂輕輕自廚內伸出，似甚謹慎，防蒸餅斜傾者。盤甫取下，則聞驚呼之聲曰：「吓！我之蒸餅何往者？」旋見司勿支攀登廚房之巔，覓餅之所在。蓋疑船受震撼，致將蒸餅傾瀉。及左顧右盼，不見一物，乃大聲呵叱，痛詈不已。曰：「可惡哉！羣賊，乃敢盜吾之蒸餅耶？」余佯作不知，自桅頂俯視，故意問之曰：「司勿支船上誰敢作賊者？」司曰：「否；吾意非指你，因你在桅上工作也。雖然，你會見人取我之蒸餅以去乎？」余應之曰：「否，我未嘗向此間俯視也。」言罷，乃緣繩而下，胸間猶覺有微痛。乃前問之曰：「司勿支，你言果何指者？蒸餅耶？是間烏得有蒸餅？」司勿支曰：「花立士，吾意此間忠誠者，惟你一人，吾將語你。」余曰：「然，盍卽言之。」司曰：「花立士，你知今日爲船長之誕日乎？船上有餽送者，只余一人，吾製蒸餅十四枚以賀之。區區之物以孝敬船長，吾意猶以爲未足。你謂然耶？」余曰：「否，此未足爲奢也。」司曰：「吾尙製有莓子汁，以下此蒸餅者。」余曰：「莓子汁耶？我不識其爲何物。」司曰：「是取莓子製成，甘香可口之菓汁也。」旣而曰：「花立士，吾固以你忠誠可靠，一好青年也。使狗盜只竊其一，吾又何怨。今乃將餅十四枚全數吞沒，是真該死有餘者，寧不氣。」

壞我耶？」余曰：「司勿支你言誠是，狗盜真死有餘辜也。」司曰：「花立士你誠佳童，余自愧無以贈你。雖然，莓子汁今已無用，你可食之。吾以你爲佳童，將能助我偵出狗盜也。」余聞司語，正中下懷，可惜前啖蒸餅時，乾吞咽嚼，無此甘香之菓汁送之下咽耳。但枵腹雷鳴，得此充飢，亦殊不惡。余曰：「司勿支，你託我伺察狗盜，果用何術以偵之？想你當有善法以教我也。」司曰：「今夕晚膳，你可留心觀察，試看誰人食荳最少者，可立即告我也。」余曰：「甚善。我將爲你留心靜察之。」司曰：「小心察之，必得其人而後已。你誠忠厚，請食此莓汁可也。」言罷，卽以莓汁授余。余俯而啜之，果覺其甘滑逾常也。

是夕余走告司勿支，謂各人食量，正復相等也。獨余是夕食荳則較少，惟毋須報告之，以余不在此例也。余向司一力擔承，誓將狗盜破獲。至是司勿支益信余爲船上獨一無二之忠誠可託者。

西沙抵馬利濱後，入塢修理，又有一滑稽之事發生。船長將設筵宴德國領事於船中，遂先與司勿支商量殺饌之設備。船長曰：「領事駕臨，吾將設佳殺以饗之。」司勿支鞠躬敬對曰：「然，如此嘉會，自應從豐設備。」有頃，船長低聲曰：「然亦不可太浪費也。」司曰：「否，毋事浪費。吾意以鴨爲最

佳，鴨味甘而價又不大昂也。」語畢，司退出。

船長召伙長入室，語之曰：「余今夕設筵宴領事。你毋忘佩帶白色頸領，方不致失敬。蓋來客非他人，乃帝國之命官也。」伙長笑口吟吟，點頭稱謝不已。船長又喚伙副曰：「今夕八打鐘，領事將駕臨，宴飲於此。余邀你奉陪。」伙副亦連聲道謝，以掌背橫抹其唇，徐徐退出。

是日爲星期六。余坐船廚窗外，用手將褲頻頻抹拭，佯作惚忙之狀，實則偷向窗內窺探，見司勿支方從事製鴨，先炙以火，後用切碎之蘋菓及梅肉以實鴨腹。如此烹調，正合余之口味。乃依舊俯首視褲，僞爲補綴。俟司勿支出外取物時，乘隙竊取其鴨。

時船長獨坐吊橋上，披閱報紙。在紙面挖穿一小孔，經小孔直視，可達廚房之門。暗中監視廚內動作，其用心不可謂不狡。因被巨梳阻隔，初未嘗見余，余亦未嘗見之。後偶將身斜倚一傍，瞥見余坐廚窗下，捧褲縫補，船長遂頓起疑心，持長矛突至余前，大聲呵斥曰：「棍徒立此窗前，目眈眈奚爲者？將用此褲以裹鴨耶？若然則你誠狡獪矣。」余於無意中遭此一嚇，乃發足狂逸。

傍晚，領事駕臨，船長率兩伙伴俱冠服以迎之。雖指甲之泥垢亦洗刷乾淨。客廳之內，賓主對坐。

有餐巾供給者，只領事一人耳。時余與那基兩人同坐客廳之頂，向天窗俯瞰，可窺檯上之鴨。乃暗藏艇鈎一柄，靜待領事餐畢離房時，一演空空妙手。

領事彬彬有禮，飲啖亦健。船長僅餐鴨少許，似胃力不良，不欲多食者。兩伙長則拘於禮節，似不敢肆食，蓋恐較船長多食，則爲悖禮。

未幾餐畢，船長令勿將鴨撤去，囑置客廳階，目力所到之地，以防人竊取。又未幾，領事辭歸，船長與兩伙長齊送之至船傍。當領事離客廳時，在禮，船長應陪領事先行，兩伙長居後；乃船長恐兩伙長竊取檯上之鴨腿也，遂促兩人隨領事先出，已反居兩伙長之後。身甫離座，囑司勿支將食餘之鴨攜歸伙食房。余與那基在天窗上一見之，大失所望，雖有艇鈎，亦無所施其技也。

前面有一圓窗，入窗便是伙食房。余俟司勿支事畢登床後，偷躡至圓窗之前，縱身直入，恰好見房門洞開，想必司勿支因事務太忙，一時疏忽，忘將房門關鎖。余自以爲倖運臨身，此番定能達到目的；不料船長已先余入房。彼對於食餘之鴨，未能忘情，然又不欲使人知之。當余入房時，彼方據案大嚼，背向伙食房，而面則向外。余遊目四顧，見盤內乘蘋菓餚一堆，乃以兩手滿捧一掬，置褲袋內，不動

聲色，船長初不之覺也。繼復屏息向前，環房探察，忽發覺有鴨一隻，懸於樑上。忙上前取之，想因一時心急，且歡喜過度，致發微聲。船長偶一四顧，忽見空際高懸之鳥，已不翼而飛。口銜鴨腿半隻，噉然嗥鳴曰：「嘎！吾鳥何在？」繼則狂躍而前，猛力緊握吾臂，臂幾欲斷，隨將余兩臂扭轉背後，暴怒如雷，狂吼不已。余立將鴨放下，負痛不敢作聲。猶冀將余釋放，不追究余爲誰人也。豈料他立即取巨索一條，將余兩手反縛，繫於抽籬之銅環上。那基適立余側，防余受笞時，將蘋菓餚壓爛，乃急伸手入余褲袋，將餚取出，以保存之。

有頃，船長復出，指余痛罵曰：「花立士，盜鴨者原是你耶？你亦喜食鴨耶？鴨味固佳，今且一試纜之滋味。」罵畢揮纜尾向余猛笞一頓。余狂跳哀鳴，呼痛不已。

余負病跛行，覓那基將取蘋菓餚之半而食之。乃那基已食盡無餘。余怒極將船長之笞余者，轉前而笞之，兩足雖痛不計也。司勿支觀狀亦頻頻搖首，謂船上一盜賊世界耳。卽忠厚如余，且不免爲羣奸所惡化，殊可嘆也。

未幾船上到有蠟腸一宗，同野豬之肉以製成者。船長囑用帆布將腸縫裹，再以灰水塗之，俾耐

久不變。此項工作，多用年少者爲之，以年少人忠實可靠，而又能愛惜物力，不致多所殄棄也。

余因曾犯盜鴨一案，船長不令余加入。余則從傍發縱指示，向工作者暗傳消息，實行個中計劃。取掃帚柄截去兩端，較臘腸短少許。繼又將腸之頭尾兩端割出，與掃帚柄之兩端接合，用帆布包好，兩端微露，以備察驗。最後乃用灰水洗之。臘腸之數，綜計爲一百六十條。工作既畢，船長逐一點驗，其數不訛，又將腸之頭尾細察，亦無少異。乃欣然對衆曰：「謝上帝。你輩尙能忠於職務也。」未幾事發，則又暴怒如雷，咒罵不已。

無何，船上又失火腿數隻，乃余等設計由廚內偷渡出外者。船長歸咎司勿支，誣司盜竊。以忠誠可靠之船廚，至是不得不怒。船抵紐加士爾 (New Castle) 城時，司勿支借故登岸，一去不復返。

司勿支去後，烹飪之責，無人承乏。船長下令招募，無敢應徵者。船上老例，廚夫自視爲船上不可少之職員，非他人可得而代庖者。則船上水手，亦信以爲然。此乃傳統思想，牢不可破，不論其人烹飪術之優劣也。船長見無人承乏，乃對衆宣言曰：「倘無人願爲廚夫者，吾將用命令式強執一人以爲之。」旋又指余曰：「花立士你能煮水乎？」余答曰：「能。」船長曰：「然則你入廚工作矣，但須謹慎。」

從事，毋使小荳煎爛也。」

余受事之始，常存五日京兆之心。於是放量大嚼，飽至腹幾漲裂。初次煮出之荳羹，成績頗好。余小心翼翼。冀博船長歡心。羹內加紅酒半瓶，及火腿骨一大塊。船長與衆人皆讚曰：「佳哉！此羹。」花立士，你天生一廚夫也。」翌日荳羹因火候太烈，以致煎爛。余嘗聞人言，謂煮羹過火時，加曹達於羹內以調和之，則其羹自不惡。然用量多少，余初不知。乃以手取曹達兩掬，投諸羹中，復加紅酒半瓶，羹之味果不惡。船伴復交口贊美曰：「花立士，你真不愧一廚夫也。」是日傍晚六打鐘，曹達之苛性發作。船長患吐瀉，臥病三日。余立刻撤差，用那基以代余。那基在廚工作雅能稱職。

司勿支離船四星期，始復回船。彼登岸後，受僱於某酒店。被水上警察獲其蹤跡，道送之返船。

西沙船在馬里濱起貨後，滿載澳洲煤炭，開往南美洲智利（Chile）國都。此駛航程，乃余終身所不能忘者，因余在智利國監獄中度新年也。船抵埠後，余登岸遊覽。遊畢欲循舊路回船。於迷網中，不辨道路。忽至一處，前有短垣阻隔，余遂跨垣而過。不圖短垣之後，乃一豬圈。羣豕驚鳴，嗷嗷之聲，遠入主人耳鼓。主人貌嚴峻，聞聲出視。余立趨前與語，自言爲一水手，適因回船不辨路徑，誤投豬欄中。

其人曰：「君失路者耶？吾將送君回船也。」貌謙和，執禮甚恭。余亦斂容遜謝不已。

其人旋導余至一室，室前有警察守衛。余駭甚。其人邀余入室，指余向警官曰：「是賊也。欲竊余之豬。」余立辯曰：「否，余欲返船耳。」警察不待余言畢，推余入牢裏。牢內有水手三人，亦因賀年宵闖事，而被羈於此者。余疲甚，倒臥長板上，呼呼睡去。及醒，見警察推一婦人入。余無心理會，臥下復眠，未幾又醒，則見新來之女客，倒臥余傍。其首適壓余襟之下幅，余乃輕舉其首，移置板檣上。婦縱聲大呼，嚕嚕不知作何語。警察趨入時，彼尙啾啾不休，指余語警察，謂余實毆他。警察信以爲真，遂不由分說，推余入下層一黑暗地窖中。窖下有碎硝積壘，又有螺甲一具。余乃臥碎硝上，首枕螺甲，鼾然入睡。窖中多老鼠，甚馴。余與鼠爲伍，居此三日，船上伙長始至，將余保釋。余入獄之第一日，有人向船長報告。船長曰：「呵！花立士被羈耶？吾船停此三天，姑聽其暫留獄中，亦無大礙，候船開行乃領其回船，未爲晚也。」其忍心害物，有如此者，殊可恨也。

西沙船在智利落硝一儀，啓行開往蒲拉埠。船經福蘭羣島 (Falkland) 時，遭猛烈之颶風。初尙能順着風勢，鼓浪而前。因西沙一船，利於直駛，遇順風時行駛迅速。帆船之船尾，有受水力推進者，

有不受水力推進者；要皆視船身之構造，各有不同。輕捷疾進者有之，遲緩不前者亦有之。帆船遇大風時，又不可一味順着風勢。因順風過久，則舵不能轉動自如。且船尾被巨浪壓迫，致船身震撼，斜傾一傍，異常危險。此次西沙船適遭此弊，巨浪如排山之勢，向船尾壓來。要將全船錨纜懸下，以稍煞其勢。

未幾全船陷入颶風之中點。初則狂風挾雨，其聲呼呼然。倏而帆檣無聲，全船俱寂。仰視空際，則銀星閃爍。船之左右，則波平如鏡，悄靜無風。但數丈之外，則海水沸騰，四面八方，波濤洶湧，如銀河倒瀉，齊向中點之闕靜處壓來。此時西沙船已陷颶風之旋渦中，其不沉者，亦屬天幸，然已危險極矣。

未幾忽又萬籟俱寂，風亦乍停。船以無風不能揚帆，一任其上下浮沉，左右搖撼。帆受震動，大小兩桅忽然傾折，訇然一聲，橫壓船面。此兩桅不折於颶風怒號，排波逐浪之時，而折於風靜雨停，輕搖慢擺之候。蓋能受猛烈之衝擊，不能當慢性之旋轉也。仰視大空之中，星斗燦然。海面則依舊平滑如鏡，悄靜無風。船身左傾右側，險象疊生。如此者足半小時，船長束手無策。正當惶急之間，忽颶風陡然復至。全船似遭意外襲擊，澎湃之波濤，與呼呼之風聲，復震聳耳鼓。全船之帆多被風吹去。其未吹去

而尙懸於桅間者，至是亦隨風飛舞，墜落船尾，與舵相勾結。波濤左右湍激，危險至此，自分必難倖免。忽而風勢八面移動，轉瞬復歸平靜。船已駛出颶風之外，安然脫險。其來也驟，其去也亦驟。

前後計行一百二十日，始抵蒲拉口（Plymouth）。留船上不去以待下駛船者，只那基與余兩人而已。

司勿支亦辭職離船。將登岸時，語余曰：「此行分別，後會不知何時。吾自失蒸餅後，與你共事頗相得。我知你爲人忠厚。今番登岸，余欲邀你往酒家浮一大白，暢敘一回，以舒胸間橫鬱也。」

兩人遂聯袂登岸，同入一酒肆。司勿支呼取美酒兩大盞。酒名祛愁。美酒當前，方欲舉杯痛飲，余乃捫心自問曰：「花立士，你果爲忠厚之男兒者，此時應表白良心，據實直說，方不負你之良友也。」遂卒然問司曰：「司勿支，你知盜蒸餅者誰人乎？」司曰：「我烏知之？你知其人耶？」余曰：「盜餅者我也。」司曰：「你耶？」余曰：「然。」司聞言卽轉身取帽，攜手杖立出，不復回顧，呼之亦不應，揚長而去。檯上之美酒，亦未嘗沾唇。余注視檯上美酒，廢然久之。自語曰：「花立士此佳釀兩杯正所以賞你之忠厚也。」

（後此十一年，余充德國海軍軍官。一日余由基爾（Kiel）軍港赴威碧友人之筵。抵威碧車站時，余方喚一汽車，忽背後有人呼余，其聲音似素所習聞者。回顧則作別多年之司勿支也。司見余冠服輝煌，戎裝佩劍，駭然問曰：「若非花立士乎？何以一變至此？你今已爲海軍士官乎？」余曰：「然。」司曰：「君何以一變遂爲軍官？猶記你之故人老廚夫否？」余曰：「余胡能忘之？」司曰：「雖然，君何以一變而榮耀至此也？」余曰：「司勿支，吾今夕本赴友人之筵，今既遇子，甚願與子同餐。請隨我來也。」乃租汽車一輛，偕司同坐，直驅至大西洋酒店，店爲威碧城客寓之最出色者。門鐘一響，有侍役趨出，肅客入坐。司勿支舉頭四望，似甚驚其華麗者。問余曰：「花立士君，常來此間宴飲耶？」余曰：「然。」司復數數問曰：「君何以一變遂富貴至此也？」余笑而不答，但呼取香檳酒及紙捲香煙，與司共入密室，促膝而談，共話當年之事。僕役捧酒煙至。司注視僕役身上之制服，潔白嚴整，不覺駭愕失色。旋又回首顧余問曰：「快哉！花立士君，相別十餘年，殊不料君富貴一至於此也！」繼又想交好於僕役，說一普通之談諧語，冀藉此與僕攀談。而僕乃一趨炎附勢之徒，眼高於頂，深鄙夷之，若不屑與司言者。轉就余問曰：「子爵爺，尙須取他物否？」司聞子爵爺三字，不禁

躍起三尺，瞿然驚問曰：「噫！花立士君，聞僕之稱你乎？子爵爺也！君豈爲一子爵乎？」余笑曰：「然。」司復曰：「君何以又一變而遽爲子爵也？」沉思有頃，忽伸兩手至余前，曼聲語余曰：「花立士君，盜余之蒸餅者非子也耶？我烏能遽忘之。以一子爵且盜余之蒸餅，則余餅之價值可知。余將視此爲畢生之榮慶也。」

且說西沙船滿載貨物，開行往紐約。中以白粉爲大宗，用巨桶裝載。船尾有砒霜一幫，共重三百噸，以小圓桶載之。因貨身極重，故佔艙位甚少。此等重身貨物，在船艙頗難安放。因佈置不均，則此輕彼重，致船有斜傾之虞。船上水手皆從新僱用者。或來自咸碧，或來自倫敦，又皆爲輪船上之伙夫，絕無駕帆船閱歷。掌帆把舵完全不懂，而所受薪金較余輩爲優。船上一切工作，俱由余等擔任。余等對之，因異常不滿。甚至由咸碧僱來之侍役，以清潔水手之住室爲職責者，以新僱之水手一無所長，亦鄙夷之，不肯爲彼輩服務。

船長欲揚帆疾駛，早日到埠。若船能渡過颶風洋面，則福星一路，早到似亦不難。不料出海之第一日，便頻頻遇風，幾致不能直駛。新僱之水手，既屬無用，則余等之工作，益感困難。時屆耶穌聖誕，天

色轉佳，風勢亦轉和緩，船面再呈乾潔之象。船長曰：「此乃上天默佑。此番恭祝聖節，直加倍虔誠也。」船長平日不肯拔一毛以利人，至是亦感謝神恩，下令各船員囑此次賀誕，宜從豐辦理，雖費多金不吝也。余等沿水手老例，削一掃帚柄，飾以彩色之紙，製成聖樹一株。船長頒下火腿一隻，及甘香之飲料一盃，分贈船員，以增高慶。是夜船上華燈輝煌，幹事員入船長室，謹向船長賀節，并請船長駕臨船面，參觀聖樹。船長惠然下臨，春風滿面，欣欣有喜色。庖人手捧佳釀一盃，船員排列成行，擎杯在手，將一致舉觴向船長祝福。正當喜氣洋溢，歡聲雷動之際，驀然有暴風挾雨，橫掠船頭，來勢甚勁，將余等吹倒。船身左右撼盪，向後推移。頭桅摧折，主桅之上端繼之，其聲隆隆然。船面各物，砰砰作巨響。東推西倒，壓成碎片，隨風飄揚。余等倒臥船面，不能起立。船長拚命奔入舵房，因把舵者被擊至重傷，臥船而不能起。（兩日後斃命。）波濤滾滾，左右衝激。船員各手巨斧，將吹折之物，盡行拆除。布帆幾被掃蕩一清，惟矮桅之帆尚存。但皆上下倒置，又須移正其位置，俾與風勢迎接。擾攘數小時，秩序始略回復。一班酒囊飯袋之新客，皆潛匿倉底，不敢面人，蓋知余等已怒之甚也。

颶風怒號，徹夜不息。翌晨風勢愈吹愈烈。至第二日下午八打鐘，因受砒霜重儼之壓迫，船面之

舵房，忽然傾塌。鉸釘數處，俱被壓毀。船底開始裂漏，余等忙將砒霜徙移。因不知砒性之猛烈，忽有數桶爆炸，濃煙密佈，衆皆大驚。然爲勢至此，雖焦頭爛額，亦不能辭。經幾許奮鬪，始將砒霜搬妥。

未幾船首沉沉下墜。木工報告，謂艙底積水數尺。船長立刻下令，開機抽水。乃集船上員役，開機奮抽。但見艙底之水，愈抽反覺愈深。抽至力竭聲嘶，復飲以烈酒，以壯氣力，接續苦抽不已。卒至氣力不加，乃大呼拿酒精來。酒精入腹後，余等果能繼續用力，但各人心目中，皆抱絕望兩字，以爲終不免於一死矣。正紛攘間，忽一排山巨浪，橫掃船面，將廚房全座捲入水中。廚夫方煮咖啡，坐爐傍取煖，被波臣挾之而去。火爐、煤箱等物，亦隨以俱往。當巨浪衝激時，廚夫尙緊抱煙囪，大呼求救，然終無法以拯之。船上老補帆匠某甲，亦立余傍，幫同抽水。聞廚夫喊救之聲，乃大呼曰：「廚夫老友，你且先行，我等隨後便至；但須緊記帶足煤炭燃料，毋使黃泉路上，有所缺乏也。」余等當垂死之時，尙作戲謔之語，余聞之不覺毛髮森樹。

余等在抽水機工作四十八小時。艙底之水，遞遞高陞。第覺氣力已竭，且頻頻飲酒，體力尤易枯竭。至是已不能復抽，乃船長手握長矛，大聲恫嚇，謂有停止不抽者，將以矛洞穿其腹。正喧鬧間，忽又

聞有人自船面高呼：「提防！提防！凶濤！凶濤！」之聲。余等立抽水機側，不見凶濤之來，但聞可怖之濤聲，始則訇訇然，終則隆隆然，橫掠吾人之頭而過，正如泰山壓頂一般。抽水者六人，爲凶濤擊倒，狀若滾地葫蘆。中有兩人直落海中，又有一人衝向桅纜上，一臂已斷，旋亦隨波臣以去。餘則頭顱破裂，血流如注者有之。輾轉船面，斷脛折股者亦有之。惟余則誠屬僥倖。船面有長木數條，余立以一足置兩木之間。木爲浪衝激，將余足緊夾。余昏暈倒臥船面，一足遂折。時洪濤滾滾，將余左右掀動，如轉旋螺，有不挾余入海，則不止之勢。伙長用一起貨鈎撬開兩木，余始獲釋。船長囑人將余舁入寢室。余足已彎曲，成一「L」字形。船長曰：「吾儕已死七人矣。此後萬不能再去一人也。」

同事既舁余入室，遂縛余於牆上。又於傍櫃之抽屜上，繫帆纜及轆轤各一。用帆纜綁余之跛足，向前輕輕拉動，將足徐徐伸直，使脛骨復回原位爲止。然痛徹心脾，幾經暈去。木工細量余足，製長木一雙，將足緊夾。長度適合，可當木腳之用。余尙能抵痛蹣跚而行，參加輕易工作。

西沙帆船，至是遂不得不沉矣。救生艇預備已妥，循例將油傾注海面，祝海神默佑。旋將艇鬆下，放落海面。艇頭連以巨繩，船員各以繩環繫其腰，縱身入水。游至救生艇傍，攀登艇面。一人先登，餘衆

繼之，扶掖而上。余以脛折不能游，乃用繩緊纏余身，向艇力擲。余墜海中，艇頭立一人，曳余登艇面。救生艇共有二艘：船主駕其一，其他之一艘，由伙長駕之。浪大艇不能前，浮沉於驚濤駭浪之中，僅免於傾覆。余雖足痛，亦要參加鼓棹。未幾兩艇分流。余適居船主之艇，伙長之艇，瞬即沉沒不復見。

颶風連吹四日。艇上僅帶硬餅乾少許，俱爲海水浸濕。食水稀微。天氣長寒，如利刀刮骨。所帶之柴薪，亦濕不能燃。始終未嘗闔目。至第四日始覩一船，計程離艇尚遙，但自信尙能召之使來，遂用兩槓高懸桅上，聊當標誌，且縱聲疾呼。果見船頭變更方向，衆皆大喜；然未幾船又隱約迷離，不可復見。至是糧食已罄，食水將盡。幸船長性頗堅毅，尙能保存食水少許。然涓滴分派，稍潤涸喉。衆皆苦渴，乃力啜其手，冀生涎以止渴。幸天色漸佳，略能瞌睡。明知飲海水危險，轉足以促其生。衆以咽喉燥涸，欲掬海水而飲之。船長力止不可，且勉衆人曰：「你儕年少，毋虛擲寶貴之生命。余雖老且不願輕生，況你輩乎？」余等遂不敢飲。至第六日，有人提議欲犧牲一人，取其血而飲之。用拈鬪之法，以決定誰任犧牲；然此議終無一人贊成。各人皆惴惴，恐拈得犧牲之號碼也。幸船長威令尙行，至是猶能保存涓滴食水。至下午余等乘船長不覺，急取其罇，傾飲最後之一滴。

翌晨始再見一船。余輩已羸極，手不能揮。幸船直駛而來。余輩手足乏力，臥艇不能動，如陳死人，但中心則狂喜。來者爲一意國商船，船名馬璣寶。船泊艇傍，垂一纜梯。見余儕絕無動靜，若已熟睡者。乃用貨鈎將余輩逐一挑登船上，如起貨焉。精神迷惘，當日情形，事後不復記憶。登船後，一連酣睡十六小時。醒後醫生逐一診視，只許食牛乳少許。未幾三人死焉。因翌朝船抵紐約時，彼三人登岸，因久餓之故，狀殊饕餮，飽食火腿鷄蛋，致戕其生。

余入德國醫院調治。醫生初欲將余之傷足鋸斷，幸有某外科醫生謂能保全之。後果如其言，未幾足愈，而體力復原，又思作浮海生活矣。

第七章 海魔在溫哥華淪爲乞丐遇德巡艦斑豹

余左足醫愈不久，右足又遭折傷。此卽西沙沉後，續登飛魚 (Flying Fish) 船服務時所遭之痛苦也。余嘗在德皇駕前，暢言此事，皇亦聽之入神。余今將當日在皇前道此故事時之情形，向足下複述之。時余之目的已達，壯志已酬，在德意志海軍中，充當官佐矣。

德意志海軍中有戰艦名皇號者，一最新式華麗之戰艦也。艦身嚴整雅潔，鋼甲閃爍生光。余適爲該艦長官。某日帝臨幸，留艦宴飲。餐畢坐官廳中，飲酒吸煙談笑以爲樂。

帝平日喜聽余道平生浮海遇險事蹟。是夜帝詔余曰：「力拿你生平閱歷，以何者爲最艱辛，且爲朕道之。」余聞命，未能立刻置答。自思生平遇險多矣：在尼柯比墜海，與飛鵝苦鬪，此其一也；在扁摩航行二百八十五日，遇風絕食，患水蠱症，死裏得生，此其二也；在西沙因腹飢盜食，受船長毒打，此其三也；在智利國無辜被押，坐監三日，此其四也；脛骨折斷，痛徹肝髓，此其五也；在救生艇飲食俱絕，

吮血止渴，此其六也。其餘疊受慘酷，盡人世所無者，多至不勝記憶。余沉思有頃，始敬對曰：「陛下恕臣。臣微時嘗一度登斑豹，卽陛下之坐駕艦也。平生艱苦，未有甚於此時者。」（案斑豹 Panther 爲德意志帝國輕便巡洋艦之一，爲艦隊中之負有時譽者。公元一千九百零八年，英德兩國因唐支耳 Tangier 地方發生爭端，幾釀成大戰。該艦乃爭端中之主要角色。）

時有某元老侍帝側，頻以目瞧余，某提督步行過余傍，亦微咳示警，止余毋輕發言，恐遭慢上之罪。帝似察知其意，微笑曰：「力拿你且放心言之，毋傷於禮也。」余遂陳其事如左：

（臣在西沙輪壓折左足，入醫院四星期。愈後，復登一加拿大單桅船服務。船名飛魚，備木材一宗，由那威亞士葛地亞（Nova Scotia）啓行，往美國之占米加（Jamaica）埠。入京士頓港口時，風勢已緩。正擬乘時將貨起卸，不料船身偶遭搖撼，斜欹一傍。一巨木橫墜，正壓臣之脛骨。骨立折，不能起立。同事遂舉臣登岸，入院調理。在德國帆船服務，船上員役，遇因公受傷時，一切醫藥費用，皆由船東供給。但在加拿大船則不然，所有醫費藥費，俱歸患者自理。臣入院後，院中人問臣已備有款若干。臣答稱在飛魚船上，存款六金磅，不久便付來。院中醫費甚廉，醫生謂此款已足。照例

船長應將臣之現款及行李等物，交與德國領事，代臣保存。臣入院三星期，醫生使人往德國領事署，討取臣之醫費。領事答謂，飛魚船長只有銀三鎊交來，他則無有等語。因船主貪婪，竊取臣之款三鎊。而船又已開行，臣之行李亦未遺下一件。院中人以臣說謊，有意圖賴，將臣推出大門之外。時臣形單影隻，無家可歸。脛下之膏藥片，赫然尙存。一身之外無長物，身穿之衫褲，至今亦殘破不堪。寓目，雙靴僅存其一。無人扶掖，不能自行。乃覓竹竿一枝，以手折之，使長度適合，用以代杖。勉強曳步，偃僂而行。且行且自思曰：「非獵，你窮無所之行將焉往？無已惟有出海耳。海爲你之生命所寄託。」乃蹣跚至海岸，頽然橫臥沙岸上。是夜，則埋首沙礫中，呼呼入夢，睡乃至酣。翌朝早起，腹飢甚，旋覓椰子一個，剝而啖之。空腹食此物，原屬危險，然勢已至此，又何暇擇食。自念前路茫茫，不知如何底止。正焦灼間，忽覩一輪船泊岸。臣又沉吟自思曰：「非獵你水手也。輪船在是矣。曷速謀之？」乃曳杖而起，跛行沙岸上，直往碼頭，見一英國煤船，預備起煤。臣龍鍾至伙長前，告以所遇，并求錄用。當時髮亂如蓬，鬚長如戟。面爲日光所炙，作黯黑色。跌一足，巨蹠畢露。赫赫之膏藥，猶緊貼脛下。伙長自頂至踵，上下睨臣一回。忽掩鼻疾嗤曰：「咦！吾看你樣，頗像臭蟲一般。速走速走，勿立此以

汚吾船。」言罷立舉足猛蹴臣腿，逐臣下船。雖骯髒不潔之煤船，猶不能須臾立足。

船上起卸之煤，俱用蔴包裝。臣在地面拾空包一，喜甚，雖屬賤物，此時得之如獲奇珍。至岸邊滌去其穢，入夜用以代枕。身上尙有小刀一柄，倩一黑人，助臣將脛上之膏藥用刀刮去。皮膚隨之脫落，嬌嫩之肌肉，爲熱日所灼，墳起作紅腫，痛苦澈心。至是蔴包遂呈其異能。臣插足包內，環裹脛骨。嗟夫！此際之蔴包，不啻爲臣之鞋襪也。

臣見一黑人削竹，上前助之。黑人導臣至其廬，給臣銅幣六枚，并餐臣以玉蜀黍。黍熟而熱，臣食而甘之。因積日只以生椰果腹，至此乃得一親烟火物。是夜大雨傾盆，沙岸積水，不良於臥睡，乃求黑人准臣在其廬寄宿一宵。黑人亦效煤船之伙長，自上至下瞧臣一回，不肯納臣宿於其廬。旋指一小茅寮，囑臣入睡其中。寮舊而淺狹，上用椰葉蓋成，乃黑人藏貯工具之所。地尙乾潔，但每一闔目，便聞沙沙之聲。因有蚰蟬成羣，在寮頂及四週紛紛飛躍。巨鼠左右追逐之，掠臣之面而過，徹夜滋擾，不能成眠。翌晨黑人復給以煮熟之玉蜀黍。食畢，兩人同往削竹。

一日臣在海灣觀白色之船一艘，緩緩駛來。自遠觀之，頗像一舢舨。嗟夫！命蹇若此，尙有何緣

獲登此華麗之舟。乃跛行至碼頭，船方入口。細視之，乃一戰艦。復審其旗，乃德意志帝國國旗。來艦則斑豹。臣自有生以來，初次得見之德國軍艦也。船身雪白而整潔。臣不禁悠悠動故鄉之思。嗟夫！臣去家多年，家中人又烏知臣之飢寒淪落一至於此哉！咫尺之間，便是故鄉來人。眼前所見，又爲祖國軍艦。但自視鬚髮蓬蓬如乳草，鶉衣百結，像蝴蝶凌空。尤可羞者，則足下之蔴包，龐然類出水之巨鼈。嗟夫！醜態若是，尙有何顏與故鄉人相見哉！無已，惟有呆立凝視。見官佐四人，皆易白制服，魚貫自吊橋下，直落碼頭。臣移步向前，欲一聆故鄉之音。聲入耳鼓，益令臣深抱慚愧，幾無地以自容。乃悽然自語曰：「菲獵你果居家力學，則今日你之榮耀，亦猶是彼輩耳。淪落至是，何以爲人！」愈思則愈愧，至不敢再抬頭仰視斑豹。乃環城遨遊一遍，神態愴然。時天色已暮，忽見水兵三四人，沿途遊行，言笑雜作。中有一人，身軀長大，講德國撒遜口音。臣自信於昏夜間，當無人能見其醜態者。曷不說一二句鄉音以動之。乃高呼曰：「喂，鄉里，鄉里！」兩聲。音禿而沉雄，蓋純粹之鄉音也。其人聞聲立停，趨前與臣語。自言在斑豹艦上充汽機伙夫。詢臣何以至此。臣乃將慘遇詳告之，且自陳絕食之苦，乞賜麵包以果腹。其人曰：「是無難。今夜船上六打鐘，請至碼頭見我。我今要趕早回

艦，無暇與爾細談也。」言罷，卽行。

是夜預先十五分鐘，臣立碼頭守候。其人果自船走下，與臣以饅頭一，且語臣曰：「明夜依時再來此守候，我再有饅頭給你也。」臣連聲稱謝不已，遂跛行返海傍，獨坐沙岸上，出饅頭而嚼之。饅頭用小麥製成，香滑可口。臣逐少嚼之，徐徐咀嚼，以遣此長夜。自覺愉快異常，坐食至天亮，徹宵不寐。

其人每夜給臣一饅頭，如是者多日。最後且語臣曰：「明日爲星期日，艦上員役循例飲咖啡食餅餌。明日下午三點半鐘請登艦上，我將以咖啡及佳餅饗你也。」臣太息曰：「嗟！伙長，君誠過愛，令我非常感激。但我憔悴若此，何敢登壯麗之軍艦。縱人不我棄，我何能無愧於心乎？」其人曰：「此無妨，是在我等肯接納耳。旣屬同鄉，何論身世。且你果需何物者，亦不妨言之，我將盡力助你也。」

翌晨曦光初吐，臣卽起坐岸邊，開始整容工作。沙岸爲臣之粧臺。以海爲盤，以水爲鏡。用兩手捧沙一掬，和水頻擦兩臉及頸頰各處，以去污垢。繼又用沙擦手，用十指爲梳，以理亂髮。又將陳破

之衫褲，上下抹掃，以整理其縐紋。足下之蔴包，則左右移動，不下十五次，以正其位置。粧洗既畢，乃步行至碼頭，匍匐登艦面，狀如待死之囚。船上水兵皆篤於梓誼，招待甚歡。羣坐長檣上，飲啖甚樂。臣見艦傍有巨炮一座，用油衣遮蓋。亟思行近一視之，但心忸怩而足不敢前，佯促頗不自安，彷彿如窶者入巨室，與富人相處。一舉一動，皆呈不安之態。

忽一值日之少年軍官巡行至前。水兵皆躍起，垂手靜立，以待命令。臣亦隨衆起立，將蔴包移後，以其他之一足遮掩之。但見軍官立召波臣，（卽水手頭臣）正色囑之曰：「嗣後你宜留心。余不願艦上有此等無賴發見，此人醜齷至不可名狀。立驅之去，毋使留此以污吾艦也。」波臣奉命，立回首顧余呵斥曰：「你何人？速走速走！」

臣含羞滿面，蹣跚橫過艦面，緣吊梯匍匐而下。正如喪家之犬，被逐於室人。

嗟夫！此爲臣初次得登祖國之軍艦。雖淪落異鄉，衣衫襤褸，被擯於軍官。然艦上水兵，對臣尙深表歡迎。有此一點，尙足差以自慰者。臣足甫離艦，便聞艦上喃喃起怒聲，似對軍官不應逐臣者。中有一人低聲呼臣曰：「花立士，爾勿憂。我等將取軍官之衫，波臣之褲，及內衫，鞋襪，小帽等物以

給你。理髮匠將到此，八打鐘在碼頭守候可也。」語簡而促，隱約可聞。

入夜八打鐘，船上人果持白色之長褲，藍色之內衫，一竊自軍官，一取自波臣，及一切鞋帽等新靚之衣襯物，舉以贈臣。理髮匠亦至，引臣至碼頭之側，將長髮剪除，條條墮海中。剪畢，又爲余剃鬚，至是洗刷一新。臣不待天明，便將新衣穿起，全身煥然，如暴巨富。立將足下之蔴包脫下，舉而投之於海中，換穿一雙新履。舉步徐行，臨風顧盼，雖柏林城之貴介公子，不是過也。

未幾艦離埠他去。臣往見碼頭總管，因衣裳楚楚動人，竟獲一優缺，充船塢稽查員之職。閱時未久，復整裝出海。得同事之保薦，在那威亞士葛地亞帆船，獲一優缺。航行西印度羣島間。

余道此段故事時，帝凝神細聽，目不稍瞬。及余說畢，帝頻蹙其額，兩目乍開乍閉，若嘆爲得未曾有者。旋環顧在座臣僚曰：「怪哉！怪哉！使今日力拿調往斑豹服務者，則此事寧非至巧合，且又含有詩意耶？」

後數月，果奉德皇命，調余在斑豹任職。時斑豹適在非洲德屬之金馬倫地方駐防。余乃往非洲甫一登艦，則入水兵住所，視察一回。艦上各物，依稀如昨，惟人而已非。蓋艦上之員兵，循例三年一調。

余環目四顧，當日鶉衣百結之菲獵所坐之地，猶能記憶。當年曾坐之地，今復得而坐之。余雖身膺帝國海軍長官，被雪白之軍服，金章燦然。究其實，猶是一淒涼絕世，無家可歸之菲獵耳。夢寐之間，猶不忘足下之蔴包也。

第八章 海魔回國遇騙及海上生活之寫真

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來明日當。此兩語正可以代表水手之生活。水手浮海，經年累月，飽歷風濤，日久則習以爲常，不覺其苦，正如豪於飲者，旦夕沉迷麴蘖，不見其醉也。

海爲水手權力所寄託，須臾不可離。然飄流日久，望鄉之念亦綦切。其心坎中存有兩地焉：有家者則思家，無家者則爲船到後領薪登岸之一埠。水手居海，累月不名一錢。故夢寐縈迴，無日不有紙幣成束。財未到手，先想定開銷途。船上所有新聞紙雜誌月刊等出版物，雖多年陳舊者，自首至尾，莫不徧讀之。舊式之唱碟，亦互相傳遞，視爲至寶。至於時裝服式，何者始爲合度，何時始爲趨時，爭相討論，嘖嘖不休。甲則曰：「喂，老友，此套衣服，不亦佳耶？到埠穿起此衣時，情人見爾，定必加倍溫存者。」乙則曰：「你何言留聲機連最新之唱碟，價值四十馬克耶？何其價之廉也。若如此，吾到埠，定必買之。」或集議到埠後，作德國內地之遊者。則曰：「吾輩此番當往巴華利亞省之妙尼地方一遊。人

謂立是間遙望，可見阿立山之巔。其實妙尼與阿立山相隔有數千里之遙。諸如此類一派無意識之話，無非表示水手輩之歸家念切耳。

帆船之上，縱有最不如意之爭執發生，一聞海外歸帆，莫不冰消瓦解。到家愈近，則歸念亦愈熾。靡不眉飛色舞，預備行裝。若遇海靜無風時，船長尤躁急異常，覓一人以洩忿。最不幸者，則爲舵工，無論將舵如何更移，皆不適船長之意。似怒舵工爲魔鬼，坐此則風伯不肯惠臨者。船長乃自行把舵，而風之靜寂也如故。遂喚侍役之最年少者，用指甲頻搔主桅，意如此則風伯必來矣。但候之既久，風聲仍寂然不聞。乃取竹掃帚一柄，驅一童子攀登桅顛，持帚向天橫掃，且取短褲一條，或舊靴一隻，擲諸海中，意謂若此則風未有不來者。於是返身入房，燃烟緩吸，靜坐以待風伯駕臨。無如復出船面時，則岑寂之局面，依舊不能打破。船長怒甚，返身復奔舵工，舵工則掩口葫蘆，捧腹忍笑不已。船長無奈，乃於羣衆中強拉一人，諛之曰：「老友，你人極漂亮，且倖運至佳。風伯爲你之好友。爾試把舵，且看你能召風伯來否？」未幾見天際微風捲浪，緩緩吹來。船長躍高三尺，歡呼曰：「亞占，我適間所言今果何如者。吾將以烟絲半磅，賞你之功。」船上水手，見船長能作法呼風也，又皆信以爲真。

岸上事物，與水手心目中所預期者莫不大相逕庭。覆轍重尋，雖吃虧至一百次，亦不知改弦更轍者。又不講求交際之術，臨事躁切，不肯俯納人言，若慢然不經意者。與外客坐談，則議論滔滔不絕。甲未說完，乙則從傍插嘴，使客聽至不能忍耐，離坐而去。水手輩在船上當值時，常因談話入神，以致失卻更籌者。每當夜濤激澗，星光燦爛，船行緩緩時，則船上傾談之聲，徹夜不輟。

水手多屬盜竊之流，竊同事之物，尤爲不赦之罪。各人衣篋例不關鎖。上岸後則爭至鬧熱場所，如羣蟻之附羶。以故埠上一般棍徒，亦在此賣弄玄虛，設香餌以釣之。咸碧埠之聖保羅一地，則爲若輩之大本營。余一次在街上遊行，雜入羣衆中，見一馬墜地折足，繼又聞有太息之聲。略一回顧，見一人神色倉皇，近前問余曰：「喂，兄弟，此間離典肆幾遠？你能示我最短之路否？」余曰：「典肆耶？我則不知。」其人曰：「如此則誠倒運矣。我欲急典一物，爲我母所遺下者。」余問何物，答云鑽戒。乃在指上將戒指脫下，捧之作一深吻，雙手遞至余前。余方留神審視之，忽有一人衣裳楚楚，側行至余傍，驟然對余曰：「我適間聞君談話，深異之。君幸遇我，我珠寶商也。我以君年少，恐被人欺騙。君須知，真正之鑽戒，未聞有沿街求售者。」售約者聞之，睜目視其人，囂然怒曰：「此我母之遺愛也。子將謂我持

其物以欺人耶？」珠寶商曰：「我言何與你事。我第欲保護此少年耳。」旋出一鏡，將指約細驗，復附余耳低聲曰：「試問之，索價幾何者？」余遂以問售約者。答云至少索價二十馬克。珠寶商復附余耳曰：「妙哉！此賊物也，價值當不菲，立還二十馬克速買之，買後即隨我至小店，我將以高價向子轉買也。」余狂喜，自以爲於無意中得一謀利機會，遂出二十馬克購之。售約者得錢後，發足急遁。回顧欲覓所謂珠寶商者，則又蹤跡杳然。至此方悟被騙。持戒至一著名之珠寶店問之。店伴曰：「此贗鼎也，以三馬克得之，其值尙不惡。」

同事達治與余同至一棚，四週以布帳圍之，上書空前絕後獨一無二大奇觀等字。門前立一人，縱聲高唱曰：「喂，諸君，請入內參觀，一開眼界。此間有物，爲吾人見所未見，食所未食者。」吾輩水手，浪遊世界，海外珍奇之物，所見多矣，絕未嘗引以爲怪。一登岸上，則又不然。雖最平常之事物，亦思一觀以爲快。達治乃細問爲何物。其人曰：「場內有白燕一，能說下方德語。請君進內一觀，便知吾言之不謬也。」白燕能說人語，誠屬聞所未聞，遂隨羣衆買券入內。場中立一人，衣服麗都，手啓一籠，將白燕置露臺上。旋對觀衆宣稱曰：「鄙人有一小鳥，欲介紹於諸君之前。鳥名爲漢士……」忽一水手

性不耐煩，疾呼曰：「吾第欲一聞此鳥說德語耳，他非所計。」其人曰：「諸君請細聽之。漢士……」言至此，乃改說下方德語，向鳥問曰：「漢士我將吸紙捲烟耶？抑吸烟管耶？」但見白燕振翼延頸，力鳴「撒撒」數聲。蓋「撒撒」乃白燕自然之鳴聲也，而下方德語，又適名烟管爲「撒」，乃屬一種取巧手段。其人曰：「諸君，你輩聞之否乎？此鳥說下方德語矣。」一時笑聲闐然。既出場，又將此事徧傳一回。逢人便說，謂白燕果能說德語也。蓋明知已爲人所愚，又思誘他人一試之耳。

水手常被火設局騙婚，娶棍徒之女，結褵未久，則又蔗捲而逃，以至人財兩失，悔恨無及；或被人用酒灌醉，囊中財物，一掃而空。

余輩遊畢返船，軒見達治嘲之曰：「達治君，妙尼風景佳耶？」蓋明知達治從未離咸碧一步也。達治知軒嘲己也，亦反唇譏之曰：「你之留聲機已購得耶？乞出以示我。」水手輩之言行不符，類多如此者。

未幾船復揚帆出海，水天一色，經北海轉航而西，見海中景物，若舊雨重逢，別具一番愉快。水手浮海，與天然之風景結爲膩友。大空星光燦然，彩雲流動，明晦不常，藉此可覘天氣之變幻。

海面上游魚億萬，雖不能盡識其爲何名；但閒坐船傍，垂絲下釣，魚亦有吞餌而投船面者。偶遇巨鯨一隊，出沒於洪濤巨浪中，船長則下令取備鯨矛，擇一人長於擲矛者，待鯨躍浮海面，描準而弋之。若弋得其一，則衆皆大喜，割其肉以供膳，大餐一頓，以快朵頤。

船往非洲之好望角，南美洲之海角，或福倫羣島附近海面時，見巨鳥成羣，環檣而飛，翱翔海面；海鵝，海鴿，及江鷗多種，沿海捕食魚類，及攫食船上投海之餘餒。隨船護送，至中途而後返。去年曾一度相逢，至今復得而見之，正如舊雨重逢，心中具無限愉快。水手視海鵝江鷗爲神聖。蓋迷信水手死後，來世則託生爲江鷗，或爲海鵝，每一巨鳥，爲一水手之靈魂所寄託。白色者則爲善人，黑者則爲惡人。想亦「海魔」之屬而已。

在赤道之南，循商風而駛，見一巨大之海鵝，羽翮豐偉，有王者風。繞船上下飛翔，或前或後，或左或右。航程嚴寂之中，得見此鳥，嘆爲奇觀。水手目之爲南海之王。謂海鵝不能越赤道而北，過此則不能復活。從未聞有人帶海鵝至北半球，而尙能生存者。凡航海者皆深信此說而不疑。嘗過非洲海岸，見燕子千百成羣，因大霧漫天，迷失方向，遂棲息帆纜間，絕食而死。白鶴亦然。因船上無適合之物以

充飢也。每見燕鶴成羣，紛紛墮船面，或墜海而死，吾等無術以拯之，惟有咨嗟興嘆，爲之惋惜不置耳。水手亦有飄泊重洋，絕飲粒而死者，與鳥類之死正復相同，不無兔死狐悲之感耳。

船抵潭碧哥埠，停泊數天。余與一同事請假登岸，見絆索之牧者，驅牛一羣，牛角嶄然高露。又有墨西哥之小馬多頭，配以銀鞍，目光炯炯如電。牧人生活怪異，余等見而樂之。有德國騎士，拉兩馬至余二人之前。人謂水手不諳騎術，余深恥之，乃縱身上馬，攬轡跨鞍，環城馳騁。在馬上遊覽數天。迨遊畢返潭碧哥時，船已離埠他去矣。

墨西哥乃富饒之地，謀生原屬無難。日久立市廛，稍稍助人工作，所入便足以餬口。此外囊內尙有餘資，以供賭館之孤注。余在市廛兩星期，代人挑貨以爲活。凡屬男子，無論屬何國籍，皆可以當兵。余嘗投入墨西哥軍隊中。生活舒適而懶慢。營房甚劣。余嘗奉調至墨京，在狄亞士總統宮殿中，任守衛數日。狄亞士者，乃一著名獨裁之政治家也。墨國經狄氏一番整頓，當時頗見繁榮，人民得享黃金時代之快樂。

余退伍後，又入墨西哥境內，在鐵道處服務。工人中有意大利人，波蘭人，德國人，及占米加人。皆

搬運沙土材料，以供砌路之需。最後又入一德國人之牧場僱工，在場內養家禽植菓樹。

余後在韋拉加路士埠，落一煤油船僱工，駛抵古巴之夏灣拿。又在夏灣拿轉落一那威帆船執役，行走紐約澳大利亞洲一線。船由澳洲回航，經夏威夷之干諾奴奴，至溫哥華。在溫落木材一大宗，往英國之利勿浦。余之得諳那威國語，則在此駛船學之。日後乘海鷹偷渡英艦重圍，亦以能說那威國語始免敵人窺破。冥冥之中，若有天數存焉，不亦大奇矣哉。

余至是遂再返德國之咸碧，在客店僱工司羅夫酒肆，余前此常至者，至今輒見余之足跡。肆內沽酒員某姑娘，乃水手輩之良友也。因任事過勞，患一哮喘症，欲移居海濱，一吸新鮮空氣。余有同事烏路汗者，偕余往見之。自言欲代理其業務。在彼休息時期內，余與烏兩人自願合資承辦。姑娘喜甚，遂將酒肆生意，交余等辦理。肆內只售原釀麥酒，辦理本屬無難。一切食品，皆由附近之菜館搬來。盛以餐盤，每盤盛餐一份，價值六十芬尼。（德副幣，每馬克有一百芬尼。）余與烏路汗兩人週旋於衆客之中，視客飲酒多少，間亦陪客同飲。抵暮則有一瞽者來，奏手琴以助興。

賓至如歸，營業暢旺。常存之麥酒，不足供應，須額外增加。但將數目核算，則收入不見其增，反見

其損。駭甚。余以爲漏賬也，乃每飲麥酒一罇，以粉筆記諸黑板上。

隨飲隨記，日日比對，數目尙屬相符。後生意蒸蒸日上，事務煩劇，遂託顧客勤理會計。飲酒若干罇，由顧客自行以粉筆書於黑板上；不料顧客中亦多貪劣之徒。彼輩所飲之酒，不照實數增加，且從而減少之。余乃歇業，資本略受虧折，始知酒肆經營，乃不適於余者。

後又經幾度船行，余落地地中海之里斯本輪船工作。至是余之腦海中，亦發生多少感觸。囊裏儲款有三千六百馬克，連利息總計可得三千八百馬克。自思長爲水手，終非良策。乃蓄意學爲船副，冀獲出頭之日。但學爲船副，須先有充分之預備。先在輪船服務，經一定之期限，再入航政學校肄業。今余既有三千八百馬克，尙足供余特別之訓練也。里斯本爲一汽船。余棄帆船而入汽船服務，當以此爲第一。則余一生事業之轉機，亦端賴乎是矣。

第九章 海魔發奮求學考取海軍士官回家見父

余在裏北入尼德利嘉餐室，手麥酒一杯，且飲且思，漸起覺悟之心。余已在司加路支教授私立之航海學院報名肄業。既爲航海學員，爲個人之人格計，則衣食御用，較諸昔日爲水手時，當要改良一點。乃買一稱身之外衣，佩蔗製之頸領，絲織之頸帶，上插一金色之針扣。與昔爲水手時所佩帶者，已完全不同。水手所佩之頸領，乃以假象牙製成，能歷久不壞。與同事分用，有事登岸時，則佩帶之。頸帶則爲薄錫製成，亦能耐久不變，中繫銅環一枚，以代針扣。余又自思，自今以往，當入餐室用膳，不復若爲水手時，常到下等之酒肆。所以此次余入尼德利嘉餐室，室以杏仁糊著名。餐檯之面，蓋以白布，潔白如雪。侍役皆衣禮服。檯上置有華麗之裝釘巨書一冊，用以點綴，以圖美觀。蓋一航海人名錄也。余好奇心動，乃啓巨冊一觀。揭至L字頭，果見有力拿姓氏者；復凝神審視，果見小字一行，爲非獵力拿子爵，下註「失蹤」兩字，與余所料正相吻合。嗟夫！余天涯淪落，已有多年，家中人已視余爲

死亡矣。乃愴然自語曰：「非獵，人皆以爾身故，又烏知你尙在人間，且不須幾時，便爲德意志帝國海軍士官。衣錦還鄉，以見父母。功成可待，勉旃勉旃！」思至此，精神爲之一振。乃再呼取佳釀一杯，飲至酩然微醺。

余在學院復與離別多年，幾不復記憶之仇敵相見，卽讀書是也。余年已逾弱冠，然愚陋無識，猶甚於十歲之童騃。幸教師對余寬恕，指點週詳。余之冥頑不靈，實足使人驚駭。算術一科，學至分數時，余不知何者爲五分之一。一半及四分之一，余由時鐘學識之。若五分之一，實屬茫然不解。余之文字原不甚通，此時又要涉獵文藝，爲普通科之不可缺者。至於數學、天文學及其他關於航海之各種科學，亦須一一研究。縱令教師當日對余失望，將余革退，余亦不能埋怨之也。後余將過去之履歷，詳告教師，并乞代余嚴守秘密。教師嘉余志，且勗余安心求學，謂必設法將余造就，成一飽學之航海家。

余安居校內，臉上麤糲之氣，及黃褐之色漸除。所佩之頸領，逐月縮小，要買較細者。兩手常滌至潔淨，掌上胼胝之跡，及粗糙之紋，亦漸消脫。自朝至暮，苦心攻讀。算術一科，煞費工夫。所幸司教師家人皆樂於助余，稍分余之煩惱。

無何考試之期已屆。院內各教師皆衣禮服蒞場監考。余之字跡雖經苦練，尙屬非常惡劣。巨硬之掌，呆笨不靈。擇粗壯之筆桿，厚重如擊囚之巨槌。

考試既畢，余猶日夜勤攻，孜孜不倦。某晨朝暉初吐，有農人入園灌溉，見余倒臥茄田中。農人驚呼曰：「喂，朋友，你臥此地奚爲？」余醒，拭目四顧，狼狽不知所答。反問之曰：「你灌田耶？何其早也？」農夫但微笑不答。噫！余昨夕坐田間觀書，因倦極倒睡於此，至天明猶未之覺也。

揭榜後，余考試及格，私心愉快不已，休息兩天以慶祝之。至是余歸家之念又熾。司教師代余密查家中消息。如天之福，知椿萱尙健存。兄亦已投身航海，在某軍艦當掌旗官。余遂決意暫且續行忍耐，待得充海軍官佐，克踐誓辭，然後返家未爲晚也。

余畢業後，由航政學校保薦，落必都立波里斯輪船當三伙之職。船行駛咸碧及南美洲一線。余買白手套，及白鞋各一雙。初次買袖口扣一對。身上初穿白色官長制服，步行船而眉飛色舞，志氣軒昂，夙以爲統帥人不啻也。覓科學之書而讀之，然其中多有不明瞭者。

在波里斯輪船服務九閱月，遂被選入海軍學校肄業，受海軍軍事訓練，當義勇一年。凡

海軍發奮求學考取海軍士官回家見父



遇戰事時期，政府用此法將商船航海人員，調入海軍練習，造成一隊海軍後備官佐，以備爲國服務。余入義勇隊效力一年，將技術熟習，便可一躍而爲德意志帝國海軍軍官矣。

余與同志某君乘汽車自咸碧出發，往基爾軍港，入義勇隊受訓練。余坐汽車之頭等車廂，實爲有生以來之第一次。對坐有一人，八字之鬚，翹然高擡。狀嚴肅，一望便知其爲海軍長官。余僂坐廂中，舉止謹慎，言笑不敢苟。同志暗指其人低聲語余曰：「力拿，此公雄偉，器宇真不凡。」余答曰：「然，此貴相也。」其人聞言，曰：余者數是。

在基爾軍港中，義勇隊日集校場，作兵式操練，習慢步跑。余兩脛嘗折，患處頻覺微痛。忽有人傳長官令，謂覓義勇隊中力拿其人。余遂奉召入署。義勇隊之隊長，問余署內有無戚屬。余答無之。且疑往投之署，爲警察署。若然則余果犯何罪而見傳也。且行且想，心中愈覺惆悵不寧。

未幾行抵一紅屋，入傳見室坐待召見。一班長出，邀余入內室。乃知提督波地臣子爵，欲見余也。余自思在聲勢煊赫之高級長官前，舉止當如何謹慎耶？計惟有矗立不動，凝神聽命而已。

舉步入室，見提督據案高坐，兩袖金線燁然。提督非他人，則余在車廂中所見蝦鬚兩撇，頻頻目

余之長者也。余乃屏息直立，兩臂下垂，緊貼股際，靜待命令。提督問曰：「你是誰人之子？」余答曰：「軒利力拿之子。」「你之乳名爲何？」「菲獵。」「此人非久已失蹤者耶？」「大人，我則菲獵其人。」「然則你何以至此？」「我考船副試及格，遂得被選入海軍義勇隊效勞，希冀有好成績，得充後備軍官也。」「你之學費從何得來？」「我歷年儲蓄，積得三千六百馬克。」「是你聽來者耶？」「然。」「你何故不通函稟告你之父母也？」「我欲獲充海軍官佐後，始束裝返家。我不願父母聞之，我仍爲一水手也，必待功成後返家，始令家人知之。」

至是提督復曰：「我乃你之舅父，非烈治也。」余細思曰：「可喜哉！我有此威靈顯赫之舅父耶？」余從未聞有此親戚，至是目睛右左旋轉，不知作何稱呼。是間赫赫之提督，安得便稱爲舅父耶？乃踧踖而請曰：「大人，我尙不欲父母知我之在此間也。我必待考試及格，得充後備軍官後，始令家中人知之。」提督曰：「甚善，但你慎毋冀吾之助你，又毋以爲居此便得余之保護也。」余不敢以舅父稱之，但應之曰：「否，大人，我斷不作此過分之想也。」提督曰：「菲獵，尙有一事，吾欲吩咐你者，你之言語多粗鄙不文。你每星期至我家兩次，我女將以文藝課你也。」余自入校以來，嘗自視爲一飽受教

育者，但言語粗穢，一如曩日，若海上之濤聲，戰場之砲聲，使聞者深感不快也。

余在提督家中學習文藝。家中人着余將生平履歷，所過之冒險事蹟，構成一記事文，以爲作文之練習。但從前所經之不規則舉動，如破戒飲酒，燈塔盜馬，及因飢盜食之種種齷齪事蹟，余皆略而不提，因不特貽笑於衆人，且恐玷及余未來之事業。

余居海軍日久，漸如居家一般。機匠學，工程學，數學，及砲術等科，紛至沓來，有應接不暇之勢。余至是始有學而不厭之心，正如農奴之踏穀磨，日久不覺其苦。

一日因有兩艇幾欲相撞，余設法避免之。咦！余自恃力大，不圖向鐵柱直撞，腹破腸穿，幾分爲兩截，遂入醫院作長期診治。將痊愈矣，有客來院探病，將李子送來，交看護人收管。余飢甚，力乞看護人給李數枚，取而啖之。翌日醫者來，將裹腸之藥帶更換，見帶上附有嚼爛之李，大怒。瞠目結舌，不發一言。因腸之縫口處，食李後重遭破裂，須將裂腸再度縫之。長官責余爲麻木不仁，且向余恫嚇，謂痊癒後，將拘余入獄治罪。召一衛兵臥床前，以監視余，不令余再食。

幸海軍當局，不加余以拘拿，亦無若何嚴譴。肯將時候寬限，准余在院醫至痊癒爲止。

余受相當訓練後，得充後備軍官，授職海軍少尉。再度往見舅父非列治提督後，遂啓程回家。

余身穿海軍戎服，頭頂徽章小帽，橫繫腰帶，兩肩金縫燦然，精神翼翼，向故鄉進發。

未幾抵地利士登，入荷李故鄉。但見門庭如舊，依稀猶似當年。乃拾級而登，輝煌之軍服，與靜寂之園庭，互相掩映。門啓，有一素未謀而之女僕出。余以名刺授之。頃之，聞老父之音，詢女僕曰：「海軍少尉菲獵力拿耶？我家人無其人，試請他進內。」

余入室，朗聲高叫曰：「好早晨，爸爸，男已克踐前言，身穿德意志大皇帝之海軍戎裝，錦服文身，回家見你矣。」彼老人驟聞余語，倉卒間亦無言可說，但顛聲喚余母，母沿樓梯的的直下，定睛視余一回，坐石級上，若甚驚駭者。俄而縱聲大哭，直趨前伸兩臂以抱余首。老父亦頻頻以手背拭目，嗚咽不能成聲。

余曾往何處，作何事，種種問話，幾致答不勝答。惟靜坐室內，將離家後之航海生活，及如何得入海軍服務，盡量陳述一回。老父聽至入神，悲愴之餘，漸恢復其智慧。遂洋洋然語余母曰：「愛妻，你聞之耶？吾固謂是兒斷不辱及力拿家世者。吾嘗勸你毋事悲傷，菲獵終有名就功成返家見你之一日。」

今吾言果不謬矣。」言下，以手頻捋其髯，頗露愉快之色。

翌日函電紛馳，兄弟，姊妹，伯叔，姑嬸，舅姨等戚，無不遍告之。遠近各人皆來視余，舉行團關大會。此時各人之愛余，無異嗅一小孩子也。

第十章 海魔受德皇知遇擢爲寵臣

自是之後，余尤悉心苦讀，倍加奮勉。在咸碧美洲航線供船副之職三年，預備課程，以應船長考試。數學，天文學，機匠學等科，愈攻愈深。余併力勤攻，夜以繼日。讀書苦事也，然人苟欲爭趨上游，則又不能不讀。考試之期將屆，余之預備工作，亦已告成。再入學校稍事補習，遂蒞場應考。卒也馬到功成，名登榜席。余顧而樂之，一時吐氣揚眉，愉快之情，現於顏色，蓋深慶已達到船長資格，爲航海界地位之最高者，此後無須再學矣。余續在咸碧美洲航線執役，直至一千九百十一年，依然苦心攻讀，孜孜不稍輟。

每日下午，余慣與同事數人在紐母連洲之意爾卑河下游，泛舟以消遣。余等一日見小划一葉，中坐一人，顯然不諳駕風帆之術者。其人乃一香水商人，頗饒膽汁，而乏常識。忽一巨浪迎頭衝激，將其人掀落水中。因不曉游泳之術，遂沉沒不復見。余乃縱身下水，力泅而得之。緊握其人之背，從而高

舉之，欲送其人先浮水面，余將繼之而上。不料余浮起時，彼卒然將余緊纏，用手足環繞余身，牽余落水。余奮力掙扎，僅能擺脫，然而事態已復趨絕望。其人又沉下，不復見。余在水面稍事休息，復下泅而覓之，已得之矣。適水中陡起一旋渦，水勢湍急，將余兩人愈轉愈下。幸此時其人知覺全失，余遂得而緊抱之，奮勇力游，負其人以出水面。將抵碼頭時，余力已竭，有人候於此，先將溺者拖起。一老人出雨傘一柄，余扶之以登岸。

一星期後，余奉召謁當局，將賞給救生功牌。但須覓一目擊其事者爲證人，此爲領牌者之必經手續。余不願勞及他人，事遂中止。余此後接續連拯三人，以免於溺，誠屬倖運。今又拯第五人矣。

時維一千九百十一年，耶蘇聖誕之夕，余在咸碧參加恭祝典禮。事畢，因回船較遲，電輪已啓行，乃立碼頭，候一橫水渡船。一海關職員立余側。當夜天氣沍寒，冷風刮骨，肌膚欲裂。余於微光之下，見離岸稍遠處，有一人在水面掙扎，似已力竭者，余立刻卸去外襖，關員緊牽余背，斥余曰：「你患神經病耶？奚落此冰凍之海也？豈溺一人尙不足，而欲死其二乎？」余不聽，脫衣託關員捧之，縱身一躍入水。身落水後，好像有燒紅之鐵索一條，環纏余頸。奮力疾游，至其人處，以手緊握其腕。幸天氣苦寒，其

人又爛醉，四肢僵硬，知覺全失。余挈之游歸岸邊，無甚困難；惟氣候嚴寒，斯則可怕耳。關員助力牽余及溺者上碼頭，使無關員，則余獨力必不能登岸也。關員搖首嘆曰：「君誠癡漢哉！使余不在此間者，恐君亦遭溺斃，是則同歸於盡耳。但君之勇則舉世亦無其匹也。」

余與溺者二人一同被舁入室。覆以氈褥，飲以酒精，未幾余體力恢復，步履如常。被救者乃一英國水兵，名丕亞臣，不久亦油然復甦，能繼續飲酒矣。

自此事聲揚後，咸碧報紙對余力事游揚，且嘉余見義勇爲，又不屑勞及證人，以領功牌，所謂不矜不伐，尤爲難能可貴。對於舊例，要舉證人一節，輿論多不滿之辭，由是辯論紛起。普魯士皇太子軒利得聞其事，慕余之爲人，欲一見之。後未幾，余參加後備軍官全年大操。余奉令召見，太子問余欲參加常備軍役否？余答極願之，但恐年事過長耳。太子答謂無妨，且囑余不須過慮也。一千九百十二年，余奉政府明令：「子爵力拿着即調入海軍加入常備軍役服務此令。」

余奉令後，又須重新苦學矣。凡海軍學生要學三年半始能畢業者，余於幾月之內，便要速成之。德皇威廉第二，聞軒利太子道余事，亦大加讚賞。余之學費亦由德皇支給；則皇之重視余也，可知。倘

余學業上之成績不佳，寧非虛負皇恩，而失力拿之體面耶？此余一生學業之終點，安敢不勉。

余在校先習步兵科，繼學魚雷科。魚雷一科有千餘難題，學員要一一熟習之。魚雷共有四種，每種有旋螺一百五十件，學者不獨要熟記各部之名目，且稔認各物之位置，至能裝拆自如無庸別人幫助爲止。余自審愚陋不減於疇昔，深恐不能卒學，而成績又不甚佳，中心常惴惴。

教官中有少尉名波威馬者，父爲意大利文學講席，在校中擔任丹地一科，常對海軍學生演講神道樂觀。余生性本不好讀，但對於丹地之講義，則又深嗜之。雖學理高深，多不明瞭，然覺其中別有樂處。蓋書中有神道姑娘必特禮士者，想必才貌絕世，與余夢寐不忘之仙姬同一流人。波講席授課時，每於講義中盛道姑娘之爲人，余或在書中得閱其豔蹟。回憶九年前在尼柯比船爲侍役時，嘗竊經一林木青葱之海島，余疑爲海上仙山，必有仙姬居焉。後在西沙船時，亦常夢仙姬下凡，聽船廚低咏「我心如蜂巢」一曲，余亦高歌以和之。自是以還，則冥思幻想，似常見一仙姬影子，活現於眼簾，深盼仙姬能默佑余也。仙姬昔嘗佑余屢脫於厄，化險爲夷矣。今何獨不能佑余，俾余之學業早獲成功耶？

余既酷愛丹地，及必達禮士姑娘事蹟。不特波教席個人對余油然而生美感，則其子波少尉及全校教官亦抱一極佳印象；蓋藉此可覘余心理之缺陷，而造成余自信之心。余考試竟獲及格，德皇下令着將余提前錄用，有優先權，俾余在軍艦得較長久之服務。余奉令落普魯臣艦供職。在艦無事，則製帆船模型，以資消遣。

某夜余偕友人在威碧餐室坐談。余友一船東也。余笑謂之曰：「余今日橫渡海港，見港內帆檣林立。余回憶曩爲水手時，每當夕陽西墜，暮色蒼然之際，坐船面橫木上，同事手提琴漫奏，其聲嗚嗚然，余顧而樂之。余今欲重登帆船，再度水手生活，君以爲何如？」友答曰：「吾未聞領證之技師，復想操持槳工作者。君無乃病癡？」余堅執曰：「否，我第欲再爲水手幾日耳，請君助我也。」適友有帆船一艘，名漢那者，停泊港中，欲僱一水手。余遂求友繕證書一通，將持以謁船長。友繕就交余，余藏諸懷中。旋往航海用具店，買水手套袴一，內衫一，白地藍緣之外衣一，氈一，被一，及小帽鞋襪等物。先將氈被細疊，付落漢那，衣物則隨身帶之。在街上喚馬車一輛，吩咐御者驅車往船塢。余在車內靜將軍裝脫卸，摺置皮囊中，改穿水手服裝。抵塢余下車。御者年事頗高，想亦一深於世務者，見狀頗駭詫，環睜

兩眼問余曰：「君登車時，得非穿海軍戎裝者耶？」余曰：「然。」御者曰：「然則君暗將服裝更換，果何爲者？豈將往投海自殺，恐人認識你廬山耶？」余窘甚，倉卒間幾無辭以答之。正思設法向其解釋，以表余非立心投海者。而御者又曰：「我不欲見此不祥之事。但君有何苦衷，不妨向我言之，慎勿輕生一至於此。」余遂僞謂政府有秘密任務，令余辦理，余話頗長，又甚迫真，且自誓絕不說謊以欺人者。御者聽至此，始略點其首，但猶疑信參半。余託其將提囊帶返酒店中。上車執韁時，尙頻頻回顧，勸余勿作輕生之舉也。余以穢物塗污兩手，行步復作昔日水手姿態，舉動粗率，探囊出烟桿劃燐片以燃之，捲舌作吐涎狀，以視水手態度能否迫似。復兩手分插袋中，慢步登船。

余登艙面，高聲喚船副，呈出船東證書。船副略問數語，則絕不客氣，囑余立刻開始工作。余應之曰：「否，余明日始開工也。」此語惟老於航海，具極深資格者，始敢對官長言之。船副睜目視余，蹙然似不樂，但不敵強余開工。余舉步至船廚，見庖人立其中，體胖而髮赤。見一小童洗滌杯碟，余竚立觀之，默然自思曰：「菲獵，你昔日之愚且笨，亦猶是耳。」

水手宿舍中，有兩人同坐箱面，燃管力吸，蓋在此躲懶，與余昔日之躲懶相同。余欲一試彼等之

眼力，乃步行至其前。中有一人名軒者，問余曰：「你何名？」答曰：「菲獵。」軒曰：「吾度你隱居已久矣。然耶？」余曰：「然，你何以知之？」軒曰：「吾觀你頭髮整潔，所以知之也。」又曰：「你娶矣乎？」余曰：「否。」軒曰：「我已娶矣。我妻前已三易其夫，未逢一佳耦，至今始得之矣，其歡喜可知。我妻一浣衣婦。船停泊此間，每夕必有晚饌送來，以饗我也。」言罷，適船副入催促曰：「坐此奚爲？速出外工作。」花立士亦應將行李解開，隨同出外工作也。」余曰：「否，我因嘗言明日始開工也。」

適船長方由岸上歸來，問船副已僱得工人否。船副答曰：「已僱得一人，但其人頗驕矜。」船長曰：「速召之來。」俄侍役入呼余曰：「花立士速往見船長。」余謁船長，循例行禮問安。船長亦答禮。詢余浮海幾時矣，余答以十五年。船長曰：「爾識補帆工作否？」余對曰：「是我平日所擅長者。」船長曰：「船在寄碇期內，無暇補帆，然一經出海，則補縫之事甚忙也。」語畢，上下睨余一回，似深信余爲個中之能手者。對余明日開工之要求，亦表示同意。

至是余復得飲荳羹，手破裂之巨碗一個，俯伏檣傍。晚膳既畢，復臥板床上，與同事開始傾談。余問曰：「此間有手琴否？」答曰：「軒有之。」余曰：「軒君，請你漫奏一曲，我將買麥酒一箱以饗君也。」

適有一沽酒之小電船駛至船傍，乃出資買麥酒一箱，各舉杯暢飲。時驕陽已斜，反照水面，蕩漾作銀光色。琴韻嗚嗚，悠洋悅耳。仰視壁上時計，爲六點二十分。軒之浣衣婦，珊珊下臨，格局似亦不惡，惜痘癍滿面，髮鬢蓬蓬如亂麻。婦固鍾情於軒者，手捧一盅，中貯食物。軒食其半，以一半分贈各人。吾嘗見軒有毛筆一枝，及顏色少許，類畫工所用者。今見婦臂上繪有一物，形似人心，畫一矢以貫之。心之中則軒簽其名焉，筆勢若斷若續，似非一氣呵成者。大約繪畫時，松脂油灼膚作痛，婦不能忍受故也。但覘此可知彼倆之愛情矣。軒曰：「是一賢婦人也，洞達世務，無事不躬親力爲，是真金不畏紅爐火者。」但細察婦人情態，則又不像軒言之甚。惟情人眼內，雖醜婦亦看作西施，何怪軒誇賢其婦也。入夜星斗滿天，軒之琴韻尤覺清幽可聽。此所謂海上人之生活，亦卽水手之生活也。

翌晨余開始做工，與船副不甚相得。船副以余傲慢，以投訴於船長。船長似不欲失一老練海員也，對余頗能忍受，且深自斂抑。薄暮軒之婦復來，琴韻復嗚嗚悅耳。

至第三日，余友船東到船，託故邀余登岸。余靜中語船東曰：「君今夜請勿他往。用君名義，請船長今夜到酒店食餐，與吾等相晤也。」船東發柬請船長赴筵，船長欣然惠臨。

是夜余武裝冠帶，戎服燁然，與船東船長兩人，聯袂入大西洋酒店之官廳。廳中陳設華麗，燈炬輝煌。船長身入此地，似有慚色。由船東居中介紹，兩客互道姓名：一爲漢那船船長許文，一爲海軍上尉力拿子爵。坐甫定，許文頻頻目視余而繼又俯首注視地下，拿酒杯在手，左右旋轉之。察其狀，若甚駭異。顯謂嘗見一人與余貌酷似者。有頃余託故離座外出。船長問船東曰：「此君乃一子爵耶？」船東然之。船長曰：「彼貌絕似吾船上一水手，酷類學生之兒。則君亦未嘗見人貌之相似，一至於此者。我適間幾欲脫口言其事矣。」船東曰：「君殊不應說此話，恐遭不敬之罪也。」未幾余返身入廳，舉杯復飲。乃問船長曰：「閣下能認識我否？」船長喞喞曰：「然……但……」欲言而又止者再。余復問之曰：「閣下真不能認識我耶？」船長曰：「爵爺，吾果曾與君晤面乎？若然則吾誠不能記憶。」余曰：「誠然，君真不能認余也。」至是余見彼口脣躍躍欲動，而又不肯發諸口。俯思有頃，始徐徐答曰：「爵爺，君貌良善，余與君似曾相識者。然果於何處見君也？」語時，屹然坐椅上，雙足踏腳架不稍移。余曰：「子未嘗於船上見余耶？」船長矍然起躍曰：「老友！老友！君則花立士耶？」船東急止之曰：「船長！請毋亂道。」船長連說得罪得罪兩聲。語訥幾不可聞。余笑曰：「然，我卽花立士也。我欲一登

帆船，重嘗昔日水手之滋味耳。」船長曰：「妙哉！妙哉！然則吾將執鞭以隨君蹻也。」

余遂將余之家世，及如何出身航海，以至現在爲海軍上尉之故事，從頭至末，細說一遍。船長聽至入神，不覺默然下一掬同情之淚也。既而曰：「爵爺，請思之。亦難怪余之副手，彼固嘗言謂君乃一驕矜者也。」

老船長既表同情於余，遂堅邀余同往聖保羅環遊一徧。途次各吐生平浮海事蹟。船長已飲至酩然大醉，自謂今失一偉大之理帆匠，中心殊覺遺憾。繼又喃喃自語曰：「吾之補帆匠，今一變而爲子爵矣！船上人將誰信之？」

第十一章 海魔在南非洲駐防及與仙姬訂婚

余至是，奉德皇命，調落斑豹服務，前篇已嘗言之。時斑豹奉派在南非洲德屬金馬倫羣島駐防。余足跡甫着甲板，中心悠然動遐思。回憶當年到此艦乞食，見逐於艦上人。此情此景，尙活躍於腦海中。今之戎裝佩劍，金綵燦然，與昔之鵠而鳩形，匍匐船傍者，同是一力拿耳！

世事之離奇恂恂，有非常情所能預知者。回憶十餘年前，余乘尼柯比船經此間之一島。見島中花木葱翳，白屋三五，綠窗紅瓦，點綴於林菁草密中。余遂謂是間有仙姬居焉。自是以還，夢寐縈迴，成積年之幻想。不圖今日遨遊此島，於無意中，竟與仙姬邂逅，締畢世之姻緣，十年大夢，竟能實現，不亦奇乎！

斑豹艦長，雅不欲艦上官佐入內地游獵，認爲危及生命，殊屬無益。遂下嚴諭，不準攜帶鎗枝登岸。余與同僚某君，秘密將鎗枝偷渡。遂泛巨艇一，僱黑人十數，幫同力掉，沿文果河逆流上駛。河流湍

急，兩岸絕壁峭削，長松數十，倒挂壁上。行十八小時，始抵文當。獵得鱷魚一頭。鱷魚入水神速，鎗擊之不易命中；卽中矣，得之亦殊難。又射猴子數頭，及海鷹海鷲等巨鳥多隻。土人嗜食猴肉，視同珍饈。余等屢欲一嘗試之，卒不敢沾唇。猴被擊傷後，號泣如小孩，聲音悲惋。剝皮後則不像人形，體捲縮如松鼠。

土人見余等至，深表歡迎，說破碎不完之英語，大呼：「先生，先生，射象，射象」之聲不止。

余偕同事巴來爾君，隨土人開始射象。兩人皆不識獵象之法，以爲蠢蠢巨物，走動不靈，追而射之，無有不斃之理。詎知事實與理想多不相侔。象性靈覺，似預知有人環伺而圖之。是日巨象成羣，一見余等，卽紛紛逃入附近一菓園避匿。菓園爲一黑人產業，中植芭蕉，葱蘢深密。余等各帶嚮導一人，入蕉林中。但聞嚮導低聲切叫曰：「先生，先生，視之，象在此也。」余舉頭環顧，不見一象。嚮導愈呼愈急，旋又寂然，似歸絕望者。未幾又聞疊呼有象有象之聲，余又力睜兩目，左右審視，不知象在何所；只見灰色之物，像磚牆一角，隱約於綠葉之間。俄而林葉亂動，則一象潛伏其中，欲穿林逃遁。余急趨前擇其身上要害之點，描準而射擊之。象行走亦速，余追之不及，卒被逃脫。後至一蟻邱（卽非洲之蟻

窠。余攀登其顛，俯瞰林內，下視各物，較爲明顯。

余初以爲有鴛鳥，幾失聲欲呼。細察之，則又非鴛鳥，乃巨象數頭，在林內摘芭蕉。高抬其幹，幾與樹平，左右伸縮盤旋，或上或下。俄見一巨象奔出，直至余站立蟻邱之前，數象繼之。余舉鎗向象頭描準，訇然一聲，但見巨象環走一匝，負痛悲鳴。未幾吼聲大作，響徹園林，被擊之象向前狂衝，越蟻邱而過。餘象繼之，距余立處不遠。余幾被掀倒蟻邱下。驚悸之餘，已不知象逃何所。幸黑人目光清醒，緊隨傷象後。至一處，見象蹲伏地下，巨牙深埋土中。再發數槍擊其首，始臥地寂然。

金馬倫會長名巴林佐渣，爲非洲西南各部酋長中之最開通者。當時遊客之到金馬倫者，殊不易獲見酋長一面。佐渣性喜維新，深慕近代文化之物，常欲設法輸入其國中。又仿製一種字母，將土語造成文字。對德國人尤爲嘆賞。有祖宗遺下之龍椅一座，雕刻奇巧，送與德國博物院陳列。

余等乘汽車由海岸出發，經長途直抵內地，入佐渣轄境。甫下車，則聞鼙鼓逢逢，響徹四野，報告外賓蒞臨。佐渣率臣下出迎。有兩僕抬一肩輿，狀似船上之吊床。酋長獨坐其中，岸然自大，以逞王者威風。牛羊騾馬等獸，充塞道傍，以炫其富。佐渣頭頂鐵盔，腰懸長劍，身穿一紅色貼身窄衣，胸前佩德

皇所贈之寶章，腳下兩脛裸露，皮膚黑滑有光。余等視狀駭異，王默察余等面有驚色，益洋洋自喜，以示酋長之尊嚴。王導客入內，參觀其宮室。殿用茅茨蓋頂，四週圍以泥牆。殿內陳櫺腰甚多，皆經用煙燻黑。佐渣謂係祖宗仇人之頭，舉以示客，以誇耀其武勇。又陳大象牙一，用仇人之齒以環飾之。全殿除此等殘殺之戰利品外，無一可觀之物。有歐洲式之牛油盅蓋一個，蓋頂刻一伏雌，視爲獨一無二之名貴品。王在殿內酌余等以椰酒，味甘而香醇。

殿前植大樹一株，幹中通，置梯其間。樹幹置一鞞鼓，惟王始能擊之；蓋卽酋長發號施令之所也。王緣梯直上，鼓傍有一座，王坐其上，持槌擊鼓，其聲鏗鏗然。忽見四門大啓，有黑色武士約三千人，分數十排，皆荷戈負盾，桓桓突進。各循一直之軌道，曲折盤旋，作戰爭舞。戈盾衝擊，其聲鏗鏗然，恍如置身於古戰場中，洵巨觀也。

戰征之舞旣畢，又作擲戈競賽之戲，皆百發百中，嫻熟異常。俄又有婦人一羣，入內作跳舞。婦人先繞男子而跳，男子又繞婦人而跳。循環往復，歡呼之聲，響歇雲霄。王至是以椰酒分饗百姓，衆皆大喜。

佐渣以外賓蒞境，不可無物以娛客，乃作獵野牛之戲，攜客往觀之。非洲曠野之地，草菁林密，一望無際。野牛匿居草叢中，草高七八尺，獵者深入其間，迷失方向，死於草叢中者，常有之。此次獵野牛，只供遊戲，故擇枯黃零落之草叢，使人馬不致有埋沒之險。曠野之中，先立武士十二人，荷牛皮巨盾，矗立以待。復有武士數隊，分入草叢中，鳴鑼舉火以逐牛，驅之出曠野，至武士立候之地。羣牛奔至草叢邊，見武士伺伏於此，皆不敢跑出。牝牛膽怯，轉身奔回草叢中，各自逃去。惟牡牛則屹立不肯行，怒目外視，睜睜露凶光，狀殊可怖。未幾則伸角矯尾，突走武士前，開始攻擊。武士蹲伏地面，以皮盾覆身。怒牛踏盾而過，則伏地之利矛齊起，橫豎牛前。牛不能進，欲待奮鬪，則利矛着腹，遂返身思逃，黑人一齊由地躍起，各挺利矛直鑽牛後。牛至是進退維谷，雖欲掙扎，而血已涔涔下矣。然牛力大，利矛扭折數枝，合多人之力，始克將牛掀倒在地。至是羣以利矛集牛腹，牛遂臥地寂然，不復能作惡矣。

佐渣轄境遼闊，人民對宗教多所討論。前德國耶教教士嘗至其地，宣傳新教教理。嘗令土人繪一上帝之像，土人辭以不能。後來宣傳結果，亦無良好成績。未幾天主教教士復來，徧歷新教教士所經之地，宣傳之法，不談教理，只重外觀。嘗用木雕成精緻偶像，以小鏡環飾之，置於高處。中坐者為聖

母瑪麗，手抱耶穌，坐其右者，爲東方三賢人。土人深喜此像，因三賢人之中，有一人乃黑面之國主也。一牧師被華麗之袈裟，俯跪像前。土人見之皆曰：「此真上帝也，曩日所見皆僞者耳。」佐渣本人對基督亦深抱懷疑。嘗問上帝爲白人抑爲黑人。佐渣之意，以爲上帝斷非白人。蓋上帝造人，當以自己之容貌爲標準，而所造又多爲黑人，以是知上帝必爲黑人也。又問耶穌何時降生，美洲何時發現，何以耶穌不到美洲傳佈福音，諸如此類問題，余一一解答之。

余駐金馬倫時，有德國戰艦一隊，作環遊世界之行，中途寄泊於此。有皇帝號，亞路拔王號，司帝拉士堡等巨艦數艘。內地各部黑人酋長，皆應召來艦參觀。觀巨炮赫赫，皆嘆以爲奇。有兩酋長將炮身輕輕轉移，試發一響，轟震山谷，皆相顧失色。問炮彈能越金馬倫山巔乎？余答曰：「能。」彼輩初不信，復發一響，彈果掠山巔而過，中山頂之石，去其一角，塵沙飛揚。衆酋長觀狀皆瞠目咋舌，相顧失色。旋酌以香檳之酒，味甘而香醇，衆皆大喜。

非洲有旅行商人，常結隊聯羣遍歷內地，以鼓吹貨物爲職責。英國人利用此輩，在內地播散流言，謂此皆英國戰艦，暫借與德人者耳。未幾斑豹奉命回國，啓碇北行，中途經白燕羣島，將停泊佛地

溫得黎島，以購伙食。島上氣候溫和，歐人有病者，常至此作長期休養。余是日適在艦中當值，高立望台遠眺，見天際有一黑點，孤懸海中。持鏡細望，乃一葱龍小島，椰樹歷歷成行，綠葉隨風蕩漾，與碧海蒼天，互相暉映。又見白屋多間，紅瓦綠窗，隱約於林菁草密中。余乍觀此地，彷彿如舊燕歸來，似曾相識。觸起前情，心兒突突欲跳。十餘年前故事，尙能深印腦海中。島上景物，依稀猶似當年。余乃沉吟自思曰：「力拿此則你夢寐縈迴，每飯不忘之仙島也。仙姬卽在是間矣。你將何術以見之？雖然，你特一洗廁所滌豬圈之小厮耳。人嘗呼你爲豕。你猶憶之耶？卑賤若是，安能望仙姬福你哉！」沉沉以思，懵呆欲睡，船將泊岸，幾不自知。猛然驚醒，張目四顧，蓬山仙境，卽在目前。但見曲徑蜿蜒，椰陰夾道，園閣臺榭，四週環以竹籬，鳥語花香，是間別有天地，洵世外之桃源也。余續思曰：「力拿，此地風景幽絕，誠不愧爲仙子之居。仙子匿居是間，芙蓉其面，楊柳其腰，鬢似春雲，眼如秋水，是不易輕出而見你者。徒思無益。何不登岸一遊以訪其居。」余是日胡思亂想，心神恹恹不寧，將船上事提前辦妥。同僚問余何故忽迫若是，余含糊以應。

餐後，余隻身登岸，踽踽獨行。自晨至暮，遨遊島上。地不甚廣，但山川明媚，田土沃腴。奇花異卉，隨

處有之，可稱爲一花島。山谷中薰風習習，清香一縷，沁入心脾。余自覺精神麻醉，深入催眠之境。繼又呆立自思曰：「力拿，仙子匿居花叢中，不欲出見你面。你第一碌碌無能之水手耳，今雖僥倖得爲軍官，未必便能邀仙姬青睞。仙姬不下嫁凡夫。你休生妄想。」

余思潮澎湃，正如午夜江濤。是夜返船，心花憔悴，精神爲之不振。入夜艦上設筵款待西班牙皇族，來賓濟濟，盛極一時，餐罷餘興未闌，同事推余弄法以娛嘉賓。此種法術，余十餘年前隨澳洲遊僧學得者，暇日常練習之，弄至手法嫻熟。余爲水手時，常徇同事之請，弄術於羣衆之前。余是夕被袈裟帶頭巾，兩臉最近爲熱日所災，略帶褐色，可無事點染。余聞遊僧言，弄術時態度宜嚴正，帶神秘色彩，手法宜緩急有度，縱容不迫，方能令觀者入神。余全身裝扮，維妙維肖，神情動作，活現一東方作法遊僧。立衆賓之前，引動各方注意，萬目睽睽，集余一人。

余連續表演數法，皆能手隨心願，操縱自如，博得掌聲不少。後演至投環上竿一法，取短竹竿一枝，使人握其兩端，橫舉之約與眉齊，余取指環一隻，向竿彈去，則環能穿入竹竿之上。余正待施術，忽雙扉乍啓，有兩客攜手入室。一嬰鑠老翁，兩鬢皤然，臂挽一妙齡女子，明眸皓齒，杏臉桃腮，身材修短

合度，行動嫵娜生姿，姍姍至余傍，觀余弄法。秋波流盼，淺笑輕顰。余至是覺兩臂顫動，手術呆滯不靈，心旌搖搖，不能自主。兩目釘視女郎身上，如磁之吸鐵，不得分離。余自思曰：「力拿仙子來矣。仙子知你在是間，故特來訪你也。」旋語助手曰：「前數法余演之至佳，至此術則頗覺生疏棘手，然亦不爲不足矣。」助手乃向衆賓宣稱曰：「大法師謂此術珍貴，不輕示人。今暫且保留，待他日朝賀大英國元首時，始表演之。乞衆賓見諒也。」言罷一坐皆大笑。余入室穿回海軍戎服，立返客廳中，倩同僚介紹與少女相見，點首爲禮。余畏羞，狀忸怩頗不自安。

余與女坐談，言笑極歡。自言芳名綺霞，父爲殷商，在蘇門答臘置田園甚多。今隨父至此島養病，作長期休息。綺霞之父，在別墅中設筵徧延艦上諸官佐。余與綺霞旦夕相與，形影不離。一雙儷影，常徘徊於花紅柳綠之中。蜜語唧唧，情興甚酣。回憶十七年前事，滌豬圈，洗廁坑，真有天堂地獄之別矣。未幾斑豹續航返國，余與女作別。女父告余，謂彼父女兩人，不久亦將回國，再見之期不遠矣。

余返國後，復與綺霞晤而，遂訂婚焉。斑豹擇七月十七號復返金馬倫駐防，余亦整頓行裝，預備啓程矣。忽突接海軍部電令：「勿啓程」三字。八月一號，德國對俄國宣戰，從此世界烟燄徧地矣。余

將荷戈負弩，爲國馳驅，生死未卜。遂函告綺霞，主張婚事延期。余不忍見妙齡女子，瞬息變爲寡婦，自誤誤人，其罪甚大也。綺霞欲立行結婚，但余意已決，卒不果。

第十二章 海魔駕巡洋帆艦改辦商船之困難

公元一千九百十六年，德國正當戰事方殷。威碧城內茶樓酒肆，仍屬異常鬧熱，繁華氣象，不減於昇平。海軍官佐，終日蟄居無畏式戰鬪艦或裝甲巡洋艦中，但聞機聲軋軋，炮聲隆隆，度其殘暴不仁之生活。一旦請假上岸，來此遨遊，登樓買醉，把酒臨風，樂也融融，幾忘卻本來面目。某日與友人飲於威碧一高等餐室中，舉觴對酌，談興娓娓不倦。所談者絕非近代科學之新式戰爭，乃昔日余在帆船服務之故事也。

談興正濃之際，忽一傳令官排衆入內，將書一封呈余。拆視之，乃海軍部訓令一紙，命余明日至總司令部聽候調遣。以一偏裨校尉，突接此項緊要宣召，當然事出非常。余當時好奇心熾，恨無雙翼，不能立刻飛到總部去也。

余明日便抵柏林，入禁衛森嚴之海軍司令部中，屏息不動，矗立帳前，以待命令。一德國海軍司

戰之神，據案高坐，嚴威凜冽，峭峻若千仞懸崖。以沉雄促速之音調，召余傳諭曰：「本司令欲命你駕一帆船，偷渡重圍，擾亂敵人交通，以斷其外來接濟。因我國在海外無煤油煤炭等燃料給養之地，故以帆船爲最適宜。你自信能擔當此任務否？」余敬對曰：「是固末將之所願也。」司令曰：「本司令將以此任務責諸你身矣。所以擢用你者，以帝國海軍士官中，惟你一人，有駕風帆閱歷也。」余唯唯。

余當時魄力雄厚，精神活潑，自信之力甚深。以爲世間萬事只要抱不畏難之心，實無不可爲之事。何況帆船工作，又爲余平生經驗最長者乎。雖然，紙上空談，何裨於事。今日海上無畏式之超等戰艦，其炮火之猛烈，可以遠轟海角，橫掃天涯。輕便之毀滅艦，如電掣風馳，一日千里。卽最慢之輪船，與帆船較，尙有上下床之別。何況合兩艦隊之力，集於一隅，佈置週密，封鎖嚴緊，真有點鼠不窺，青鳥難通之勢。以一無權無勇，行駛呆鈍之古代帆船，與彼輩爲敵，何異蜻蜓撼柱，螳臂當車，其不堪一擊，固不待贅言。然則將用何法以偷渡哉？人將以我爲狂妄不經，大言欺世，余不暇計及也。余技癢矣，正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

司令曰：「此事責在你一人，全盤計劃，由你佈置，你計將安出？」余對曰：「末將惟有盡忠竭智，

以報國恩。此外尚須「倖運」兩字。」司令曰：「你話誠不錯，然則用巴馬之道一船可矣。是船嘗儼來英國俘虜多人，是能造倖運於吾人者也。」余唯唯受命而退。

〔案〕巴馬之道原是美國帆船，裝於英國嘉士哥船廠，船身堅固，數月前突然儼英國俘虜一幫抵德國口岸。吾輩水手皆迷信吉凶兆頭，屢驗不爽。若無意中發現一吉兆，則定其船爲可用。蓋浮海者莫不深冀天幸，海軍當局之擇定是船，大率因此故也。

美國巴馬之道帆船，將一變而爲德國之刼敵巡洋艦。是不可不知此船之略史：

（數月前巴馬之道由紐約啓行，儼棉花一宗，開往亞川基爾。船長名司葛，乃美國一老航海家也。面紅如重棗，鬚若虬髯，頗饒膽略。船經那威海岸，遇一英國巡洋艦，喝令停止，靜候檢查。當時美國尚守中立，而封鎖之勢，日益嚴緊。英國軍艦對來往船隻，莫不懷疑，卽其本國之船，仍不放心。此巡洋艦艦長，思慮尤爲週密。巴馬之道本絕無可疑之點，而艦長強令其回航，駛返傑窩路船隻檢查口岸。

船長司葛怒曰：「吧！你輩休放狗屁，吾此一儼貨，乃趕急交與你之同盟兄弟俄國人者。今你

輩硬要我駛回傑窩路，你輩巡視海面，辦事如此糊塗，果欲何爲者？且又值逆風，由此往傑窩路，至少要三星期，如此轉折延宕，非數月不能交貨。你輩欲作戰敗之俘虜耶？」艦長曰：「你毋喋喋多言，吾要如何便如何耳。」遂留官佐一人，水兵六人於帆船上，嚴行監視。於黑煙繚繞，汽笛嗚嗚之中，巡洋艦動輪鼓浪，繼續游弋，向北海遠去矣。

巴馬之道遂依命向傑窩路直駛。一經回航，行駛不及一里，英國官佐令將美國國旗扯下，改懸英國國旗。司葛此時怒至鬚髮條條直指，堅執不肯從。口中狂詈混賬混賬之聲。英官不顧一切，立令水兵將美國國旗扯下，高懸英國國旗以代之。司葛暴怒曰：「吾深盼德國人早來也。」翌晨果如其願以償。

距帆船約半哩遠，有一德國U字潛水艇突然浮現水面。司葛怒睜兩目，力搖其首，長髯飄張，橫拂英人之面，詈之曰：「今番又將如何？若聽吾語，懸美國之旗，必無今日之禍。大事去矣！你輩將往德國一嘗俘虜滋味，你尙敢作荒謬語否？」英人聞言大驚，手忙腳亂，面色乍青乍綠，口噤不能成聲，好像普魯士監獄，轉瞬間則在目前。由是倨傲之氣，一變而爲謙恭之色，反向司葛乞憐，力求

設法救之。司葛曰：「吾本欲將你輩縛送德人，但不欲無辜斷送吾船耳。你偕水兵速匿船艙中，待吾將美國國旗扯回原位，彼潛艇或未嘗目擊你數人，猶僥倖可以避免也。」

未幾潛艇泊船傍，一德國士官攀登船面。德國人固明明見帆船上掛一英國旗矣，今登船上，何故又變爲美國之旗，遂大疑之。潛艇士官以問司葛。司葛曰：「否，特君看錯耳。是乃美船，非英船也。」話雖如此，卒不能解德人之疑團，遂令巴馬之道轉頭駛往咸碧。留一掌旗官在帆船上以監視之。潛艇人語司葛謂將緊隨帆船之後；若不遵命，則放魚雷以轟沉之。司葛大驚，不敢不從。然此特德國人之恫嚇耳。未幾潛艇沒於水中，不知駛向何方去矣。

掌旗官默察帆船上多可疑之點，恐孤掌難鳴，心裏異常焦急。語司葛曰：「船長，我日間與你同處，夜間與你同眠。吾袋裏有手機關鎗一枝，入夜裝於房門之上，如有人開室門，鎗能自行爆炸。我將爲你任保護之責也。」司葛聞言，立召船副附耳囑之曰：「緊記將艙門嚴扃，毋令英人登船面，一登船面，則事機敗露矣。慎勿向彼輩言之，誠恐殺機一起，益難收拾。此德國人嗅覺甚銳，不可不防也。」英國士官水兵七人，被關於船艙之中。後兩日，船抵角士喜分港口，復有德兵一隊登船。

面。至是司葛始語掌旗官曰：「閣下欲知是間之秘密乎？吾將示你一觀。」乃啓艙門，大呼英人。一高大之英官先上，舉首向外，左目斜睨，右目乍開乍合，似畏日光，嗥然問曰：「我輩現抵何地？」司葛曰：「你今在德國，你尙不知耶？若不將吾美國旗扯下，諸事或有可爲；今你已作俘虜矣。」英官俯首無言。由此觀之，巴馬之道一船，是不利於英人，而利於德人者也。有此吉兆，正適余輩之用。

〔案〕余接管此船時，英人扯下之美國國旗仍在，余留之作紀念。後船在南洋觸礁廢爛，旗尙安然獨存。余此番環遊世界，希望抵三藩市後，覓船東一談，將以此船旗交還之，且向其稱謝，深贊其船成績之佳也。〔據英國船舶登記冊所載：巴馬之道乃一鋼甲帆船，排水量一千七百五十一噸，長二百四十五尺，闊三十九尺，深二十二尺半，公元一千八百八十八年，裝於嘉士哥船廠。〕

余欲將巴馬之道，喬裝一中立國商船，偷渡重圍。此舉與戰時公法毫無抵觸。陸上軍隊，要常穿陸軍制服，否則以土匪看待。惟海軍則不然，在海上可陞中立國之旗，可穿普通之海員服裝，遇與敵人週旋時，始露本來面目。

余遂將此帆船自首至尾全部更改。在船之暗陬裝置巨炮，及長鎗、手鎗、炸彈等軍伙，皆深藏

不露。籌設俘虜宿舍，裝置新式五百匹馬力之摩打機兩副。遇風靜不能揚帆，或緊急時，藉汽力以行駛。又置蓄水池兩個，一儲煤油四百八十噸，一儲食水四百八十噸。預備伙食，足供兩年巡航之用。船上造床四百位，以容納未來之俘虜。又闢成華麗之睡房多間，以供應未來之船主及船副住宿。各房頗寬敞，可容二三人。又籌劃一餐室，專供船長船副食餐之用，中置英文法文之書籍及雜誌多種。又置一留聲機，及英法兩國之最新唱碟，以備海上遣興之需。世界水手，皆余之兄弟也。無論戰爭與否，余當一視同仁，初無國籍種族之分。異日接納俘虜時，余將以嘉賓之禮對待之。此外尚須設備房舍，爲本船之水兵及工役等住宿。以上所述各事，須於靜中籌備之，使局外人不加注意。

全部工作既竣，則巴馬之道由帆船一變而爲次等巡洋艦，全身配足武裝。但在其表面觀之，則依然一舊式帆船。船上所載貨物，以木材爲最適宜，因載木材之船，其艙底及船面皆堆滿木材，船面巨樑長板之屬，縱橫雜陳，層層疊疊，將艙口蔽塞，非待將貨起清，不能上落。故敵艦派落船面檢查之水兵，將嫌搬運費煩，必不欲落艙底檢查，以省手續。若不迫令吾船駛往傑窩路檢查，則必放余船通過也。

那威乃產木材之地，多運往澳大利亞洲。余遂決意假扮一那威商船，佯爲開往米里賓埠。余前在那威商船服務，前後有數艘之多，故能說那威國語。欲羅致一幫能說那威國語之水手，在船服務，以爲余助，想亦無難。各士官睡房內廁所之下，及廚房內之爐底，皆開秘密小門，此一美國之三桅船，由艙底而至船面，皆裝置滿身機關，成一不可思議之怪船。

或問余倘遇敵艦，強令余船駛往傑窩路檢查口岸，將木材搬徙，俾向艙中搜查，則將何以應付之？余曰：「噫！余嘗籌之稔矣。」若有此事發生，則敵艦必派精壯之水手六七人，登船監視，迫令余船駛回檢查口岸。余船上有水兵六十四人，以對付此區區六七人，又何難制服之。會食時，余將佯示謙恭態度，請英人入余之秘密餐室，余將含笑語之曰：「僕望諸君勿拘執常套，只管開懷暢飲，要食何物，不妨鳴鐘呼侍役取之。同是航海中人，皆兄弟耳，固毋庸客氣也。」又呼庖丁至前語之曰：「船上有何美饌，取最佳者來。」庖丁唯唯退出。余亦離坐出房時，回首驪然曰：「僕祝諸君健餐也。」

餐室門前置衣架一。英人入室時，必將手鎗軍帽掛衣架上，在禮當如此。英人知禮者也。架離座位僅六七尺，眼可見而手則不及。余之餐室與其他之士官者不同，外表似無大異，其實能上下移動，

一秘密之升降機也。艙底下層，配備水兵多人。船面水兵亦各奉令預備行事。余有一電鈴，暗置牆上，用一海圖覆蓋之。當英人在室中餐飲大嚼時，余將手按電鈴，一聲暗號，餐室突然降下，艙底水兵，各持長鎗，分立預定之位置，鎗尖直指餐室。復一聲暗號，則船面水兵攀上鐵桅，各開桅邊之秘密小門，沿空桅直落艙底，亦各穿回戎服，持鎗齊向餐室。一煞那間，那威水手，盡變成德國海軍。斯際英人欲取回其軍械，然已身在他室，只見德人鎗桿數十枝，環繞左右。余至是亦將大襖脫下，露出德國艦長戎裝，英人雖欲掙扎，不可得也。

然英國海軍中人亦非易與者，無論事態若何嚴重，亦不肯低首下心，勢必出於一戰。如此則必演流血慘劇矣。余全船有水兵數十人，以對付此六七英人，實屬游刃有餘。但余欲避免流血慘禍，故對於此事佈置，非常小心，蓋擒而軟禁之，勝於無辜殺之也。英法人詆德人爲好殺，稱之爲匈奴，足徵其言之謬誕不倫耳。

或又問余曰：「君之佈置週密，思慮精詳，此計誠善矣。倘英人被軟禁後，不久再遇一敵艦，再度派人落船檢查，君又將有何術以應之？」余曰：「若是，則不得不戰矣。戰而不勝，則偕俘虜同下小艇，

用彈將船炸沉。吾船決不落敵人之手，以資敵利用也。」

以上所述各種重要計劃，余絕對嚴守秘密。雖在船改造之工匠，余亦瞞騙之，深恐計劃一經洩漏，則謠言蜂起，英人以重資購密探，間諜四佈，聲氣溝通，非若余輩德人之笨拙不靈也。

余因嚴守秘密之故，遂不得不向工人撒謊，偽言巴馬之道將改裝爲一最新式之練習艦，將置摩打機兩副，俾學生出海實地練習，冀養成駕駛潛水艇及涉皮連飛艇人材，以備異日爲國服務。

又謂此次戰事，德國海軍下級幹部，欠缺駛帆船智識，所以船上又添置風帆幾架，俾各人藉此機會，稍習駕駛帆船之術。至於艙底之數百床位，乃預備學生及工役寄宿者等語，一派託辭。余又寫木牌兩個：一寫工役床（一百五十位），一寫學生床（八十位），分掛兩頭。其餘各房位，俱有木牌號定。

余又深慮以一海軍士官，如此苦心經營，監督此等工作，易滋外人疑竇。余乃改名爲易文，冒稱海軍部督察，派往船廠監工者。

有老船長某君，嘗在船務督察處服務多年，今已退職閑居，適與余同寓一酒店。彼固老於此道

者，見余監製是船，佈置如此新奇，工作如此複雜，訝爲得未曾有。某日與一船務督察相遇於途，問之曰：「督察處近有督察易文其人者乎？」督察答曰：「易文耶？容吾思之。處內同事吾幾無個不識，似無易文其人。」老船長蹙然曰：「然則彼乃一奸細無疑。吾觀其人之面，酷類一英國人。吾將留心蹤跡之。某日酒店中有兩信付來，封面俱無人名地址，信內則列余之名姓及官銜：「海軍上尉力拿子爵」之字一行。大約發信人，忘卻余之「易文」假名，偶不經心，致有此疏失。余囑侍役將信交余代收，謂力拿子爵乃余之良友，可將信留下，余將轉致之。侍役以不合手續，卻余所請，因與余略有齟齬。適老船長近前，聞余言低聲問侍役曰：「此人欲何爲？」侍役曰：「他要我將力拿子爵之信交之。」老船長點首無言，實則蹤跡余之行動，認余爲英國之間諜也。余當時亦絕不介意。

是晚余趁汽車往波利文。車廂中來一偵探，向余討名刺。余出刺示之，赫然見力拿子爵名字。頗露驚疑，愕然曰：「吾錯矣。我欲覓一奸細，適由基士地文來此者。」余聞言心頗焦灼，豈敵人派一奸細來偵察余之工作耶？乃問偵探曰：「閣下所指之奸細，是在何地發覺者？」偵探曰：「是居於波利文酒店者。」余聞語，愈驚，蓋即余所居之酒店也，是奸細想必偵余之工作者。乃語偵探曰：「僕敢負

責向君進一言，此中有重要理由，務必將奸細拿獲，且呈求上官以嚴厲之手段懲辦之。」偵探曰：「鐵道兩端，已徧佈警探，是不患其逃脫者，特我輩不可不加意防範耳。」

余抵波利文後，卽下榻於希路文酒店。忽又來一偵探，討余名刺。閱後亦錯愕不已，語余曰：「據吾所知，此奸細之容貌，正與爵爺酷似，是則可怪矣。」余曰：「子可回報警察廳，無論若何代價，務必將奸細捉獲也。」

余是晚呼酒一瓶，坐餐室獨酌。忽警察局長偕兩人來，俱穿制服，至前語余曰：「隨吾等來，有手令拿你也。」余屢被騷擾，中心已覺不樂，今聞此語，不覺憤火中燒，恚然作色曰：「吾海軍官佐也，捕我奚爲者？」局長曰：「你奸細也。速行，毋多言。」當時座客視線集余一身。奸細奸細之聲，轉瞬間徧傳酒店。餐室中人皆磨拳擦掌，或高舉坐椅欲迎頭劈下，舉座騷然。奸細，奸細，速殺，速殺之聲，喧騰內外，若非局長竭力彈壓，則余必捱一頓毒打。

余抵警察總署，見有賞格一帖，上附余之肖像一張。余至是始恍然知彼輩之所謂奸細者，則指余也。余問局長，此奸細來自何地，稱何名。答曰：「取名易文，冒稱船務督察員者也。」余曰：「噫！此何

解者？是則余也。」局長曰：「然則你又何故自稱力拿子爵？」余乃將實情吐露，并力囑其嚴守秘密，旋又電請海軍司令部，解釋一切，始知爲誤會，事乃大白。老艦長聞之，當亦自悔孟浪，徒多此一舉也。

余欲喬裝一中立國商船，偷渡封鎖，前說已曾言之。如能查得一現將出海之船，從而假冒之，則尤妙。當時適有一那威商船，已定期由哈本黑堅（即丹麥國都）啓行。船之重量及外觀約與巴馬之道相等。余遂決計襲用其名，先彼一日出海。如此則縱被截留，發電向丹京查問，則丹京覆電，必謂是船經已啓行，與余之時間相符，可祛英人疑心。是船名馬烈德，由南美洲載來穀米一幫，甫在丹京卸訖，今由丹京往基利臣納落貨，將開行往澳大利亞洲。余聆此消息，遂亦決意僞木材一幫，亦僞稱以澳洲爲目的地。

余欲考察馬烈德船之真相，乃扮一水手，親往丹京一行。在馬烈德停泊之碼頭，獲充巡查之職，遂得將兩船研究，一一默識之。但有一物，最難假冒者，則船之航海日記是也。此本貴重冊子，內載是船已往之歷史，及其最近之行徑：如何時離阿根廷，所載何貨，循何航徑，風勢，天色，太陽及天星之觀察等等，尤爲重要。此航海日記必存船長室中，無論如何，余終必得之而後已。然室前有一閘者看守，

跬步不離，余果將何術以取之乎？

余查馬烈德之船長及船副，尚在那威家居未返。余若設法盜得此日記，彼等必待多日始能發覺也。

某夜余穿海關檢查員制服，秘密登馬烈德船上，見司更人呆坐船長室前，船之首尾用兩纜分繫碼頭之側，使船灣泊。余蹊躑至船頭，出利刃割纜，至欲斷爲止。未幾果來狂風一陣，將纜吹斷，船乃停泊不定，向前擺動。司更人急上前呼救。余遂乘機出其後，直入船長室中，徧覓日記不見，後於褥底得之，匿諸懷中，急行出室。

時船面及碼頭集十餘人，疾聲大呼，擲纜將船扯回，俾不致與附近之船橫碰。余亦加入疾呼，伴爲幫助之。如是者約一分鐘，後伺隙扒上塢面，乘昏野潛逃回國。

余返德國後，即仿馬烈德模樣，將巴馬之道着手改裝。先將船身塗油，與馬烈德同一顏色。船面亦佈置得十分相似。各官佐之寢室，亦用同類之物裝飾之。余之船長室內，亦高懸那威國王及王后肖像，又懸英王愛德華第三之像以陪襯之。一切航海用具，如風雨表，寒暑表，時辰表等皆改用那威

製品購備那文書籍，及留聲機唱片。又由那威購辦伙食一宗，足供僉渡時之用。德國食物，皆不敢帶落船上，防英人見之也。

余及各士官之衣服，裏面有德國裁縫匠之名者，至是皆改填那威縫衣匠之名以代之。余之內衣上，皆繡馬烈德船長之名納臣兩字。余在丹京時，聞馬烈德船新置騾機一座，余可巧又覓得同樣之騾機一座，方由丹京載來者，余立刻安置之，隨誌其事於航海日記內：「今日新配騾機一座。」

余又搜羅各種船上貨單，經那威當局及英國領事雙方簽字蓋印。又偽造一信，由英國駐丹京領事簽名者，略謂馬烈德備木材一幫，開往澳大利亞洲，供給該地殖民政府之用，如途中有意外事發生，希望英國船舶，與以扶助等語。又在德國偽造英王御璽，加蓋信上，以證明此書之真確。

余又假造一函，偽爲某英吏付與馬烈德船東，而船東又轉寄與余者，着注意提防德人搜查，且勸船員信賴英人，請其保護。

水手長年浮海，枯寂寡歡，故常攜帶其家人肖像，暇時則披閱之。英艦人員，深悉此中習慣。余向曾受英艦檢查之中立國商船船長探詢消息，皆謂英人每查一船，必細察水手之宿舍。余遂立遣一

人往那威向各攝影店搜羅男女照片一幫，照面皆印那威攝影店之名，分給船上衆水手，以代表各人之父母，兄弟，姊妹，妻兒，伯叔，姑嬸，朋友等。尤以妍婦之像爲重要，船上水手，幾無個不有，固不論其人貌之媼妍也。

英人性極敏銳，尤善於檢查，重視水手之篋內信件，蓋水手每至一埠，則深盼家書之來，如獲萬金至寶。閱後則珍藏之，久久亦不忍捨棄，故篋內之信，積壘成束，卽舊至十餘年之家書，偶一檢閱，亦環迴低誦，津津有味者。余又代各水兵羅織書信一幫，各信之措辭用意，完全不同。余由馬烈德竊來之航海日記，中儼消息甚多，大半關於水手方面者，一切僞造函件，多傍用此種消息織成之。海軍部及外交部之女職員，精通那威文者，不乏其人。此等僞函，全出於彼輩之手。各種那威郵票，及郵務標誌，亦設法移置僞信之上。則封面之地名時日，亦詳加注意。復用化學新法，按時日之先後，將各僞函弄成陳舊色，又摺成裂紋，似久經殘破者。

余船上之官佐，皆選有帆船經歷，且通那威國語，而又精神活潑者當之。航海大副奇靈，嘗爲飛千內探險隊隊員，屢建奇功。又有不利士者，余之舊同事也，身長六尺四寸，精技擊，勇力過人。余在某

船塢邂逅遇之，乞其加入爲余助，不問曰：「君此行也，將欲窮北極，絕南溟，以窺天地之奧妙歟？若然，則余將隨君一行，以效微勞也。」余遂擢不爲勇士之長，專率雄赳赳之打手一班，司搗船工作。炮術技正兼航海大副加支士中尉，亦湛深航海學術。輪機長加羅士，亦一個中能手。其餘頭目，舵工，木匠，廚夫等，余皆留心揀擇。全船員役，能說那威語者共二十七人，因馬烈德員役適爲二十七人，須與其數相符也。余錄用各水兵時，躬自小心挑選，細驗其體魄，默察其心靈，以勇敢耐勞爲主。余亦不宣佈此行任務，且深慮彼輩同處一隅，時常見面，對於余之問話，多所討論，以致洩漏機密，乃將彼輩分散，給假各歸鄉里，待船開行時，始召回之。

余至是思爲船定一名稱，因偷渡封鎖後，則爲一巡洋艦，豈可無一正式艦名。憶昔童年時代，海鵝常拯余於溺，欲以海鵝名之；乃查有某佈雷船，已用是名。又欲名之曰海魔，則余未來之綽號也。但衆將之意見，以爲船之兩傍，旣塗白色，贊成用一白翼之鳥名以名之。海鷹，鳥之白翼者也，遂定用海鷹一名。

時維葭月之夜，天色昏黑如漆。海鷹拔錨張帆，於靜悄悄之深夜中，離去威沙河口，向北海駛出，

離岸數英里海面，暫且下錨。

余在威廉司希芬船塢，以燃燈爲號，於微光隱約之下，衆兄弟前後一一報到。全隊齊集，皆精神奮發，毫無餒色。齊聲問曰：「我輩出發何地？至此間是何用意者？」余不答，率衆落一小輪，離岸疾駛。未幾於昏黑中，見一船，衆皆曰：「喂，兄弟，此何船也？一帆船耶？」船上各物俱備，床位完整，餐室之四週，徧懸肖像、山水畫、美人圖等，俱爲那威之物。那威國旗迎風招展。自外觀之，儼然一那威商船也。余下令將水手分作兩班，識那威語者居船之上層，不識者居下層。換言之，則那威人居上，德國人居下，亦一怪事也。

余見船離陸已遠，與岸上消息完全隔閡，至是亦無庸再守祕密，乃下令集合官佐水兵於船面，當衆宣佈曰：「各位兄弟，你儕知此來之真意乎？英人嘗自誇封鎖嚴密，鼠雀亦不能穿踰，欺藐吾人甚矣。僕今奉政府之命，欲乘此風帆偷渡重圍，一顯吾儕本領。一出大西洋海面，便可襲擊敵船，縱橫四海，一逞吾輩好身手，以擾亂敵人海上之交通，阻其外來接濟。你儕兄弟以爲何如？」衆皆歡呼曰：「吾輩謹遵爵爺之命，雖粉身碎骨，不敢辭也。」余大喜欲狂，衆亦精神煥發，勇氣百倍。余得領此一

隊健兒，私心抱無限愉快。

翌晨朝曦初吐，則有木材一排，停泊船傍。遂全行搬上船面，疊高至六七尺，行行密佈，幾無餘隙。復以鐵鏈鐵纜，縱橫緊綁之。

至是船上員役，正如舞臺上角色，各演其拿手劇本，分擔工作。官佐水兵，皆襲用馬烈德員役之名。米耳改稱約翰，美華改稱佐臣，李文改稱嘉路，余則改稱納臣船長。此項新名稱，頻頻熟習，至能隨口而出，絕無梗滯。各人又須將其僞託之家鄉風景，習俗，從前絕未嘗聞見者，爛記一回。余由竊來之航海日記內，所載那威各城市消息，竭力搜羅，不足則自行臆造。各城市之通衢大道，著名之酒店，餐室，藥房，以及市長，局長等官吏之名稱，各人皆要分擔熟記之。所分派之親屬肖像，若者爲父，若者爲母，何者爲兄弟，何者爲朋友，要詳加認識。簡言之，則各人之心目中，皆存一過去之新歷史，與所扮演之馬烈德員役之歷史相類也。

有工匠助手名司基勿者，體柔弱而無鬚，文靜若處女。被以女裝，酷類一婦人。余用以假扮船長之妻，蓋本劇中之重要角色也。那威船長之浮海也，多挈其妻與俱。馬烈德船長攜着同行，亦屬意

中之事，且藉此可稍煞敵人之疑心。英國海軍官佐在婦人之前，類皆低心下首，謙和有禮。有船長之妻在，可稍抑其威稜；對人亦不敢過於傲慢。但婦人之行動姿態，欲訓練得十分相像，亦殊費苦心。且男子雙足，粗巨出自天然，尤爲難效。那威船長眷屬，從未聞有此大腳者，又無法以縮細之。余乃預定計劃，如遇英人落船檢查時，則令司基勿臥榻上，以被蓋其兩足，僞言船長夫人有病，不能見客也。如此，便可解決矣。然尙有一宗困難，則司基勿之聲音沉雄而禿，又不懂那威言語，將何術以處之？余又思得一法，遇檢查時，以棉花充塞其頰，使腮高漲，若浮腫，則曰船長夫人適患牙痛，不良於言。如此則一切困難，皆可解決矣。司基勿絕不懂英語，但「阿黎」一語，猶能說之。（案英語阿黎卽適合之意。）余遂教以是語，且用高尖之音練習之。音似尖而鈍，酷類婦人之患牙病者。遇檢查時，除是語之外，則鍼口不發一言。余又令司穿女裝，攝一半身肖像，像之下，簽愛妻佐司芬謹贈等字樣，懸於余之船長室中。英人來檢查時，一方可見船長夫人之真容，一方可觀其肖像。自今以往，薄命之司基勿，更名爲佐司芬，僞作艦長之誥命夫人矣。

萬事已備，正欲張帆，忽驀然接得一電，乃德皇御營之副官處發來者，謂皇有要事召見，着令立

刻起程。余閱電後，大驚失色，深慮變成不測，前功盡棄。余乃由一商輪航海員轉入海軍，與其他由海軍學校畢業循正途出身者，截然不同；且又爲一卑微水手，今乃獨當一面，爲海軍陞調之最榮慶者。海軍中人，皆嘆爲異數，遂生嫉妒之心。由嫉妒而至於仇視，遂不惜用種種手段，阻余進行，希圖破壞。深冀德帝收回成命者。此次想必有人譖余於德皇之前，則余之優差恐將不保。余之得有今日，乃從艱難辛苦積年奮鬥中得來。今日得復操帆船生活，是無異吾生復獲一新契券。況帆船生活，又爲余所深暱，若須臾不可離者。余他日或終被調返無畏式之鋼甲戰艦服務，與震耳欲聳之巨炮爲伍，亦未可知。余非不欲，特不若帆船之先得我心也。余烏能因小數人之隔撓，遽爾灰心乎。乃自勵曰：「力拿，你只有奮鬥之一途耳。不奮鬥則沉沒，爲你過去之歷史。」

余由一水手躍陞至海軍士官，得邀天眷，帝以私囊供余讀，且注意余之陞級。又常命余道浮海故事，余在帝前侃侃言之，他人不敢言者，余獨敢肆言，以帝深知我者也。海軍將校，朝見帝時，多挺腰垂手，直視不敢發一言；余則言語舉動，俱屬天真爛漫，不失水手本色。是乃知帝之愛余，實非尋常可比也。何物小醜，敢跳梁於帝前，覬覦動余之位置乎。

翌日余朝帝於御營中。帝似不樂，愀然問曰：「力拿你來正佳，海軍部中人，謂乘帆船偷渡封鎖，此舉近於謬妄，恐徒供犧牲，無補於事。你意云何？」余悚然鞠立而對曰：「陛下，臣對此舉，已籌之稔矣。正爲如此，臣始敢保其成功。以一絕無權力之舊帆船，烏能作惡於海上，不特吾國海軍部以此舉爲不可能，則英國海軍部亦以爲近於謬妄。如是，則敵人視爲無足輕重，防範必疏。臣因得乘瑕蹈隙，破浪而前，安然偷渡。陛下以爲然否？」帝凝睇視余，雙眉緊蹙；及聆余語，則又轉歸欣慰。驟然微笑曰：「力拿你言誠有理，可速回船爲之。朕默祝彼蒼佑你成功也。」

至是余知帝意已決，無復有人阻撓。又聞馬烈德已定明日啓行。余遂預備起碇，揚帆出海。忽又接海軍部電令：有「且慢啓程，待德治倫回港」兩語。

德治倫者，吾國之大號潛艇也。曾橫渡大西洋，直抵美國。現方任畢歸來，英人聞訊，思設法截獲之。看守加倍嚴密；巡洋艦滅雷艦較平時增多兩倍。此時海應若出海，危險正多。余本望停留一、二天，猶能襲用馬烈德之名，不圖日復一日，竟耽擱逾三星期。始接海軍部啓程訓令。而惡耗傳來，則謂馬烈德已啓行多日，放洋遠去矣。此時倘仍襲用其名，冒昧出海，一經英人檢查，豈非貽誤全局，碰一大

釘乎？

余急披閱英國船舶登記冊，希望復得一船，與余船相似者。後查加茂一艘，不知其現泊何處，第冀其離此間較遠，爲英人所不及知者。余欲假冒其名，明知行險以冀僥倖，但此外別無良策矣。

余遂決計改馬烈德爲加茂。舊名抹去，塗上新名，絕無困難；惟貨單函件，一一更改，則煞費工夫。計惟有用化學新法，將船名仔細刪改。檢查者若不小心觀察，則不易辨別。諸事改革已妥，余取那威商報一章，細閱一回，始知加茂已爲英人截留，被押往傑窩路受檢查去矣。余閱畢不覺冷汗浹背，悚然語衆曰：「無怪人謂巴馬之道爲一倖運之船，若有福星照臨其上者。今觀此，益信是說之不謬也。」衆官佐皆以爲然。

余輩航海者，必待吉兆而後啓行。福星載途，則無往而不利矣。

余至是不復查英國船舶登記錄，決計用余未婚妻之名以名之，是必能造福於余者，乃改塗綺霞之名於船傍。綺霞者，余十餘年來困苦鬪所結之佳果也，正如明星一顆，燦爛於大空之中，出余於黑暗之隅，導之入光明之路。余一生福運，盡萃於此矣。繼思船舶登記錄，絕無綺霞其名，若檢查者

發電向登記處一問，豈非全局敗露乎。然於冥冥之中，似有吉神告余，謂英人斷不能行此着高棋者。余用膠刮墨水，將文件貨單輕輕刪改。中有兩處，刮擦太力，以致墨水污散，字跡糊塗。英人非愚者，似此何能欺騙之。諸事多不如意，好像荆棘叢生，至此尙有何術以善其後。沉吟有頃，復思得一法，乃急喚木匠囑之曰：「余今有一重要任務，非你儕不能爲之。速取斧鑿，將各處之窗門，半眼窗，汽門等，全數破壞之。」木工以余患腦病，然又不敢不從，乃各持斧頭，分向各窗力劈。余又喚波臣囑之曰：「速召六七八人，各持水桶抽海水分注船面，盡將各物淋濕爲止。」波臣亦如命以行。

未幾各房內之衣櫃，抽屜，床位，及藏書樓等處，俱被浸濕。海水洋溢，氾濫艙面。余又取各項貨單，文件，以水濕之。每濕一張，則隔一印水紙。至是綺霞之名，及塗改不清之各行記載數目，皆隱約含糊，不可復辨矣。則竊來之航海日記，亦入水浸透之事畢，余復呼木工將各處破壞之大小船窗一一修葺，以木板銅片徧釘窗面。則劈爛之坐椅，亦逐一駁接，以重修之。如此則英人登船檢查時，將必曰：「船長各物凌亂若是，想君已飽吃颶風矣。」余乃佯作愁容，嗥然應之曰：「然，各物已濕透，則貨單文件亦不能免也。」

後兩日西南風大作，綺霞船上，高樹着一百七十尺巨桅，橫掛着九千方尺巨帆，軋然作響，滿帆風順，鼓浪北行。余半生艱難勞苦，造成此光榮之點，似夢非夢，是真若假。每觀意中人之名，則愉快之情，又非筆墨所能形容也。

第十三章 海魔乘颶風之夜偷渡重圍之驚險

帆響呼呼，機聲軋軋，綺霞排波逐浪，隨風疾駛。船尾水花四射，像白練一道，潺潺有聽。船上無事，各士官水手，皆紛紛從事實習。尤注意於檢查工作；中有一人假扮英國檢查官，佯向余盤問曰：「船長，你船爲何名？」余答曰：「船名綺霞，渡北海之最佳帆船也。」又問曰：「船長，你有兄弟姊妹乎？」答曰：「僕有兄弟多人；長兄居家業農，次兄在美洲經營漁業，四五兩弟則置身航海，尙有六弟一人，已失蹤多時，生死不明矣。」如是者，頻頻問答，練習不少懈。

余方欲渡那德海峽，忽聞劃然一聲，帆檣震撼。船掠流沙之面，幾被擱淺。余吃一大驚，後鼓勇向前，強掠沙而而過，船底格格作響，幸卒安然脫險，船亦無恙。可見嘉士哥船廠製帆船技術之工也。是夜下午十點鐘，已越汗角一帶之暗礁，循丹麥海岸直駛，希望十二點鐘，可到司加治加；由司轉航而西，以亂敵人之視線。將必謂吾船來自那威者。朝暉欲吐，風勢由西南轉趨正北，其勢正烈。船逆風而

駛，幾不得前。右爲令租冰及地士德海岸，暗礁起伏，亂石巖嶼。左爲英人之水雷禁海，水雷密佈，若漁翁之撒網。欲待駛經丹麥口岸，又恐遭扣留。然則轉頭駛返德國乎？余何人哉！豈有見難思退者無已，惟有駛過水雷禁海，以一賭余輩命運耳。或者福星拱照，助以倖運之神，此行未必便歸失敗也。余乃對衆宣言曰：「各位兄弟，你輩宜努力勿自餒。英人水雷是無能爲患者。」乃滿張巨帆，鼓浪而西，向水雷禁海直進。

是時船身傾側，帆愈張而船愈欹，則食水亦愈淺。水雷浮海面入水數尺，人不能見之。吾船吃水既淺，可望越水雷之面而過，明知危險萬分，然不暇計此也。當時救生艇已解鬆，預備下水，各人佩帶救生圈，盡立船頭，水兵立桅前，艦長士官立桅後。是時船頭昂起，高出水面，船尾則略下沉。縱觸水雷，則船尾受轟炸，而船頭之人可告無恙。大抵余輩氣運當頭，且有福星載途，卒能安然渡過。

越禁海後，船之行程，適繞蘇葛蘭北端，即那威商輪出大西洋之通常航路。余初欲循那威海岸行駛，是處爲敵之必地，艦隊駐防，封鎖非常嚴密。德國巡洋艦之出海遊弋者，必經此途，以其離中立國口岸較近，一旦被必地艦隊追擊，可逃入中立國口岸，寧受友邦扣留，不願被敵人浮虜也。蘇葛蘭

及英倫海峽，則爲英國之約翰佈盧艦隊防守。余不走那威一途，又不出北海正中，偏要虎頭捫蚤，專向約翰佈盧之鼻孔穿過。此最危險之道，亦一最安全之道也。誰謂一老弱帆船，乃敢班門弄斧也。英人既輕我不爲備，余遂得安然遠颺矣。乃下令循英倫及蘇葛蘭海岸而駛。

英人之封鎖線，共設三重。由蘇葛蘭至丹麥海岸，橫斷北海，成一字之形者，爲第一重封鎖線。余今先偷渡此一線。

颺風愈吹愈烈，風雨表繼續跌下。時維一千九百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。風勢之猛，爲從來所未有，想北海沿岸居民，至今猶能憶之。怒颺旋轉不息，海水被挾，高至數十尺。余船除副桅之外，其餘大小各桅，皆展帆至盡。狂風怒號，巨濤澎湃，呼呼之聲，與隆隆之響，震裂耳鼓。船身斜欹一傍，背風之面，悉沒於水。巨帆爲風所挾，錚錚作響，如奏梵鈴。全船甲板震盪，巨浪橫掃船面，如尼古拉瀑布，從天際壓來。小帆吹裂，迎風作蝴蝶舞。余船每小時行十五海哩，爲帆船未有之速率。此次颺風實叨天賜。至是英艦無法搜查，欲跟蹤追來亦不可得也。

余船偷出第一線，絕未見一敵艦。從橫北海，莫之敢攔。風雨表繼續降下，颺風呼吼愈烈，巨浪洶

湧如山，使平常人見之，未有不驚悸者。久之，度過第二重線，仍不見一敵船。余集衆宣佈曰：「各位兄弟，吾輩已越兩重防線矣，今將渡第三重，能否渡過，待今夜十二點便能分曉。此爲最重要之一線，由卒德倫至伯堅一帶，英國海軍半數以上，駐防於此，吾輩不可不努力向前也。」

時近夜半，風勢絕不稍煞。余船迎風直駛，若驚弓之鳥，漏網之魚，無時不抱檣傾楫摧之慮。余與衆將佐斜倚船欄，手把夜鏡，遠眺天際。時方夜候十一點半鐘，余船正入封鎖線之中點。巡洋艦，滅雷船，果何在？耳所聞者，只呼呼之風聲，與潺潺之水聲，目所見者，只溟之黑夜而已。鐘鳴十二點，尙不見敵蹤。船上羅盤之燈亦熄滅，昏黑無光。雖星星之火，亦恐觸動敵人視線，足使敗事也。夜深一點鐘，余船已過第三重封鎖線。

英人見風雨表低降，盡將駐防之艦隊，調回島內避風，以風勢如此猛烈，則出海亦無事可爲，縱見海上有船，亦無法放艇過渡。則必地艦隊，亦不敢出海，以免相撞之虞。俗語云：壞風吹不好人，卽此之謂也。

余至是擬乘昏黑之夜，藉颶風之助，穿過卒德倫海峽，直出大西洋，可省卻許多水程。正思轉舵

之際，忽颶勢由西南轉趨東南。風向移轉迅速，兩風交迭之間，旋轉猛烈，巨桅幾被從根拔起，若向余下一警告，勿從此海峽穿渡者。余輩水手，深信吉凶兆頭。此番像有靈神暗示，着余轉航路北，向北方而駛者。後未幾，余接無線電詢，謂德國潛水艇卑利文號，曾渡此海峽，卒沉沒其中。因最近峽中水雷密布，若非颶風驟然轉向，余船必蹈卑利文之覆轍，同歸於盡耳。

風帆飽漲，船續向北航，離北極愈駛愈近。天氣苦寒，大浪橫掃船面，海水過處，立即凝結成冰。材木埋沒冰雪中，不可復見。艙面如一滑冰之場。船首結巨冰一塊，如附贅疣。布帆着冰，硬如鐵板。纜似銅竿一般，不能渡孔穿穴。試燃火使冰溶化，但火一離，即又堅冰如故。布帆不能轉向，風自南來，船惟有迎北直駛。余悶坐愁城，束手無策。若將汽機發動，則事情恐愈遭敗壞。因風帆既不能移向，適促船抵北極愈快，而觸冰山愈速耳。

余至是乃不得不諉之於天，默祝彼蒼庇佑，脫此凶厄，否則數日之內，吾輩便葬身於冰天雪地之中，寂寂無聞，從此與世長辭矣。南風愈勁，則船北向愈速。轉瞬間已入長夜之地；每日陽光照地面者，僅三十分鐘。十一點太陽上陸，十一點半則沉沒。長此以往，風不轉向，余輩烏能免冰山之禍哉！

日爲基督聖誕，余向上帝之露。船轉舵南向，天色復轉晴明，又如離地獄而登天堂，愉快不已。未幾船過冰陸之東，重入大西洋面。各人斧鑿在手，紛紛從事砍冰。工作辛苦異常，但余輩方自喜再出生天，何暇計其勞苦哉！至此方的確渡過重圍，且脫北極之險，行將逍遙海上，幹其劫敵生涯，俾敵人一嘗個中滋味也。

余召集衆官兵於船面，欣欣然語之曰：「各位兄弟，你儕聽之。英人自誇封鎖嚴密，鼠雀不踰，以余觀之，直類一……」語至此，忽聞瞭望臺上有人高呼曰：「前面有敵船。」余愕然，仰首問之曰：「噫，你何言此間洋面何得有敵船也。」急忙攀登望臺，把鏡遠眺。凝神一望，果見黑烟繚繞之下，一英國裝甲巡艦，開足速率，迎面駛來。繼見小旆左右飛揚，作旗語曰：「立刻停輪，否則開砲」等八字。

余視狀大驚曰：「噫！泰運甫過，否運續來。此一卦賀誕節儀，真是非同小可。」旋又自勵曰：「噍！余何懼之有，英人直與余開頑笑耳。寶劍出匣，及鋒而試，足徵余儕日來苦練之成績也。」乃急下令，不懂那威語者虔誠默禱，求賜北風一陣，使船吹返南方，此余輩一線之生路也。艙底各弟兄皆互相擁抱，擠作一堆以取煖。彼輩蟄居艙下，有如垂死之囚。海水經過之地，各艙口已凝結成冰，堅厚如三

合黏土居艙面者，皆左右顛仆，立足不牢，手足徧生凍瘡，疼痛不已。積日不得一眠，腦根異常緊張。船上只有酒精一壺，尙屬溫暖。遇大雪時，酒精爲水手不可缺之物，功用宏大。此爲岸上人所不知者，無怪航海家稱之爲消冰劑也。

水手心裏幼稚如童騃。其愛聖誕之熱烈，亦不讓於十歲之孩童。每有送節禮物，則把玩不忍釋手。嘗謂聖誕爲過年最快樂之一日，其幼稚之心情頗多類此者。

余今日所得之送節禮物，迥異尋常，爲水手所極端歡迎者。余於窮愁苦悶中，驟覺南風乍停，全船寂然，其來也速，其去也亦速。旋見天際微波蕩漾，薰風一陣，迎面吹來。船忽浙瀝作響，其身略側。俄見朔風呼呼，劃然長嘯。余見狀大喜，如痼疾初瘳，復得飲甘香，速匿艙底。又令衆水兵急行抽水，分注船面，以表示貨單文件被濕之理由。颶風甫過，情勢似出諸自然，令人入信。又令司基勿立刻搽脂傅粉，被女裝，做扮船長之妻。若敵艦派人落船監視，迫余船駛返檢查口岸，則照原定計劃，將監視者軟禁之。若事機洩漏，敵人偵知我爲巡洋艦，則立將原船轟炸。命令下後，余探囊取烟餅一枚，入口嚼之。余素不嗜此物，但那威船長，多半以嚼烟成癖，若非此則不足以表示其爲船長者。含烟在口，可助思

潮。遇對方有難答問題時，口內之烟，以舌頭捲之，左右拂動，頻頻咀嚼，伸舌尖出口，橫舐其上下兩唇，復徐徐把涎沫吐出，作深長思之狀。余近來常常練習，甚似老於斯道者。

變出倉猝，雖智者亦爲之束手。船自北極南旋時，嘗將摩打機發動。因木材封塞艙口，外間空氣不能流入，艙底之機油臭味，凝聚不散，至是乃循艦長室內祕密小門之罅隙滲出。濃臭之味，充滿室中。帆船而有機油臭味，英人非愚者，烏得起疑心。縱將香水徧洒艙面，亦不能掩其惡味。余又下令速燃石油爐，將燈芯扭起，至極高度，取爛布一團塞落烟囪中。頃刻之間，石油臭氣薰騰。流散艙面，與機油之味，混爲一團，毫無分別矣。

有頃英艦駛近。艦名亞雲查，乃一艘一萬五千噸之巡洋艦也。巨礮赫赫，直指余船。士官高立吊橋，持鏡遠望。余佯作驚疑之色。自思余輩乃一那威帆船，絕無武裝，彼之巨炮向余船直指，果何爲者。繼又惶然有懼色，豈余之機密洩漏耶？若然，則何需此假面具也。千人成之不足，一人敗之有餘。余輩軍人，最畏奸細，奸細之計甚毒，使人不寒而慄。思至此，余徬徨奔入室中，自覺胸無主宰，神態愴然。猛憶未離國前，友人贈余錦囊一個，囑余事急始開之，當能拯余於危。余乃拆囊一看，見有紙層層包裹，

乃一礮名貴之拿破崙白蘭地酒，其陳舊在百年以上。余乃自思，昔拿破崙與英爲敵，英之仇人也。余今亦與英人爲敵，昔之利於拿破崙者，今何嘗不利於余。乃啓礮狂飲，連吞十八啖。醇酒入喉，覺餒怯頓失，而勇氣憤張，精神加倍。

英艦派小艇一艘，中載士官二人，水兵十六人，駛泊船傍。余盛陳禮貌以迎之。向留聲機加上唱碟，唱迎賓一曲，使彼等聞絃歌而知主人雅意。又囑廚夫立戶外，手威士忌酒一礮。余深知英人酷嗜杯中物。水兵輩乘長官辦事之際，遍巡船上各處，以視有無可疑之物。一見庖丁，必歡呼取酒。余不待彼輩開言，先以酒飲之，至酩酊而後已。世界無論任何一國，其水手皆爲好酒之徒，一杯在手，萬事皆可通融辦理也。

頃之小艇泊船傍。余效那威船長舉動，對水手伴爲詈罵，以示船長威嚴。但衆人似難忘卻海軍習慣，一見長官上船，皆直立如柱，若行立正禮者。余高聲喝之曰：「你輩速往工作，勿呆立此間，如木人也。」此語又頗類那威船長，申斥其下人。

檢查官登船，余上前歡迎之。檢查官先說好話，向余賀聖節，余亦如其言以答之。余故意說破碎

不完之英語，深像那威船長口吻。余先發言曰：「官長，吾輩今番殊不值，今年之聖節，吃苦多矣。請官長入余室一觀。」英官曰：「上星期颶風大作，戰艦皆使返島後避匿。今觀船面，想此船亦飽吃風濤矣。」余不答，但自思曰：「然，此誠吾輩之幸也。」英官又曰：「船長，余欲一觀船上之文件。」言罷，便欲開始檢查工作。時留聲機方唱歡迎一曲，英官亦微歌以和之。水手輩則逕趨廚房，討酒飲矣。

余肅兩官長入室。先入者以手掩鼻，回步欲退出。嗥然呼曰：「是何惡臭之味也？」余曰：「因石油爐已壞，未及修葺。吾不知兩官長今日駕臨也。請原諒原諒。」英官曰：「船長，此無妨，此無妨，余僅欲一問耳。」

余故意將內衣掛於路之正中，以晾之。彼輩入室，要略俯其首，便見余僞名納臣二字繡衣上。英官過余寢室時，覩余假妻佐士芬坐床上，而頰浮腫，以珠被覆兩足。余指語英官曰：「是吾妻也。適感風寒，且患牙痛。」英官謙和有禮，狀似不自安，曰：「夫人請恕吾唐突。吾要執行職務，不得不爾。」佐士芬僅答「阿黎」一語，腔調尖而禿，酷類牙痛之婦人。英官曰：「船長，日來風濤險惡，吾想船上各房皆被水沖浸矣。然耶？」余曰：「然，官長，他不俱論，則船上之貨單文件，亦被沖濕矣。」英官曰：「船

長，此屬意中之事，風濤如此惡劣，胡能倖免。」余曰：「在官長身歷此猛烈颶風，當信吾言之不謬。倘異日遇貴同僚未曾目擊此次之惡險風濤者，豈肯輕信吾言，吾所以擔憂耳。」英官曰：「船長，此層你可放心，余將寫一證書以解釋之。今君得保全是船，已屬大幸。」余聞證書而字喜不自勝。他日有無再度檢查，尙未可知，獲此證書，可作護身之符也。

余將貨單文件，晾置船面，逐一呈英官檢閱。每呈一張，則唾烟沫於地板上。英官檢查各件，似甚熟手，且檢且筆之於記錄冊上。每一頁以記一船。余見小冊已用三四十頁，可知其爲一斲輪老手也。最後有一公文，上冒英領事簽字，加蓋僞造之英王御璽，中有數行：略謂綺霞之貨，備往澳洲，供給該地殖民政府之用等語。英官檢至此張時，倏然語余曰：「船長，各件尙無不合。」余驟聞此語，驚喜欲狂，因一時頓受感觸，竟將口含之烟吞下。余深恐露出馬腳，故頻頻佯咳，以遮掩之，一似感冒風寒者。適余之船副廖地文立余側，手持航海日記，預備呈英官檢閱。廖爲人頗急智，見余舉動有異，乃急將日記呈與英官，圖轉移其視線。英官愕然曰：「噫！是航海日記耶？吾幾忘之矣。」乃以手翻其濕頁，凝神以觀。是時烟餅在余胸膈中作動，一上一下，余斂氣吞之入腹，猶復強自抑制，貌爲鎮定，以那威語

語廖地文曰：「吾酷愛官長之駝毛帳肩，及其雪帽，到北極地面，穿之可以禦寒，誠名貴之物，價值當不非也。」英官亦說那威語曰：「然，且能禦雨雪也。」語音頗高，以示其能博識方言者。英官檢閱日記，自首至尾，逐一細查。余亦嘉其辦事小心，不圖日記內有一可疑之點，則停泊之時間太長也。憶前未出海時，奉海軍部電令，謂潛艇德治崙回國，英人欲截獲之，防範加倍嚴密。吾船不敢出海，一連逗遛三個半星期。余登日記內，又不思刪改之。不圖百密之中，有此一疏虞也。余誠懵懵哉！

英官翻閱日記畢，嗶然問曰：「船長，貴船停泊至三個半星期之久，是何理由者？」時余方寸已亂，無計置答；腹中煙餅上下起落頻頻，假作噴嚏，以圖遮掩。余副手廖地文短小精悍，饒有膽略。見余之神色不同，遂運其智力，為余挽回危局。仰視英人之面，坦然答之曰：「吾輩停泊至如許之久，并非貪圖逸樂也，因接船東電囑，不可啓行，停泊以待後命。」英官曰：「有是哉！此何以故？」廖曰：「官長，嘗接他方警告，提防德國巡洋艦乎？」英官曰：「是何艦名者？」廖曰：「一名海鷗，一名海鷹，官長豈未嘗聞之耶？」英官轉顧余問曰：「船長，船副之言果何指者？」時余腹中之煙餅不復作惡，精神亦覺清醒，遂思得一策以應之曰：「吾輩在那威家居時，謠言蜂起，謂有德艦兩艘，偕潛水艇十六艘出

海擾亂也。」英官點首無言。其同事見問答已畢，促英官回艦。英官可之，遂相偕出艙面，絕不向水手問話，亦未嘗搜查其行李。臨行時，握手語余曰：「船長，余觀各項文件，尙屬妥當。但須停此間，靜候一小時，待接吾艦旗令，始可開行也。」余曰：「諾。」

余船上有水兵一人，適在余側。因心理過於悲觀，驟聞英人言，以爲此番將有不妥。出室後，高聲自語曰：「萬事皆休矣。」艙底弟兄多人，方處黑暗中，盼望消息，向小隙處附耳靜聽，希望聆得一二言，以觀察船面動靜。及驟聞萬事皆休一語，以爲事機敗露。誤以此語爲余之命令，着彼輩按原定計劃行事者。乃將炸船之三炸彈藥引燃着，靜候開艙落艇逃生。藥引可燃十五分鐘。

英人盡下小艇，正欲駛離，但帆船在海中寄碇，其身飄蕩不定，非若汽船之鎮定不移。船身隨水勢橫流，將小艇吸引，不能離開。最足令余擔憂者，則小艇駛歸船尾一端，容易發覺船上之暗輪。帆船而有暗輪可乎？此非絕對不可，但余船另有特別作用，且適間檢查之日記內，未有暗輪一物登載，難免滋人疑竇耳。余斯時情急智生，乃取一纜，向小艇擲下，且高叫曰：「官長，請接此繩，請接此繩，故意大聲疾呼，似幫忙甚力者。英人恐巨纜擲中頭顱也，皆昂首上望，注意接繩。吾又固意將繩高舉，引彼

輩視線向上，小艇繞船尾時，暗輪因不致爲彼輩發覺，亦云險矣。英官高聲向余稱謝，且力斥其人爲無用，嗔然怒罵回：「你等皆愚人。」余細思曰：「彼輩誠愚人矣；但你則愚人中之尤愚者也。」

余斯時歡樂至不可名狀。胸膈舒暢，如服清涼散一般。船面兄弟，莫不喜形於色，引吭高歌。余立令彼輩各回工作，勿事張皇，待巡艦去後，始舉行聖誕慶祝。衆皆啓齒燦然，歡笑之聲盈耳，若無法掩其心中愉快者。

余行近艙口，欲向艙底兄弟傳報佳音，遂高叫開門。良久寂然，但聞艙底人聲鼎沸，似甚緊張者。余又大呼曰：「速啓門。」其不應也如故，但微聞艙底像有人叫開水門之聲，語音含糊，聽不清晰。余大疑之，乃縱聲疾呼曰：「艙底有何變故？究有何事？速開此處艙口。」疊呼艙口，艙口幾聲，至是而艙門始開。余默察各人面露驚惶之色，又聞水聲沙沙，沖入艙底。余大怒曰：「果何事？汝輩欲沉吾船耶？」乃立刻跳落艙底，問明真相，急令各人割斷藥線，立將各水門閉。時藥線已燃八分鐘，船底入水數百加倫。（量名，每加倫約華量四升強。）余乃向衆人嚴訊其故，一人答曰：「吾輩初聞船面有人大呼萬事皆休，繼又聞艦長頻呼一開字，吾輩誤以爲令開水門也。」余聞言，遂往覓說萬事皆休一語

之人。其上前自首曰：「此語吾嘗言之。但吾自說之耳，初非有心向船底人傳語也。」余詢之曰：「吾輩方慶萬事皆吉，你獨云萬事皆休，果何意歟？」其人曰：「艦長，請恕吾，吾聞英人語，着令停此間候一小時。吾意此番殊不妥。英人不令吾船即去者，意其必發電向丹京查問，有無綺霞一船。丹京將覆電，答曰無之。如此則吾輩之秘密，豈非敗露乎？」余聽其言，亦殊有理。百事匆忙中，余與各官佐亦未嘗憶及此一着要棋。若無重要原因，何須久候至一小時。則英人歸艦後，亦難保其不披閱船舶登記冊，查看有無綺霞一船。此節余亦未嘗慮及。噫！余誠夢夢哉！嗟夫！大事從此去矣。思至此，余腹內又覺作瀰，烟餅繞腹發動，如死灰復燃。颶風之後，繼以冰雪，冰雪之後，繼以檢查。驚魂甫定，方謂披荆棘而出坦途，抹黑雲而見明月矣；不圖小喜之下，繼以大憂，余心坎又像轆轤旋轉，惆悵不寧。乃愁凭船欄，支頤默坐，雙目注視英艦之舵房，以待旗語上陞。但覺心憂如焚，兩手頻頻顫動，眼花繚亂，視線不清，好像有敵艦多艘，環攻左右者。余遂將鏡交廖地文代望，自捧譯碼一本，坐待良久。忽敵艦高豎三小旗，廖地文擎眼定視，見T M B三字母。余狂披譯本，左右翻揭，始譯出爲「恆星」兩字。余曰：「此欠解，再讀之。此番見爲T X B三字母。余先揭其頁數，繼察其行數，始譯出爲「放行」兩字。閱至此兩

字，余心兒突突跳動，覺心竅乍開乍合。倒身坐椅上，作一深長之呼吸，好像大石一團，自心坎中跌下，沉於海底。各弟兄聆此消息，皆停工起舞，歡笑欲狂。

俄頃見一萬五千噸之英艦亞雲查，鼓其十萬馬力之汽機，於墨烟繚繞汽笛嗚嗚之下，向余船直駛。距余船不遠處，忽又轉航而西。船尾高樹小旗一枝，不待翻譯，已知其爲順風兩字。余船亦陞小旗，起伏三次以謝之。

英人舉動文明，初以巨炮直指余船，乃一種示威舉動，頗近滑稽。聞余等談及德國巡洋艦及潛水艇一事，想係發無線電向英京細查一切，故令余船停候一小時，以待覆音也。檢查官和藹有禮貌。可見海員莫不愛其同類。余輩裝扮逼真，絕無可疑之點，易地而處，余亦將爲人所愚。無論何人當之，亦難免不被瞞過也。

余至是始對衆歡呼曰：「各位兄弟，余輩今日可以恭祝聖節矣。」乃將船面木材，掃數擲落海中，將艙面掃除乾淨，擾攘一時。家中帶來聖樹一株，植於船面。未離國前，克虜伯伯爵送巨箱一，內皆聖誕禮物，盡屬日常用品，如布疋，雪茄烟，烟桿，紙捲烟，烟嘴，小刀，美酒，汽水，樂器等物。余輩酣歌醉舞，

重洋怪傑

把盞歡呼，其樂也融融，爲入世以來最愉快之聖節也。

第十四章 海魔初奏膚功連擒兩敵船

全船員役，齊集船面，候令工作。余下令揚帆。各水兵攀繩附纜，直登桅巔，身手靈活，捷若猿猴。先張主帆，繼卽副帆，傍帆亦隨風展掛。全船大小布帆，舒張至盡。風高帆滿，其聲呼呼然。航程直指馬地拉。

直布羅陀海峽附近洋面，爲一最佳之獵場。至是船上之那威式殘餘假面具，亦掃數廓清之。費幾日之工作，全船氣象，煥然一新，璀璨莊嚴，表露德國巡洋艦之真色彩。至是不復稱綺霞，正其名曰海鷹；不復爲商船，而爲一正式之軍艦。綺霞者，余未婚妻之名也，嘗爲余造福運，余忍痛割棄之，實出於不得已。

海鷹巡艦，原有摩打機兩座。因機油質劣，致摩打殊費人力以修理之。機油一物，在德國深感缺乏。余此次出海，得海軍部內有力者之贊助，又賴彼輩少數人供給機油。其餘國內之巨官大老，皆以

余此舉終歸失敗，不欲多花金錢，徒供犧牲。帆船在海，受巨帆壓迫，無時不斜欹一傍，所以摩打之效用，殊受影響。終吾輩之巡航，此摩打兩座，幾無日不在修葺中也。

船上僅裝炮兩條，不能同時發射。余輩之使命，只在截擊帆船，不打汽船。海鷹一帆艦也，以帆船攻擊汽船，似屬於滑稽，難使人置信。故艦上炮火之力，殊嫌薄弱，幸余之炮手技術嫻熟，準頭正確，可補炮力之不足。打靶射標，頻頻操練，故其術速而準，可抵兩倍炮力。

船上有瞭望臺兩座，俱屬優良。桅上設一鴉巢，中置一椅，一人安坐椅上，以司瞭望之責。第二之望臺，則設前桅，一下級官佐棲身其上，以司工作。余下令懸賞有能先報一船者，賞英金十鎊，香檳酒一罇。自此令下後，兩瞭望臺之間，常起嫉妒，各抱熱烈希望，覬覦此罇香檳酒也。自朝至暮，衆目睽睽，環掃八方。

時維一九一七年元月九日，余艦遊弋於直布羅陀附近洋面。瞭望臺上忽高呼汽船汽船之聲。在海鷹當風之面，果見汽船一艘，順風駛來。余遂高掛那威國旗，轉頭以迎之。來船不懸國旗，亦無名字，（當日英船出海多無船名）外表爲一英裝之船。海鷹使命，原非截劫汽船者，然事已至此，亦不

得不一顯身手。余遂高樹旗語，向來船請示航海時刻。余此問亦殊有理，因帆船出海日久，常失準確之時辰。來船升旗答復，謂已明白余意。遂駛向當風一面，俾海鷹易於轉頭。余被一大樓，以罩身上之戎服，下令衆水兵匿伏船欄，持槍以待之。未幾兩船接近，來船已預備向此暮氣消沉之偽那威船，指示時刻。一水兵蹲伏余傍，經小孔外望。余問之曰：「吾輩將擒此船手？」水兵答曰：「然是英船也，可速擒之。」余遂下令預備開炮，戰鼓之聲咚咚然。船欄一部分能起落自如，可作炮遮，至是亦砰然墜下，炮口赫赫外露。德國戰旗一起，炮彈隨之，轟然一聲，直擊來船之首。此則海鷹出洋後，擊敵之第一炮也。吓忒古怪！炮響後，船上絕無動靜，亦不慢駛，似全不以爲意者。俄見其桅頂飄然升一英旗。余此時好像夢中見物一般，心裏非常駭異。來船豈有所恃而無恐耶？何其鎮靜若此也。復發第二炮，擊其船頭，船忽轉舵意圖逃遁。繼發兩炮，一中其船尾，一中其烟囪，始貼然就範，轉首內向。旋見一艇下水，向海鷹駛來。艇中坐一人，則船長也。余與艦上官佐，俱穿德國海軍衣服，盛陳禮貌以歡迎之。船長名全，人皆以全船長稱之，鬚髮斑白，年事已高，一忠厚長者也。彬彬有禮貌，余深愛其爲人。登艦後，四顧愕眙，訥訥不能作一語。良久，始問余曰：「君果何事而迫吾來此者？」余曰：「無他圖，欲與君作長談。」

耳。」遂延之入室，問其船爲何名。答云吉地士雷路，由加地夫載煤五千噸，駛往亞里司班奴者。余正色語之曰：「全船長，吾本不忍把船沉於深淵之下，但吉地士雷路一船，余必欲轟沉之。」全船長駭辯曰：「不然，吾船乃一商輪，無能爲害，且駛往中立國口岸，與戰事無關。乞君寬縱之。老夫家中猶有妻兒，是船一失，不知何以爲生也。」余曰：「全船長，君言誠不錯，然今日之事，公事也。君試一思之，在同等之情狀下，使英海軍逢一德國商船，其能動慈悲之心乎？」全船長默然不答一語。

全船長者，一老航海家也，思想頗單簡。余發第一炮時，彼料余循航海老例，發空炮一響，要其比較時刻，故一聞炮響，卽立刻升旗，將欲藉此旗之升降，以正時刻。此法至今海上猶有人用之。余發第二炮時，船上庖丁見彈落水而，以爲余瞥見潛水艇，開砲以射之。庖丁大呼潛艇潛艇。全船長聞之，遂巡不知所爲。迨發第三炮，始驟視德國戰旗，迎風招展，巨炮赫赫，直指其船。全船長猛撲船欄，忿然大叫曰：「甚矣！你之愚弄我也！你計誠狡矣哉！」

余遂派擒船隊直登吉地士雷路，下令該船緊隨海鷹之後。余欲入夜始轟炸之，恐是處海面有敵艦遊弋，炸聲猛烈，惹起若輩注意也。余對船先攝一小影。薄暮將全船員役黑白兩種共廿六人，盡

調歸海鷹艦上。全船長亦取回其行李。余又派擒船隊長不利士少尉過船，將適用各物掃數細載回艦。中有伙食一宗，皆優良之品。余輩水手，慣歷藜藿，無須乎美饌嘉穀。但船上之客，深感喪船之痛，不可無珍饈旨酒以饗之，冀稍紓其悲悼耳。

不利士督率隊員埋一巨彈於艙中。燃藥引後率隊下艇歸艦。約逾十五分鐘訇然一聲，但見全船震蕩，尾沉下而頭昂起，良久尙屹然矗立海面，適是時又見一船駛近，兩傍燈光燁然。余察知其爲中立國商船，不欲驚擾之，不圖隆隆一響，遠近震動。回顧吉地士雷路，已杳無蹤跡。想因艙底沈水中，火藥氣凝集無所發洩，釀成第二次轟炸也。時夜色冥冥，洋面昏黑如漆。海鷹已張帆鼓浪，揚長遠去矣。

余誓不擾中立國商輪，明知彼輩暗助敵人，帶一中立之假面具。余不欲驚動之，蓋有原因也。在洋而截留一船，從而檢查之，知其爲中立國商船也，又縱之去。不惟徒費手續，且恐彼輩將消息四處播傳，敵艦將跟踪追上矣。余此次出海截擊，恃有護身靈符。蓋海鷹一帆船也，爲敵人所輕視，而不嚴防。誰謂當此科學時代，暮氣已深之帆船，敢出汪洋瀚海之中，與鋼甲之戰艦週旋乎？則三尺之孩童，

亦知其不可也。

全船長見所居之房舍整潔華麗，大異之。然獨居無聊，深感寂寞之苦。彼老人性和藹，深喜社交，余常與作長談，以破其岑寂。服侍週到，供應備至；全船長深感滿足，不圖俘虜生活中，有此優良待遇也。

未幾，見一英國客船，來自直布羅陀海峽，備女客及兒童甚衆。余不忍驚擾之，遂縱之去。海鷹有房舍甚多，本敷供應，然余不欲擾及婦人孩子。余浮海半生，多與男子爲伍。余視女子爲天生柔物，可化除世間粗獷暴戾，變作瑞靄祥和。一雙美目，只合流盼於花紅柳綠之中，不應與慘無人道之戰爭相接觸。男子戰死沙場，伏尸滿地，流血千里，呻吟於黃沙白草之間，使婦人見之，其雙目果何如耶？吾自誓此行，決不妄殺一人，力避流血之慘。但溯自入海軍以來，所幹事業，亦難免有疚心之舉。此則受命於國，無可如何。惟婦人者，與之說愛情，談風月則可，言戰爭則不可。

時日正午，陽光滿天，海面洪濤起伏。遠見一船橫海鷹面前而過。無旗亦無名。余升旗語詢之，亦不見答，不待細察，已知其爲英船。其船長亦一幹練而強項之流。余何以知之？因英國船長，在船司舵，

多屬聚精會神，留心船上之貨，注意海面之潛艇巡艦。以外則無一物，以分其心。今見此那威舊帆船，鳥足以瀆尊聽，其漠不關懷，自屬意中之事。余遂高掛巨帆，加開汽機，故意橫梗其前，以觀動靜。航海老例，汽船與帆船遇，當讓帆船先行，因汽船能轉動自如，而帆船則須聽命於風伯也。但來船絕不轉頭，不肯輕讓一寸。察其狀，似欲將余艦撞沉，倒覺快心者。余暗思是船必定裝有重要貨物，否則何故狠心若是，不惜與一那威舊帆船相撞。余見其船長立吊橋上，口講指畫，雖不聞其作何語，以狀卜之，當必曰：「蠢材！速駛歸一面，否則余必撞沉你也。」

余至是因避免相撞，將艦輕輕駛側，讓彼惡人先行。船過去約距三百碼，余見其傲慢若此，欲一痛懲之，乃下令開炮，德國戰旗一起，轟然一響，一彈飛越船面，其聲呼呼然。余見其態度仍屬強硬，舵不稍轉，濃煙繚繞，自囟噴出。余下令復發一彈，此彈瞄準始射，正中船之煙囪。至是始見船轉向逆風一面，以圖逃遁。船副廖地文適立余傍，覩狀笑曰：「狡猾哉！此船長也。知余輩爲帆船，不能逆風而駛也。」彼快而余慢，競走當不能追及之；但海鷹炮力尙到，跟跡追擊。一彈再中其煙囪，復發兩彈，皆中其船身，一落船而爆炸，濃煙四起，水手狼奔豕突，各覓地逃匿。輪機立停，船亦漸歸緩慢。未幾即浮停

海面，左右搖蕩不已。

廖地文微笑語余曰：「艦長，嘗謂創新法戰爭，不殺一人，以吾觀之，又恐未必。此番船上，恐不免有多少傷亡耳。」

來船見炮彈密下，自知逃亦無益，遂不得不貼然就範。余察其船長舉動，似不能無罪焉。蔑視友誼通訊，不禮於余，此其一。破壞航海交通先例，不肯對帆船讓路，此其二。事已危迫，猶欲將各水手生命以供犧牲，太無心肝，此其三。依歷史上之海盜舊律，余應派兵過船嚴拿之，以懲其罪，然余不忍爲此也。余以旗語召之過海，彼固強項者，余欲使彼一觀，誰爲大西洋上之主人翁耳。後查其事，亦至滑稽，余聞之亦幾失笑。此船名倫地島，有馬大加士加之糖一宗，駛往法國。當時交戰各國，俱鬧糖荒。德國尤爲缺乏。一時糖價高漲，成一貴重貨品。業此者，莫不逐十一之利。則德國商人，亦有深盼此儼洋糖早日得到歐洲，以應市面要求者。又無怪此英人船長如此懇切，欲押此貨飛奔目的地也。當中第一彈時，全船水手，黃黑棕三色人種，皆大驚失色。彈落船面，彼輩顧不得三七二十一，各自逃生。船長怒吼如雷，然亦苦無良策，遂起身自行把舵。適飛來一彈，正中舵練。船長將舵輪左右旋轉，絕無動

靜，至是始知絕望。水手輩飛奔落艇，願命先逃，單餘船長一人在船上。各救生艇盡已落水，滿載水手，向海鷹掉來。值風高浪大，衆因吃驚過度，幾致不能使撐。船長攜手袋一，在吊橋上踱來踱去，厥狀孤寂而愁苦。余後專派一艇，備之過艦，盛陳威儀以接之。余問之曰：「船長，船上伙伴有傷亡否？」答曰：「否，未傷一人，然倒運甚矣。彼輩蠢蠢如豕鹿，聞聲先逃。試一觀之，彼乞兒等，尙在艇中未至也，請准吾發此一炮，盡將彼輩轟沉之。」言時狀頗忿。平心論之，彼處此境地，難怪其動怒。但居心如此殘忍，則爲人道所難容。余正色止之曰：「船長，你何故必要犧牲彼輩生命乎？君此舉不惟愚妄，且有乖人道也。」余語至此，適海軍醫官必治醫生至前，呼船長，船長亦呼醫生，如舊雨重逢，互相握手。但船長頗覺踉蹌不安，而露驚惶之色。必治醫生，昔隨海鷗巡艦出海，曾俘船長一幫，客則爲俘虜中之一人。與必治醫生相得甚歡。後海鷗將衆船長釋放。然要彼輩簽立信約：此後各人不得再對德國加入戰爭活動。客今番重遭俘虜，深懼德人責其敗約，將施以極刑。彼初見吾船爲一巡洋艦，已像鐵索一條，緊纏其頸，所以中彈之後，仍然拼命掙扎，思欲逃脫者，則此故也。

余將此段案情討論一回，以資笑樂。繼乃正色語客曰：「船長，余輩之意，以君今長商船，與當日

之信約無關，信約中所指戰爭活動，乃指直接敵對行爲而言。今余輩議決，以君實無罪，請放心也。」客聞言，驟然歡笑，風霜之面，脫盡愁容，有春風初來，草木皆甦之概。余至是始知客之舉動，幕後實有原因。炮火猛烈之下，猶能孤忠苦鬪，奮不顧身，至舵練擊斷，船不能行，不得已始勉強就範。其忠勇豈易得哉！余所以深敬其爲人也。乃以溫言慰之曰：「船長，戰爭時代，海上事物，比比皆然。余輩水手，彼此親若家人，吾默祝上帝庇佑吾輩耳。」

未幾小艇儀各水手登艦，船長向各人略責數言後，余導之下艙，介紹於全船長之前。彼兩人相見甚歡，後此且結爲至交也。兩船新舊被俘之水手，中多爲舊相識，重見之下，言笑歡洽，似皆忘卻喪船之痛苦。此時海鷹艦上已有外客五十人，代表地球上人種之半數。一時人口增加，頓呈鬧熱氣象。是日因風浪險惡，余不派擒船隊過船，藉炮火之力，將倫地烏船轟沉之。

入夜，余與艦副廖地文各捧麥酒一罇，討論未來計劃。余曰：「老友，自出海以來，各事尙稱順利，可謂不負初衷；但吾輩終有遇敵艦爲敵所沉之一日。俗語云：獵犬上山，終須遇虎。子有何術以防將來？」廖曰：「艦長，請勿鯁鯁過慮。此層目下猶談不到，因吾輩之酒店，貴客仍未住滿也。」吾輩此行

出海，至今仍在秘密之中，局外人無從知之。但他日俘虜過多，艦上地方不足，終須盡釋彼輩，送至一埠。屆時消息轟傳世界，各地敵艦將必跟踪追擊，嚴行搜索矣。余戲謂廖曰：「然則此後吾輩不復擒船，便可以逍遙海上，幹其優遊快樂之生涯矣。」廖笑曰：「艦長，是何言？速設法多捕幾艘，然後將俘虜盡釋之。我輩將與敵艦在重洋瀚海之中，弄一幕捉迷藏之戲，不亦佳耶！」言罷復大笑。廖爲人果敢多智，勇於任事。則余此次冒萬難渡重圍以出海，其目的不外截擊敵船，希望早日捉得十餘船俘虜，悉送之至某一口岸，則惡耗將必震動世界，謂大西洋上有德國巡洋艦出沒，攻擊商船。此段新聞一經播散，則歐美兩處之洋面保險，價格必騰空高漲。各地船舶載貨以供敵人急需者，屆時亦必逗遛港內，踟躕不前。北海一帶之封鎖艦隊，亦必抽調出海巡邏，以分其勢。若是則誠吾國之利，而敵人之害也。但事不宜遲，以速爲妙耳。余續謂廖曰：「艦上之瞭望臺愈佳，則捉船愈多，你謂然耶？目下之瞭望臺，亦殊不惡，然余則以爲未足。吾意一百雙眼，終勝於兩雙也。」廖曰：「艦長，君意云何？吾殊不解。」余曰：「吾前日不嘗對兩瞭望臺懸賞格耶？先見一船者，賞英金十鎊，香檳酒一罇，余今欲略事變更，將此賞格在艦上公開也。」廖曰：「向水兵公開耶？」余曰：「然，豈特水兵，則全體俘虜亦在內。」英

金一鎊，香檳酒一罇，余深信此令一下，全船俘虜，上自船長，下至侍役，盡送登帆纜之上矣。」廖鼓膝贊曰：「艦長，此計亦妙矣哉！且正投各俘虜之願。彼輩皆望吾艦早日住滿，即早日送之歸岸也。」余曰：「正爲如此，始能早滿數百人之額也。布帆之上，將如飛鳥一羣，棲息其間。其實皆我國之敵人也，利用敵人以偵敵船，又從而沉之，不亦佳耶！」言罷復相顧大笑。乃即繕一佈告，貼諸船上當衆之地。內云：

「爲通告事，本艦決定自今日起，無論誰人，能最先發覺一敵船者，賞英金十鎊，香檳酒一罇。賞格公開，決不食言。此佈。」

佈告一下，桅帆高處，水兵及俘虜等相繼攀緣，各種望遠鏡，無論新舊，盡皆出現。最新式者有之，陳舊至數十年者亦有之。其無鏡者，亦皆坐桅之橫杆，一試其肉眼之力，以圖僥倖獲彩。被俘之兩船長，亦洋洋然各具船長尊嚴，攀登橫桅上，比肩而坐，各持最良之望遠鏡，橫掃天涯。世界上從未有一船，其瞭望臺有如此特式者。余立船傍仰視，見桅帆上徧坐各色人種，黃、白、棕、黑，皆有之，高矮肥瘦又各不同，衣裝亦異，好像百鳥歸巢，羽色不一，洵有生以來，未有之奇觀。彼輩偵察之力，亦非常偉大，有時二

三人同時發覺一船，則辯端紛起，雖神仙亦不能解答。有時爭辯劇烈，余出而排解之，加多一賞格，復以香檳美酒，分酌各人，以酬其勞。各舉觴狂飲，雖多不較。是夜天清月朗，薰風習習吹來。海鷹船面，深像酒池一般。而俘虜等蹀躞往來，亦頗似遊湖之客。

第十五章 金戈鐵馬中之兒女韻事

查里斯古諾，爲一偉大帆船，裝潢美麗，似一百花之舟。回憶其沉沒時情形，船頭先行入水，船尾繼之，巨桅則徐徐下沒，逐一埋藏不見，好像嬌娃墮水，無力以自拔者。及今思之，余心猶覺惆悵不寧也。查里斯古諾，乃一法國帆船。初見余艦，豎那威國旗，乃施施然升三色之法蘭西國旗以迎之。作旗語問曰：「有戰時新聞否？」余未答，駛近其前，倏然飛起德國戰旗，露出巨炮，升旗發令曰：「立即停帆，否則發炮轟擊。」船員水手見狀大驚，屹立船頭，呆然如木偶。未幾，即轉首駛來。余立派攜船隊過其船，將紅酒一宗，肥膩三隻，搬運過艦。法人亦細備行李，盡登海鷹。皆憔悴而有怒容。法國水手，甚不欲離去其船。其視船也，正如法國人之視其家鄉。水手輩又不願在別國船舶服務。世界各國，其船上員役，多無國籍限制；來自極北者有之，來自極南者亦有之；東印度水手，常與西印度者同處一船。惟法船則不然，全船無一外國人。且船上定律較其他各國尤爲嚴厲。船員中途逃走者，科以重刑。德國

船則罰二十五馬克，便可了事矣。

此次被俘之法國船長，身長美丰姿，鬚髮皆黑，聲音雄壯，一深受教育，而又好學之人也。對余輩嚴守禮貌，深自檢束，似猶不忘一種敵視之概。與余輩同居一艦，不肯交談一語，態度始終不渝。余亦不怪其然，因余輩為彼國之敵人，而彼又為余之俘虜也。此種人余不惟不惡之，且深佩其堅強不屈之精神。

查里斯古諾儀米一宗，開往波德士（Bordeaux）。是船雄壯而華麗，余深悅之，何忍擊沉之，但為國服務，又不能不忍痛下手，正如嬌娃宰鵝，有心悸手顫之勢。余生平不諳音樂，但喜聽之。至是口中喃喃低唱華倫天垂死之悲曲，所以悼是船之亡也。

查里斯古諾之沉，不特為船自身一幕之悲劇，實令余抱無窮之哀戚。時至今日，可愛之風帆，已成歷史陳蹟。余輩水手，當念其過去之勤勞，應設法保全之。試問今日之老航海家，世界帆船，寧有幾乎各處船廠不復多造。昔日之單桅船，雙桅船，及較剪船等，已不為時尚，只有減少，不見加增。一經沉沒，不復重置。嗟夫！帆船之末日至矣，可為之長太息也。余對汽船則不然，以礮轟之，用彈炸之，中心不

覺有何痛苦；惟見帆船沉沒，則又不忍寓目。後此雖沉多艘，實勢迫而爲之。終身遺憾多矣！

三日後，望臺上忽起喧囂。有六人同時大呼帆船帆船之聲。遙見天際有三桅船一艘，緩緩駛來。余初以爲美國船，因美人深喜此種款式。是時美國仍守中立，余初不欲驚擾之。繼思加拿大船，亦多此種船式。因升起那威旗，冀來船亦懸旗答禮。但來船之船長，又像夜來睡眠不足，絕無答覆之意；似謂這樣那威老廢物，何須理會之。余見狀遂故意將桅頂之旗，起伏三次，以示敬意；意謂禮貌如是隆重，可以稍易其驕傲之心。不意來船仍然裝聾詐啞，充耳不聞。

余輩縱橫海上，截劫敵船，儼然一海洋巨盜，使人望而生畏。不意在驚濤駭浪之中，遇一段風流旖妮佳話，使枯燥乏味之生活，得此春色一點，渲染其間，足爲此行生色。來船船長，結婚未久，偕新婦放洋，以度蜜月。丁此甜情蜜意，好夢方酣，憐我憐卿，千金一刻之際，何物狂奴，如此不通情趣，偏要無理取鬧，擾人好夢，無怪彼不肯升旗答禮也。則新婦際此蜜月佳期，亦享不盡許多風流快樂，覽不盡瀛海風光。是日夫婦兩人，方駢肩而坐，情話喁喁，春興方濃。忽覩余船升旗，婦勸其夫起旃答之，謂禮所應爾。其夫嗥然不悅曰：「此等那威老廢船，何須理會之，任之可耳。」婦責其夫性情過硬，近於悖

禮。迨見余旗三起三伏，禮節隆重，而夫仍倔強如前。婦至是始怫然不樂，痛罵其夫暴戾不仁。夫亦反唇相稽，婦怒，嬌淚奪眶而出，幾縱聲大哭。此則彼倆結褵後，第一次之勃谿聲也。余與艦副廖地文同立吊橋上，注視良久，初欲縱之去。忽聽主桅瞭望臺上之掌旗官高呼曰：「是非美國船，乃掛英國旗者也。」余審視之，果見英旗飄揚。余乃發令開砲，戰旗一起，轟然一彈，飛越船頭。復發第二彈，來船始轉舵。廖地文狂呼曰：「呵呵！船上有二婦人也。」新婦聞砲聲隆然，芳心跳起，驚至手顫腳震，遂巡不知所爲；繼則環船而跑，其夫隨後緊蹣之。

擒船大副丕利士，方率擒船隊登船，見狀上前向新婦安慰，勸勿哭。新婦至是始收淚，但嗚咽之聲，仍繼續不止。丕利士身長六尺四寸，舉止鎮定，聲音朗若銅鐘，當羣衆喧嚷時，賴彼叱咤一聲，兩手一揚，則紛亂之局，可立歸平靜。而對於婦人，尤能溫辭慰藉，靄靄動人，善於揣摩婦人心理，蓋撚花之能手也。

是船名波西，俄女衣一幫，由那華士葛地亞開行。余之第一炮彈落水面時，船長見水花四濺，以爲巨鯨吸水，毫不在意。迨余發第二彈，始悟其爲炮聲，而知余船爲一德國巡洋艦也。

波西貨儀甚輕，毋須炸彈，只發炮轟沉之。

海鷹艦上，至是始有女客矣。余深恐水兵輩，有暴戾舉動，令女子所難堪，余亦加意提防。對待婦人，應和靄有禮貌，揣摩其意，體貼入微，始不致發生怨嘆。女子工愁善病，最多感觸，況居俘虜之中乎！余笑語廖地文，謂余輩只有善遇此婦，俾安居是問耳。廖嗶然應曰：「女子之心，多不可靠。吾昔與一女子溫存，對之殊厚，將訂婚矣，她竟妍識他人，捨我而去，及今思之，猶有餘痛也。」

此新婦不特貌美如花，娉婷嫋娜，且對人接物，深具大家風儀。媚目流盼，鶯喉嬌囀，令人色授魂銷。不圖彼浮家泛宅之船長，亦獲享此閨房豔福也。婦云當此蜜月佳期，不料得居海鷹艦上，惟有隨遇而安，盡情娛樂。巾幗之流，而有此曠達胸襟。余輩皆敬愛之，各贈以禮物。凡能供彼娛情之物，莫不盡力羅致之。初船長對婦頗怨懟，謂婦迫令其升旗，致喪其船。實則新婚夫婦，情愛之熱，已達沸點，有何怨懟之可言。正如煮火之鍋，偶將鍋蓋揭起，蒸汽稍稍下降。及將蓋置回鍋面，則熱泡沸騰，滾滾如故，船長之於其妻，亦猶是耳。今見余輩優禮其妻，尊之若花后，有婦如此，亦足以自豪。遂復親暱如初，隨侍左右，跬步不離，不得不拜倒石榴裙下矣。後余將俘虜釋放，婦回加拿大，向報紙投稿，發表其事，

謂居海鷹艦上多日，備受禮遇，優遊逸樂，真屬出人意外等語。迨余戰後返德，見信封一，內夾新聞剪稿一疊，則婦寄余者也。

是時海鷹已入非洲洋面，在赤道上五緯度，及經線偏西三十度之間。此處爲帆船來往孔道，循東南之商風順駛，將轉頭向北也。氣候晴朗，大空明淨，了無纖雲。立瞭望臺遠眺，週圍數百里，海天一色。遠見天際有帆船一艘，緩緩而駛，外表潔白如雪，布帆之緣，剪成花樣，齊整劃一。船身環裝炮眼，美麗奪目。自外表觀之，酷似一舊式戰船。世界各國船隻，其外觀之華麗，當以法船爲巨擘。法國有某船舶會社，慣將其船裝成戰艦款式，亦一趣聞也。

來船名晏當年，一四桅之快舟也。海鷹跟踪駛上，直隨其後。適摩打機損壞，在修葺中，遂全仗風帆之力。海鷹原爲美國帆船之最快捷者，曷不趁此機會，與來船競走一遭，以分勝負，何樂如之！遂布帆張滿，鼓浪而前，來船亦不肯示弱，風帆飽滿，行駛如飛，正如兩驥爭先，難分伯仲。連行十餘里，尙能保持均勢，高下未分，亦可見來船之快捷也。

當比賽劇烈之際，忽驀然遇暴風，勢急且烈。晏當年船長乃一心靈手敏者，見狀急將頂帆縱下，

再收尾帆，船行遂緩。余輩不須向船東負責，少此一層擔憂。余下令各水兵張帆至盡，拚命疾前。未幾遂追及之。狂風怒號，其勢益烈。晏當年船長，見狀駭異，以余神經錯亂，何故丁此風伯示威之際，猶高懸頂尾兩帆，是誠大惑不解。彼自入航海界以來，未嘗見人駕船有如此猖獗者。遂思向海鷹攝影一幅，以紀念之。余見其竚立船傍，手攝影機，一時余艦副廖地文適司把舵，余語之曰：「廖君，吾必欲擒其船，劫此一幅美景，以充實余之畫冊，縱令海鷹明日沉沒，亦可以無憾矣。」

余此番浮海，帶備畫冊一幀，將擊沉各船攝影，以備異日呈德皇御覽，但海鷹之像，余不能自攝之，今當颶風大狂，檣帆盡張之時，乃得假手於人，豈非一絕好機會乎！

余遂亦步亦趨，緊躡其後。視其小影已攝妥矣，乃下令發機關鎗向船掃射，其聲拍拍然。余輩浮海，久苦寥寞，深恨無術以自娛，常思得一機會，與敵人開開頑笑。余疑睇視船長之面，頗覺滑稽可笑。初聞機聲拍拍，則四顧愕然，繼見彈丸穿帆而過，竿折繩斷，則又跳高三尺，暴怒如雷，向余肆口謾罵，唁唁如狂犬。及見德國戰旗飛颺空際，則又張口咋舌，大驚失色，立足不牢，一交跌倒船面。其舉動姿態，頗像舞臺佬官，此等藝術，亦惟法國人能之耳。

余遂將晏當年轟沉，掠得海鷹小影，及一哥德攝影機，復揚長南駛。

後數日有一意大利帆船名班奴時亞里士者疾駛而來。船身堅固，但內容則骯髒不堪，由首至尾，無一片潔淨之地。船長年事約五十餘，肥胖而多髭。登海鷹時，手持雨傘一柄。帆船船長持一雨傘，殊屬奇特新聞。艦上水兵見之，皆忍禁不住，破口大笑，捧腹吃吃不止。意此船長攜一雨傘，用以抵禦颶風歟？抑嫌雨衣價昂，以傘代之，以實行其經濟主義歟？二者必居其一。余輩嘗見意軍總司令加多拿子爵，攜雨傘攝一小影。水兵輩遂呼之爲加多拿。其人天性純良，言語滑稽，亦一和霽可親者。見海鷹房舍華麗，大訝之。彼生平不慣居華屋，居此猶勝於其船多矣。

海鷹日夜航行，繼續不歇。日間則循商風向南，入夜則順東北商風向西南直進。來往船舶，燈火盡熄，平常不易見之。海鷹與來往美洲之船隻，取同一航線，緩緩而駛，以候船來。待其駛近，得縱容以捕之。日間則曲折行駛，所經航線，適成一之字形。如此則左右兩途之上落船舶，皆容易發覺，不能漏網。

某夜海鷹望臺上遠見微光一線，分射左右。蓋一船隨後駛來，船面立一人，持手電筒一，照視腕

上之時計。余佯作不知，向前直進，無何東方漸白，晨光初吐，則赫然一壯麗之法國帆船，活現眼前。船名爲黎羅支浮家，余立升旗問曰：「有重要新聞否？」來船未答，只轉舵駛來。船長足穿拖鞋，竚立艙面，見海鷹船面有炮，誤認爲英國之運輸船。余見其好整以暇，略無慮容，遂決意與其開開頑笑。余令艙底之被俘水手，盡登船面，並列船欄，俾來船一觀。初上者爲中國人，西印度之黑人繼之，後上者則爲白人。於是中國人，黑人，高加索人，混立船欄，若人種之賽會。黎羅支船長視狀，以爲夜眠未足，眼光撩亂，及瞥見德國之桅頂戰旗，迎風招展，則又似魔鬼纏身，狂囂暴跳。

未幾船長過艦，余見其神色沮喪，且有愠容，足下之拖鞋猶在，身傍不帶一物。余詢之曰：「李國船長，君不欲帶回船上各物乎？」李答曰：「否，船且不保，何惜區區之物。」余曰：「然則君真不欲取回各物矣？」李曰：「任之，聽其隨船沉下可也。」余心惻然良不忍，立令水手二人，將李之行李細備回艦。

余密令艦上水兵分頭與各新來之俘虜敘談，以探海面敵人消息。忽一水兵向余報告，謂彼輩新客，前兩日曾受一英國巡洋艦檢查。余問何來此消息。答謂一新來之法國水手曾言之。余以問李

國，李答無之。余查其航海日記，亦不見有檢查之事登載。余深異之。某官佐披日記細閱，反覆揭視，發覺已撕去一頁。余遂召集新俘之法人，嚴行詰問，始查出兩日前，黎羅支果受英艦檢查。英艦約距此間三百里，循出太平洋之航線，上下游弋，遇有船過則截留而檢查之。是則黎羅支之遭吾擒，適在英艦檢查之後也。李國船長囑其部下，水手勿談其事，顯欲余與英艦盲撞，受英艦俘虜耳。

余初以李國居心險詐，頗覺不悅；後思彼乃法人，余輩爲彼國之敵，各爲其主，其舉動未可厚非。使海鷹遇敵沉沒，彼亦將隨余輩同歸於盡。余日後之遭遇，與強項不屈之李國君，正多相類也。

第十六章 老帆船定計擒巨艦

漢加者一艘九千八百噸之英國武裝商船也。滿載香檳美酒，開往歐洲。余在大西洋所俘之敵船，當以此爲最大；且武裝完備，上設無線電台。某晨余自遠處望見之，龐然大物，與海鷹相較，正如小巫之見大巫。將何術以對付之？雖然，姑與週旋一回，試看彼如何答復，見機而行，亦未嘗不善。乃懸起旗號，請示航海時刻。漢加船長，絕無心答覆，若曰：「請貴帆船往買一時計可也。」余見此法不行，乃思用別策。艦上有化學原料，能發出濃煙，自廚頂縷縷衝出。又置一碟於廚頂，中置鎂少許，以火燃之，發生紅綠之光燄。乃依法將烟燄放出，又升旗求救。是時海鷹船面，火光熊熊，黑烟縷縷，直衝霄漢，自遠觀之，好像全船被火。又令水兵三十人，各持長鎗預伏欄後。又令司基勿速被女衣，假扮船長之妻。艦上有烟彈多枚，乃將擊沉之船，取其烟囪，截爲數段，中實火藥以製成者。以紙煙燃之，可發巨響，其聲隆隆然，像無畏艦之巨炮，聞者莫不悚然。此煙彈不能傷人，用以助勢，可寒敵人之膽。余遂擇聲音

雄壯之水兵三人，以最大之聽筒與之，令立主桅最高之露臺上，以聽後命。

漢加船長爲人，雖短於禮，而長於情，忽視帆船火光衝天，亦奮勇赴救，轉頭疾駛。余立吊橋遙望，見船上有一偉大無線電具，船面有五寸徑口之巨礮一尊。余注視此礮，目不稍瞬。與海鷹之小炮相較，其威力常在數倍以上。使彼略發一彈，便將余等送往龍宮去矣。

船長身高而肥胖，斜帶小帽，覆其一目，其聲沉雄而禿，響若雷鳴。船駛近時，余見其舉起聽筒，高叫曰：「你等果鬧何事？」余亦舉筒聽之，覺其聲隆隆然，橫過海面，彷彿與礮聲相似。余立將煙箴熄，伴示火燭經已撲滅者。司基勿豔裝靚服，行步娉婷，酷肖女人身份。船長在吊橋上見之，向司微笑，頻頻點頭爲禮。司亦媚目傳情，一笑以報之。船長乃一好色之徒，目不轉睛，釘視司之身上，笑口吟吟。遇此外柔而內剛之假姑娘，船長之豔福，誠不淺哉！

余囑艦副廖地文注意此無線電臺，及五寸口徑巨礮。廖曰：「先將無線電擊落，然後毀其巨礮，艦長以爲何如？」余曰：「善。」乃下預備之令。

司基勿卸去假髻，脫下女衣，露出海軍戎服。船長顧之愕然，面色立變。德國戰旗一起，船欄之伏

兵皆露鎗外向，直指其船。有人近此五寸口徑巨礮者，則齊發鎗射殺之。訇然一聲，礮彈正中無線電架，全座墮下。燃煙彈以助威，其聲隆隆霹靂，響徹雲表。初船上水手皆麕集艙面，礮聲一響，衆皆狼奔豕突，覓地藏匿。艙底之輪機員役，亦適盡登船面，雜處羣衆之中，抱頭戰慄。船長用電話傳令開機，無一應之者。衆水手不待船長下令，先將救生艇解鬆，預備放下。余聞船長大聲吆喝，令礮手開炮還擊。不圖此令一下，礮手輩愈形恐慌，益裹足不敢前。船長徒事大聲疾呼，不能鎮壓船上人之惶恐。余大叫曰：「若不投降，余將發礮把你船擊沉也。」肥船長聞言絕不肯示弱，毫無懼容，依然喝令開礮。但聞其叱咤之聲，痛斥礮手爲無用，大喝曰：「你等礮手，各返本位，發礮禦敵，喂……呵……我令……你等……發礮」一派吆喝之聲。余見船上各人戰慄失色，已決其無能爲患。無奈爲肥船長之威棱所懾，又不能不勉強聽令。但見礮手多人，已離開羣衆，有趨向巨礮之勢。吾意恐終不能免於一戰，以彼巨礮，當我長鎗，寧非至危。雖然，余有長鎗數十桿，彈丸密集一處，彼近礮位者，終難倖免；且彼肥船長身高而橫闊，尤爲最好之鵠的。

余此外尙有一妙策，旗號一陸，立主桅露臺上之三人，各舉聽筒合力大呼曰：「速備魚雷。」魚

雷魚雷之聲響徹遐邇，船上人聞之皆顫聲驚叫曰：「魚雷耶？噫！不可！不可！請勿放魚雷也。」叫聲過後，但見手巾，面巾，餐巾等物皆上下飛揚。庖人於驚悸之餘，亦揭起圍裙，頻頻揚之，以示降意。

良久全船寂然無響，不聞人聲。則以肥船長之壯膽，亦被魚雷兩字所懾服，不敢再令反抗。至是礮手雖多，亦無能爲矣；因不敢嘗試魚雷之滋味也。余見肥船長頹然倒坐椅上，口尙喃喃詈罵，且以手掌橫抹額角之汗，厥狀亦殊可憐。

漢加船上，軍火充足；巨礮而外，來福鎗及手機關等無不齊全。余尙小心提防，不敢輕敵。各水兵蹲伏船欄，各提長鎗以掩護擒船隊過船。有敢行近巨礮之前者，則齊放鎗射殺之。余尙欲將船上人懾服，使不敢反抗。擇水兵中之強有力者八人，由丕利士統率過船。彼等皆德國人中之最精壯者，中有兩人，一爲撒遜尼省，一爲惠士花利亞省之角力冠軍。又有一人，體魄異常發達，筋絡堅結，肌肉僨張，嘗充德國之體育模特兒。此數人中，任何一人，皆能一手提起二百二十磅重之物。登船時，皆袒胸露膊，各持有鈎之長竿，以鈎船傍之鐵欄，攀緣而上，攜手躍登船面。船上人見之，皆咋舌曰：「何來此等壯夫，我輩非其敵也。」

未幾，漢加之俘虜過海鷹矣。中有英國水兵八人，皆被派至船充礮手者。肥船長登艦後，遊目四顧，神色怪異，凜然猶有餘威。行近礮前，忽視余之煙彈，面色立變，卒然問曰：「艦長，響震天涯者則此物耶？」余頷之。肥船長再問曰：「艦長，君之魚雷，吾得一見之乎？」余笑曰：「魚雷耶？余安得有是物。」肥船長曰：「君未有魚雷，然則此亦偽者矣？」余但笑而不答。肥船長乃喟然嘆曰：「艦長，君誠智勇兼備哉！雖然，願君勿向人言此事；若君言之，余抱愧多矣。」余曰：「僕決不向外人道之，但君之忠勇可嘉，真不愧爲英國之船長。余佩服佩服。」

漢加一貨船也。今日之貨船，與余昔日余爲水手時之貨船比較，真有天壤之別。余此次登漢加入坐客廳內，揚目四矚，不覺觸動前事，悠悠以思。曾幾何時，前後不過二十年耳，乃時移歲易，海上之事物，亦多所變更。今坐此華麗之客廳，如登王者之堂。地板鋪以五色厚氈，中懸堂皇偉大之燈架，四週陳列宮座巨椅，壁上俱懸油畫，以巨架鑲之。廳隅置司丹威鋼琴一座，傍有一架，徧懸各種樂器，如提琴、胡琴、笙、簫、管、簧之屬，式式俱全。近日貨船之上，員役待遇，皆比客船爲佳。貨船上餘地較多，且航程比客船亦緩，有時漫漫長途，連續浮海至一年以上者。船東知其然，故不惜以重資購華貴之物，供

奉船員，以資娛樂，藉稍紓船員捱風抵浪，長途寂寞之苦。則水手食宿，亦遠勝於昔時。余少年時代，則最大之貨船，船員之房舍，亦非常簡樸。水手輩絕無娛樂之可言，與帆船之水手，其辛苦正復相等耳。今觀漢加之貨艙，其華麗較別船之船員房舍，未遑多讓。此事非目擊者，人必不肯信，且必斥說者爲狂妄，故張其詞以欺人也。

船上之貨，價值逾百萬金鎊。中有名貴之美酒五百箱，香檳酒二千三百箱；單此二物，其價已不菲矣。

余歡呼曰：「喂，兄弟，此間猶有工作。你輩勿惜氣力，將有重賞也。」遂將酒竭力搬運回艦，又將各項樂器搬來。余部下適有音樂家二人，精通絲竹管絃，皆德國音樂學校出身者。自此以後，擄人越貨之海鷹，常有管絃之聲，悠揚悅耳，亦一雅趣也。巨幅之油畫，因各室無地張掛，遂分派各被俘之船長，俾各人將來登岸後，留爲紀念。其他名貴用具，適用者留之，不適用者去之。諸事既畢，遂開船底之水制，海水沙沙入內。而裝潢美麗之漢加輪船，遂是遂緩緩沉沒，墜深淵之下，供龍王之驅策矣。

第十七章 舊雨重逢不堪回首

皓魄當空，流光四匝。環視天際，星斗燦然。南極四宿，孤懸南天，熒熒有異光。帆響呼呼，夜濤滾滾，其聲若斷若續，忽高忽低，若孝子之啣哭，如孤孀之訴情，頗足惹人遐思。南風習習，觸袂生涼。如此良夜，惟赤道之下始有之，他處則無有也。

是夜海鷹船而，主客酬酢甚歡，各捧香檳一觴，開懷暢飲，衆皆酩酊微醺。船中置鋼琴一座，配以蕭笙管絃，衆樂齊奏，悠洋悅耳。清歌一縷，薰風送之，佈散南溟浩瀚之中，正如仙子蕩舟，同赴蟠桃之筵。海魔爲之駐足，龍王爲之洗耳。吾輩至此，飄飄然有乘風西去，羽化登仙之感；尙安知世間有悲慘事哉！

嗟夫！余縱橫海上，截擊敵船，實不啻一海洋巨盜。則海鷹一艦，則無異一打劫之賊船。何圖於此慘淡生涯之中，亦得聞絃歌之聲，飲醇醪之酒。樂足以娛情，酒足以醉人。於此海天明淨，星月燦然，深

饒詩人旨趣。惜余非一詩人耳。否則今夜必有長篇巨著，方不負此良宵也。

嗟夫！余今夕樂極矣。樂盡則悲來。回首故國萬里，戰事方殷，白骨撐天，赤血膏野。老幼餓填溝壑，壯夫倒臥沙場。則余輩今日出沒重洋，截擊敵船，他日亦終不免爲敵所沈。獵犬上山，終須命喪。余輩之末日，已在目前矣。惟有盡情娛樂，何暇計長較短哉！余是夜思潮起落，乍喜乍悲，酒殘歌謝之餘，不覺暗飛幾點傷心之淚。思潮已倦，悶坐椅上，矇矓交睫，幾入黑甜。忽聞瞭望臺上疊疊有呼聲。一人高叫曰：「吓！是間有火光。」余速起把夜鏡細察，果見天際有帆船一艘，月光蕩漾之下，猶見檣桅三枝。余下令向來船駛去。余艦適在暗陬，爲來船所不見。余與諸將佐交相討論，可決其必爲敵船。乃懸燈號向來船通訊曰：「來舟速駛前，德國巡洋艦在此也。」

來船一見燈號，不敢逃逸。彼不知余艦僅一帆船，乘月光之夜，本可僥倖逃脫。彼決定余船爲一裝甲巡艦。正如大人之捉小孩，逃亦無益。且恐巨礮一開，可將彼船擊成齏粉，故不能不帖然就範。

余輩列坐船欄，以觀動靜。忽見數丈之內，有撐擊水，浪花四濺，其聲汨汨然。噫！月夜之下，汪洋之中，乃勞佳客到船，向余問安耶？客操法語者，其言曰：「咦！吾經此一嚇也！我道是鋼甲巡艦，原來是一

老風帆。我輩同道中人耳。喂！道友，何故如此惡作劇。甚矣君之愚我也！想君必有戰事新聞以饗我，騙我來此作談話耳。」

戰爭時代，船隻浮海日久，多願一聆戰事新聞。兩船相遇，常有停駛片刻，以交換消息者。今來客有此想像，自屬尋常，不足怪也。

余召之曰：「請君上船一談，吾有新聞甚多也。」時余輩俱穿內衣，外貌無異尋常海員。客登艦，施施然自稱曰：「吾乃法人也。」頗有得色，若深恐余輩不知其爲法人者。余曰：「君法人耶？甚佳。法國目下戰事何如？」客曰：「噫！法國耶？現已居優勢，不久便將全勝矣。殊可喜也！」余以香檳酌之，客舉觴大喜。其船方掛歸帆，精神活潑，酒入歡腸，頓覺快樂倍加。客以余輩飲酒過多，各含醉意，故不惜作此惡劇以窘之。乃以掌拍余肩，戲語曰：「狡黠哉君也。惡作劇若是，吾之心膽幾被君嚇破矣。至今始如石沈大海，吾心略安。」余微笑不答，但自思曰：「君且慢喜着，不久君心之大石重回，其重當兩倍於前者也。」

余見其人天真爛漫，憨態可掬，余不忍露出惡消息，以破其清興，一任其高談雄辯，自語自停。後

客謂欲一參觀余船，余遂肅之入室。室門甫啓，客昂然直入，時室內徧懸德皇與登堡盧丁多夫戴必齊等肖像。客觀像大嚇一驚，急欲回步退出，口喃喃自語曰：「此等人耶？」余曰：「然，余輩乃德人也。」客曰：「然則余上釣鈞矣。」余曰：「然，君已上釣鈞矣。」客以手覆額，懊喪萬分，良久不發一言。其狀可憐亦殊可笑。余溫言慰藉之，勸勿悲。余曰：「船長，戰爭時代，海上喪船者，不特君一人，則吾船他日亦終不免於一沉也。」客慚然嘆曰：「艦長，君烏知之？喪失一船，於我原無大害；但吾終覺咎由自取耳。吾船刀丕力士，原泊華路白黎蘇口岸。與余同泊是間者，尙有同事之船長兩人，彼兩人謂近有德國巡艦，及U字潛艇出海，須發電向船東查問清楚，待有覆電，始可開行。或者船東囑余等勿循尋常航線，開道潛由別線回國，亦未可知。當時風色甚佳，吾遂利此天色，不待船東覆電，由華路白黎蘇先彼兩船長啓行，吾船遂有今日之禍。吾誠一馱子哉！彼輩將向船東一訴，我將永無駕船之機會矣。」

余問其兩同事之船爲何名。答云晏當年。余曰：「其船長爲李國者耶？」客曰：「然，其他一船，則黎羅支浮家也。」余喚傳令官至前，用德語囑令召第五號及第九號兩船長入室。余以香檳勸客，客辭不肯飲，以手支其額，悽愴欲哭。俄有敲門聲，余揚言請進。晏當年及黎羅支兩船長遂聯翩入室。一

居余艦七日，其一則甫居三日。客見二人，大驚失色，氣促欲喘，良久始失聲驚叫曰：「噫！你輩亦居此間耶？」自座躍起，速以香檳酌兩人。愁苦之容，倏變愉悅之色，有不能自己者。復上前與二人握手爲禮，二人亦歡笑以迎之。彼二人者，曾勸客勿行，客違其言，致遭被俘，殊不料彼二人遭禍，反居客之前也。世事離奇，真如幻夢，良可慨也。

此三人之船，皆俄智利硝開往法國，供應工廠製彈以攻德人者。今三船被俘，共損失硝一萬噸，則間接保全德人萬千之生靈矣。

某晨，旭日初起，海風習習生涼。余立船傍遠眺，瀏覽海洋朝景。忽天涯遠處，見一英國帆船。余下令加足速率，追隨其後。來船以余欲挑其作競賽之戲，亦揚帆疾駛。風帆與風帆競走，勢均力敵，原不敢謂必操勝券；但海鷹恃有摩打之助，終覺勝其一着。

未幾兩船愈接愈近，而船身漸能分辨清晰。細視之下，余心頓生一種感觸，像歸來舊燕，依稀似曾相識。於是舊愁疊疊，湧上心頭。噫！是船也，余果何時曾見之，闔目冥思，若不能記憶，乃下令升旗一詢其名。俄頃接來船答覆，則扁摩兩字。噫！是扁摩耶？余之故主也。十年闊別，一旦相逢，回首前塵，恍如

幻夢。余少時，嘗乘扁摩浮海，水天相接，連航二百八十餘天。颶風日夜不息，糧食告罄，同事多患水蠱，開吾生航行最長而又最艱苦之紀錄。回憶當年慘狀，至今牙床亦震震有聲。幸扁摩一慈航也，卒能排萬難，冒巨險，載余安登彼岸；余遂得以不死以有今日。是扁摩者，不啻爲余生身之慈母，余安忍下此毒手以沈之。但今日之事國事也，又不可以私廢公。余思至此，中心似一戰場，私情公義，交攻其間。久久未得一決。兩目直視水面，呆若木偶，正如身陷維谷，進退失宜，意馬心猿，胸無主宰。正當愴悵迷離之際，像有暴厲之聲喝余曰：「速沈之，思亦無益。何事依依作此兒女態也。」嗟夫！余水手也。水手之愛其船，正如孩童之愛其父母。世間焉有弑其父母之孩童哉！時艦副廖地文立余側，見余默默不發一語，似失常態，深異之。

未幾，扁摩之員役相率登艦。余上前徧視各人，一看有無舊時人面，終不可得。船長巫倫，面上絕無愁容，轉覺春風滿面，上前握手爲禮曰：「艦長，僕之不幸，卽君之幸也。」余曰：「船長，君以余爲幸耶？君之不幸，尤爲僕之不幸耳。」

巫船長一駕風帆之老手也。南溟之涯，北海之角，無處不有其蹤跡；且不畏強敵，不避颶風，臨變

不驚，從容鎮靜。此等人才，在今日風帆衰落之際，已如鳳毛麟角，不可多得。余導之下船艙，與衆船長會晤。但見其謙恭有禮，和藹可親，衆人皆敬愛之，推爲船長俱樂部之領袖。扁摩員役，盡過海鷹後，余令水兵渡余一人過船。余登船而後，吩咐水兵掉艇回艦，待余事畢，復召之來。中有一水兵小語曰：「艦長今日不帶隨從，獨自一人登船，果何爲者？」

余直趨水手宿舍，見舊床尙在，位置不稍變更。回想當年風狂浪大之時，余靜臥床上，一聞船長下令工作，又跣跟趨出，疾登船面，如此者已不知幾千百次矣。余昔居此二百八十餘日，幾無時不在狂風駭浪之中，腦海深印颶風惡像。今日天空明淨，了無纖雲，海不揚波，陽光直射艙面。余徘徊顧盼，第覺風景懸殊。偶一舉目，不覺愴然有今昔之感也！

余偶憶一事，懷恨至今。昔在船叢小貓一頭，頗慧黠，余珍視之；當時船長之妻亦酷愛是貓，囑管事強奪之。余向管事追討，謂不將貓交回者，余將訴諸船長。管事目余吃吃大笑。余怒甚，然無如之何，遂決計往見船長，告訴管事無理，思欲取回是貓。乃悻悻然直趨船長之室。一距室門尋丈，則逡巡不敢復進。繼見室扉半啓，遂思鼓勇直前；但窮余之膽力，亦不過立門前一望而已。見船長坐室內閱報，

一見其面，則發足狂奔，一鼓勇氣，不知銷沈往何處去矣。余既不能將貓討回，惟有切齒怒目，深恨管事欺余；至今此恨猶未盡泯。使余獲得其人，必將答之一頓，以銷胸中不平之氣也。余徐行至船長之室，用手推開室門，舉目內望，見天窗之三稜鏡，紛作紅黃彩色，輝映室內。余亦悚然似有所懼，不敢入內，僅立門前探視一回。復趨船尾，立船欄側，見余昔日用刀刻成之名字，久經風霜侵蝕，已含糊不可復辨；但以手按之，各字母猶覺清晰可數。旋又走羅盤各處，巡視一遍，留戀不欲行。乃撫膺長嘆，低徊自語曰：「扁摩，你之慈母也。嘗儼汝由三藩市渡太平洋繞角角復渡大西洋而返利勿浦。沿途颶風不輟，巨浪如山。卒賴慈母之力，渡汝安登彼岸。你有今日，亦慈母之所賜也，你將何以處之？仰視桅帆，但聞風聲呼呼，似向余作長嘆。一剎那間，第覺全船大小帆纜，亦嗚咽悲鳴，余亦惆悵如刀割。耳際似聞人語曰：「花立士你歸來乎？多年不見，你淪落何方？你當年之同事何在？你何以一人來此也？」又不覺其音悱惻纏綿，淒厲欲絕。

嗟夫！吾第區區一水手耳。微扁摩之力，烏能有今日，得爲堂堂一海鷹船長，而重履其船面哉！噫！余誠不仁，余負扁摩多矣。思至此不覺泫泫淚下。

余回艦，神色沮喪，悽愴不發一言，直奔入臥室，頻掩雙扉。第覺隆然一聲，可愛之扁摩已送入龍宮去矣。

第十八章 重洋跋涉主客交歡

同舟相濟，爲航海者不易之嘉言。乘客同處一船，應本互愛之精神，融融洩洩，親炙如一家。雖長途萬里，風波險惡，當之者亦不覺有孤寂無聊之苦。反之若乘客輩皆皺眉蹙額，若楚囚之對泣，且感情隔閡，如冰炭之互攻。又何異身處繲綫之中，奄奄一息，類待死之囚徒哉。吾人在陸上交遊，隨時隨地，可覓稱心之伴侶，不得志於東，可轉而圖之於西。在船上則不然。不能召之使來，又不能揮之使去。好像終身配耦，不可須臾分離。既遇其人，惟思所以處之之道而已。

海鷹一巡洋艦也；至是已不啻爲一客船。但余輩以俘虜爲乘客，則此中另饒風味。余昔歷任客船船艙，已不下十餘艘，與各方人士相處甚歡。見乘客中喜談諧者有之，愛文靜者有之，性溫雅如蜜者有之，性燥急如火者亦有之。總要互相尊重，交處得宜，則全船人士，無時不在歡愉娛樂之中。但覺人稱羨，言美和諧，雖處安樂宮中，不是過也。海鷹今日已無異一海上仙帆，艦上諸人又無異蓬萊



仙侶主賓酬答，相處盡歡，已無所謂主人俘虜之別。艦上設象棋，音樂，抹牌等娛樂之品，投客所好，任其自擇。且嘉殺旨酒，待遇豐隆。溫言以慰其勞，厚禮以安其心。一飲一食，亦不限於一國。輪流迭更；今日爲德國庖丁，明日爲英國廚子，未幾爲法人烹飪，又未幾爲意人司廚。多屬山禽海鮮之屬，殺饌務求豐渥。既飽且醉，則調絲品竹，引吭高歌，或擲骰抹牌，呼盧喝雉。彼輩居此樂已不思蜀矣。

俘虜輩深感主人厚惠，亦思有以圖報。則彼輩之愛國熱念，至是亦被親密之交情所薰化，已盡泯其敵視之心。雖抱此等觀念者，余不敢謂絕無其人，但多數心理，則雅不願余艦爲敵人所捉，而被擊毀於炮火之下。此舉反足以傷彼輩之心，爲余所深信者。則查里斯古諾船長，平日以愛國自命，不輕與余輩談笑，以保其冷峻態度，至是亦暗呈欣忭之色，其愛國熱情，亦不免減低幾度。雖極力掩飾，不欲以此示人，然何能逃余輩銳利目光歟！

俘虜中亦有一人，其舉動殊屬不合。其人爲誰，即黎羅支船長李國是也。李國初被俘虜時，不肯將英艦之實情見告，冀余艦與敵人盲撞，其居心已屬叵測；不圖今日仍不脫此奸險之念，余遂深惡之。

艦上各處，各俘虜皆可自由行動；但船頭之前艙，則嚴禁各人不准入內。各俘虜登艦之第一日，余向彼輩嚴詞告誡，且伸說其理由曰：「余之火藥庫，乃居艦之前頭。余殊不欲諸君知此庫之位置；須知諸君終有被釋登岸之一日，亦則余之秘密有揭曉之一日。諸君被釋後，則敵艦必羣起向余艦嚴行圍捕。使敵艦知余火藥庫之所在，必爭向此一點攻擊。一彈着身，則全船焚炸，余輩盡成灰燼矣。余今日要諸君在余前舉手宣誓，此後不得擅入前艙；有不守誓詞者，則余惟有將其人長期監禁，不放彼登岸也。」當時各船長亦經前後宣誓，李國亦然。

不意李國今竟敗約，不特潛入船頭，且暗繪火藥庫之圖式。適被扁摩船長巫倫發覺，擊李國倒地，且將事報告於余。余喚李責之曰：「余他日盡釋俘虜，送之歸岸；但有一法國人，余將留之不放。此人非他，則你是也。你舉動殊欠忠誠，應受此項監禁。且汝又知余艦火藥庫之所在，余終不放心釋汝也。」李國聞語，而色乍青乍黑，嚙然不發一言。

船上女客，僅得一人，居此日久，終嫌孤寂。余輩雖百端設法，慫懣慰藉之，但客終以無女伴爲憾。男子數百人中，僅得一女客，且水程迢遞，來日方長，又何怪彼美一人引以爲苦。一日女客悄然語余

曰：「爵爺，吾頗思得一女友以爲談伴。爵爺何不捉一女郎來？」余聞語中心頗忐忑不寧。余對婦。女常欲設法買其歡心，況此嬌滴滴之女客，溫柔婉順，余更不欲稍拂其意。但在汪洋之中，捉一女郎，乃屬一種幸會，是不可以力致也。來往貨船，多無女客，矧又居熱帶之海而乎？無已，惟強慰之曰：「姑娘，請放心，余常設法有以副姑娘雅意也。」

余暇時，輒與羣衆立望臺上以遣興。某日薄霧漫天，籠罩海面，矇矓不能見物，惟偏西一帶，天色較爲晴朗。擒船大副丕利士適立余傍，謂瞧見一船。余立令司舵人循向直駛。未幾果見一英國帆船駛近。船而立一白影，於薄霧迷溟之中，猶能辨其爲女人。余遂高喚女客告之曰：「姑娘，數分鐘後，你之良伴來訪你矣。請預備歡迎之。」

時艦員及俘虜皆齊集艦面，以觀動靜。來船船長，見海鷹船欄站立多人，而顏色不同，服裝亦異。白面金髮者有之，黃面黑髮者有之，黑面如漆者亦有之，好像一幅人種賽會圖。觀狀殊駭異，持聽筒大呼曰：「喂，來船豈召義勇軍者耶？」彼見船面各色人種皆全，遂認余船往大西洋各島招募義勇軍者。余應之曰：「義勇軍耶？呵！誠然。」各人聞言皆吃吃大笑。來船又問曰：「有戰爭新聞否？」此語

一出，船員水手及一女郎皆引頸竚立，靜候佳音。余答曰：「戰事新聞多矣。吾用旗語說之。」衆皆睜目上視，以待旗號高陞。小旗飛揚，則爲CID三字。（譯意爲立轉舵，否則發砲轟擊。）余見船長把譯本狂揭亂翻，忽驀然跳起，昂首舉鏡，直視海鷹之桅顛，見德國戰旗迎風招展，砲遮墜下，砲口赫然外露。各人觀狀，秩序忽然大亂。女郎一步三跳，奔入室中。水手直奔救生艇之下，司舵者亦棄舵不顧。獨船長一人，方寸不亂，自行上前把舵，徐徐駛來。船上俘虜每見新客加入，皆眉飛色舞。對此番新來之客，尤爲盛禮歡迎；因有女客一人，可爲全局生色。各人皆穿外衣，以示莊重。被俘各船長，全體站立船面，向新來之女郎及船員等表示歡迎，禮貌極爲隆重。靜立船欄，候新客駕臨。艦上之舊女郎，豔裝靚服，向余乞得紙花一束。新來之女郎當二十年華，明眸皓齒，貌亦娟秀。初以身落賊船，意頗恹怯；繼見船長多人，盛陳禮貌以歡迎之，又駭愕不審奚爲；及見一美貌女友，瓠犀微露，含笑前迎，賜以華麗之花球，則中心始覺歡慰。兩女郎一見之下，相得甚歡，契爲膩友。海鷹至此較前尤覺鬧熱矣。

此次被擒之帆船，名不烈地遊民，儼貴重之伙食一宗，中有生豬及鷄雛等牲口。又有鴿兔各一，船上人視爲奇珍。鴿兔相處親炙如夫婦，形影不離。有時兔離巢他出，久久不歸，鴿則咕咕哀鳴，必待

兔回而後止。

海鷹上原豸獵犬兩頭，一雄一雌。雄者名丕伯利，性馴和而多智，能善察主人之意。常隨擒船隊過船，見有不如意之事，則唁唁狂吠。及諸事平妥，則又力搖其尾。見俘虜過艦，則左右狂躍，以表示熱烈之歡迎。雌犬名司萬臣，性凶惡而善妒，與丕伯利不甚相得。兩犬相處，常唁唁互冒，像夫妻之齟齬。余在丕伯利之狗窩內，擇地爲鴿兔棲宿。丕伯利似極端歡迎，且代兩新客力任保護之責，常以舌舐兔背，若夫之撫其妻。鴿見之，似又不悅，嗚嗚嬌鳴。而兔似介於兩者之間，有難乎爲婦之勢。鴿與犬因爭兔寵，初似不和，後經兔之排解，不審運用何種外交手腕，似又歸於和好。由是犬鴿兔同處一窩，其樂融融，儼如齊人之與妻妾。司萬臣覩狀心殊不悅，醋海生波，常欲攫殺鴿兔。似必欲得之狂吠一頓，以洩胸中積忿。余恐鴿兔遭其毒害，時常用心提防。則丕伯利似亦知其妻心懷不軌，終日立鴿兔之側，以保護之。某日司萬臣頓萌惡念，偷襲丕伯利之窩，直撲鴿兔，幾遭毒害。幸丕伯利察覺尙早，疾奔前以身橫阻之，繼且逐去司萬臣。司見計不得逞，乃退歸己窩，口中唁唁不已，似深怒其夫外妍野鷺，置牀頭人於不顧者。經此一擊之後，司亦稍稍斂跡，不復如前之猖獗矣。

余因暢談鳥獸事，幾忘卻一惡敵，足以生致水手之命者。今居海鷹艦上，此惡敵幸告絕跡，未始非余輩之福。此後余輩之光陰步步皆趨窘境，盡人世淒涼艱苦之事，爲常情所不及料而不肯置信者，無不一一徧嘗之。盛暑苦寒，遇風墜海，捱饑抵渴等況，特其餘事耳。船上最惡毒之物，莫如木虱。帆船上木虱尤爲利害，盈千累萬，繁殖無窮，有殺不勝殺之勢。水手輩死於虱毒者，不可勝數，言之可爲寒心。海鷹艦上設優良之殺蟲機一副，凡由別船細載回艦之物，無論大小，必經一度的精細檢察。倘檢有木虱之痕跡者，雖價值巨萬之物，亦投諸海中。檢察偶有不慎，一虱漏網，則數月之間，子孫蕃衍，蹂躪全船。余輩不死於敵人炮火之下，而死於齷齪不潔之木虱堆中，豈非嗚呼痛哉！

余回憶少年爲水手時，見臥牀上木虱累累。余與同事往告船長，求其略破慳囊，買一殺虱器具。船長嗔然不悅曰：「木虱耶？你等懶惰耳。有則捉之可也。」余與同事返臥室片刻，捉得肥虱盈盒，暗往船長室中偷放之。未幾始有殺蟲之器到船也。

第十九章 海魔歡送俘虜登岸

海魔無異一浮海酒店。至是俘虜盈庭，房舍皆已住滿。而各俘虜浮海日久，思家念切。余遂決計全體釋放之。依海盜舊例，釋虜之法，是浮水筏於海面，令俘虜坐其上，隨波逐流，船過遇救，得慶生還；否則任其所之，隨波臣召去。一凶一吉，是在其人之運命。倘欲嚴守祕密，不令敵人知余蹤跡，則此法亦未嘗不善。余今儼然一海洋巨盜，倘使天良喪盡，則何事不可爲。但余無時無地，不思謹守戒律，以貫徹其不殺人不流血之主旨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今日之事，不得不另覓途徑，以處置之。余輩此次出海，終有揭曉之一日。水落石出，是不能永守祕密者。俘虜登岸之日，則消息流露之時。各處敵艦，到時必四出搜索，嚴行圍捕。大西洋海面雖闊，將無余輩容身之地矣。然則余輩惟一之生路，只有遠走太平洋。走太平洋，又不得不經風濤險惡之南美海角。是間爲兩洋船隻來往孔道，英法日三國艦隊，又必星棋羅列，嚴密佈防。余輩若不從速將俘虜釋放，惟有挈之過角。屆時倘遭敵人砲擊，不將盡隨

余輩同死於砲火之下歟？余輩軍人，爲國捐軀，份所應爾。俘虜何辜，罹此塗毒。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將何以對天下後世？否否，余萬不能行此。着。瞑思至此，余心好像轆轤，旋轉不息。蓋必如此，海鷹始能安然渡過海角，使敵艦不及知，而又能令俘虜輩平安抵岸也。

余當焦思苦索之際，忽聞報有法國金巴倫帆船駛來。余急傳命懸起戰旗，令來船停駛。立令舢舨渡余過船，徧往各處巡視一週。見船上地方宏敞，伙食充足。但見船長精神沮喪，似料其船必難倖免。余召之至前，語之曰：「汝且放心。余不轟沉汝船，且放之歸埠。」彼聞語駭愕，方待發言，但口噤不能成聲。余續語之曰：「但汝船須擔任備余之俘虜登岸也。」彼至此始答曰：「先生，深表歡迎，且以客禮對之。」余笑曰：「君尙以彼輩爲客耶？自今以往，君爲他人之客耳。」彼聞言瞠目結舌，莫明其妙。良久始怫然曰：「吾此後不復長是船耶？」余曰：「烏得不然。吾艦上有一船長俱樂部，人才甚多。君今已爲余之俘虜，君船亦爲余有矣。余將由俱樂部中選一人以長是船。君此後但爲船上之一客耳。」其人聞言，怒氣填胸，幾欲發作。以余褫其職，不若沉其船，憤懣甚矣。

余艦有船長十餘人，今欲擇其一亦殊難下手。彼輩皆處同等地位，又各自誇爲航海老手。艦上

俘虜，以法人爲最多。各法國船長則贊成選一法人。但依航海舊例，則以年齡最高者爲當選。扁摩船長巫倫君誠厚和霽，頗孚衆望，且精練幹達，年事又最高，選之爲長，尤稱得人。巫倫君爲英人，則船應改掛英旗，以符其實，遂不得不將法旗扯下，懸英旗以代之。各法人船長又大不以爲然。船長十餘人，同處一舟，而法船長尤喃喃有怨懟。故今番金巴倫之船長，屬一不易爲之苦差也。世間船長之輩，類皆自視甚高，以爲不可幾及，而對他人有微失，則吹毛求疵。金巴倫之船長無錯則已，稍有不合，則怨讟叢生，批評肆起。此等船長，余自問殊不願爲也。

余遂下令水兵將金巴倫之頂桅砍斷，祇留矮帆，使船不能速駛。計程至快須十三四日，始能抵阿根廷國都；則距此最近之口岸也。諸事已畢，余召巫倫至前，以誠懇之態度，嚴正之言詞，語之曰：「巫倫君，本艦今日將俘虜盡釋，送之回家。今後彼輩之安全，由君負責管理至登岸之日止。本艦長素知君爲人忠誠可靠，特以重任見託。今有一心腹之言見告，願閣下謹守勿違。你輩抵埠之日，則吾艦消息播露之時。吾艦一帆船，君所知者。海上將有無數之裝甲巡艦，嚴行圍捕，四出截擊，正如猛虎逐羊，我輩將無藏身之所。本艦長不欲汝輩早日到埠，則此原因。然尙有一事，爲本艦長所難放心者。

閣下於此一星期內，如遇過往船隻，萬不可與其通傳消息。總而言之，船未抵埠之前，切勿將余艦之消息宣洩。閣下居余艦多日，亦知本艦長優待各人。今請閣下當前發一誓詞，以安本艦長之心耳。」

巫倫屏息肅立，舉手致誓曰：「子爵請聽之。巫倫未到阿根廷之前，無論遇何船，誓不通一消息。上天下水，實聞斯言，如違誓辭，甘受神譴。」誓畢，復前與余握手爲禮。余心亦安。且深信巫倫乃磊落丈夫，非負人者也。其後巫倫果能謹守誓約，途中與數船相遇，皆悄然駛過，不動聲息。最可笑者，則爲某汽船，某晨與金巴倫相遇，見金頂桅盡卸，且艙面竚立各色人種。汽船船長人極小心，觀狀大起驚疑。後竟不敢駛前，加足速率，轉頭急遁，蓋疑金巴倫爲德艦之變相也。

法人船長李國，昔因不守誓約，潛繪艦上火藥庫，余遂根據宣言，實行將其監禁，不令隨衆同行。李至是向余苦苦哀求恩釋，且指天誓曰，謂決不將火藥庫之位置宣洩。任彼百端央求，余決不准。且謂他人皆可行，惟李則必留艦，以待捉得第二幫俘虜釋放時，始縱之行。李見哀求無效，心已十分惶急。迨聞余出是言，則雙臉乍青乍綠，兩目瞪瞪有淚，幾欲失聲痛哭。自分釋放無期，後路茫茫，吉凶未卜，乃徧託諸船長聯合向余請願，要求恩釋。余遂對衆船長宣言曰：「諸君，余今日將一船之安寧

責任，付託巫倫君代理。諸君皆爲一船之長，想亦知船長對於其船應負之責任。巫倫君之言，重若金石，余故以重任託之。則諸君亦皆能謹守誓辭，頗不負余之期望。惟李國船長則不然，敗約背盟，絕無信義；今日釋之，難保其不再食前言也。」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各船長齊爲李國緩頰，力求恩釋之。余俯順衆情，遂不得不退讓，令李國繕一甘結，簽押其上，各船長以次簽名爲證，余遂下令准李國隨衆同行。衆俘虜之離艦也，余按其到艦之時日，給以薪俸，依各人平日向船東受薪之定額，照數分給之。各人至是，又皆大喜過望。余又設筵爲衆餞行。水手輩飲於宿舍，余則宴各船長船副及二女郎於艦長室中。酌以香檳美酒，觥籌交錯，言笑盡歡。飲畢，各握手道別。用艇多艘，將衆客分儼，渡過金巴倫。每一儼客離艦，則高呼海鷹萬歲三聲，頃刻之間，安然渡畢。

夕陽西下，暮色蒼然。余偕衆將佐高立瞭望臺，目送金巴倫起程，見衆客分立船傍，舉帽揚巾，高聲唱別。布帆橫挂，晚風吹來。船頭直指西南，緩緩向天涯駛去。檣帆漸遠漸小，頃之只見一小黑點，隱約迷離於海天相接之間，沒入雲端去矣。

海鷹自出海至今共八星期，沉敵船十一艘，共計四萬餘噸。此皆屬於大西洋海面者。今海鷹啓

程往太平洋去矣。此行能否脫敵人巡洋艦之圍攻，猶未可知；但默祝上天保佑，化險爲夷。成敗胡能逆視也。

第二十章 英德兩海軍福蘭羣島之戰及海魔之憑吊

長風萬里，海天一色。海鷹鼓浪直前，向福蘭羣島而進。余昔在商輪服務時，嘗幾度開往南美洲海角，道經此處。是間一帶洋面，鯨魚最多。福蘭則爲捕鯨者之根據地，漁船皆停泊焉。

大戰爆發後，英德兩國海軍嘗在此島附近發生片面之交綏。英海軍勢力較強，德國戰艦全隊覆滅。一鼎鼎大名之德國水師提督殉節於此。此福蘭羣島遂成德國之紀念地，爲余輩終身所不能忘者。

過古塚而興嗟，悲故國而隕淚，況殉節之提督，爲余心腹至交，余過此處，烏得不觸景傷心。但覺忠義之氣，瀰漫於南天浩瀚之中。英雄已死，浩氣長存，足供後人憑吊。余遂下令舉火熔鐵，將前由俘虜得來之巨鐵數塊，加工磨鍊，一時斧鑿之聲錚錚然，鑄成一偉大之鐵十字，高可十尺。余遂駛往福蘭之東，至一孤寂無聲之汪洋海面，披開軍用地圖，與航海技正細心詳度之，約考其地位之所在，乃

下令全船士兵，齊集船面，舉行祭奠典禮。上有悠悠之蒼天，下爲茫茫之藍蔚。風蕭蕭兮濤鳴咽。舉目四顧，纖淨無塵，波濤起伏。長天萬里，作葭灰之色，黯淡無光。嗟夫！此汪洋巨浸之中，萬丈深淵之下，則英風凜凜之德國海軍司令士丘子爵，率其部下無數之忠魂毅魄，埋藏之所。國旗半下，余輩鵠立船面，俯首默哀。閉目遐思，似覺敵人巨艦，左右環攻。士丘子爵，率艦奮力應戰。當時慘狀，依稀似現於目前，良可悲也！

德國駐遠東艦隊司令士丕子爵，於大戰爆發後，率戰艦五艘，由中國海面起航，落南太平洋，欲取道南美洲海角，繞入大西洋而返德國。中有頭等巡洋艦兩艘，每重一萬餘噸，一名司開開士 (Scharnhorst)，一名尼仙奴 (Gneisenau)。餘三艘皆爲數千噸之輕便巡洋艦：一名那林堡 (Nuremberg)，一名列式 (Leipzig)。駛經福蘭羣島附近時，適與較強大之英艦隊相遇，在海面互戰多時，卒不敵英人較遠而又較強烈之炮火。萬炮齊發，遂被擊沉於此間一萬八千尺深淵之中。戰至艦身半沉，船將傾覆之際，各艦仍努力掙扎，頻頻發炮，不肯示弱。英人舉旗勸降，無有應者，卒殉艦隊而死。英人亦深佩士丕之忠勇也。數艦之中，僅一偵緝艦逃脫，其餘三艦之士兵，全遭沒頂，無一生

還。因當時海上風濤險惡，英人無法施救也。至尼仙奴一艦之士兵，得生還者，有二百五十人，皆送往福蘭安置。

往事真似大夢一場，令人不堪回首。大戰未爆發時，余與士丕子爵相會於德國之基路軍港中。海軍操場，佈置得堂皇華麗。停港內之軍艦，每艘派水兵三百人登陸，加入操場，靜候檢閱。未幾士丕子爵偕僚屬蒞場，全場肅穆無聲，靜聆提督訓話。其詞曰：

本提督現奉皇命，統率駐支那海面之帝國艦隊。明日便要偕各僚屬動程，特來與各位道別。言至此全場鼓掌，疊呼萬歲萬歲萬歲三聲。各水兵皆料提督此行，乃一種平樂之遊，逍遙海外。時維一千九百十三年，國內尙無開戰消息，但時局日趨沉悶，海陸軍人士，皆以爲戰爭終難倖免。提督續曰：

本提督此次去國，要二年然後瓜代。吾輩份屬軍人，無論居國內外，應當各盡衛國責任。萬一不幸發生戰事，則地角天涯，相去萬里，與諸君不能聯絡；惟有各做各事，以期不負報國初衷。我國海軍仍屬幼穉，但有英國爲吾人之導師，英人有強大之海軍，且有深長之歷史，吾人皆可取法。如

戰事果不能免，吾輩遠處支那海面，以寥寥數艦，以當多數之敵人。結果如何，尙未可知。但吾德國海軍勢力亦自不弱。願諸君發揚蹈勵，以張國威，是本督之厚望也。

英國爲海上之先進，其過去之航海事業，足使吾人佩服，而思所以效法之。德國海軍中人，對英國海軍，素所愛慕，且深表同情。彼此雖處對敵地位，而精神上可稱劃一。法國則異乎是，而其傳統亦不無遜色。法國官佐只重階級，以次陞遷。賢愚才智，似屬次要。而英德兩國皆產自海軍學校，又皆國民之優秀份子。來自巨室望族者居多，故一般官佐，皆爲飽學多才之士。由航海出身而陞爲官佐者，在德國海軍中除余一人外，未聞有第二人。余亦以海軍官佐，應具優長之學識，始得居人之上，而爲水兵所敬服。若碌碌無能，侈然自大，適足遭部下輕視，而起慢上之心。此昔日帆船時代，官佐不學無術，多藉拳頭之力，迫令下屬尊敬之，殊可笑也。

在昔法國之海上事業，遠非德國可幾及。而其昔日之海軍傳統，本亦優良。但自法國大革命後，其帝政時代之海軍已掃蕩無存，廢棄二十年之久。後雖從新組織，但當日優良之法蘭西海軍傳統，已湮沒無存矣。德國軍艦，盡屬新建，且效法英人之優良傳統，將英人之法，移植吾國海軍中，又從而

灌溉之，故蓬蓬勃勃，如朝日之初升。德國海軍領袖，知傳統之重要，故大戰後仍主張保存艦隊，但社會黨黨員，則主張全部廢弛，此舉原屬大錯，幸國人出而反對之，卒將此議打銷。德國此後，或只許保留幾艘小艦，但有小艦保全，則傳統可不致遺失；有優良之傳統，則不憂無優良之海軍。他日德國恢復海軍勢力，重建強盛之艦隊，比前者尤大，亦未可知也。

士丕子爵真不愧為海軍模範，公正嚴明，忠誠和靄，兼而有之。陸居恆鬱鬱寡歡，常獨自一人，坐旗艦之吊橋上，冥冥以思。無時不以保國安民四字為前提。德國之海軍上級士官，類皆喜修飾，冠服堂皇，金章燦爛，內容是否賢能，則不可知。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者，恐亦不無其人。但士丕子爵則不然，雖颶風大作之際，仍蹣跚於吊橋之上。濃眉軒舉，兩目炯炯生光，令人望之而生敬愛。

在基路餞別後之翌日，士丕偕僚屬動程，開往遠東，接管駐青島之太平洋艦隊。本望兩年後，任滿回國，與朋儕再聚一堂，煮酒話舊；何圖在此孤寂無聲之福蘭羣島洋面，殉於英人炮火之下也。

大戰爆發後，士丕以所部軍艦，距離祖國有一萬五千餘里之遙，孤立無援，遂決定戰略，先在大西洋海面襲攻敵人船隻，使敵人商務先受一重大打擊，然後繞道入大西洋，偷渡北海，潛回基路軍

港。初時一帆風順，氣運頗佳。德艦大小五艘，率運輸艦一隊，直落南太平洋。在智利領海，與英國加列度提督所率之艦隊相遇。是時士丕之命宮方雄，而加之命宮方晦。智利有一德國之軍事密探，潛以無線電向士丕報告，謂有一英國舊式戰艦名干奴巴士（Canopus）者，現正兼程繞過海角，加列度自忖軍力較弱，不敢出海迎戰，必待該戰艦到後，始敢出海交綏等語。士丕接電後，遂決計乘干奴巴士未到之前，以優勢之軍力，先攻加列度。果也兩隊混戰，加隊不敵，大小數艦相繼覆沒，僅一小艦逃脫。英人奮勇應敵，亦始終不屈，其忠勇殊可嘉也。但士丕雖幸獲勝，其自身之末日，距此亦不遠矣。

士丕既獲勝，遂決計潛走長途，偷回德國之基路軍港。只有兩途可通：其一則繞道南美洲海角，以出大西洋，其一則取道非洲之好望角。默念東西兩海角，英人必有較強而較速之軍艦防守，頗不易穿過，然此外又無其他可行之路。乃決計走南美海角一途，較有把握。一入大西洋後，便可由南而北，沿途疾駛，拚命渡過重圍，潛歸祖國。當時軍實燃料，皆感缺乏。途中接德國無線電，謂有一船，滿載糧食，已偷出重圍，正在途中，待艦隊以接濟之。但士丕以長途萬里，不易支持，且恐浩瀚汪洋，未必便

能相遇。一繞過角後，心頗焦灼；而上天似又設微餌以誘之。過角後一二日，忽逢一英國煤船。士丕見獵大喜，以爲雪中送炭，額手稱慶。不圖禍福無常，福之者適足以禍之也。英船煤炭被俘過儀後，在海上延擱三天。英國由倫敦派出強大之戰艦數艘，適於此時開抵福蘭。倘士丕此際能銜梅疾走，不動聲息，仍可安然渡過。惜士丕此際時運已衰，將星暗晦不明。是夜沿福蘭海岸南下，遙見岸上之無線電臺巍然高聳，不覺見獵心喜，遂向岸上發炮一排，欲將電臺轟塌之。英艦聞聲追上，四圍截擊，萬炮齊發。至是欲逃不得，奮勇應戰，且戰且卻。然英艦多屬二萬噸以上之巨船，有十二寸口徑之大炮，與德艦八寸口徑者相較，其威力之大小，射程之遠近，真不可同年而語矣。是役英艦之加入者，有不屈號 (Indomitable)，不敗號 (Indefatigable)，及無敵號 (Invincible) 三艘，及頭等巡洋艦多艘，皆碩大無朋，爲英艦隊中之強有力者，復有數艘參加卒倫之戰，被擊沉於北海中。

士丕所率之艦隊，僅有輕便巡艦一艘，名爹里士登 (Dresden) 者，因不爲敵所重視，得乘間逃脫，繞過南美海角，重返太平洋。英艦堅號 (Kent) 銜尾追之，至太平洋之三僧費南地士島 (San Juan Fernandes)，即魯濱孫飄流記所說之荒島，卒被堅號追及，開炮擊沉。初爹里士登艦長

之逃此也，自謂在中立國洋面，可藉戰時公法保護之。見堅號追來，乃升旗傳語曰：「吾輩同在智利洋面矣。」堅號答之曰：「吾艦奉令，見你則擊沉之，初不限於何地也。」爹里士登艦長見所求無效，遂將全船炸沉，偕士兵屍水登岸。此艦沉後，島上來德人一幫，或不致如魯濱孫時代之孤寂也。

以上所言，則余友士丕子爵提督之光榮歷史。余輩今日過此海面，如登神聖之堂。此滄汪萬丈之深淵，則德國千百健兒之陵塚。余率衆靜立船面，肅穆致祭。祭畢，遂將士丕提督略史對衆宣佈一回。各人斂容靜聽，絕無哀戚，明知余輩他日亦終隨提督於深淵之下，所異者一息尙存，猶不敢不勉生死一耳，何事悲爲。

德國船上，船長亦兼牧師之職。每逢星期日，余集全艦官兵在艦面唱歌祈禱。昔俘虜未放時，亦歡迎彼輩加入。禮節異常單簡。檣上置聖經一冊，被以德意志國旗。如有英、法、意等國俘虜加入，亦兼挂英、法、意等國之旗，以示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上帝護愛人類，大公無私，豈限於一國一族乎！

余半生歷史，不敢謂爲畏天敬神，謂爲侮慢神明則有之。過去如此，則現在亦何莫不然。但船上牧師一職，自問又非絕不相稱。余雖不齋於口，頗能齋於心。聽人宣傳聖道，亦容易感觸。余不嘗在澳

洲加入救世軍乎？當日在費利文都埠參加宗教集會，種種儀式，至今仍盤旋腦海中。故主持集會祈禱諸事，余實非一完全門外漢也。

祭奠開始，余手捧祭文，靜立船頭。既乏巍峨之雄塚，又無芬馥之鮮花。但見綠水悠悠，浩波千頃。嗟夫！淒涼惟有南天月，只照從軍不照歸。萬丈深淵之下，余可愛之同袍，你儕聞之也耶！其不聞之也耶！乃高聲朗誦祭文曰：

維○年○月○日海鷹艦長海軍上尉力拿子爵因攻敵過此，謹率全艦員兵鞠躬致誠，祭奠於大德意志帝國遠東艦隊司令子爵士丕提督及其部下諸將佐曰：

公率艦隊 爲國捐身 壯夫赴義 烈士成仁

中歐大陸 殺風蕭蕭 爲國爭榮 何分海陸

海鷹將士 同具誓詞 拚命奮鬪 願隨公死

敵艦合圍 如網張天 吾儕今日 似公當年

深淵之下 終必從公 但求戰死 不負初衷

十字鐵章

以彰忠良

謹獻香醇

伏惟尙饗

讀畢，余率衆將佐行三鞠躬之禮，高唱祭奠之曲，沉雄壯烈，響歇行雲。歌聲繚繞之中，有水兵四人共昇偉大之鐵十字章，停於船欄。一聽號令，則徐徐放入水中，水花高濺，直沉深淵之下，傳余輩之消息與士丕提督，及其部下官佐矣。

第二十一章 繞角角直入南冰洋

海鷹越福蘭羣島後，遂直趨南美洲海角。余語艦副廖地文曰：「君素喜賽舢舨之戲，此其時矣。試與敵艦競走一遭，且看誰先過角。」俘虜輩到埠後，則消息轟傳世界，謂德艦海鷹現在南太平洋出沒。英國兵艦必加倍速率，沿南美洲海岸直趨角角，冀橫截余輩，使不得繞角而駛。不知余對於此層，已所精密籌算，預早多日先行。但舊式之風帆，與新式之戰艦，正如龜兔競走，縱相差千里之遙，亦不敢謂必操勝算。因風帆要待命於風伯，而戰艦則能操縱自如。幸近日天色頗佳，余艦順風疾駛。英艦雖快，未必便能率爾追來。但世界最難過之海面，則在目前。繞角時颶風之利害，世人所共知。來往帆船，常被風逗遛至數星期之久者。此節則不可不防也。廖地文曰：「尚有一事，吾請艦長注意：北方派來之艦，縱不能及時追來，安知無一二敵艦，預先埋伏角角之下，游弋於太平洋南端。故無論如何，吾人繞過角角，必須在俘虜未抵埠之前，否則大事去矣。」

余在福蘭之南，忽收得一英艦發出之無線電，是警告敵國商船者。電云：「據報，德艦海鷗（Moewe）發現於那倫拿（Noronha）島附近。船舶經此，須要小心」等語。余閱電後，心忤忤欲動，觸起往事。乃向天遙祝曰：「海鷗，吾祝你吉星載道，所向有功，與吾儕之海鷹，共垂不朽。」祝畢，懷舊之念，滾上心頭。余昔嘗在海鷗服務，為時不甚久，且又無甚成績。曾幾何時，海鷗今已疊建大功，聲名顯赫。余自恨緣慳福薄，不能隨之出海，常引以為憾。海鷗幾次偷出重圍，擊沉敵船多艘，又能偷返德國。行蹤飄忽，變化無窮，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，可望而不可即。敵人網開八面，亦終無如之何，只有疲於奔命，徒呼荷荷耳。若海鷗者，可為神乎其技矣。

海鷗一艦，裝成於大戰之前，原定由南非洲及東方各屬地，專運香蕉返德國之咸碧。因政府當時欲設法搜買香蕉回國，俾分派於國內諸地。有狼號一艘為芭蕉運輸中之姊妹船；後亦改裝出海，攻擊敵人，勳名籍甚，幾與海鷗相埒。

大戰爆發後，政府改海鷗為巡洋艦，以備出海攻敵。其改裝之法，神妙絕倫。在海面疾駛時，轉瞬間則變異相，且能數數續變。其化粧之速，不啻舞台上之優伶。今日為一艘二三煙囪之快捷客船，明

日則變一單煙鹵之貨船。數分鐘內，船傍之直線，可以立變。時而有窗，時而無窗。船面多假裝之物，能隨時升降自如。船尾偽造一部分，頃刻之間，能伸長縮短，千變萬化，不可思擬，故能避敵艦追擊而立大功。

未幾，英人偵知海鷗化裝神速，遂小心提防，不復爲其所愚。某次海鷗被敵艦追擊於南美洲之東海岸。初，英巡艦加士哥（Glasgow）及亞密地士（Amethest）接海上無線電，謂德艦海鷗因往南美洲取煤，發現於那倫拿島之南一帶洋面。兩艦閱電後，即由阿根廷京駛出，沿途搜捕。加士哥果於天際瞥見之。是時海鷗已改別裝，加士哥艦長不能認識，又不敢冒昧追來，乃在遠處用無線電囑令停駛，以待檢查。不圖竟墮海鷗之計，俾其從容轉頭，向南急遁。加士哥每小時能行二十五海里，無難追及之。海鷗艦上裝有巨礮魚雷，本堪一戰，但加士哥爲一裝網甲戰艦，海鷗遠非其敵。加見來船轉舵飛遁，遂認定必爲久經漏網之海鷗無疑；預備開礮轟沉之。兩艦皆加足速率，拚命疾駛。未幾加果追近礮力幾及之際，忽陰霾四佈，狂風疾雨，籠罩海面。海鷗立向黑霧裏駛進，加亦繼進，銜尾緊躡之。忽狂風一陣，勢急且烈，海鷗穿旋風直駛，遇一商船駛近，船向北駛，海鷗乃橫過其前。來船有三桅，

而海鷗斯時則有兩桅。加見旋風之下，有一新船駛向北方。知海鷗能千變萬化，遂疑是船爲德艦之化裝。深恐海鷗買弄玄虛，乘狂風大作之際，加豎一桅，圖掩英人耳目，轉舵北航，冀安然渡過，且伺機遙放魚雷，以炸加。加之艦長愈想愈驚，乃不動聲息，發砲將無辜之貨船擊沉。後拾沉船之物一驗，始知錯誤，沉者非海鷗，乃一英國貨船也。懊悔無及，海鷗已脫險飛奔遠颺矣。

英人誤沉者不特此船已也。在澳洲洋面，有兩帆船因被誤認爲海鷹，慘被英艦擊成碎片。蓋當日謠言蜂起，謂海鷹在澳洲洋而附近發現，且配有魚雷等語。某日一澳洲巡艦，適遇一那威帆船，見其形狀詭異，遂疑其爲海鷹，且惕於魚雷兩字，乃離遠以巨砲擊沉之；獲救者僅八人而已。未幾，英裝甲巡艦堅號，在太平洋擊沉一帆船，大約亦同此原因耳。

航海人士，在陸上談瀛海珍聞者，大都不脫南美洲角角之颶風。余少年航海時，乘帆船幾度繞角，親立船頭，飽嘗颶風滋味。迨後充軍官時，茶前酒後，對同僚傾談，常津津樂道之。但余此次之繞角，與前幾番絕對不同。倘遇颶風大作，船不能前，必爲英艦追捕。若天氣晴朗，或可繞過角尖，潛入太平洋。不幸值天氣異常惡劣，颶風日夜不輟，則靠摩打機之力，亦未能迎風直駛。縱然不顧艱險，勉強穿

風而過，至快要三星期纔能繞過角尖。若是則北來之敵艦已到，其數斷不止一二艘，總逾半打以上，暗伏於角之左右，以待吾人矣。

帆船之繞角者，必挨角之海岸而行。愈貼則愈佳；若離岸較遠，恐有冰山之虞。狂風怒號，檣帆震盪，船行冰塊之間，雖膽大如斗之航海家，亦不免爲之咋舌。海鷹既爲颶風所扼，不得環角而行，遂不能不向正南直下，駛入南溟浩瀚之中。明知是間冰山四佈，風勢亦惡，然終不及敵艦之猙獰可畏。兩害之間擇其輕，余遂決心走極南一途。則英艦之注意極南，萬不如角角左右之嚴緊。呵呵！快樂哉！海鷹乎！帆輪張動，直往南冰洋去矣！初出重圍時，嘗入北冰洋；今日繞角，又遊南冰洋。昔走極北，今走極南，前後遙遙相對，洵快事也。

海鷹南下時，風勢已惡劣不堪。一入南冰洋海面，則風向驟變，有欲將余艦吹返角角之勢。由狂風變作颶風，愈吹愈烈。但海鷹布帆高掛，伸展至盡。至此已不知有危險，惟有鼓勇直前，一賭余輩之福運耳。正當拚命堅持之際，忽於朦朧薄霧之中，見一物橫列如城牆，隨海水蕩漾，緩緩而流。呵！此何物？一巨大之冰山也。風狂水勁，順流而下。若不急速駛離，轉瞬全艦將成齋粉。

居北有敵人之無畏式巨艦，此間又有百尺巍峩之龐然怪物，似欲將余輩逐回，送諸敵人之手者。余遂大呼舵工，急令轉舵偏北而駛。明知居北有敵艦環伺，然不變計改向，惟有被冰山撞沉，葬身於冰天雪海之中。未幾果見冰山愈來愈近，余艦亦愈退愈北。冰山之四圍浮水而處，較其頂約大九倍。凡冰山高出水而二百尺者，則其入水之四週，至少橫伸一千八百尺。範圍既廣，稜角巖巖，鋒芒尖銳。船身著其一角，立被割破。其危險之狀，非言語所能形容之。冰山乃嵯峨怪物，來去飄忽，上無燈塔，下無浮泡，實一嚴寒峭酷，殘忍好殺之海上凶神。見之者惟有背道而馳，避之則吉。此次之怪物，以余度之，四週至少有六千尺，且或不止此也。冰山既近，余輩聞拍拍之聲，繼又聞嗚咽作響。原來有江鷗盈千累萬，飛集四週，若羣蟻之附臚。海上波濤百丈，冰山左右搖蕩，好像巨舟失舵一般。時聞隆隆一聲，則冰山受撼爆裂，一角墮入海中。或因流動時受壓過度，冰山一角，全部分離，砰拍一聲，直壓海面，有天崩地裂之勢。海潮洶湧，與母山衝激，聲似雷鳴。此種分裂，繼續發現，至全山瓦解爲止。

海鷹北退時，船底忽作異樣怪響。隆隆一聲，全艦震蕩。余輩驚至魂不守舍，血脈亦幾停頓。有利冰一塊，順水沖來，擦艦身而過。艦傍雖未破裂，然已擊穿一孔。風濤萬丈，雖有救生之艇，將無所用之。

此際不分官長侍役，莫不拚命以機抽水。余在艙下督率員兵奮力將漏孔充塞，且塞且抽。船仍偏北而駛，遂遇冰山之險。是時風勢仍烈，巨浪排空，余輩仍拚力狂抽，冒險猛進，向太平洋方面而駛。忽船面有人大呼巡洋艦巡洋艦之聲。余突然吃一大驚，心膽俱裂。在颶風中，把鏡遙望，果見一艘二萬餘噸之巡洋艦。余信此艦必爲活倫都號（Oranto），乃由快捷之商船改裝者。全身配足武裝，巨礮赫然，其射程之遠，較海鷹之小礮，實相倍屣。輕發一礮，便將余輩送入龍王掌中矣。

余觀狀急令疾駛。時海鷹全船震撼，船舵被浪壓歸一傍，幾失其效用。風濤澎湃，船有傾覆之勢。余默念終須一死，苟被敵艦發覺，更難有逃生希望。速進猶冀死裏求活，稍遲惟有斂手待斃耳。余遂喝令船帆盡張。颶風怒號之下，船帆盡張，是何等危險。雖然，有死而已，遑計其他。或藉颶風掩護，得脫敵人之厄，尙未可知也。

颶風之下，揚帆疾走，其危險可怖之狀，惟有風帆閱歷者，始能知之。每一念及，則毛骨悚然，全身打一寒顫。布帆扭歸一面，似有凶神把之。巨桅隨帆受風壓迫，彎曲成一弓形。全船偏欹一側，使人立足不牢，要扶牆靠壁，始能移步。全船帆纜作響，嗚咽哀鳴，似集千百人，哭於一室。

艦副廖地文高聲語余曰：「艦長，敵艦追來矣。」余曰：「敵艦追來耶？惟有加張布帆，餘無他法。」余此際絕不以颶風爲慮，惟有再向南行，寧葬身於南冰洋中耳，烏能被敵擊沉哉！乃將摩打發動，趁颶風之勢，向南順駛。忽淋漓大雨，瀰漫南天，以阻敵艦視線。海鷹遂得逃脫。余歡叫曰：「此天賜之甘露也。」雖然，危機仍未過盡，我輩尙須努力。乃藉陰霾爲帳幕，鼓浪狂奔。數小時後，離敵已遠，余心始略安。

余後接他方消息，謂敵艦實未嘗追來，且亦未嘗瞥見余艦。可見海鷹之望臺，實優於敵人者也。最可笑者，余輩穿插於冰山之中，好像驚弓之鳥。海鷹之不沉，原屬天幸。至是颶風已息，佳運復臨，但居此仍屬危險地帶，敵人搜索猶未稍懈。余下令員兵終日小心瞭望。正如狡兔驚逃，思避獵犬嗅覺。必須再過幾日，走到太平洋海面，始敢謂重出生天也。

海鷹有救生艇二十艘，及救生圈等具甚多。此項艇具，皆昔日由被虜之船得來者。搬過海鷹以備各俘虜萬一之需。今此等多餘之物，已屬無用。余遂思得一計，在各救生艇之上，用墨油填寫海鷹之名，投諸海中，冀他日有人拾得此等艇具時，將必發出報告，謂拾得證據。海鷹已在角角附近遇風

沉沒矣。

此計行後，果不出兩日，余接無線電，謂一海岸巡船，拾得海鷹小艇一艘。翌日復接電，謂拾得兩艘。未幾又謂拾得三艘。南美洲沿岸一帶，皆以爲海鷹的確沉沒，毫無疑義。各巡洋艦遂中止，不復窮追，聯翩北返。海鷹前途，遂放一光明之路，絕無險阻。余乃安心遠走太平洋，幹第二期之劫奪生涯矣。

繞角後十四日，余又接空中一極有趣之無線電。其言曰：

「海鷹已沉，艦長及部分員兵被俘，押往門的惠都安置。」

余閱電後細思曰：「呵！是何用意？英艦亦說誑語以欺人耶？殊可怪也。」余後再一思量，則又毫不足怪，因英艦之說謊，非全無作用者，不過想安定人心，稍煞商人之恐慌耳。余前次釋放之俘虜，一抵阿根廷後，海面之保險價格，凌空飛漲。各處商船停泊港內，裹足不前，以爲德艦在洋而橫行，異常猖獗，必待危險之風聲吹過後，始敢安心放洋。今英人欲設法將保險率降落，及各地之羈留船舶解放之，乃不得不忍痛偽造一段謠言，又巧詞以潤飾之，使其說迫真，引人入信。余笑曰：「狡猾哉！英人也。雖然，余尚有術以愚弄之。」海鷹之電報管理員，是無線電界之老手。余召之至前，囑其依余計立發一

電，製成模樣，像由英船發出者。電機火花微射，播下列之消息，「S O S …… S O S ……」德國潛……德國潛……」立將消息割斷，好像電未發完，而船適遭轟炸，以致中止者。未幾又發出第二電，則謂有德國潛水艇，發現於智利海岸，寥寥數語。此兩電發後，果不出余料，洋面保險價率果重行飛漲。預備放洋之船舶，仍舊停留港內，不敢出海。此後余常發此種潛艇警告電音，俾敵人常懷懍惕。此等小術，於敵人雖無甚大害；但余之出海目的，不過欲擾亂敵人海面交通，此亦窳敵之一法也。不然，海鷹一區區風帆耳，有何多大本領以制敵之死命乎！此雖小智小計，惟影響敵人交通，亦不鮮也。余則樂此不厭。

第二十二章 海魔在太平洋之遊弋

余入太平洋後，繼續利用無線電，戲弄敵人。在海面收得英艦堅號（*Keble*）發出之電詢多通，遂知堅號離此間海面不遠。余輩未可安枕無憂也。海鷹當時直向北方航行，貼近加立白歌士羣島（*Galapagos Ids.*）而進，智利海岸及安地士（*Andes*）遙遙在望。一抵三僧費南地士羣島（*San Juan Fernandes Ids.*），始將布帆修剪，轉航而西。在此海天寥闊之太平洋，連行數星期不見一船。此間洋面寂寞，船舶甚稀，居此實不啻爲世外之人。祇靠無線電，略知世間大勢。終日閑居，孤寂無聊。忽聞美國有加入戰團，對德宣戰消息，惡耗傳來，益覺不樂。余輩海員環遊世界，見聞較多，深知西半球之合衆國，勢力雄厚，是不可輕侮者。無奈德國之政客武人，見聞蔽塞，信口雌黃，不曰美國欠缺武備，則曰美國不慣戰爭。且謂在此戰事緊張時期，美國人斷不能將軍隊充分教練，及時參加戰務者。其思想錯誤，一至於此，良可嘆也！余輩水手，週遊各地，其中不乏久居美國或在美國輪船服務者。除偉大優

良之工業不計外，單以人口之衆，蘊藏之厚，此偉大之合衆國，其實力至足驚人。有此雄大之力，以作後盾，雖盲聾跛啞之輩，亦足以推倒壯夫，況彼聰明優秀之美國人乎！

某日，余接閱無線電一通，使余仰天長嘆，大失所望。此電乃講著名之西門通牒者。一種狂妄不經之談，言之可恨，亦復可笑。殊不料堂堂一國之通牒，乃有此種無價值之論調也。牒中是請墨西哥加入戰團，助德以攻美；將來勝仗後，割美國南部德士時（Texas）等洲之地以酬墨。嗟夫！此三尺孩童，亦知其不可者。欺人乎？抑自欺乎？余昔嘗在墨國從戎矣。墨國之軍勢，余略知之。墨與美較，正如孩子之鬪大人。美軍以數旅之衆，足抵墨國全軍。墨人亦非愚者，豈不自知此種僞論，適足以激美人之怒，而惹墨人之笑耳。余輩灑赤血，擲頭顱，以衛國家，而吾國之外交如此失着，不亦大可悲乎！仇我者日多，而友我者日少。嗟夫！美國加入，爲德國致命之打擊。余輩多抱悲觀。德意志之末日可屈指而待矣。悲夫！

至是余襲敵之途徑，不能不稍爲變更。可停泊之中立國口岸，亦大爲減少。而敵艦則日益增多，有防不勝防之勢。雖然所謂中立國者，與余輩無多大益處，僅許停留片刻，又受多般限制，且無線電

臺林立，容易將余輩之行踪播傳。消息一露，則敵艦羣起而環攻之。余輩此際實已徧地皆敵，幾無容身之地矣。美國艦隊在太平洋不足爲余之患，因全國軍艦皆在大西洋方面保護航路，任調兵運械之責。此遼闊之太平洋，全仗英日兩國軍艦負責巡邏。今日之計，祇有設法襲擊美國商船耳。

余遂向太平洋中部直駛，過馬基沙羣島（*Marquesas*），南距夏威夷（*Hawaii*）尚遙，以聖節島（*Christmas Island*）海面爲遊獵之地。此處地近赤道，爲東西來往帆船必經之路。余在此間上下遊弋，每日橫過赤道二三次。

余在太平洋沉美國船三艘，共俘搭客四十五人。中有一女客及一名貴之袋鼠。此三艘船一名約翰臣，一名士烈，一名馬尼拉。船長皆美國人。事前已接各方警告，謂有德國帆艦走入太平洋截擊商船。一見海鷹揭開假面具，露出真面目，彼等絕無駭異之色，似屬意中之事，不足爲怪。余昔在大西洋，每截劫一船，慣與其船長開開頑笑，先將其玩弄一番，然後露出本來面目。彼輩好像從夢中驚覺，駭愕莫名。今在太平洋則不然。一見敵人商船，則立升德國戰旗，開機關槍直射其布帆。一殺那間，俘虜過艦，諸事辦妥，手續單簡異常。

約翰臣船被擒時，擒船大副丕利士回艦告余曰：「艦長，是船有一女客也。」俄頃船長果偕一女郎來，嫵娜至前，握手爲禮。嬌小玲瓏，容態嫵媚。余暗思今日帆船之船長，豈皆命帶桃花者耶？何其妻多豔麗若此者。余少年爲水手時，見船長之妻多矣，類皆肥膩如豕，貌多不揚，且裝束樸陋，絕無文秀氣象。余初意帆船之妻，類皆野蠻村嫗，尊範多不堪承受者；豈知今日所見又皆美貌女郎，豈時移歲易，風氣大變耶？昔在大西洋時，某船長之妻，亦貌美如玉，娉婷嫵娜。今與女客較，可稱雙絕。二美同舟，惜時間先後不同耳。此外余妻綺霞，貌亦韶秀，余視之，不啻蓬萊仙姬。余今次挈妻乘滑鐵蘭帆船，環遊世界，順道視察海鷹遺跡。是余今日亦一帆船之長耳。余亦有此美貌如花之綺霞，與前兩船長並立，可謂鼎足而三矣。

閒話說完，言歸正道。女客隨約翰臣船長登艦後，余厚禮以迎之。余昔在大西洋時，住客盈船，彼此相愛若一家，歡欣酬酢，樂也融融。余深願新來之俘虜，亦本同舟共濟之義，交相愛敬，言笑歡諧，以破此中孤寂。幸彼輩頗能體諒余心，相處頗歡，余亦異常快慰。但有一事，誠出余意料之外者。約翰臣船長，居艦未久，忽一日邀余至僻靜處，狀頗徬徨不安，若有重憂者，低聲囁囁曰：「爵爺，僕有一心腹

之事，欲向爵爺言之。爵爺他日在報告書上，將寫余挈妻同行耶？」余答曰：「當然。」船長續請曰：「僕竊願爵爺毋登錄此事，莫說余挈眷同行。僕恐髮妻知之，將來恐無術應付也。」余愕然曰：「噫！有是哉！此中豈有隱情者耶？」船長忸怩曰：「然，僕僞言吾妻者，正欲保全女郎體面，不致爲水手輩輕視耳；惟不願余之髮妻知有此事也。」余慰之曰：「船長請安心，吾在報告中將不書此事，則艦上員兵余亦不令知之。女郎依舊當作你妻看待，你我兩人密緘其口可耳。」

此事深乖海員道德。若水兵輩知此女郎非船長之妻，僅一淫奔女子，不特不敬禮之，且恐有意外舉動發生。水手輩雖非聖賢之徒而多下流人物；但對於此種不循正軌舉動，無異本身玷着奇恥大辱。余當然嚴守祕密，不令彼等知之。

余捕士烈後，又捕馬尼拉。馬尼拉船長乃約翰臣船長之老友，且盡識其家人。余與語，謂約翰臣船長挈美眷同行，且介紹其與女郎相見。彼聞余言，捧腹狂笑不可仰，幾將內幕吐露，情形異常狼狽。余忙握其手，引二人至一僻靜處，以誠懇之態度，語之曰：「兩位皆斯文中人，當思所以善處之。彼一女郎也，我輩男子，當盡責保護之。此事萬不可任水兵輩知之，願兩位緊緘其口，謹守今日之信約。」

也。」兩船長皆唯唯而退。此後相處頗覺安靜。馬尼拉船長亦交歡女郎，女郎亦深愛之。未幾遂成三角戀愛，內情頗饒諧趣。余亦從傍留心靜察，以觀變化。果也愛潮澎湃，醋海生波。余恐兩船長發生衝突，乃復召二人至僻靜處，正色誥之曰：「兩位與女郎交情原與余無關；但不論如何，總要嚴守秘密。今水兵輩皆認女郎爲約翰臣船長之妻，而馬尼拉船長爲其眷屬之朋友。余深願兩位善處其事，毋使秘密敗露，貽笑衆人也。」

余自信經此一度誥誡之後，彼三人亦稍稍變更策略。但愛情兩字，問局中人始能知之。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。余又非數學大家，烏能測其底蘊。幸局面頗能安靜，余心稍慰。後查馬尼拉船長亦已娶妻，素有季常之癖，亦不欲此事過於聲揚，致惹河東獅之怒吼也。

余昔在大西洋時，有船長十餘人，皆言笑和諧，相得甚歡。今之兩船長，則似風馬牛勢不相及。彼兩人本屬舊交，今因爭戀一女子，感情日趨惡劣，不肯對坐言談，幾成仇敵。豈南海之風，不及大西洋之溫和耶？惟士烈船長司密君爲人頗和藹多智，洞達時務。喜與余作長談，每論戰爭之慘酷，則唏噓太息。後與余結爲至交，情好甚篤也。

余在此繼續航駛數星期，不見一船。長途枯寂，奄悶欲絕。地入赤道，天氣酷熱逾常。余等欠缺運動。艦上之食水，因貯藏過久，漸漸變壞，微有惡臭之味。所食又多罐頭之物，絕無新鮮蔬菜。艦上俘虜生活，遠不如昔；欲渡之登岸，又久久不逢一船。

一日有一俘虜至余前訴苦，謂居此不能復耐，無論若何代價，必須設法俾其足踏陸地。決心非常奇特；問余可否將其棄置一荒島中，任其自生自滅乎？則此亦勝於居船上也。余聞語，深異之。後查知其另有作用，乃思走此一途。其家人當其已死於海外，將盡收其人命保險金。余唯唯答之，不置可否。彼以爲置身荒島中，效魯濱孫飄流，度其浪漫生活，原亦不惡。雖然，第恐此舉悖於常情，且圖騙保險公司，以索其巨金，則吾豈敢。

第二十三章 走南洋觸礁成廢船

海鷹走此孤寂洋面，鎮日屈處艦中，上天下水，不見尺土，亦不逢一船。水兵俘虜等，久苦孤寂，遂作捕鯊之戲。鯊魚類中之殘賊者也。身長七八尺，頭大如筐，齒利如鋸。在海面游泳，激動海水，浪花四濺，橫射船面，每令衣服盡濕，且染微腥，殊費洗滌之苦，故航海者多痛惡之。余立船欄，凝視海面，常見鯊昂首水面，靜臥不動，似候余於是間者。水兵輩日以釣鯊爲樂，以資消遣。常捕鯊一對，縛其兩尾，復擲諸海中。兩鯊因所趨之方向互異，遂交鬪於水面。上下縱橫，其勢頗烈。水兵輩引以爲樂。有時捉得巨鯊一頭，以一中空密氣之琵琶巨桶，緊繫其尾，復送之返海中。鯊欲疾衝而下，惟被水面之巨桶牽制，緊持不放，遂拚命掙扎，無術解脫。但見巨桶左右旋轉，乍高乍低，衆遂鼓掌大笑，洵可樂也。有時取鹹豕肉一團，以手溜彈暗置其中。鯊見之則爭相追逐。彈入腹內，轟然爆炸，但見鯊魚片片，骨肉橫飛，亦一奇觀也。

海鷹入太平洋至是已五度蟾圓矣。共行三萬五千里。以食水變壞，又乏新鮮食物，羣衆中有人發生貧血病。繼羅水蠱，能使人體之血，續漸變水。四肢關節，悉成腫脹。至是乃不得不覓地休養，取淡水鮮菓等物以營養生命。但茫茫瀚海，我輩果將何之。太平洋海面各島，不屬於法，則屬於日，不屬於日，則屬於英。舉世皆爲敵人，尙有何地歡迎余輩者。環目四顧，徒喚一聲奈何耳。

余集衆宣言曰：「天地雖大，余輩無處投宿。此行惟有覓一寂無人煙之荒島，在島中稍事休息。將博採蔬果，及獵取飛禽走獸以充糧食。待蠱疾已去，體力復原，再商酌第二步之遠航也。」衆聞言，皆喜形於色。

余在太平洋遊弋五閱月，僅沉敵船三艘，成績殊屬不佳。余預定計劃，在南洋擇一荒島，稍事休息後，再啓程駛往安地保的士 (Antipodes) 一帶，擊燬英國之捕鯨場，及聖佐治亞 (St. Georgia) 之煤油池；再沉敵船數艘，將留截其一，將俘虜送登彼岸。倘如天之福，得安然逃脫，復潛返大西洋，在船隻衆多之洋面，繼續吾人以往之工作。

余始意原欲向較大之庖丁羣島 (Cook Ids.) 直進。復恐島上有無線電臺，反令事機敗露，此

議遂寢。又不欲駛向經線之東，因逆商風而駛，不能揚帆。又愛惜摩打之力，不願多用之，以省燃料，而免易壞。他日尙望擒船捕敵，留以有待也。此間距法屬之社會羣島不遠，羣島中有一小島名冒丕利亞 (Mopelia) 者，枯寂絕無人煙。余遂下令向此小島前進。此等小島，航海家不常到，不易到，亦不敢到，以其波濤險惡，無安全之海可以寄碇也。

時維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，朝曦初吐，冒丕利亞島遙遙在望。余艦緩緩駛前，風景之美，非筆墨所能形容者。蒼波萬頃之中，忽有綠椰成林，高插雲表。晨光初照林杪，爲綠樹反映，蕩漾如碧紗之籠。上爲明淨之蒼天，下爲茫茫之藍蔚，中夾一青葱小島。朝暉一線，直射島面，如怒龍吸珠，幾欲騰空而起。南風習習，異香浮動，沁入心脾，似見貴客光臨，有飄香以迎之之勢。

島前列珊瑚巖一，左右環抱，成一半月形。巖作雪白色，綠樹點綴，或疏或密，與太陽互映，光芒閃耀，刺目欲眩，像寶鑽之在玉環，象牙之鑲翡翠也。巖內有一小湖，湖底有珊瑚生成之平台幾座。自淺水觀之，則爲淡綠色，但俯視水之深處，則有玉綠，有菜青，或紅豔如桃，或赤炎如火，或深碧如海，或淡藍如天。光芒奪目，絢爛可愛，洵希世之奇觀也。

海應駛近時，見椰林之下，奇花異卉，燦爛如堆錦繡。中以石仙桃爲最多。百花爭豔，倒照水面，與雪白之珊瑚巖相映成趣。湖內水深合度，且平滑如鏡，本最適宜於下碇。惜出海處，祇有一口，狹窄僅容一小舟。但水流異常湍急，余遂在此拋錨，用一長纜遠繫於珊瑚巖上。藉潮水之力，將船推開，使離岸頗遠，不致與巖相觸。余初頗患狂風起時，將艦吹回巖邊，後見艦將錨拖動，潮水之力如此強大，余信縱有狂風，亦足以抵抗之。余遂留數人在艦看守，偕官佐水兵俘虜等同登岸上。

余輩此行，當然以覓食水及新鮮蔬菜等物爲主要目的。先乘小艇繞湖環遊一遍。忽至一處，見巨鼈百十成羣，徧佈海邊沙岸之間，每重二三百磅，龐然大物也。余輩見狀俱驚駭莫名。細察之，始知爲巨鼈孵卵之地也。

湖內多美麗之魚，名摩黎者，其形如鱉，每重約二十磅。烹而食之，味鮮美可稱嘉穀。相傳昔日羅馬人慣用此魚以食其奴隸。此外又多無螫之大龍蝦，亦食品中之精美者。島上奇禽異鳥，千百成羣。鵲巢鳥卵，徧地有之。鳥性馴良，似不畏人者。某日余令一人登岸，囑其搜羅鳥卵，歸以製糕餅。其人赤手回船，余怪而問之。其人曰：「鳥性純善，見吾至亦不飛，似信吾無意擾之者。吾以鳥類安居島上，其

樂融融，遂不忍強奪其卵也。嗟夫！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天之生物，莫不愛其同類，羣鳥安居島上，互愛其儔，享其天然之樂。而人類則日惟戰爭是尙，殺戮相尋，有家不能安居，有食不能安享，果何爲哉！今其人不忍強取鳥卵，是慈悲爲懷，殊可嘉也。

島上則非滅絕人煙者。居民有三加拿加入(Kanakas)，皆受僱於法商，留島中以捕鼈魚者。聞余輩爲德人也，乃大驚；因嘗聽諸法人，知德國人之勇敢善戰也。余輩立求與之交好，知余輩無意害之也，心始釋然。邀與傾談，卽又大喜。

初水兵輩奔走往來，欲窮島中之奇妙。後漸安居島上，各事職業，或捕魚釣蝦，或搜覓鳥卵。摘椰子者有之，捉巨鼈者有之。三人同捕一鼈，以繩縛之，牽之登岸。島上野豬甚多，用槍射之，得其二焉。遂用小艇載各物回艦。是夜宰巨鼈爲羹，配以鼈卵。烹龍蝦以爲殺。江鷗之卵，用以製餅。野豬之肉，則燒而食之。餐畢，則食鮮椰。凡此種種，皆屬珍饈。富人且不易得，雖王侯之餐，不過是耳。

余輩居此多日，生活愉快，飲食可埒王公。鮮魚豕肉，則煙燻而藏之。島中泉水甘美，注滿艦上之蓄水池。水盡貧血等症，逐漸消除。身體恢復健康，自念出海之期，當在不遠。

是日爲八月初二日，余輩整備登岸，作竟日之遊。時適上午八點三十分，余立艦面，遙見東方天際，海水高湧。初以爲海市蜃樓之屬，不足怪異；後見海水愈漲愈高，竟向小島湧來。余始悟其爲海嘯，因海底地震，或火山爆裂而起者。余艦適當其衝，情勢異常危迫。余遂下令斷纜起錨，開動汽機。全艦員兵一齊工作。惟不敢揚帆，誠恐風勢勁烈，將余艦吹回巖上。乃不得不用汽機逃走，無奈海嘯之來也迅速，挾其傾洋倒海之勢，向巖沖來。

會汽機微壞，不能轉動。各工匠皆併力以赴，惶急萬分。余輩立候片時，仍不聞輪機發動之聲。當此事機危急之際，摩打竟失效用；而海嘯愈來愈迫，離船僅數百碼。余至是始歸絕望，心中惶恐萬分。但見水勢成排，高可數丈，似泰山壓頂，劃然一聲，向海鷹倒來。全船躍起，向前一推，其聲震震隆隆，勢若天神之巨手，將船提高，而擲下之。全艦橫攔巖邊，檣傾楫摧，截截如斷枝。船身壓碎珊瑚巖，片片分射，如砲彈之炸裂。水勢旋轉，裂巖片片爲水捲挾，重可數噸，橫撞船身。是時海鷹左昂右伏，幾有直垂之勢。狂瀾橫掃船面，旋渦滾滾向巨大之巖石擊來。余立低欄之側，兩手緊握鐵柱，藉鐵欄掩護，不致爲巨巖壓死，亦云幸矣。潮勢橫越巖湖，直沖島面。雖不及島之中部，惟沿岸之鳥巢，全被湖水沖入湖心。

誠鳥類之浩劫也。

有頃潮已退去，只剩巨船一艘，赤裸裸的倒臥珊瑚巖上。

余生耶死耶，抑在夢中耶？余幾不自知，起立，以一足抵鐵欄，一足踏斜傾之艙面，四顧惶惶。嗟夫！同事殆已死盡矣！尚有一生還者哉！乃顫聲低呼曰：「喂，衆兄弟，你濟何在？」俄聞應聲曰：「我輩在是也。但皆直立如椽，不能動彈耳。」

員兵及俘虜等皆匿居船頭，亦藉鐵欄掩護，得免於難。且無一人受傷，卽此一端，便應感謝上天矣。海鷹爲利巖撞破船腹，成一廢船。水兵輩答余「直立如椽」一語，此後奉爲格言。余輩飄泊至此，財物盡失，已成絕望，然勇敢之氣尙在，仍能「直立如椽」。

第二十四章 海魔率衆淪落珊瑚巖島上

太平洋中部，有一荒靜無人之珊瑚小島，孤懸於蒼波萬頃之中。林菁木秀，風景韶麗。德意志帝國國旗，飄颺於椰樹之巔。此卽德國最後之屬土也。余遭逢時遇，榮膺該島總督，非余之之所願爲也。固矣。水兵俘虜等爲余之子民，三加拿加人爲余之國賓。余之艦副廖地文且上余以尊號，稱余爲「冒丕利亞社會島之白王」。但英國船長某君，則異於是，尊余爲「南洋海魔王」。衆人雖遭慘遇，然皆歡樂無憂，精神如舊。

余輩居島上之第一夜，便不能安枕。張吊牀於椰樹之間，欲求一宿。無奈巨椰自五六丈高，聯翩下墜，呼呼作響。衆人皆顧住頭顱，徹夜未能闔目。德國軍隊在歐洲作戰，握守萊因河一帶者，深苦英法聯軍夜襲，以手溜彈擲擊。不料余輩居此，亦遭同樣之襲擊也。巨椰與炸彈形雖不同，其能殺人則一。巨椰掠耳而過，其聲與槍彈相等，腦根亦幾震斷。余等不堪椰彈之苦，遂遷居海濱以避之。詎料甫

入黑甜，好夢將成之際，則來巨蟹成羣，登岸襲擊。兩螯銳利，來勢甚兇。似以海岸重地，不准余輩軍人駐足者。余輩既畏蟹勢，乃不得不復返椰林，而椰彈又迎頭痛擊。故此數日間之生活，與飲鼈羹烹龍蝦食野豬之滋味，真有苦樂不均之感。所幸惡蟹與椰彈皆不曾傷人。於是擇一空曠之地，大興土木，分建廬舍。立木爲柱，架木爲樑，以椰葉爲牆，張布帆爲蓋。初建之屋，外觀奇特。後此則實習愈多，屋式亦漸改良。俘虜輩皆美國人，精支帳架蓬之術，力助余輩工作。彼等又另築一小城，中有小屋多間，道路縱橫，以紐約城內之街名以名之。余又設計建一公共場所，將廢艦上遺下之物，悉數搬登岸上。故五金木材，不虞缺乏。遂築一福音堂，上建尖塔十字架。在島上擇一高地，安置無線電具，以接收來往船舶及世界各地之消息。建一軍械庫，將廢艦上所存之槍枝彈藥，盡貯其中。島上設備甚週，已成一城市胚模，所缺者僅一監獄耳。遂名其城曰「海鷹堡」。

島岸鷗卵徧地。時當孵化之期，所拾之卵，中多雛形已備者。余遂率水兵巡視島岸，將舊卵廓清之，投諸湖中，以留餘地，俾江鷗飛集，產新鮮之卵，以供食用。美國人，類多達觀而豪爽，居此較余輩德人尤覺舒適，且精釣魚之術，教德人爲之，皆從來所未見聞者。美國南部墨西哥灣一帶濱海之地，所

通行之鏢鱔術，俘虜中亦多精之者。以數尺長之圓棍多條，上繫倒鈎，在巖湖之中，可鏢捉大魚。又教余輩以大規模之捕魚法，當潮水初退時，聚大人童子約四十人，在離岸五十碼之地橫立，成一字之線。潮水高漲，亦成一字之線，向岸上沖來。魚隨潮水上岸，在淺水跳躍。數分鐘後，潮水盡退，魚遂被攔於岸邊。岸邊爲珊瑚巖，凸凹不齊，中多小沼。魚陷於沼中，莫能自拔。用此法日捕魚五六百磅。洵樂事也。

某夜余輩方圍燈坐談，忽聞有爪挖之聲，沙沙四起。俯視則惡蟹一隊，張螯舞爪，徧地橫行。余捉其數隻，入沸水烹而食之，覺其味鮮美，不讓最好之龍蝦。後見愈來愈多，如師旅之推進，余遂呼衆兄弟一齊動手，鋪船上之巨帆於地面，合多人之力，一網擒數千隻。連食多日，或炙或者，或以調羹，食至飽飫爲止。後此則不復見蟹來；雖一隻亦不可得。惟巨鼈則常有之，捕得千餘尾，掘一池以蓄之。

島中野豬慣食椰子以養生，故豐肥多肉。椰爲豕類無上之食料。相傳南洋各島，古代已有探險家蒞臨，死後遺豕於島中，今之野豬，則遺豕之苗裔也。南洋各島皆有之，以紐西蘭(New Zealand)爲最多。以久食椰子之故，身形略有變更。口有巨齒，其下顎生長亦與常豕不同。島上有鷓鴣，水兵獵

取甚多。除海鮮野豕之外，又有飛禽以助饕。用椰壳爲燃料，以燻炙鳥獸鮮魚之肉，俾耐久不變。島中蔬菓，有椰子及椰心兩物。依加拿加人之法，磨椰子爲粉，以製麵包，味香而滑。椰心一物，爲希世之珍品。熱帶之外，雖王公巨富，亦不常有之。在歐洲市面價格奇昂，因此物殊不易得，高懸孤島中，以留待魯濱孫一派之高人雅士也。當椰樹初生嫩葉時，割去椰心，重約十磅左右。其味介乎栗子及龍鬚菜之間，但甘香爽滑則遠過此二物。椰樹去心之後，全株枯寂，不能復生矣。余自出海至今，未嘗死傷一人，後此雖危險重重，各人仍安然無恙。可見上天福佑，余深感謝之。但登此島後，則死一獵犬，開死亡唯一之紀錄。此犬之死，亦甚奇趣，頗有一紀之價值也。

余艦上畜有二犬，一名丕伯利，一名司萬臣，前篇已嘗言之。司萬臣到島後，似深覺島中景物離奇，四處搜索，以顯其偵察本領。某日有巨蟹一羣，橫行岸上，徧地皆是，如鋪地衣。司視狀驚駭莫名，左右跳躍，唁唁狂鳴。後又定睛凝視，以察蟹之行動，似深訝其形容古怪，面目可憎者。未幾羣蟹愈來愈近，將司重重圍困。司大驚惑，節節退避，苦無脫身之計。獵犬之性，究屬勇敢，後以被迫過步，老羞成怒，遂決計襲敵，直撲一巨蟹，欲張口噬之。無奈蟹亦兇惡非常，且螯利如鉗，緊着司之腹部，固鉗不放。司

嗚嗚哀鳴，伏地亂滾。數分鐘後，靜臥不動，血下涔涔。不幸之司萬臣，遂於巨螫之下，斷送其生命矣。余在椰樹下，掘一小墓以瘞之。其儔丕伯利覓之不得，悒悒不安者累日。

丕伯利嘗一度爲江鷗所困，亦事之妙趣可紀者。某日丕欲暗襲一鷗巢，致觸羣鷗之怒，環起而攻之。一啄其左耳，一啄其右耳，復一鷗則緊銜其尾，數鷗則繞飛左右以交啄之。丕滾地掙扎，噙噙狂吠。余適於是時瞥見之，靜立不行，以觀司有無脫身之計。適附近有矮樹一叢，丕乃奮力拖前，向樹叢直入。羣鳥爲樹枝所格，不得不放之，丕始得免於厄。逃返後，神色沮喪，不敢復出擾鷗巢矣。

島上鮮魚鳥獸，有益於人類之生物固多，則害人之昆蟲亦自不少。此等蟲類，半產自天然，半來自船舶。夜半起床，取杯水以解渴，見杯中蚰蟬滿焉。晨起漱口，則牙刷上小蟻密佈，殊令人生厭。小蟻徧地皆是，幾無物不附。檯椅等物，及各種傢具，須用杯水以盛其腳，使蟻不克上緣。夜間睡後，有巨鼠成羣，在幕頂吱吱咄咄，縱橫上下，飛揚肆擾，令人不能安枕。丕伯利環屋追逐之，然鼠勢甚盛，終無如何也。

小鳥成羣，胸作黃綠色，翹翔於椰樹之間，喃嚶上下，鳴聲嗚嗚然。巨蝶千百，翩舞於花間，雙翼招

展，有紅黃紫翠之色。每豔花一朵，則一麗蝶留戀之，依依不忍去也。

某夜余臥牀上，耳畔有浙瀝之聲，音尖銳，數數響不已。起坐細聽之，則夜后花開放之聲也。花大逾盈，橫徑長約八九寸。當夜闌人靜，星斗燦爛之時，花始開放，但覺異香浮動，觸鼻銷魂。有放光之蟲，盈千累萬，麤集花上。當此昏黑之夜，有異光團團倒懸空際，蟲光與花色相映，分爲紅黃紫翠金銀等色。光芒耀目，洵希世之奇觀也。

南洋諸島，日間陽光肆燄，百花平淡無香。迨夜深霧水零滴之下，始芬香四射。夜后花氣馥如蘭，雜以向日葵，五月花，石仙桃等，羣芳吐馥，薰風送之，但覺花香陣陣，沁入心脾。仰視天際，則銀河炯炯，星斗燦然。靜臥此間，真不啻置身仙境也。

第二十五章 海魔泛小艇再度出海

余自爲南海魔王，率子民安居島上，守望相助，已有多日。美國人與德國人相處甚歡。余亦一視同仁，無分軒輊。所有命令，皆由內閣總理廖地文傳遞。美國人謂昔居海鷹時，備蒙優待，今日居此亦願受余統率，無須另設專官。

兩船長及其情婦亦善於自處，不見有爭風呷醋等怪劇發生。在此荒島之中，如因爭戀一女子，以致劇鬪，將以巖石及椰子爲武器歟？若然則余又多一番唇舌矣。

三加拿加人對余輩交情甚篤，幾無事不相幫。說破碎不完之英語，與余輩傾談。余亦教之以德語，後有一人頗能說之。

余設一公共議場，將廢艦之電池燈具移置其間。入夜聚衆人集議於此。香檳美酒，遺存尙多。每當斜陽西墜，晚景蒼然，余輩舉觴暢談，共論天下大事，娓娓不倦。雪茄煙及煙絲保存尙多，人各手一

枝，以助談興。每當月白風清之夜，簫管齊奏，琴韻悠洋，如入蓬萊仙島，登羣玉山頭。去國萬里，與人世隔絕，真有出塵拔俗，飄飄欲仙之感也。

居島上三星期，有衆百餘人，中祇一女子，則約翰臣船長之便宜妻。至是陽盛陰衰，吾輩腦根又感孤寂。須知余輩非奉命來此開墾，在勢不能久留，終須設法出海，以竟未完之任務。今海鷹已成廢船，擱置珊瑚巖上，將用何術，另覓一船以代之。聞加拿加人說，謂每歲法人必派一帆船來此，以儼運鱸魚；但至快要候六個月其船始到。然則六個月後，我輩便可安然得一船矣，將長期漫漫以候其來耶？第恐六個月後，戰事之勝負已分，余之工作毋乃太遲。此間海面偏僻，船舶甚稀，最近斷難盼一船來。居此日久，漸生煩悶，出海之念復熾。但船舶問題，久久不得解決，遂降而思其次，以救生艇代之。

默念颶風之時令已過。遂由救生艇中擇一較好者，刮去其垢穢，填其罅隙，以白油塗新之。設計安置桅、帆、纜、索、帆杠、帆桁等物，件件俱全。惜艇身已舊，縱盡力修葺，艇底亦有微漏。須隨時戽水，雖風浪平靜，每日亦要拂水四十斗，工作煩難。備備糧食，足供六人長期之需。艇長十八尺，中部離水面僅十四寸，容積淺窄，中貯食水、硬餅乾、機關槍、來福槍、手榴彈、短槍等物，貴重食品僅有火腿數罐，醃肉

一方，及帶手琴一。長途孤寂，亦有樂器以資消遣。諸事已備，余遂召衆討論名稱，及出海日期。扁舟一葉，能抵抗洋面之颶風歟？此問題殊難解答。但時至今日，何暇計及危險兩字，惟有揚帆直去，以畢余輩未竟之使命耳。

小艇命名爲司士里，艇身亦不塗名。時各人爭欲隨往，但此艇最多僅乘六人。余遂擇體魄最強壯者五人，隨同出發，則艦副廖地文，大尉加支士，輪機長加羅士，波臣伯文，及水手許文等。島上職務，交加陵大尉署理。

小舟一葉，如鳥賊之壳，浮於海面，中乘戰士六人，則世界大戰中最小之巡洋艦也。余欲乘此小艇出海，設法截擒一巨船，駛返丕利亞島，備回衆人，然後復出，以繼續未完之工作。然茫茫瀚海，將何術覓一船而截留之。惟有不動聲息，潛至一人煙稀少，防守較疏之海島。如見有船停泊，則於昏黑之夜，乘其不備，猝然襲之。擒其船長，軟禁船員水手於密室之中，騎其船以逃。余決計先往離此間八百里之庖丁羣島（Cook Isds.），如仍不得一船，復行一千里，以抵飛賊羣島（Fiji Islands）。是處船舶甚多，類皆備硝磺等物，往歐美兩處，以供給製火藥之用者。余之小艇每日以行六十里計算，約

三十日可到飛甍，如此至多不過三個月，便能捉一船以回也。

余先把擒船策略與衆官佐作詳密討論。決定以深夜三點半鐘僉登船上，最爲合時，因此際各人均已熟睡。先以二人分入船長船副之室，其餘四人悉入水手宿舍。先以短槍指嚇之，令勿動，然後繳其武器，盡驅之落艙底。最好能設法先盜各人之褲，取其褲帶，盡去其鈕扣。如此則各人醒覺穿褲時，褲上之皮帶挂帶及鈕扣皆失，將不得不用兩手緊抽褲頭，雖欲逃走，亦無法矣。余帶炸彈數個，皆不能傷人，但發生巨響。當紛亂之頃，力擲其一，轟轟隆隆，聞之者心膽欲裂。變出倉猝時，以二三人之力，能制服數十人於恐慌之中。復以二人立外面，倏然大聲疾呼，先亂其秩序，使人聞聲先怯，不敢反抗。余屆時將大聲語波臣曰：「非必要時，不可傷人。余不欲妄殺一人，以破壞余之成績。然無論誰人，有敢提槍反抗者，立刻射殺之，毋令彼槍先發也。」以上之計劃，皆一一議妥。

時維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朝暉明媚，余駕小艇出發，與衆人握手話別，情意拳拳，皆有依依不捨之意。并不高呼口號，祇低聲道幾句珍重及順風等語。余輩自離祖國，僉渡出洋，轉瞬已蟾圓八度。同生死，共患艱，情逾骨肉，親若手足。今日行者吉凶未卜，留者苟且僉安。死別生離，人情

之所同苦，禁不住幾點情淚，奪眶而出。衆皆曰：「爵爺，此扁舟一葉，何能當巨浪洪濤，恐徒事犧牲，爵爺不如勿行。」言罷唏噓欲泣。余曰：「此何傷。余輩軍人，以身許國，遲早終須一死，或者如天之福，卒能擒奪一船，返此與諸君再會也。」復語加陵大尉曰：「僕與君約，以三個月爲期；倘逾三月猶不歸來者，則君可以率領衆人，設法離此他去也。」語已遂率五人連翩下小艇，離小湖直駛出海。見海鷹赤裸裸的倒臥珊瑚巖上，經風霜侵蝕，遍體鐵銹鱗鱗，成棕赤之色。狂風捲浪，橫掃湖巖，直撲船身，好像久病老翁，瘦骨疎稜，呻吟珊瑚床上。小舟過其前，但聞一派淒涼悲楚之音，嗚嗚咽咽，似欲阻余輩之行，又像扶病掙扎，勉強起床，但爲瑚巖所絆，不能舉步。余觸景傷情，酸淚簌簌奪眶直下。顛聲低呼曰：「嘆海鷹，余輩與你永訣矣。縱他日再會有期，你亦殘廢不能出海。從此帆檣不響，簫管無聲，長臥洪濤巨浪之中，與世隔絕。余亦無法以拯你也。」衆聆余言，皆唏噓垂淚。

時布帆高掛，海波蕩漾，小艇緩緩向西而駛。良久椰樹葱龍之冒丕利亞小島，漸漸隱約於蒼波萬頃之中，沒入天涯，不可復見。降至今日，海鷹遺蛻，猶高懸於冒丕利亞之珊瑚巖上。余乘小艇去後，加陵大尉以斷桅殘楫，矗立巖前，恐惹來往船舶注意，遂用炸藥轟燬之，船身着火，將一部分之木壳

燒成焦炭，艦上存有殘餘火藥，後經爆炸，將船身之前部炸裂。

〔案〕大戰告終後，海鷹事蹟轟傳世界。美國紐約之夏里士益庇棉花公司（Harris Irbey Cotton Company of New York），則昔日巴馬之道帆船之船東，（海鷹即巴馬之道改裝，請參觀本書第十二章）提議欲將船壳撈起，派工程師數人往冒不利亞島視察。工程師回報，謂船身受傷太重，無法起絞，此議遂寢。余此次駕滑鐵蘭帆船，週遊世界，亦將往冒不利亞島一行，重履余當日治下之小國，且再登海鷹廢艦，作最後之永訣也。

第二十六章 乘小舟遠行數千里

近年來歐美人士，有駕一葉之扁舟，或駛汽機，或張布帆，橫渡大西洋，或太平洋，作探險之遊戲者。蟻舟一艘，容積淺窄，無論若何佈置，旅行生活，終不甚安適，此可斷言。然彼輩探險者，在蟻舟之上，猶能設一小室，以備夜間安寢。余輩則無此等幸福；一舟共載六人，軍伙、行李、糧食等物，充塞舟內。救生小艇，變作巡洋戰艦，出沒於蒼波碧海之中。載浮載沉，浪花四濺，橫掃艇面，全艇皆濕，祇兩傍之浮水汽櫃，可稱乾潔。所有衣服、影相具、硬餅乾、煙絲等物，盡貯其中。明知水泡深蒙影響，但此數物斷不能被水淋濕，無可如何。艇之中央，則置食水櫃，及軍器、布帆、繩纜等物。艇傍安掛帆幕，可以隨時起落，橫張艇頂，以代天遮，可禦海水，而蔽風雨。余輩航行數十日，而不致於溺斃者，以有此幕遮護也。在艇底鋪席四張，以兩人看守，四人安睡。如此輪流更迭，勞逸均分。艇上有刀叉六對，水盂六個，咖啡壺一，又有金銀紙幣五千元，多屬英國金幣。晨起六點鐘，當值之兩人，將咖啡壺注滿食水，煮以石油之燈。

狂風吹蕩，艇身左右搖撼，無法將水煮沸。乃用半沸之水和咖啡豆而飲之。洗面嗽口，俱用鹹水。既畢，則蹲踞艇頭，取硬餅乾嚼之。小艇之上，航行異常艱苦，海圖亦無法展看。偶一不慎，則此幅寶貴之航海圖，爲狂風捲送龍宮去矣。測量工作及施用各種儀器，乃航海家所不能免者。但小艇左右狂簸，余輩立足不牢，幾無術以爲之。所有海圖、表冊，被浪沖濕，置日光晒乾後，悉起浮腫，字跡朦朧不明，難於細辨。入夜冷風陣陣吹來，衣服乾爽時，尙不覺其苦。倘遇巨鯨湧起，水花噴射，小艇上下起落，全艇盡濕，衣服淋漓滴水，冷風吹來，全身顫動，終夜戰慄，若垂死之囚。日間赤帝肆虐，炎熱灼膚，但覺目眩頭昏，沉沉欲墜。且食水有限，不敢多飲，咽喉乾涸，無時不在苦渴之中。

娛樂之物，祇有滑稽小說一本，高聲朗讀。入夜即奏手琴，唱德國鄉村之曲以和之，以遣此孤苦無聊之光陰。航行三日，始抵亞條島，即英屬庖丁羣島之第一島也。然繞島環眺，不易一船，中心殊不憚。既已到埠，曷不登岸一遊。一則購些新鮮伙食，二則希望不久有船泊岸也。此行長途迢遞，縱無風濤之險，亦恐有貧血水蠱等症發生。余輩積日祇食硬餅乾，不可無新鮮蔬菜以調和之。乃繫小艇於岸傍，聯蟬登岸。土人成羣，見小艇泊近，莫不驚駭。余偕加支士上尉，直投一英人之居。英人穿內衣長

禪，倒臥長椅上。見余等至前，亦不起立，狀頗倨傲，且懶惰若久病之貓；但人貌則頗不惡。余上前語之曰：「僕名侯頓，此則余之大副壽飛益也。」其人定睛一望，狀極狐疑。英人待客素以禮貌見稱，且喜作長談，頗敦東道之誼。但當戰事時代，則又不然，無時無地不小心防範，疑慮過到。余輩深服英人防敵之小心。加支士說英語較余流利，遂繼余而言曰：「吾等美國人也。前數月在三藩市之荷蘭會館與人賭賽，駕一小舟由三藩市出發，經庖丁羣島，出大希地島（Tahiti），駛返于諾奴奴（Honolulu）。賭賽之款為二萬五千美金。今余等駛經此地，特來拜候先生，求先生寫一證書，照賭賽規則，證明吾等曾經此島，未知先生能見許否？」其人張口呵欠，兩目瞪瞪，上下瞧視一回，有欲答不答之勢。良久始嗶然曰：「世間烏有此等蠢奴，肯作這等危險賭賽者。」加支身敬對曰：「誠然，正為如此，乃求先生給一證書，不悉能賜與否？」其人忿然作色曰：「吾適餐罷，欲稍睡片時，不圖你輩以此等不近人情之事，來相攪擾，殊屬令人生厭。請速行，毋溷乃公也。」狀驕倨，若視余輩為癩人，作此狂妄賭賽，似近太無意識，殊不值尊公一哂者。頃之，態度忽又和緩，傲岸之氣，似受熱帶之懶慢性所陶化，逐漸減低。忽轉柔聲問余曰：「你等有戰事新聞否？彼輩誠蠢笨，長此苦戰，果何為者。結果終為黃種人之利。」

耳。數數發言不止，且深嘉德人之能。余與加橫立靜聽，不敢妄參一言。余旋說下德語，像荷蘭語音。謂加支士曰：「吾儕僅欲得此君一紙證書耳。」加亦說下德語答曰：「然，此則他日不可少之物也。」其人聞余語，自謂曾親與波爾之戰。余等之話，彼亦嘗學之。因認定余輩爲荷蘭人，蓋誤下德語爲荷蘭語，以其語音極相近也。乃出紙筆，草一證書遞余，謂余輩經此島時，嘗過其居等語。余敬謝之。加支士又故意問之曰：「是間不久有船到否？」其人悄然答曰：「我烏能知。此間各人盡赴戰場，日常所見祇此三五土人耳。」後又喃喃怨詛，深恨處島中之孤寂，數數愁嘆不止。忽來一法國教士，身穿袈裟，鬚長及腹。余與加頻說法語以迎之。教士歡呼曰：「喂喂，好友，你兩位必請往我處一談也。」立前挽余二人之臂，引至一教堂，出美酒邀余二人飲，且縱聲問曰：「若爲美國人耶？抑荷蘭人耶？美國已加入戰團，助吾法以攻德矣；而荷蘭人則否。雖然，吾深信荷蘭人是表同情於法國者也。」語已，卽置唱片於留聲機上，邀余二人同唱馬賽里士一曲，是曲乃謳歌余曾祖之功德者。余亦高聲唱一回。教士數數說法語傾談，似深恨此間難得一人能與其說鄉音者。且盛意拳拳，力挽余二人。在此晚餐，餽甚豐，美酒尤爲香冽。余談話則不敢肆言。教士人極和藹，對客尤覺諄摯。而愛國之情，溢於眉宇，對

德人肆力抨擊，盡情詆譏之。後重歌馬賽里士一曲，始握手分別。臨行問余曰：「你等將何往耶？」余對曰：「以吾觀之，不外亞都大基（Aitutaki）也。」教士歡呼曰：「如此則誠佳矣。彼處我有朋友，君等可往訪之；但說吾名可矣。彼亦荷蘭人，見你等必歡迎也。」余聞言，突吃一驚。因余輩說荷蘭語，雜以德國口音，恐露破綻。故抵亞都大基後，余輩決不能自認爲荷蘭人，將改稱那威人可也。

亞條島菓木繁茂，以芒果柑橙香蕉椰子爲多。屋宇皆爲茅寮，藤花蔓延，環繞上下，紫綠相間，秀麗可觀。土人屬波利尼臣種（Polynesians），雙目黝黑，眼光閃閃。余輩乘小舟渡重洋之賭養新聞，頃刻之間，傳徧島上。

余在島購足伙食，再揚帆向亞都大基而駛。

是時天氣漸趨惡劣，連天大雨傾盆，如銀河倒瀉。圍幕天遮不足以抵禦之，波濤險惡，海水續續濺入艇中。余輩則續續以斗屏水，每小時撥水多至二百五十斗。除貯氣櫃中各物外，其餘莫不淋漓欲滴。大雨落畢，波浪依舊洶湧。船上各物，無術使其乾潔。臥具盡濕，夜眠其上，冷徹心脾，竟夜不能闔目，則體上之衣服亦已濕透皮膚，無時不在寒顫之中。寧起坐當更，猶勝於休息。時將兩臂上下分揚，

藉以驅冷。至此已無術舉火，飲食諸物，無一溫暖者。

某日，忽發現蜃氣一條，離小舟不遠，卽世俗所謂神龍取水者是也。初見細雨跳珠，在水面旋轉不息，循環往復，頗呈奇觀，繼則愈轉愈速，海水滾成一團。空際黑雲縷縷，繞成一線，緩緩下垂，像一尖長之煙齒。其尖端驀然疾射海面，海面之水，則沸騰旋轉，向上直衝，與黑雲相吸，合成一氣。愈吸愈高，似一擎天之柱。旋迴不止，搖搖欲墜。始則呼呼然，繼則訇訇然，好像巖崩谷裂。水柱且轉且走，時觸副廖地文把舵，思欲轉舵以避之。無奈風聲寂然，小艇不能移動。正當惶急萬狀之際，忽劃然一聲，震耳欲聾。水柱爆裂，自空中下墜，直壓水面。水勢奔騰澎湃，巨潮洶湧，縱橫激湍。小舟躍起，左右搖撼，乍起乍伏，其不沉者幾希。余亦嚇至面如土色，惟有多謝上天耳。

三日後，小舟迷入暗礁海面。巨石嶙峋，異常危險。惟景色佳絕，越過暗礁，則爲亞都大基海岸。沿岸四顧，亦不見一船。但仍冀二三日，有一船到埠，從而攻取之。遂繫舟岸傍，相率登陸。有土人一羣，集海傍而觀。又有白種人六，中爲一英人，身長而擢，鼻架眼鏡，望之頗像威爾遜總統。性亦多疑，不失英人本色。且活潑狡詐，與居亞條島之英人不同；絕不染熱帶之懶惰色彩。一見余輩登陸，似深抱疑慮。

得非爲失路之德國人耶？不然，何以漂泊至此也。但舉動似又非常審慎，不敢強行搜索余舟。彼自審絕無武力，不足與余輩爲敵。倘余輩果爲德國人也，則必全身武裝。彼自顧赤手空拳，將何以抵敵。豈非枉送生命乎？余輩登陸後，舉止雍容不迫，思有以釋其疑團。遂將駕艇賭賽，及求繕證書一事，細述一遍，與在亞條島時所說之話，約略相同。但自認爲那威人，不敢出亞條島英人之證書以示之，因證書之內，稱余輩爲荷蘭人也。

英人語余曰：「此間有一那威人，爲君等之同鄉，想君必喜見之。乃介紹與一木匠晤面。蓋英人暗囑木匠與余輩傾談，藉探余輩真否爲那威人也。」余說那威語，不甚暢達；但同伴加支士上尉，則洒脫流利，無殊那威士人。余遂極力避免，讓加出首，與其人作長談。加自謂爲那威族之韋經人 (Viking)，且自認薄有資產，而謙和有禮，木匠果深愛之，走告英人，謂余輩果爲那威人，斷非德國人也。酷肖威爾遜總統之英人，邀余至其家用膳，余敬諾之。別有一羅姓之英商，另請加支士餐於其室。可知木匠之語，猶未足祛英人之疑；今欲用計將余兩人分開，加與余皆婉言推卻，圖免分離。但英商數數固請，禮貌隆重；過卻則近不恭，反益滋其疑慮，遂不得不勉從其請。

余牽加衣小語之曰：「余二人將分居兩地，勢成孤立，惟有短鎗手彈，足以自衛。總要睜開兩眼，小心提防。倘有不測，則奮勇衝出，奪路奔回舟中可也。」

英人住所，乃一石室。余入室後，則解衣沐浴，且將鬚薙除，復出見主人於廳中。彼見余下頷濯濯，愕然問曰：「呵！你亦剃鬚耶？」余答曰：「然，謝君，吾見鬚長如戟，今去之，自覺十分爽快也。」英人曰：「今君與人作駕舟賭賽，而又剃鬚，將何以取信於人也？」語意尖鋒，顯指余輩駕舟賭賽之說，爲不足信者。其人如此多疑，真不愧英人本色。余是日餐於其家，默察其人似非一長於辭令者。但是時則說話頗多，數數覓事問余，余亦小心答復。忽一僕人持一短函來。英人閱畢，立草數言以答之。數分鐘後，僕人復以書來，卽又答之。如是者數次。余怪而問之曰：「有重要消息耶？」彼忙答曰：「否，是來自吾友羅君者，謂將請吾輩過其廬，以啜茗也。」余見狀深異之，嚴行戒備，藉短鎗手彈爲護符，有恃無恐。

後查彼輩計劃，實欲將余兩人拆開而分問之。僕人帶來之書，則酌定各種問題，俾事後細測余二人之答語，是否相符也。幸所言尙無抵觸，但不能泯彼等之疑心耳。

余初欲問英人日間有無船舶到此，冀獲個中消息；後以彼等既疑余輩爲德人，深恐此間易滋疑竇，遂致不果。

居有頃，余輩欲他去，往見英人求繕一證書，英人辭以明日，且請余明日復來，當有以應命等語。顯係欲藉證書延緩，留余等多居一日。余輩既不獲所請，遂快快走見木匠。匠語加支士，謂島民皆疑余等爲德人，英人又從而鼓動之，將有不利於余輩之舉動，請余輩提防。土人皆指余輩爲德人，將擒之以邀功也。余聞語，立令二人居舟嚴行防衛，有來犯者則迎頭痛擊之。加問木工曰：「此間不久有船到否？」答曰：「是則難言矣。是間船舶無定期，快則明日，或來一艘，遲則再候月餘，亦未可知也。」

是夜，余輩舉行軍事會議，以定應付策略。將不告而去，捨此他適耶？將以武力佔領是島耶？抑仍自認爲那威人耶？不告而去，則彼等必認定余輩爲德國人無疑。島中雖乏無線電臺，不能與其他各島直通消息，惟遲早終有船來，恐將消息播露，似非計之得者。佔領此島，余輩有此武力，本亦無難；但恐傷殘過多，有負余不殺人不流血之宗旨。疊經討論，卒決定仍自認爲那威人。

翌日復如約走訪英人，求繕證書。登岸時，余囑後方各人細心防衛，聞岸上鎗聲一響，便是余等

告急，立向空中放機關鎗一排，并擲手溜彈於水面，以作巨響，俾寒土人之膽，然後挾機關槍長鎗手溜彈等急行上岸赴救。吩咐既定，余與加支士聯袂同叩英人室。有土人成羣，追隨其後。英人立候門外，狀似苦悶不樂。見余至，卒然厲聲問曰：「吾欲一查你舟，及驗舟中文件。」余問何故。答曰：「島民深疑君等爲德國人，僕固信其不然；但不驗君舟，無以釋羣衆之疑也。」言下態度似甚游移。既不欲放余輩逃去，又恐發生劇鬪。門外土人則愈聚愈多，皆猙獰可畏。余左手置衣袋以拊鎗柄，預搭鐵絲鈎於手溜彈藥引上。自知土人兇悍，今既密受包圍，欺瞞亦屬無益，不若將事表白，乃語英人曰：「實告君，我等誠德人；然不欲以兵戎相見。你我皆白種人也，合居異族之前，舉動應磊磊落落，勿啓異族人輕視之心，請君卽來驗吾船，吾固深表歡迎也。」英人聞言，面色驟變慘白，答曰：「甚善，但恐你輩將挾吾同去耳。」余答曰：「否否，一言爲定，吾必不出此卑劣手段也。」

余等甫出遊廊，土人閑然大嘩，余誠不料土人如此衆多。今觀暴徒徧地，聲勢洶洶，心中不免帶幾分驚怯。雖然，此特一時之恐慌耳，鎗林彈雨且不驚，此輩蠢蠢，何足畏懼。乃鼓勇直出，與加支士并肩而行。英人居前，導余兩人穿羣衆而過。土人見英人同行，皆駭愕失色。至中途，忽一穿軍服之土人

（其人曾在法國之英軍服務者）搶步至前，問英人曰：「先生，將令吾捕彼等耶？」余喝之曰：「蠢材，你捕何人？速緘你口。吾輩那威人，豈受你蠢材拘捕者耶？」復轉首謂英人曰：「若此人妄行動手，吾必鎗殺之。」英人急舉手揮其人使退，且微有慍色，止余勿說此等激烈之語。土人隨余輩至海傍，已有一小划候於此。英人復問余曰：「你等真不欲挾吾以去耶？」余曰：「大丈夫言出若金石，豈有反覆？但請放心，毋總總過慮也。」遂乘上划過余舟。岸傍萬目睽睽，集視舟上。英人惶恐萬分。此舉想非出於自動，實被土人挾迫而爲之者。

舟中有舊航海日記一冊，乃得自昔日被俘船舶者。加支士忿然作色曰：「此則航海日記也。」英人逐頁翻閱，後揭至一頁，上蓋一印，皆篆德文，有帝國海軍等字樣，遂囁嚅曰：「此數字作何解？」加冷笑曰：「是那威文，余亦不甚了了。」後又見德文數字，問是何語。加曰：「此大約亦爲那威文耳。我安知之？」未幾，又將炮遮揭開，驟視來福鎗多桿，則又放下。再揭別一炮遮，則見溜霰彈纍纍，狀如蘋菓一般。余觀其面立呈死灰之色，顛聲詆語曰：「此等物件當緊蓋之。」余接問之曰：「舟中各物，君以爲何如？」彼狡笑曰：「殊不錯，殊不錯。」余固難之曰：「然則請君向岸上土人言之可乎？」彼

不敢不從，轉首向岸邊高叫曰：「舟中各物皆妥。彼輩皆那威人，非誑語也。」余又強之曰：「證書如何？」則又依言寫一證書。既畢，復顛聲叩余曰：「君等將不扣留我耶？」余曰：「否，但竊願君導余等上岸一行，俾買些伙食烟絲耳。」

加支士上岸購備伙食，余則留英人偕立碼頭談話，以待加回。時余尙欲用武力佔領此島，以候船來，則騎劫之。然再四思維，卒恐傷亡過多，不忍下手。

加支士回後，余與英人握手作別，各行之以禮，貌甚歡洽。彼對余輩雖抱疑懼之心，但舉動則彬彬有禮。余嘗餐於其家，知其非鹵莽人也。幸未嘗當土人之前凌辱之，爲其保全體面，余深自慰。

余舟拔錨揚帆，離岸而去；但聞沿岸一派鼓掌及喝彩之聲。土人初疑余輩爲德人也，備加虐待。今聞英人言，乃一齊鼓掌送行，所以表示歉意，以圖補過歟！

余日後細思之，始悟此舉爲失計，以致全局落拓，殊爲可惜。余去後之第四日，有一三桅船抵島。倘余當日佔領此島，便可劫得是船，騎之出海，儼回冒丕利亞島諸人，以繼續未完之工作。今乃計不出此，致島中之英人，洩其事於帆船。而帆船翌日離島，中途遇一汽油船，遂藉無線電之力，不數日間，便

轟傳其事於世界，而南洋諸島，遂加緊防範。余等無容身之地矣，何異結繭自縛也。惜哉！

第二十七章 海魔偷至飛蠍羣島

余初意本不欲遠走飛蠍，後因吃一虛驚，嚇走數千里。至今言之，可恨亦復可笑也。余駕小舟駛至庖丁羣島之喇羅唐家島（Rarotonga）時當深夜，月色朦朧。忽見十丈之內，巍然一巨船，橫立海面。全船暗無燈火，以狀卜之，必爲一次等巡洋艦。余下令急行轉舵，高張布帆，順着風勢，向他方走避。不拘遠近，只顧直駛，且駛且驚，深懼被艦上之望臺發覺，尤怕猙獰如鬼，磷磷可怖之探海燈，一經射照，必無生還之望。第恨小舟不生兩翼，未能高飛。中心惶惶，手顫腳震。舟行幾多時，幾不自知，但見冥冥夜色，濤聲潺潺，回顧後方，闕無聲影。自信經已脫險，心神稍定。然冷汗陣陣，浹背而流，顫聲語衆人曰：「險哉此行！可以多謝上帝矣。」（後數月，余與某船官佐談及此事，始知是夜實出於誤會，以致吃此虛驚。數月前有一輪船在此間觸礁，擱立海面。因位置平正，不偏不側，儼如汽船寄碇一般。且無燈光，余遂疑爲巡洋艦。一時杯弓蛇影，越想越像，以致拚命奔逃，飽吃虛驚，且空捱一場辛苦，迫走長途，向

飛蠍而去，自憐亦堪自笑也。）

噫！庖丁羣島豈無吾輩容身之地歟？在亞條不見一船，在亞都大基亦不逢一船，且被疑爲德國人，發生幾許枝節。今在喇羅唐家則又黑夜逢魔，狼狽奔逃。茫茫蒼海，余輩將何之？乃與衆人細商，不若離此他適。衆皆曰：「諾，謹依爵爺之命。但扁舟一葉，行將焉往？無已，則飛蠍羣島耳。」余曰：「飛蠍亦佳，是間船舶極衆，當無難捕得其一也。」乃決計走飛蠍一途。

余默念飛蠍桅檣林立，風帆如鯽，類皆儀運硝磺等產物，往北美州合衆國，以供製彈廠之需。此行或能達到目的。但蟻舟一葉，由庖丁而至飛蠍，航程迢遞，前途吉凶難卜。幸自出發以來，海面平靜，絕無颶風之險。祇此一端，便應感謝上帝，計自冒丕利亞起程，而至附近庖丁羣島之亞條，由亞條而亞都大基，以至喇羅唐家，每島僅隔數百里，航行數天，便能到達。但由此以往飛蠍，其水程之長，則又不可同日而語矣。自西徂東，橫過地球經線二十度。前半水程，長約一千里。海天相接，復不見陸。約行十三天，無地可以接濟糧食。萬一遇着敵艦，又無地可以逃匿。縱使風浪平靜，且不易行，何況天氣日趨惡劣。初去之第一星期，風濤便非常兇險。余輩於忙急之際，竟忘卻南洋海面，於秋分時節，常有

颶風發生；今又適逢其時。向使余輩知之，必不走飛蛾一途也。變出倉猝，雖神仙亦爲之束手，況余輩乎！

初去時，大雨傾盆，一連十日，波浪洶湧，狂風挾雨，捲入舟中。水深及踝，舟中各物，皆沒於水。全身衣服透濕，淋漓欲滴。入夜冷風徹骨，陣陣生寒，手足顫動，牙床格格作響。被褥皆濕，留之亦無用，悉數投諸水中，寧臥漬板之上。陽光時烈時緩，衣服亦隨乾隨濕。乾後則堅硬如板，把皮膚擦損，鮮血殷然。濕後則鹹水醃浸，傷痕痲腫作奇痛，似全身着火一般。積日不得一眠，無時不頭目暈眩，幾欲暈厥。把舵者，常昏昏睡去，致小舟不辨方向，左右亂滾。如此者，已不知若干次矣。

某日天色初曙，忽見海面盡變深黃，不復作碧綠原色。噫！余夢未醒耶？抑眼花繚亂必矣。乃拂水一壺，細驗之，則見浮石一團，可決其必爲硫磺。浮鋪海面者，則硫磺之灰也。舟行三日，極目茫洋，遠無涯際，悉爲火山之餘燄所掩，成深黃之色。此必海底爆裂所致。前月海鷹遭海嘯之禍者，則由此起耶？海浪將灰燄捲入舟中，無孔不入，絨氈衣服，盡變成沙紙。全身被灰沙黏附，着手粗礫。舟行愈久，則食水愈覺稀微，祇有極力撐節。在昔風浪平靜，猶可以布帆乘雨水，而蓄諸缸中。今布帆無時不爲鹹

水所漬，當大雨時，以雨水洗之，滌去其鹵。然浪花高濺，隨滌隨濕。所收貯之雨水，無法以去其鹹。在庖丁羣鳥所購之蔬菜，至是亦已食盡。舟中所存者，只硬餅乾一物。不食無以充飢，食則乾燥澀喉，反增其渴。雖有可口之醃肉一方，但不敢沾唇，以防作渴。陸上人嘗聞航海家備述絕飲之苦，其言實非鋪張揚厲也。霖雨既息，烈日揚威，則燥渴愈甚，辛苦過於飢寒百倍，口內枯涸，兩顎乾厚如鐵，咽喉苦燥，沙沙不能成聲。終日以口狂吮指節，緩緩啜吸，冀生涎沫以潤枯喉。

終日屈處蟻舟中，備嘗勞苦。所食只硬餅乾一物，又缺乏運動，血枯之病，逐漸發生。膝頭腫脹，要將長褲剪去下截，俾雙膝外露。但小舟左右搖撼，則兩膝互撞，或觸及船傍，則又痛徹骨髓。兩唇焦灼破裂，舌則厚重如鐵，若銜巨石於口中。牙肉青白，有消削之勢。牙齒搖動，幾欲脫口墮落，嚼食硬餅乾，如咬堅鐵，不食又恐餓死。頭目昏眩，似有重物壓額，目睛幾欲奪眶而出。脛下漸起血枯症，雙足酸痺，不能起立，只循艇傍移動。血枯一症，初發於脛，人體之鮮血，逐漸變水；變水之處，悉成青白之色。但見白痕一線，繼續上升，至心即死。觀白痕之高低，可知死期之遠近。余輩逐日記之，視同一種遊戲；無異一航海日記，一誌死亡之日記也。六人中以波臣伯文年最少，而成績亦最優，白痕一線，高出其他諸

人之上，伯文不以爲憂，反引爲笑樂。余輩六人，已屆垂死之日，生機窒塞，頭頂之腦，好像棉花一團，麻木不仁，已失其天然之功用。此際已無所謂驚，亦無所謂苦，但求一死，以擺脫一切煩惱。求死之念，反形熱烈。余首倡自殺之議，謂各以繩環頸，同縛鐵板上，一齊墜海，數秒鐘後，便可解決一切痛苦矣。各人皆贊成是議，惟伯文年最少，而死期亦最促，則獨不謂然，立翻滑稽小說一本，高聲朗誦。余輩皆大笑。自殺之議，遂無形打銷。

余輩胸中了無一物，絕無所思，亦無所望。惟水手之本能猶幸能記憶。張帆把舵，以定小艇方向。航海學識，至此亦大形退化。現居地球之經緯線若干度，亦幾不自知，迷迷惘惘，向西直駛，但求見一海島覓食，以解飢渴。

嘗聞航海家備述沉船之苦。駕小舟一葉，飄泊於洪濤巨浪之中，飢渴交迫，疾病叢生，自以爲必無幸矣。忽見一船來救，或見一陸地，則一種愉快之情，遑論尋常之文學家，則超世之大文豪，亦不能描寫其萬一。余輩初見天際懸一黑點，舟愈近，而點愈大，久之變爲一葱綠小島。正如死去之人，忽服靈藥，油然復甦。一種歡喜之情，誠屬有口難言。但覺手足微顫，心兒突突狂跳。舟行愈近，則手顫心跳。

亦愈速，有不能自己者。此爲一種悲極而喜之表示歟？真令人不可解。此際腦海中只思飲思食，此外別無他圖。牙齒搖落，思得香蕉而食之，雖百金易一，所不吝也。敵人耶？敵艦耶？將爲敵俘虜耶？余不暇計及，惟有向小島直進。

土人百十成羣，繞立岸邊，靜觀余輩泊岸。皆黑色武士，如熊如虎，具尙武精神。與前在庖丁羣島所見柔弱不振之棕色人種迥異。余見黑人立陣岸前，皆猙獰可怖，遂疑爲食人之野人，而此島草菁林密，亦深類異人之居。嘗聞南洋有野人，殺人而剝其皮，烹其肉以作羹，思之令人毛戴。今之所見，得毋類是歟？乃不敢冒昧登岸，然又不肯示弱於人。乃下令預備應敵，余輩雖當垂死之時，猶不忘軍人本色。

德國戰旗飛起，機關鎗長鎗排列小艇兩傍。卽聞岸上有喧嘩之聲。有黑人說不純粹之英語，縱聲大叫曰：「你輩德人耶？德國勇士，你輩遠道來此，何不登岸？」余聞語，仍不敢孟浪，輕撐小舟至岸邊，與土人傾談。土人貌恭敬，厚禮余輩。自謂深怨其主人（卽英人）。島中人應募至法國服役者，其數甚衆。或死或傷，或不合水土，抱病而回，類皆骨瘦形消，僅餘軀壳。

其會長亦親至岸傍，似甚關懷戰事，嗷嗷不休。其言曰：「白人嘗派教士來本島宣傳，謂人類同爲上帝所生，論情皆屬兄弟，不應互相殺戮；且力勸我輩黑人，勿起戰爭。其言誠屬至理，然曾幾何時，彼等謂有戰事發生，要我等從軍出發，且云爲彼等而戰，非爲我輩黑人而戰。既屬兄弟，何故又起戰爭？今島中人隨軍一去不返，死者固多，其得生還者，亦染有痼疾，咳嗽不止。由是觀之，教士之言，特欺人者耳。」

島中人皆爲尙武民族。英人嘗在島民之前，痛詆德人，謂爲如何殘酷，如何無理。島民皆不深信，第慕德人之勇敢善戰。蓋島民多有躬參戰役者，回島後嘗向島民言之，故皆深佩德人之武勇。今見德國武士全副武裝，卒然蒞臨，益增島民崇拜之心。因勇敢善戰，島中人視爲無上之美德也。

黑人云，島上現無白人蹤跡。余輩亦甚想登岸一遊，但血枯症發，手足浮腫，行動蹣跚，狀類殘廢；殘廢之人，素爲野蠻民族所鄙夷。今島民既崇拜德人，稱爲勇士，何可以弱點示之。島民疊請余輩登岸，執禮甚恭。余連卻之，僞稱急於赴敵，不暇久留，但求給香蕉食水，於願已足。有頃，島民果用葫蘆樣之巨瓠數個，滿貯食水，及香蕉數叢，抬至岸側。余泊碼頭以接之，連聲稱謝不已。

香蕉食水接收既畢，余復揚帆他去，但聞岸上有高呼歡送之聲，余輩亦揚巾以答之。

此島名牛夷(Niue)，飛蠍羣島外層之一小島也。去時風清日朗，天色甚佳。離島後之第一日，覺精神舒適，第二日則痼疾已去，身體漸漸復原。香蕉之於血枯症，收效異常迅速，似注新血入體，立將病根鏟除，雖仙丹靈藥，無以加之。一抵加大荒加(Katafanga)則健康完全恢復，精神魄力一如平時。加大荒加(Katafanga)乃一巨島，中有居民。但小舟所泊之處，則沙岸一條，闕無人煙，留居五日，不見一人。余輩甫着陸地，立足不寧，左搖右擺，有傾跌之勢。水手慣處舟中，其行動之姿勢，與陸居者微有不同。而余輩蜷伏小舟，已逾兩星期，上下簸揚，不能自主。今忽足蹈堅土，兩腳似不習慣，行步頓失常態。雖在岸傍連行五日，仍覺足不成步，時有傾跌之虞。幸島中鮮菓甚多，泉水甘冽。余輩飽啖鮮菓，將血枯症祛除，復解衣浴於溪澗中，表裏豁然，狀至舒適。

島中有荒屋一所，細察之，則屋主原為一德國農夫，大戰爆發時，農人逃匿島內。英人某甲至而鳩估之。後甲嫌荒島孤寂，遂棄而之他。屋中瑣物雜陳，中有德文廣告雜誌一冊，翻閱之，揭第一頁，則見告白一面，乃德國益文加支士汕畫公司刊登者。余部下有一水手名益文，一艦副名加支士，此二

人者雖與告白中之油畫公司無關，余以其名姓相符，且事屬湊巧，乃引爲吉兆。則余輩今得入德人之居，亦屬一佳遇也。屋內事物，雖零亂不堪，尙有基督式之木床數張。自離冒不利亞島以至今日，得安眠床上，且上氈下褥者，當以此爲第一次。

余輩已離飛蠟本島不遠。海上帆船，儼運硝磺來往者，絡繹不絕。至此且不能捕一船，則此後永無捕船之希望。島中有小艇一艘，比余之小舟寬長而較新，乃英人遺下者。初欲取之以代小舟，後以小舟乃海鷹遺物，且儼余輩航行數千里，何忍中途棄置，姑決計保全之，以俟捕得一船。故英人遺下之小艇，依舊置而不用，仍駕小舟而去。此行成敗利鈍，屬凶屬吉，尙未可知。然駕小舟而去，不復駕小舟而回，可斷言矣。

未幾駛抵飛蠟本島，直入一海灣之中，見遠處有島嶼環抱。時方深夜，辨別不清，故決計待至黎明，細察有船多少經過此島，及開往何地，從而蹤跡之。乃捲帆下錨，寄宿一宵。留有用之精神，以待明日。

翌晨，天甫破曉，余被呼聲驚醒。睡眼惺忪之下，當前見白浪一條，如岡巒起伏，直搏附近一珊瑚

礁。礁後有峭壁，形勢險惡。因小舟所拋之錨，乃一厚帆布袋，僅足將小舟牽制，俾船傍不致吹向當風一面。其實舟之位置，漂流無定。昨夜各人熟睡後，小舟流入狂瀾之中。輪機技正加羅士醒覺最早，觀狀急呼余起。時小舟已距珊瑚礁不遠，狂風趁勢吹送，厥狀甚危。余急喝令揚帆。各人從夢中驚醒，皆手忙腳亂，勉強將帆掛起。但風勢吹向瑚巖，小舟不能逆風而駛，欲離不得。第聞潮聲隆隆，響若轟雷。眼見小舟逐漸吹向珊瑚礁上，束手無策，心中只有着急，自知禍不旋踵，死在目前。

狂潮來去無定，起落迅速。沿海居民，多慣見之，引爲奇觀。南太平洋海面，島嶼羅佈，潮勢猛烈，異乎尋常。每每挾其排山倒海之勢，與巖嶼之珊瑚礁搏擊。生物當之無一能幸免者，則蛟龍水怪遇之，亦難免破腹穿腸之慘也。

余見事機危迫，急持短槍在手，喝令衆人預備梟水逃逸，寧溺死於海中，猶勝於慘斃珊瑚礁上也。衆皆急行覓槍，中有一人，屢覓不得。時小舟左右搖撼，上有風勢吹之使近，下則潮勢拒之使離。進既不能，退又不可，乃循礁邊而駛。狂風吹之，距礁石僅數碼，一觸將立成齏粉。當此生死關頭，間不容髮，其人仍覓槍不得。而俯視當前之礁石，倏然不見，僅餘一尖銳之斜角。有頃小艇漂流與瑚巖成一

平行線。余輩乃得安然脫險，候一人覓槍之故，不致冒蹈海之險，全體生命得以保全。因礁傍成一天然曲線，舟沿曲線突過，不致與礁相觸，亦云幸矣。

余至是始知人類有兩種呼吸：遇危難時，呼吸短而促，危難既過，則呼吸長而緩。當小舟繞過礁石時，余呵氣一口，自頂至踵，走徧全身。暗察各人之面，則由青而黃，作古銅色。險過後一小時，面色始漸漸復回原狀。中有二人，謂經此一嚇，頭髮有幾根變灰白色。又有一人，謂股上發生藍點數處，其實於恐慌之中，彼以手緊握其股，致起此藍瘀之色，彼不自覺耳。至於白髮之說，數年前想已有之，今始發現，皆屬一時附會，不足爲奇。最奇者，則礁石之傍，有一曲線。舟循曲線疾轉，得免與礁石相觸，豈非天幸。當事急時，一人驚呼曰：「我輩脫險矣。」余以是知上天默佑，得以消除災難也。

第二十八章 海魔在飛蠍遭擒之經過

目前寄泊之島，名韋加夷（Wakaya），港內有舊帆船幾艘，余輩對之，視眈眈而欲逐逐，暗籌騎劫之法。岸上土人見余輩至，以爲沉船水手，流蕩至此。乃放艇載余輩登岸。此舉正合余輩計劃。既疑余輩爲沉船水手，正可乘勢查問港中船舶消息。遂留二人在小舟看守，余偕三人隨土人登岸，直造其廬。禮遇甚優。土人皆誠樸可親。室內有兩白人，及歐亞雜種者數人，目視余輩，狀似懷疑。中一雜種，尤咄咄迫人，向余諸多盤詰，殊屬無禮，余深惡之。

余與加支士散步林內，循小徑而行，討論一切進行策略。一白人策馬疾跑至前，卒覩余輩，似有感觸，頓呈驚惶之色，立行收繩不馳，把轡徐行，注視余兩人不少瞬。余向其點首爲禮，彼亦微頷答禮，緩緩而去。余至是亦頗驚疑，趕急步行返村中，以觀究竟。途次加支士悄然小語曰：「艦長，此爲最後之一着，不可不防。」余曰：「然，遭遇多不佳，則此番亦非無深意者。」細談之頃，忽見前向余盤詰之

雜種，與適間騎馬之英人同行，低頭附耳，似有密談。想必疑余輩爲德人，設法以圖之。余與加支士立刻上前，借故與其攀談，且邀彼二人同酌。是晚即飲於雜種之廬，至夜半乃止。余輩僞稱爲那威人，因中途沉船，漂泊無依，流至此島。果也藉醇酒之力，彼兩人對余輩發生好感，且表熱烈同情。雜種議論尤多，滔滔不絕，其言曰：「我輩初疑你等爲德人，今始知其不然。若你等果爲德人者，我輩將得五十磅之賞金也。」

美國水手，嘗謂英人善於用錢；若用途有益，雖多金不吝。德國人則過於小心，每有因小失大之弊。飛蛾政府，自接亞都大基之英人來電報告，謂有武裝之德國人，發現於南洋海面。乃下令各島居民，小心防範。謂最近有德國人冒認中立國人民，混入島中，圖謀不軌。如知彼輩下落，有真實消息，向政府報告者，將賞二百五十元等語。可知雜種與白人，實欲設法拘拿余輩，解官查究。但其計劃進行，至若何程度，當對酌時，余輩尙懵然不知。事後余始查悉當日白人騎馬疾跑，乃趕急往見駐泊港內之差遣艦艦長，將消息報告。而差遣艦立刻啓程，往附逆之飛蛾總島，向政府呈報。雖此約隔一日之水程也，當時余兩人尙在夢中，猶向彼輩多方辯白，不肯認爲德國人，幸能祛除彼等疑惑，深信余輩

爲那威人，豈余輩能言善辯，以收此效果耶？大約亦醇酒之功力耳。是夜飲罷，余與加支士宿於英人之居，若行所無事者，尤足解釋彼等之疑團。自是而後，余輩六人中，以四人入夜宿於岸上，留二人在小舟看守，以備不虞。某夜有土人四名，暗泅至小舟之傍，思將纜割斷。主使者爲一馬儘警官，疑余輩爲德人，欲向小舟搜索一遍。余之小舟上無蓬蓋，萬不料尙有人留守其中也。派善泅者數人，欲將小艇牽返海傍，擱置沙岸上。當時風勢吹向海岸，繩斷舟流。看舟者二人，方入黑甜，迨舟底與沙岸相擦，始從夢中驚醒，見黑影憧憧，環立左右，知有人盜舟，乃急擊小鎗在手，將泅水者驅散，掉小舟返海心。

翌日港中寄泊之帆船，皆拔碇揚帆，啓行在即。余擇其中最新之一艘，往見其船長，商量將余輩備往蘇華，卽飛蠟羣島之首都也。余輩預定計劃，乘船離港數里後，卽穿回軍服，各拾軍械，用武力騎劫之。詎料人算不能勝天，是日狂風大作，盡將出海之船，驅返港中，不敢開行。余輩亦隨船回港，際此船留港內，本可用武刀騎劫之，縱爲岸上人發覺，余亦不懼，量此彈丸小島，用武力控制之，本亦無難。然後乘狂風大作之際，揚帆出海。此策原屬可行，余亦躍躍欲試。幹大事者，宜當機立斷。余素來行事，皆勇敢向前，絕無猶豫之色。今番似又過於審慎，不行此良策，以致坐失時機。自問亦殊不可解，豈今

昔之思想不同歟？抑捭飢抵渴風塵苦碌之餘，智識魄力亦因而消滅歟？余決計待至明日，船復出海時，然後却奪之。卽此一延誤，遂投身羅網之中矣。

翌朝見一新式帆船駛入港中，外觀裝煌，華麗奪目。船上配有摩打機一副。船而帆纜修潔無塵。此等新船，適中下懷。聞是一定期帆船，行走蘇華（Suewa）及諸島之間。余低聲語衆兄弟曰：「快哉！此真我等之船也。彼數艘陳舊之物，何足掛懷，此船則不可不圖之也。」乃立刻舉行軍事會議。時船已泊碼頭，余立令加支士往見船長，僞稱那威人，由澳洲乘煤船至蘇華，至中途因駕小舟巡行海面，致與煤船相失，流落至此。今欲搭其船趕回蘇華，重覓原日之煤船，以返澳洲，客腳照例交足，不知能見許否？船長絕不懷疑，欣然答允曰：「甚佳，吾船明朝啓行，請今晚八點鐘落船可也。」余擬照原定計劃，一出海後，則樹起德國戰旗，軍裝戎服，以武力騎劫之。小艇各物，皆預備放棄。所有來福槍、機關槍、手榴彈等物，先以軍服裹之，再用氈捲成一團，小心置入帆布袋中，以繩網之，攜帶利便，絕不露軍伙嫌疑。每人攜一短槍及手榴彈，分置左右雨衣袋中。是晚八點，卽陸續登船。因佈置嚴密，雖身受嫌疑，見者亦不甚注意。登船後，船長接之以禮。余輩環船巡視一週，以定未來之戰略。默計此船出廠約

及一年，故船上各物，尙異常華麗。余與廖地文，同步甲板上，低聲語之曰：「此船餐室壯麗，伙食豐饒，山禽海鮮，無物不有。我輩將飲於斯，食於斯，以視當日之硬餅乾，咬以搖落之牙，孰甘孰苦！」又指睡房語之曰：「風雨之夜，靜臥此中，以視狹窄之小艇，蜷伏不敢動，一苦一樂，真有天堂地獄之別矣。」語已吃吃大笑，廖亦俯笑不已。船上有摩打機兩副，行駛迅速，橫渡太平洋亦綽有餘裕。比諸鐵硝磺之舊帆船，速率加倍。船長與余傾談，謂有雜貨甚多，如白鞋、白帽、絲織內衫、絲巾、絲襪等貴重之物，皆供給南洋各島之種植家及商人眷屬者。又有菓子、菜蔬及鮮肉六千磅。各種糧食充足，可供六個月之遠航。余聞言喜極，低聲暗祝曰：「此天賜之良緣也。」

語有云，踏破鐵鞋無去路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今機會則在目前，何可失之交臂。余異日，駕此華麗之巨船，馳回冒丕利亞島，機力充足，糧食富饒，德國戰旗將飛揚於桅巔。船泊珊瑚湖巖前，各兄弟見之，將必曰：「爵爺真神人哉！烏能得此巨船？」余將應之曰：「此德國人之洪福也。」余仰視桅帆整潔，俯觀甲板油滑無塵，心中暗喜。預爲之定名，笑語弟兄曰：「呵！此海鷹第二也。是誠不愧一次等巡洋艦，稱爲海鷹第二，不亦適當耶？」余當時之思潮，一起一落，好像空中樓閣，愈想愈幻，正如俗語所云：

「雞子未孵化，乃先數其雛。」未免嫌其太早耳。

翌晨又見一氣船入口。當時船長適立余傍，謂汽船備有長官蒞島。未幾果見船傍落一小艇，中坐戎裝佩劍之長官一人，及印兵四人，直向帆船駛來。余見狀，即知爲踪跡余輩而來者。因飛電當局，接雜種及白人報告，謂有德人六名匿居島中，乃派武裝警察來島拘拿余輩。但倉卒無船可用，不免稍事延宕。今來者，乃一犧牲畜之船，船名奄喇。因機件微壞，耽擱幾小時，延至今朝始到。到時先與岸上互通消息，知余輩落此帆船，乃放掉來此。是朝颶風之氣象已過，晨光曦亮，旭日斜照椰林，海水作深藍色，西風吹袂，觸膚生涼。但見小艇由遠處掉來，似甚吃力。印兵皆衣短褲，跣足裸脛，各佩短刀，不攜火器。長官佩長劍，手持短槍一。余輩若放短槍或擲一炸彈，殺之何難。即待彼輩登船後，亦可用短槍指嚇而劫制之。余輩若密陳機關槍於船面，則船上人亦將無如之何。當時各弟兄皆竊竊私語，羣懷敵愾之心，欲施強制手段，騎劫此船逃逸。以此請命於余。余當時游移未決，中心志忑不寧。余輩之軍服，皆細綁成包，置於艙底，倉卒間何能得之。若不衣軍服，只穿民裝，與正式之軍隊開戰，縱能逃脫，亦與戰爭公例抵觸，爲正義所不許。德國海軍官佐，皆嚴守此等戒律，不能以兒戲出之。衣軍服與敵

人週旋，光明磊落，縱然戰敗，只餘一兵一彈，仍不失軍人之光榮。則身受俘虜，亦得優良待遇。若穿民裝作戰，被俘虜後，將視爲國際匪徒，縲死桅杠之下，豈非失盡軍人體面乎！用兵與用情相等，應光明正大，不應以兒戲出之。戰時穿民裝者，只有間諜，交戰之國，雙方皆有之。然一經捕逮，必處死刑，無一倖免者。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，以及最近之戰，德國人捕獲放冷槍之便衣隊，皆處以極刑，不稍寬替，以其不合戰爭正軌也。故作戰之軍隊，必穿戎裝，在德國已視爲天經地義。此次大戰，雙方採用新式戰術，世界人士，以其傷殘過甚，有乖人道，深致不滿。今同盟國方面之商輪，因防德國潛水艇襲擊，船上多裝巨炮，而僱用之炮手，亦皆身穿戎服，以表示其爲正式軍人，暫爲商船服務耳。余沉思至此，乃語各兄弟曰：「吾輩穿戎裝則可戰，衣民裝則萬不可戰。今船之警官及裸脛赤足之印兵，絕無抵禦能力，投一炸彈，便足以盡殺之，但吾輩決不出此卑劣手段，勝之亦不武，適足玷辱吾輩之令譽。你輩宜恪守吾令，不可妄動。」衆兄弟亦深喻此旨。然斂手待縛，則心又似有不甘。任誰都不願投身英國囹圄中，以度俘虜生活。但大勢所趨，則又無可如何。時當九月二十一日，余輩自冒丕利亞島啓行，迄今差兩日，便足一月之數。

未幾，警官率四印兵登船，皆穿短褲，長不及膝。警官居前，四印兵隨之。步行至余前，從容語余曰：「你爲誰？余奉令來此捕你也。」余答曰：「閣下欲耳吾命耶？吾卽海鷹艦長力拿子爵，此數人者皆余之部下也。」警官曰：「君則力拿子爵耶？」余曰：「然。」警官揚目四顧，狀頗驚惶。余視其兩足微顫，深恐余輩挾有武器，自審抵禦乏力，情勢顯然，烏得不驚。余察其狀，乃溫語慰之曰：「閣下請勿驚。吾等有手槍武器，本可刼制閣下而有餘。使余輩今日身穿戎服者，閣下與印兵將爲吾等之俘虜。然吾輩今日皆身穿民裝，已自認爲閣下所拘捕，斷無反抗之理。君如不信，請一觀之。余等乃探囊露出短槍，又令兩人取出包裹，割開之，則有機關槍、來福槍、炸彈等物，赫然陳列船面。警官見之大驚，雖經余極力安慰，面色依然青白。印兵神態尤爲可笑，黑脛光滑，白斑滿焉，皆身倚船欄，作預備跳海之勢。帆船船長及海員等，至此始知客爲海洋巨盜，莫不張口咋舌，呆目瞪視，駭愕失色。余高叫曰：「官長，請君退後數步，容吾將各武器毀棄之。」旋又下令，命將各物盡投海中。一時機關槍、來福槍、短槍、炸彈，相繼擲下。水花四濺，其聲淙淙然。旋轉身向警官舉手曰：「官長，此後如何，當從君命。」警官曰：「壯哉！子爵乎，君率部下諸人，爲國建功，已成大名於宇宙。今之舉動，尤爲磊落光明。我輩大不列顛人，素

重然諾。子爵聽之，君等將受優渥之待遇也。」說至不列顛三字時，語音格外高壯，似頗用氣者。

警官命將余輩押落奄喇（Amra）牲船。船上有一女管事，黑婦也，性烈而好罵。一見余輩登船，則鼓其尖長之舌，唁唁申臂不已。其言曰：「你等見殘賤之匈奴否？泥垢滿身，污吾甲板，累船上工人多一番洗刷工作矣。此等殘賤匈奴，最好以墨油塗黑其面。彼等慣於沉船墜舟，不知溺死幾許婦人孺子。吾甚願得一槍，將彼等逐一射殺之，爲死者報仇，以洩胸中不平之氣也。」語氣激烈，似欲生啖余輩之肉，始得甘心。彼久聽英人可怖之宣傳，詆德國人如何狠毒，如何殘忍，今一見德人便肆口謾罵，何怪其然。此等惡言，不損余輩毫末，且身爲俘虜，何暇與一無意識之婦人較論哉。聽之可耳。余默念到蘇華後，第一次審詢時，英官必查問海鷹下落，及其他船員踪跡。余部下留居冒丕利亞島一事，余料英人尙未知之。第恐開審時，將各人隔開而分問之，則答話參差不一，適足以收事。余乃力囑各人，應緊緘其口，遇有問話，盡推余個人身上，由余一人負責答問。所以隨身之文件字紙，有提及在冒丕利亞島登岸一事者，皆一一撕毀之。無論英人如何搜查，如何審問，冒丕利亞島餘衆之消息，斷不能宣洩。惜不幸有一不如意之事發生，致將秘密宣洩。後數日，余聞部下某甲，遺失一日記簿，旋被英

人拾得簿內有一短篇記載，專說海鷹航程。余問其人有無其他之要事登錄，尙能記憶否？答云馬尼拉帆船被俘一事，略有提及。尙有小字一行，「運物上冒丕利亞島。」他如海鷹遇險，及船員避居島中等要事，則全未提及。其人說畢，余對各兄弟反復叮嚀曰：「今吾輩已被敵人俘虜，但冒丕利亞各人尙在，余深系念之，且不欲英人知之也。你輩到蘇華後，宜密緘而口，不發一言，吾自有術以應付之。」衆皆唯唯。

第二十九章 海魔被禁於飛蠍

蘇華爲飛蠍首都，僻處南海，幾與世隔絕。對於大戰情形，見聞極少。余輩以俘虜資格，得履是邑，成爲島中週年之一大事件。島內各報，莫不大書特書，以表其事。謂海鷹艦長，偕一部分之艦員，皆已就逮，不久便抵蘇華。且書明到埠之時日。故余輩登岸時，萬人空巷，爭欲一觀余之顏色。其鬧熱情形，在飛蠍羣島中，可謂爲得未曾有。步兵一隊，分列碼頭兩傍，擎槍露刺，皆穿短褲，長不及膝。兩脛深黑，光滑如漆，嘆爲奇觀。

余輩行於道上，步兵皆露白刃，貼背緊隨。土人千百成羣，奔馳於後。忽一歐亞雜種，急步搶前，向余部下某甲力唾其面，口沫橫飛。余見狀憤極，跳出界外，執其肩而力拳之。雜種倒入人叢中，有數人牽之而去。余因火性一時衝動，不克自抑，乃憤而出此，雖白刃洞胸，不暇計及。聞領隊之英官大呼曰：「爵爺，甚善，擊之殊當。」旋向土人宣佈曰：「你輩休得無禮。此等人不應如此待遇也。」語言爽直，

是出自本心者。英官誠可人哉！

余等人衙後，立刻開堂審詢，問海鷹下落及船員踪跡。余部下皆遵余令，緘默不發一言。余卽偽造一段假話，備述分散原因。謂海鷹尙存，餘人猶居艦上，但現在何處，余卽不知。此一段偽語，英人當然不肯置信。

余輩初囚於總督別墅。地方清潔，中有花園。歐美遊客，常在此駐足。朝晚兩膳，則由附近一酒店供給，用苦力帶來。暫時看守別墅者，爲一英軍少尉，名活侯司，人頗和靄。僅越一日，另有一少尉名白侯司者至而瓜代之。其人驕慢無禮，正如英諺所云，蠢笨如驢者，庶幾似之。且膽小如驥，每與余輩對語時，則手按短槍，視余輩如食人之獸。一日至前語余曰：「麥堅士將軍，欲見你輩之面。速行勿遲。」余以爲有所審問，信之不疑。但將軍非等閒之輩，胡可不整衣冠以謁之，矧余爲德國之海軍軍官乎。但余浮海日久，戎服已舊，且多摺紋，乃以手頻抹之，務令整潔，庶不失德人顏面。不料出門後，儼余以行者，乃一惡臭不堪之牛車。余見狀初頗駭異。乘此以見將軍可乎？後馳抵一石室，少尉促余等入。余始恍然悟，謂謁麥將軍者，特少尉之說謊，實騙余來此監獄耳。余悲甚，冷語嘲之曰：「此則麥堅士將

軍乎？麥將軍烏有如此齷齪者。子亦可謂英軍中之賢者也。」彼聞語赧然，低頭而去，不作一言。彼初不察，以爲哄余輩至此，頗鳴得意，萬不料余輩亦惜不畏死，敢以惡言嘲之也。其蠢笨亦至可笑矣。處監獄中，待遇亦頗不惡，膳食由一酒店供給。但令余與部下隔開，不得同居一室。此固非余之所願，然亦無可如何。余輩爲戰爭俘虜，今處普通監獄，原不合戰時常例。後查飛蠓當局，實因神經過敏。疑海鷹尚在，且匿泊於附近之地，將派人登岸劫獄，以救余輩。特置余輩於普通監獄中，若視爲不甚重要，以誘海鷹來劫，將一網以擒之。其思慮不可謂不密。同時又繼續向余反覆審問，冀得海鷹之真實消息。余以假話答之，終不得要領。飛蠓當局，亦煞費苦心矣。

時守監者仍爲白侯司少尉。某日又緊握短槍至前，召余問話。此番禮貌甚恭，柔聲語余曰：「先生，日本海軍艦隊司令，願見你面，請往見之。」余聞言，目視其面，吃吃大笑曰：「初則爲麥堅士將軍，今則爲日本艦隊司令，呵呵！我知之矣。子又弄甚麼玄虛，何妨直言。」少尉曰：「否，爵爺請信吾言，此非虛語者。日本艦隊司令，真欲見爵爺一面也。」余深恐復被其愚，決意不信其語，設辭堅卻之。彼索然自去。數分鐘後，別一少尉入室，語頗誠懇，且稱余爲力拿子爵，謂有日本艦隊長官至此，真欲見

余一面。余應之曰：「若是余即往晤之。少尉既云然，吾何敢不信。」遂將衣褲擦淨，隨其後，步行至碼頭。果見一壯麗之日本巡洋艦，名伊蘇馬者，停泊港中。一小舟迎候於碼頭，內皆日本水軍。余登艦上，觀艙面偉壯華麗，回視余所宿齷齪不潔之監牢，好像出黑暗而入光明，真有天堂地獄之別。當提督上前迎接時，余頗侷促不自安。提督衣潔白整肅之海軍制服，莊嚴有禮。余之戎服，因航行日久，爲艦水污漬，色已陳舊，而金線之邊緣，亦作淡綠色。自以衣冠不整，惟有嚴禮貌以補其缺。提督導余入廳，介紹與衆將見面。且語衆將曰：「此則力拿子爵，吾儕奉令搜索，三月而不得者，卽此人也。」復回首語余曰：「本督原欲與爵爺週旋於戰場，乃今不幸相見於此，實非所願。」余答曰：「僕方自恨緣慳，不能作貴督之俘虜，乃屈處此野蠻齷齪之飛蠍獸獄中，備受他人凌辱，實深遺憾。」日軍將佐，皆不知飛蠍監獄情形，一聞余言，羣相駭愕，視線咸集英官之面。英官見狀亦殊俛俛不安。客廳陳設華麗，尊余以上賓之禮，皆用日本儀式。提督以雪茄烟及香檳酒饗余。余受烟而卻其酒，笑曰：「僕生平不喜杯中物，正如美國人所謂禁酒派也。」實則余何嘗不嗜酒，第恐一聞及海鷹下落，防飲後思潮淆亂，故辭以不能飲耳。

提督出書三冊，陳列案上。第一冊之書面，刊奄旬巡艦之圖式，第二冊則刊海鷗，提督揭以示余，兩冊中皆日本文字。第三冊即空白無墨，提督移至余前，且以一筆遞余，從容語余曰：「敢請爵爺將此番浮海事蹟，略寫一二段，以實是書。吾國中對於敵人勳業，莫不盡量搜羅，以垂示國中青年，留爲模範。願爵爺勿辭。」余答曰：「敬從遵命。」遂將繞度南美洲角時之經過，略寫一回。余握管疾書時，提督攙問曰：「余料爵爺是由一中立國口岸出發者。美國乎？阿根廷乎？抑智利乎？」余答曰：「否，余由德國之威碧出海，喬裝那威商輪，中途遇英國巡洋艦，曾經一小時之搜查矣。」提督曰：「曾受英艦檢查耶？」余曰：「然。」衆官聽至此言，皆相顧駭異。莊嚴之面孔，忽驟然有笑容。少頃，余書已畢。提督復問曰：「爵爺最近來自何處，何妨向吾直說。」余曰：「貴督之問，請恕僕不能立刻答覆。僕請先問貴督，究竟貴國軍艦，當日在何處偵察僕之踪跡？」提督不卽答，但展一巨大之海圖以示余。上繪冒丕利亞島，用鉛筆輕畫一線以繞之。余決定此項消息，必由余部下遺失之日記得來，可無疑義。提督細指澳洲，及新西蘭間之大司文海語，余曰：「爵爺，吾在此間緊隨爵爺之後。但一到新西蘭附近，又失爵爺所在。爵爺究何往也？」余曰：「否否，想亦貴督之誤會耳。離此間六千里之海面，僕實未

嘗一至也。」提督曰：「然則爵爺在太平洋所沉之船，皆來往澳大利亞洲者，此又何歟？」余曰：「然，僕亦知之。但……」語至此，余似有所顧忌，不復續言。提督固請曰：「爵爺，當日果在何處出沒，曷明言之？」余曰：「僕遊弋於夏威夷羣島之南，卽三藩市及澳大利亞洲兩地船舶來往孔道。」此語本不足信，但提督曰：「爵爺之言，誠不錯。吾亦嘗思慮及此。」余曰：「深幸貴督未嘗到彼間海面耳，否則余輩不幾盡爲貴督俘虜耶？」語至此，又略停片刻。提督詢余卒倫之役，英德兩國海軍戰況如何。請余盡將個人記憶，逐一言之。彼日本海軍中人，似極樂聞此等戰蹟。余每述一事，則提督加以評論，語多中綮。提督曰：「以勢論之，小隊之艦，以每艘比較，則較大隊者爲優。此亦一明證也。」既而又返本題曰：「爵爺，海鷹現在何處能言之乎？」余自審身陷重圍，有不得不答之勢。但余部下留在冒不利亞者，尙有多人，余斷不欲使敵人知之。幸遺失之日記，僅備在冒不利亞搬物登岸及俘虜馬尼拉帆船等寥寥數語。對於馬尼拉炸沉一事，則絕未提及。余乃做日記之登備，傍及事實，僞言以答之曰：「海鷹已殘廢矣。」提督曰：「殘廢耶，何能殘廢？」余曰：「在冒不利亞島與珊瑚礁相觸，僕率衆奮力救援，迫將艦上各物，搬上島中，藉以減輕其備，然已無及矣。」提督曰：「後此又何如？」余曰：「僕

率士兵盡登馬尼拉帆船耳。」提督曰：「則四桅之馬尼拉帆船歟？」余曰：「然，僕俘其船，將備士兵以行也。」提督曰：「馬尼拉現泊何處？」余曰：「現尙停泊於冒不利亞島中。僕部下數十人，猶留島上，稍事休息，以俟僕回也。」提督笑曰：「爵爺，幸毋以吾等日人爲愚者也。爵爺既有馬尼拉之四桅巨船，何故不遠萬里，乘一蟻舟而來飛越？將不畏風濤危險耶？」余強辯曰：「僕部下人衆，馬尼拉地方不足，不得不另駕小舟。」提督視余微笑，目灼灼不稍瞬。余亦默察其意，似絕不信余率部下五人，自冒不利亞島乘小舟以至飛越。在理在勢，兩不足信。提督曰：「爵爺，本督聞爵爺言，已察知爵爺部下之所在矣。爵爺既俘獲一四桅巨船，斷無捨之不用，反駕一葉扁舟，航駛二千三百里之遙。愚者且不肯信，而謂本督信之乎？吾敢謂爵爺乃乘馬尼拉至此。抵此間後，則駕小舟四出，欲於港內刼捕一輪船，其實馬尼拉已備爵爺部下匿居此間附近之海面。爵爺謂彼等尙留居冒不利亞島者，特欲哄本督向該島空走一遭，跋涉數千里，而結果則一無所得耳。爵爺智勇兼全，足令本督佩服。然不出四日之內，爵爺之部下，將盡爲本督俘虜矣。」提督知余僞語以給之，不信余忍將部下割棄，任其寂處荒島中。彼特設法誘余將實情吐露，欲以乖巧勝余也。余曰：「貴督之話甚善。且留待數日，以看此事。」

之結果何如耳？」談畢，余遂辭歸獄中。此次會審，賓主異常歡洽。雙方說話避實就虛，鈎心鬪角，爭相弄巧。若日本提督者，真東方之可人兒哉！

且說余部下之留居冒丕利亞島者有數十人，由加靈少尉統率。彼等遭遇殊佳，不久便安然劫得一船。以視余輩數人，乘小舟至此，備受艱苦，而結果不獨毫無所獲，反被敵人俘虜。世間之事真有幸有不幸也。某日加靈忽接空際無線電，知余輩已被敵人俘虜。恐消息洩漏，為敵人搜得踪跡。乃思趕築一船。島中人數衆多，小船不敷裝備。罄所存之材料，亦無術以成一船。然倖運之神，不久蒞臨。有一方帆四桅之法籍帆船，駛至冒丕利亞島附近，忽見海鷹之遺蛻，矗立珊瑚巖上。船長驚叫曰：「吓！是可怪矣。六月前吾輩不嘗經此耶？烏得有船沉沒於此？島中必有難民，此奇貨可居，不可失也。」航海舊例，凡船長在海中發現一壞船，照船及貨之價值，提出三分之一，以獎賞之。法船長遂趕急駛近島前。時適星期日凌晨，余部下皆環坐岸傍。浣衣者有之，書日記者有之。廚夫則持槍射鵲，以供朝膳。衆人正在各行其事，狀甚忙碌。忽聞有人大呼：「船至船至！」之聲。加靈立放小艇，率擒船隊數人，掉至船傍。皆豐腰闊膀，如虎如熊之壯士。法船長倚欄俯視，高叫曰：「各位好友，毋須力掉，我等將自

來也。」余部下疾登船面，各出短槍指嚇船長，迫令舉手。時衆人皆戎裝畢露，法船長見狀愕然，驚至面如土色，疊用法語頻呼上當，上當不已。既而搖首嘆曰：「吾初意來此救人，不圖爲敵俘虜也。哀哉！」

船身不甚宏敞，糧食短少，以供給余部下及衆俘虜，則殊感不足。加靈少尉遂決意將新舊各俘虜留居島中。島上產物富饒，糧食不虞缺乏。乃偕部下數十人，乘船他去。整個海鷹堡之政權，遂交俘虜輩自行處理。查新俘之帆船，名盧狄斯，原屬德國商船科沖拿號，大戰時被法人俘虜，今復歸德國，自應復回舊名。加靈少尉駕之出海，當爲一德國次等巡艦，以繼續余未竟之工作。

加靈初意，擬離島一星期後，即發一無線電，請附近船舶來島施救。不料船行甫三日，島中俘虜遙見天際黑烟一縷，未幾則見一偉大之日本巡洋艦，行駛迅速，直抵島前。提督立吊橋上，以日語高呼曰：「子爵誠多計，我竟爲其所惑。彼說話非不真，今海鷹廢艦及各人皆在。特無馬尼拉踪跡，蓋以馬尼拉一事，以詭余也。」繼查島上皆同盟國籍之俘虜，而德人之形影杳然。則又問曰：「德人何在？」法船長答曰：「三日前已乘盧狄斯遠去矣。」提督聞言，默然不悅者久之，卒將俘虜等盡數轍回飛

磁羣島安置。蓋汪洋巨海，不知加靈之船逃往何方，追亦無益，不若任其自去也。

加靈計劃，欲繞過南美洲角，重返大西洋，待機沉敵船幾艘，然後設法偷渡回國。乃向智利所屬之依士打小島直駛。島上不設無線電台。時船身壞漏，欲入島大加修理，且落足糧食飲料，以備遠航。至十月四號，始抵依士打島。不料入港時，與暗礁相觸，船舊而多蛀，撞穿一巨洞，遂沉沒。余部下皆鼻水逃生。時海中鯊魚甚多，鼻水者皆異常危險。幸船上有肥膩兩頭，乃余昔由德國帶落船中，以供伙食者。後以其馴潔可愛，不忍宰之，遂相隨至今。不圖此次沉船，余部下多人，竟藉肥膩之功，得以不死。船沉下時，人與脂皆浮水中，羣鯊向人爭逐，迨見肥膩，則又棄人而就脂，蓋鯊嗜食脂肉，較人肉爲甘也。乘鯊爭啖脂肉時，衆人遂奮力游泳。中途遇土人掉小艇援救，盡獲生還。

科冲拿所備之貨，多法國之粧飾品，如香水、香粉、絲巾、絲襪，凡巴黎時髦之化粧品，幾無不有之。或用箱裝，或用篋備，漂流海面，土人爭相撈拾。一時市上華麗雜陳，異香撲鼻，如入巴黎店肆，有應接不暇之勢。島民無論貧富，男女老幼，皆得衣羅縵，穿革履，傅粉調脂，皆大歡喜。又皆歸功於加靈等輩，土人深德之，待以嘉賓之禮。智利總督特設一屋以居各官佐，衆水兵則分居土人室中，由土人招待。

之。島中古碑甚多，不知是何代遺物，余部下留島中兩月，得飽覽古代文明遺跡，眼福誠不淺哉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有一智利商船來島。余部下遂乘船離島回南美大陸，入智利國境，作沉船水手看待，安居智利，至戰事告終為止。

第三十章 海魔在新西蘭島越獄及大戰告終

坐監者莫不思越獄。余輩旦夕思維，夢寐之中，亦不忘脫身之計。嘗深夜驚醒，朦朧間，像身駕小舟，猛觸珊瑚巖上。或踰垣飛遁，卒然騎劫一船，飄泊於洪濤巨浪之中。入夜疊被睡魔糾纏，甫交睫卽又驚醒，如是者數月。余輩在蘇華拘禁，爲時甚暫，故無逃脫之機會。余與加支士二人，後由飛蠟押往新西蘭，囚於北岸附近一小島中，雖屋倫港口不遠。餘四人則運致森氏島監禁。因掌獄之英官人極殘酷，頗受不良之待遇；且拘束甚嚴，極難逃走。余與加兩人卽不然，體魄思想，皆不致窒塞，有充分發展，常蠢蠢欲動，思越獄而遁。

新西蘭民衆，仇余輩甚烈。初到時，輿論大嘩，要求政府將余等數人立行槍決。余初不明其故，頗駭異之。後數日，始知其癥結之所在。初，新西蘭有一巨船，名章倫納者，僱客來往各埠，中途被德國巡洋艦「狼」號截獲，將搭客船員，悉數俘虜回艦。章倫納亦不知所終，大約被「狼」號擊沉。後「狼」號遊

弋既畢，遂偷渡重圍，邁返德國。而韋倫納之船員搭客，大半爲新西蘭人，亦儼以俱行。民衆以韋倫納一去不回，頗形焦慮。時南洋各處，只知有海鷹爲患，不知「狼」號亦嘗出沒其間。當余輩自飛蠟抵新西蘭時，居民疑韋倫納及全船人命，皆由海鷹沉溺，羣情洶洶，要求島中當局，將余輩立處死刑。余與部下五人，幾被枉殺，亦云險矣。其實余從未見韋倫納一船，且亦未嘗一耳其名也。時民衆異常憤激，鼓噪不已，要求政府立將余輩交出，由民衆處以私刑。政府恐釀巨變，乃偷運余輩至地雲埠之水雷庫，暗匿於海軍兵房中，繼又密徙至毛嘴島之監獄內。毛嘴乃一小島，風景秀麗，則英人羈留德國俘虜之地也。大戰初起時，英人佔領德屬之三毛亞島及其他屬地，盡將德國僑民，移禁島中。彼輩皆屬德國商人，種植家，及官吏。中有十齡之童穉，及七十高年之老翁。見余輩至，表熱烈之歡迎。然皆代抱杞憂，謂余輩終不免於鎗決也。余笑慰之曰：「怪哉！有此事乎？誰敢將余輩鎗殺者？戰爭俘虜，在監禁時，果據何種公法以鎗決之。余輩前途平安，請君等勿憂也。」然自情勢上觀之，則又不容樂觀。四十八小時後，余輩乘小舟，押至屋倫。再改乘摩打車，穿林越谷，趁昏黑之夜，運至一地，與火車接駁，將余輩鎖禁一輛貨車內，中有兩床。余聞人言，謂此行乃保護余輩生命，免被民衆搶奪也。火車行駛終夜，

始停於威靈頓城之近郊，卽新西蘭羣島之首都也。落車後，轉乘摩打車疾駛，馳至威靈頓之丹麥兵房，一古代之舊牢也，不知建自何時，從外觀考之，可決爲新西蘭未有歷史前之古物。一管獄土人，引余輩循甬道而進，忽牽余袂，以手指一囚牢。牢內有余之部下四人，則廖地文、加羅司、伯文及益文也。皆身被重鐐，靜候傳審。余與彼等立語一分鐘，乃與加支士同入別一囚牢。是日余與加支士押登港內一舊巡洋艦上，直入一客廳，中坐十二人，皆被縋衣，戴方頂帽，冠絛下垂。余之部下四人，同立一隅。余見狀頗忿，遂發言曰：「此何以故？豈公理不足恃耶？何故將吾等押禁此等監獄中？吾部下又何故加以重鍊？對遇戰爭俘虜，豈應如此耶？你輩何人，具何項資格以審余也？」余對海軍中人審問，始肯接受耳。」時英國新西蘭艦隊司令，譚臣爵士，沿梯下樓。余轉身語之曰：「吾得見閣下，非常愉快。請問閣下，吾等何故受此等待遇，豈有戰爭俘虜受平民鞠詢者耶？」司令曰：「爵爺，此民衆之公意，迫而爲之。彼等要求，限爵爺到埠後三日內，切實聲明韋倫納一船果在何處擊沉？何故忍令全船乘客溺斃，而不救援一人？海鷹現在匿居何處？此三問題，請爵爺立刻答覆。」余對曰：「韋倫納一船，吾絕對不識，吾未嘗擊沉之。吾每俘一船，必將乘客船員運回吾艦，待吾艦住滿，然後送之返家，從未嘗妄斃

一人也。」司令曰：「爵爺自謂未嘗轟沉韋倫納耶？」余曰：「否，且亦未嘗一耳其名也。」司令曰：「爵爺敢發誓乎？」余曰：「立刻爲之，固所願也。」司令曰：「爵爺能如此則誠佳矣。」余曰：「余部下何故皆帶重鏈也？」司令曰：「吾等欲知海鷹下落耳。」余曰：「吾實告閣下，能答閣下之問者，只吾一人而已。設使閣下處吾之地位，亦必嚴守秘密，亦願部下恪遵閣下之命，如吾人今日之遵守吾令也。」司令曰：「據此說來，則能知海鷹消息者，惟爵爺一人耳。」余領之。司令曰：「然則海鷹今在何處能言之乎？」余曰：「請司令聽之，余寧墮九淵而死耳，豈肯將蹤跡洩漏，以陷吾部下哉！吾深敬司令之爲人，使易地而處，吾爲司令，而司令爲余之俘虜，吾亦斷不發此難題，以陷人於不義也。」司令曰：「善哉！子爵之言也。君之部下磊落光明，爲海軍樹一良規，吾亦了解爵爺之態度，且深致佩服。彼輩真不愧爲海軍模範，應受優良待遇。則爵爺本人，亦可安心處此，優遊歲月，無庸憂慮也。」復轉身語法官曰：「軍法審判已完，諸君可以行矣。」闕然遂散。余部下四人，押回原處。余與加支士亦解回毛嘴島。余與加二人被囚於毛嘴小島中，生活亦至不惡，膳饌豐優，軍法亦不甚嚴。守獄之武官，名吞納，初只一准尉耳。今有一大名鼎鼎之海軍俘虜而又爲一子爵者，交彼負責看管，吞納亦引以自豪。

竟因此獲陞少尉之職，而所屬之士兵，亦加至八十人。官運當雄，無怪彼沾沾自喜也。惟防余輩逃脫，看管極嚴。每隔一小時，要發電話向屋倫總部報告消息，謂無異外之事發生。手續如此麻煩，吞納似頗苦之。新裝一電船，往總部報告，交通不致遲滯。船身裝飾華麗，速率亦高，真令余垂涎三尺，喜極失聲而呼曰：「佳哉！此電船也。」加支士接語曰：「此天賜機緣，不可坐失。」

新西蘭當局，因搜不出海鷹蹤跡，以為有德人匿居附近諸地，無時不戰戰兢兢，嚴密看守，以防劫獄越監等事發生。則余與加支士兩人，亦旦夕苦思焦索，以求脫身之計。其實余兩人未入毛嘴監牢前，獄中之德國舊囚徒，何嘗不精思密算，想破監潛逃。雖找不出整個安全之策劃，但一切應用之物，已次第運入獄中，且設法暗藏之。有某囚徒拾得遺棄之舊浮雷一個，取其藥引。又覓得藥棉一大宗，鋪置床底，以代棉褥，夜則臥眠其上。又有一囚徒，不用何妙術，盜取新西蘭港口之軍用海圖，藉知水雷禁區之所在。余決計越獄時，將偕各人同去，則獄中各物，可任余自由使用。

吞納之電船，為余輩計劃集中之一點。余意擇獄中同志之好身手者，騎之潛逃。出海後，復設計劫一巨船，縱橫海上，以酬未竟之志。囚徒中，有少年某甲者，一摩打機匠也。吞納以其精於此技，屬其

打理電船之摩打機。故少年亦同志中一重要人物。有此一着，則駕電船逃走，實屬無難。然島上步哨嚴密，不易通過，須籌善策以瞞之。且屆臨走時，各種應用之物，要搬落電船上，藏諸汽櫃之中。此節亦屬無難，因少年機匠，將藉辭修葺機件，可以陸續運下。最難者，則爲儲蓄糧食，密集軍械。偶爾不慎，則事機敗露。不知費幾許時日，絞幾多腦汁，委曲婉轉，以求達到目的。

余以守獄官密謀深算，無日不高睜雙眼，恐余輩潛逃。余欲設法先安其心，使不疑余輩有所動作。監獄醫官，本爲一德國產之波蘭人，奸細也。人頗聰明，惟居心則殊險惡。受守獄官利用，以偵察囚徒舉動，以報其主人。對余甜言蜜語，以表示好感。余察其人卑鄙無行，遂亦因其奸而利用之，唯唯否否，惟其言是從。彼遂以余爲鈍厚可欺也。

時獄中諸囚，多染風濕症，脛骨浮腫。平安者僅有數人。余亦深幸不罹此疾，但可藉此機會，賣弄玄虛，以安守監者之心。遂佯作染風濕之病，扶牆捫壁，偃僂以行。守獄官見之，果大喜，以余不能作惡也。殘廢之人，胡能越獄逃走耶？醫官亦假裝慈悲，佯爲余醫愈之。其實所用之藥，無非欲使余病加重。余知其貪鄙也，乃乘勢餽之曰：「僕今身爲俘虜，且罹重病，自分無回國之望，但僕在德國尙存款伍

千鎊，今託閣下設法代僕寄語德國親屬，速將此伍千鎊付來。僕將提此款之一部，以酬閣下也。」彼聞言喜甚，果也利慾薰心，余遂得而利用之。

全體同志，參加越獄之舉者，只有九人。除余與加支士外，其餘七人，皆德國商船船員，在三毛亞（Samos）島，被英人捕獲者。大戰爆發時，彼等適在南洋美屬之巴高巴高（Pago Pago）埠，乘小舟潛返德屬三毛亞島，不知該島已被英人佔領矣。

余徵求同志之法，極端秘密。越獄一事，不令其他囚徒知之；因不知誰是奸細也。所徵求之人，皆精神活潑，魄力富厚者。

一日有囚徒兩人至前，語余曰：「爵爺，我等欲於聖節日籌設一遊藝會，稍可娛樂，爵爺以爲可乎？」余不期有此一問，適合余意，乃答之曰：「甚佳，吾固樂於贊助也。吾昔在海軍時，常有遊藝會之設，吾擬在此間築一戲院，將不讓柏林之高等劇院也。但各事須由余負責指導，你等須聽余指揮耳。」衆皆曰：「諾。」

余遂呈准監獄官，預備開辦。監獄官大加贊成，謂囚徒終日閑居，無所事事，此舉既可得些工作，

又得娛樂，於身心交受其益。實則無論誰人，屈居孤寂之小島中，莫不奄奄欲睡。聞興而起，因人之常情也。

未幾枯寂之監獄，又呼呼有生氣。諸囚徒熙攘往來，籌備演劇工作。余遂到用此事，以掩內外耳目。暗籌越獄工作，不特可以欺瞞守衛之哨兵，則其他不參加其事之囚徒，亦悉爲所愚。每討取一物，則託辭謂爲籌備演劇之用。遂乘間暗造無線電具一副，又用鐵罐及藥棉製炸彈多個，皆配以藥引，用紙捲煙輕輕一點，便能燃着。又派同志一人，入小島內部之農莊工作，靜中偷採火藥炸藥，皆英人焚林炸石所遺下者。又入兵營盜短鎗兩枝，又製馬克沁機關鎗一挺，自外觀之，似爲遊戲之物，內部則與真鎗無異，能運用自如。某甲悉心研究，不知費幾許心血，造成一航海測量器一具。後藉此物，航行五十海里，絕無錯誤，其功效可知。先將糧食運藏於電船之汽櫃內。所有物件材料爲逃亡時所必需者，各同志莫不合力暗行配備，分別攜帶。佈置既畢，余又督令不參加逃走之囚徒，支柱架木，築一舞臺。且將余計劃中導演之劇本，反覆詳解數遍。衆皆大悅，深盼聖誕早臨，俾一飽眼福。

某宵夜半，有同志三人，方忙於工作。甲繪德國國旗一幅，乙造紅色手槍袋一個，丙則取單被縫

一巨帆，將樹之於電船之上，遇順風時，則藉風力行駛，以省燃料。不意被當值之衛兵察覺，走告守獄司令吞納。吞納曰：「是無妨，大約爲演劇者用耳。」翌日，吞納親來問余曰：「爵爺請視之。旗與手槍，吾知其爲演劇用者；但造一巨帆，將焉用之，吾殊不解。」余悚然答之曰：「噫！是帆耶？否，是篷帳耳。」吞納乃不復疑，點首而退。

新西蘭中，有一人名漢臣者，父母皆爲德國人，惟自幼生長於新西蘭，遂爲新西蘭籍民。顧事實雖如此，英人以其父母爲德人也，因亦數疑之。大戰爆發時，漢臣與其他之德國僑民，同受英人羈禁。漢臣爲人卑劣無恥，尤甚於監獄醫官。余自到新西蘭以來，見人之壞行者，當以漢臣爲第一。余深痛惡之。某日余之同志電船機匠，伴爲修整汽機，將可疑之物帶落船上。適爲漢臣瞥見，欲獻媚於吞納，遂將此事走告之。不料吞納亦深鄙其人，且方熱心於戲院之落成，遂責漢臣爲無端生事，謂余輩所造之物，無非爲籌備演劇而設，不足過慮也。固吞納話雖如此，暗中未嘗不多方考察，特無證據，以實攻擊者之說耳。

經數星期之縝密工作，各事始告完成。某夜將舉事矣。余先令同志暗將電線割斷，俾與總島消

息不通。復密令數人，向兵房分頭縱火。未幾火光熊熊，黑燄衝天。各衛兵蜂擁出發，分頭救援。余亦身先士卒，奮勇向前，佯作焦灼之狀。衆同志緊隨余後，亦大步搶前，斂袖束褲，乘擾攘喧嘩之際，余輩九人，先後潛登電船。時當夜半，天黑如墨，但聞機聲呼呼，余率各同志悄然出海。

時毛嘴島并無一船，且電線割斷，不能與總島互通消息。必待電綫修葺，交通恢復，總部接得報告後，方能開始狂追。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，余輩越獄消息，傳至屋倫總島。所有大小汽帆，以至漁舟蛋艇，皆掃數出海，併力圍追。因昏夜不見，追者屢起誤會，互相槍擊。有某輪船觸礁，幾至沉沒。徧地風聲鶴唳，加緊戒嚴。繼又謠啄繁興，傳余輩舟覆，已溺死海中。追者因不見余等蹤跡，信以爲真，則又相率而回。然空追一場，備嘗艱苦矣。

夜色昏黑，咫尺不能見面。余仔細摸索，度過厚盧基海灣。屋倫巨島，橫列於前。逾夜半約一小時，遙見島上探海燈如長蛇一般，左右分射，搜索余船蹤跡。此舉頗近滑稽，但當局欲鎮定人心，不得不爾。余船駛近燈光不遠，遂藉光線引照，不致迷失途徑。是厄余者，適足以助余也。

余與諸同志皆衣新西蘭軍服。余之服裝，尤爲奇特無倫，後澳大利亞人引爲奇觀，用作滑稽油

晝風行一時。余之坐駕艦，不過一小電船，身長不滿十二尺，而又名爲珍珠，殊不類海軍艦名。事雖如此，余究不失爲一戰艦長官，何可不佩長劍，以示余之身分。未越獄之前，某同志潛入吞納帳中，盜其戎裝以出。余遂以海軍艦長，得衣陸軍制服，且佩長劍，洵曠世無儔之官服也。

余在閩無人煙之紅星小島，停泊兩日，避敵船搜索。前後兩次，險遭捕獲。又遇政府差遣艦一艘，巡行至此，幾被發覺。適差遣艦觸一暗礁，車葉損壞，不能行駛，余船遂得從容逃去，亦云幸矣。

第三日，始脫離各處港灣，直出汪洋。在驚濤駭浪之中，余以海軍長官資格，對衆宣誓。又陞上士沙吉地爲海軍准尉之職。余艦雖一蕞爾小電船，余究不失爲一艦長官，固有任免部屬之大權也。各人將頭上之長髮薙去，以復海軍本色。

未幾有帆船兩艘，接踵駛來。余決計并擒之，沉其一艘，留其一備衆以俱行。余乃下令緊隨第一艘之後。不幸狂風大作，其船順風疾駛，余船追之不及。余遂捨之，改圖第二艘。德國戰旗飛揚，機關槍直指之。來船懾服，立刻停駛。余率衆人疾登船面，長劍高舉，喝令船長船員，走落艙底。船長嗥然應曰：「噫！你輩乃越獄之囚徒耶？吾國軍人在歐洲戰場，何其勇敢；乃在家者，則囚徒亦不能防範，任令你

輩逃出，是可怪矣。」

船名毛亞 (Moa)，船長乃一老水手，年事甚高。余深慶於頃刻之間，大功告成。不料一切舉動，竟被第一艘船從遠處發覺，急向地方政府報告。是誠余輩之大不幸也。毛亞一船，原亦不惡，但可惜船底扁平，好像燐寸盒一般，因適於沿岸行駛，故底無脊骨。吃水僅三尺，而桅帆闊大，絕異尋常。時適颶風大作，余乘風疾駛。毛亞船長見之，自艙底跑上，急得屎尿亦幾流出，叫囂不已，向余忿忿提出抗議，謂其船不合於大海航行，矧在颶風之中，是不應以人命爲兒戲，求余將帆收下，語甚迫切。余應之曰：「此行危險，余豈不知，特余輩亦爲性命而逃，不得不爾也。」於是桅帆依然高掛，不顧一切，向前疾駛。船長則終夜站立船傍，注油於海面，祈波臣保佑之。其實余輩亦何嘗不慮傾覆，特狂風勢急，船即順勢推行，其駛如飛，令敵人追之不及。未幾巨浪橫掃船尾，毛亞跳離水面，乍起乍落，船上所備木材，亦被巨浪次第挾之落海。瞬息之間，全船材木沖去七八。余之電船，拖隨其後，亦被巨浪擊斷其纜，立刻沉下。

毛亞向加馬德 (Kermadec) 羣島而駛。加馬德乃一荒島，中無人居。新西蘭政府，在島中屯營

糧食用具，以接應落難海員之飄流至此者。時當十二月二十一日，余輩忽見黑煙縷縷，繚繞天際。駛近觀之，則爲一火山，中多溫泉，此則加地士（Cuthbert）島，加馬德羣島中之一島也。旋見有鐵片蓋成之小屋一間，則島中屯糧之所。余命加支士率四人駕小舟登岸，頃之則滿載歸來。用具則有槳、帆、氈、被、釣竿、魚鈎等物，糧食則有牛油、豬膏、鹹肉、罐裝牛肉之屬。食用兩途各物，幾無不完備。此則新西蘭政府之仁政，所以示厚惠於沉船海員，及戰爭逃亡之俘虜者也。

余初欲將毛亞船員留置加地士島中，後見該島多硫磺煙燄，於衛生有礙，遂決計徙之於附近之墨加利（Maculey）島；與以部分之糧食，使暫居島中，然後發一無線電通告各船舶來島救援。正籌念間，忽聞瞭望臺上司更者呼曰：「吾見北方有黑煙一團，在此島之後，恐有敵船來也。」一時尙有兩人留島未返，余急召之回，立下令揚帆離島，而來船亦已駛近。余立即轉舵變向，思欲逃脫；而來船亦轉舵以隨之。毛亞船長認識來船爲新西蘭政府之巡洋艦愛里司（Irish）號，艦上裝有巨炮。余輩赤手空拳，將何以應敵。雖然，余豈甘斂手就逮乎。有一線希望，余尙思拚命逃脫也。惟不久見敵艦追上，且高樹旗號，令余船停駛。余不答，依舊疾駛向前。忽白光一閃，則聞隆隆一聲，空間呼呼作響，則一

彈墜落海面，浪花四射。余急下令停航，此身遂重爲俘虜矣。

愛里司艦此次非由正式海軍中人駕駛而來，余不知其爲何許人。各出短鎗指貼余背，自頂至踵，徧搜一回。余輩隨身之物，悉被搜去。彼輩自慶已告勝利，莫不歡喜欲狂。余查此次失敗，實因前次走脫之第一艘帆船，將余騎劫毛亞情形，向新西蘭政府報告。政府當局，料余輩欠缺糧食，必走加地士島一途，遂派艦來此堵截，余輩遂不免復遭擒矣。

余輩押返屋倫時，民衆舉行慶祝勝利。多乘小艇至愛里司戰艦及毛亞參觀。一時紅男綠女，絡繹於途，頗形鬧熱。新西蘭民衆稱爲加馬德羣島之捷，其重視可知矣。

政府當局，以余輩越獄，思有以懲戒之。乃囚余輩於依頓山之屋倫地方監牢中。以囚牢而論，則地方亦殊不惡。居此二十一日，復將余輩分囚各地方監獄。余與加支士則解往新西蘭南部之河島，囚於耶和士炮台 (Jervois Fort) 之監獄中。獄之前簷，亦用鐵絲網圍之，可見其防範之嚴密矣。守獄司令爲駐防大司馬尼亞 (Tasmania) 之李明 (Leeming) 中尉，對人接物，和藹可親，爲風塵中之難得者。自覺處此荒島，孤寂寡歡，幾與囚徒等耳。因常與余輩作葉子之戲，以度此無聊歲月，相得

甚歡。獄前有吊橋一座，被颶風吹毀，方在修葺中。遂准衆囚徒出河邊散步，然不得過久。余見簷前陳列裝墨油之琵琶桶一行，皆中空者。有一空桶墜落水中，沿岸順流，爲一停泊下流之帆船撈起。余適瞥見之，因復推一桶落水，桶循岸邊飄流而下，又被帆船拾獲。余覩狀，遂心生一計，待帆船下次泊岸時，將擇一空桶，手持利刃，蜷伏其中，流至帆船之傍，船上人撈獲時，以桶沉重，將疑桶中仍有墨油，撈起將桶蓋一揭。余將自桶中一躍而起，白刃相向，將船員嚇禁。加支士隨後乘桶浮來，余將其撈起，合二人之力，將小帆船騎刼出海，潛逃至一中立國所屬之海島，徐圖發展機會。計議既定，待時發動。然終以李明恩禮優渥，情意拳拳。其在職一日，余亦安居一日，殊不忍與其爲難，辜負良友盛情也。未幾，李明果告假回鄉省親，余以爲時機已至，屢思發作。不意李甫離職，當局下令立調余與加支士兩人回押毛嘴島中。籌思多日之逃亡計劃，遂致不果。

是時毛嘴之守獄司令，已非舊日之吞納，乃代以中尉司覺非路。昔日之囚徒，見余輩重來也，莫不表示熱烈歡迎，則貪婪無恥之監獄醫官，亦開香檳一瓶，邀余共飲，冀余不復重提伍千鎊之匯款，及二萬五千圓之酬勞金也。德國囚徒，昔曾聽余解釋劇本者，堅欲請余續完前說。余笑卻之，謂余前

番之越獄，誠不愧一幕海軍名劇，劇情悲壯，且又逼真，不尤勝於舞臺中扮演者耶？衆聞余言，皆掩口大笑。

某日忽有數人至余前，問余尙欲設計逃亡否；且謂已盜得短鎗數枝，及用帆布築成小舟一艘，可以摺疊而藏，雖不能抵受風浪，然近岸之海，尙能用之。余輩可擇島中瀕海之僻靜處，潛伏其間，伺機以待帆船駛近，出其不意，乘帆布小舟出海，以襲擊之，騎之而去。余初疑此計，未必可行。遂商諸司依華博士。司依華博士乃當日德國三毛亞島總督，亦被囚於毛嘴島中。隨身有一僕人，身長腰闊，一偉男子也。博士常偕其僕遨遊島上，任意所之，不加拘束。此則新西蘭當局所特許，對一國之命官，所以表示優異也。初獻此計者，則博士之僕。彼自言嘗在島之某處，見一河流，水已乾涸，可暗築一穴於河傍之側，潛伏其中。河下泥濘及脛，骯髒異常，將不爲邏者所注意。屆時離獄後，則不動聲息，走匿其中。守獄者萬不料余輩走此一途，將必謂踰巖而遁，逃至岸邊，駕小舟以去也。如此便可安匿穴中，待搜索已過，防範疏懈，然後俟帆船過時，則出不意，駕帆布舟突前而攻之。此計亦未嘗不善也。於是司依華博士，偕其僕借散步爲名，暗往河牀築一巨穴。余輩之居獄者，則籌糧集械，進行甚速。不圖轟然一聲，

大戰告終，和平實現。向使再延一星期，則毛嘴島中，必發生等二次之越獄也。

大戰停後，余輩尙囚於屋倫之北島中四閱月。然管束不嚴，已許親朋到探矣。某日，忽有一茅利(Maori)族酋長之貴婦偕扈從到訪，卽新西蘭之韋加大斯(Wai Kōgā)民族。公元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一年，嘗爲爭自由而戰，羣起與英人對抗；固南洋民族中之武勇者也。貴婦名嘉后，見面時親以一信遞余，中皆茅利文，余愕然不曉。倩人譯之，其書曰：

吾至此間拜候神明大酋長，及將韋地地前大酋長傳下之聖衣一襲，謹呈大酋長收納，而永遠保存之。

又自懷中出草蓆一張以贈余。余駭愕，逡巡不知所爲，目視加支士。加亦駭異不已。適座中有一德國婦人，居新西蘭日久，昔茅利人嘗統治新西蘭，故深悉彼蠻族習俗。因向余解釋，謂彼輩茅利族人，慕余武勇，將上余以至大至尊之王號也。余聞言點首微笑。貴婦因環余身歡跳，上下迴環，旋轉甚急，名爲客家家舞。余不甚記憶，但其音則彷彿相近。跳畢出綠石一方以贈余，石爲新西蘭特產，光滑可愛。旋又恭敬向余致辭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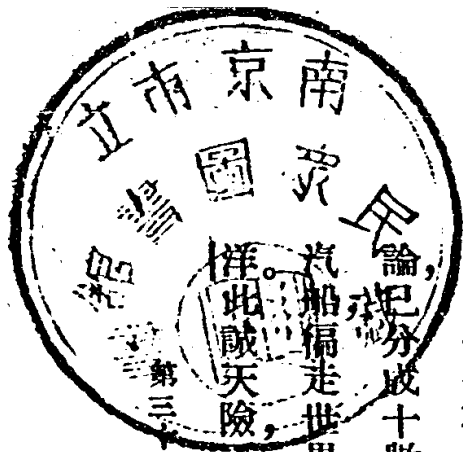
大壯士來至異國，受余等茅利族人擁帶，尊爲會長。大壯士爲昔日茅利族英雄亞地地之後身，（亞地地意卽水神）自後吾茅利人，則尊稱壯士爲亞地地。

辭畢，余敬受其石，且握貴婦之手，以表謝忱。婦臨別時，尙反覆叮嚀，囑余將蓆與石二物珍藏，帶回德國。後余亦一如其言。

蓆乃茅利酋長王服。余遂將蓆被起，扮酋長以攝一影，分送親朋。衆皆謂酷肖一蠻族之主，惜面無鯨紋，且少兇殘之氣，尙嫌美中不足。余自謂生平事業，無非登高涉遠，冒險排難，幾與蠻民生活無異矣。

未幾回國之期已近。新西蘭有一軍人慈母協會，其會長到訪，代表會中八萬軍人之慈母，向余話別，且祝余順風，謂島中軍人在歐洲作戰，被德國俘虜者，今皆得平安而回，歸依慈母懷中。因亦暗祝上帝，保佑余輩早日重回德國，投身慈母臂上也。

未幾余登輪，離新西蘭返歐洲。回憶余居島中多日，中經幾許艱辛，亦感無限愉快。島上新交頗衆，禮遇甚優，爲余終身所不能忘者。公元一千九百十九年七月，余重回德國，足履故土，卽趕返家鄉。



家居僅數星期，而余父竟一病不起。彼老人忠心愛國，至死不渝。易簀時，猶深恨政府不令其參加大戰，雖死亦不瞑目也等語。一千九百二十年元月三日，余部下健兒全體回國，衣服久經海水鹹漬，及烈日蒸曬，皆變黃瘵之色。惟忠義之心，勇敢之氣，不減曩昔，事業光榮，絲毫無玷，對國人可以無愧矣。惟海鷹醫官必治博士，則遠居智利，不獲生還，迨德國戰敗消息傳入耳鼓，竟倒地昏厥，鬱鬱病歿。異域忠魂，不克重回鄉土，亦可悲矣！

故國景物，依然如昨。但大戰之後，情勢劇變。撫今追昔，不覺感慨疊生。令余最難堪者，則年老多病之慈母，長臥病榻，旦夕呻吟。羣醫束手，皆云絕望。嗟夫！余以奔走國事，流亡在外，不獲隨侍左右，負余母多矣。矧當戰敗之餘，國勢低陷，山河破碎，花木凋零，每一念及，真不知涕泗何從也。

余今有一言，欲謹贈美國青年者，歐洲大陸，與亞洲大陸相連，種族紛歧，言語龐雜。單就歐洲而論，已分成十數國，方言多至三十餘種。此則歐洲之弊病，戰事多由此發生也。余以一老海員，駕風帆汽船，遍走世界者，亦已不知若干次。余以合衆國國土遼闊，且遠處美洲大陸，左阻大西洋，右隔太平洋。此誠天險，天下之雄國。君等承祖宗遺業，安居此樂土中，亦云幸矣。應如何奮勉從事，以發揚祖宗

遺業，思所以光大之。余以一老海員，嘗在世界各國輪船服務，親朋良伴，徧於世界，深願他日舉世方言劃一，書法同文。戰爭慘禍，永不復見。此則余夢寐之間，所虔誠默祝者。但體魄須時加磨練，以應時勢要求，一旦國家須你效力時，請毋忘「且勿躍水，宜與舟共存亡」之航海格言也。

德國同胞，無論現居世界何地者，余猶欲進一言。余輩德人，宜睜開雙眼，以視光明之紅日，不應看黑暗之鼠穴。不觀余之部下乎？昔在南洋時，船擱珊瑚巖中，衆皆以爲絕望矣。惟勇敢之氣，屹然尙存，海鷹雖亡，而德國之棕樹，至今仍直立不移也。完矣，謹祝諸君健康。

重洋怪傑勘誤表

頁數		行數		誤		正		頁數		行數		誤		正	
一三	一	一	士軍	「士」軍	一五	四	攷攷	「攷攷」	一三	一	士軍	「士」軍	一五	四	攷攷
一九	一〇	一〇	梳嶺	梳「嶺」	二四	三	嚮爾	嚮「爾」	一九	一〇	梳嶺	梳「嶺」	二四	三	嚮爾
二四	三	三	洗襟	洗「襟」	三七	二	最奇	最「奇」	二四	三	洗襟	洗「襟」	三七	二	最奇
四六	六	六	鬧熱	「鬧」熱	四七	二	此翻	此「番」	四六	六	鬧熱	「鬧」熱	四七	二	此翻
五一	六	六	疊疊	疊「疊」	五六	一	蠟腸	「臘」腸	五一	六	疊疊	疊「疊」	五六	一	蠟腸
六四	一一	一一	倉底	「倉」底	七〇	一	金磅	金「磅」	六四	一一	倉底	「倉」底	七〇	一	金磅
七二	四	四	澈心	「澈」心	七八	三	麵蘗	麵「蘗」	七二	四	澈心	「澈」心	七八	三	麵蘗
八七	五	五	不懷	不「懷」	九〇	一	煊赫	「烜」赫	八七	五	不懷	不「懷」	九〇	一	煊赫
九四	二	二	團團	團「團」	一〇〇	一〇	不敵	不「敢」	九四	二	團團	團「團」	一〇〇	一〇	不敵
一一一	二	二	綠葉	「綠」葉	一二六	九	磨拳	「摩」拳	一一一	二	綠葉	「綠」葉	一二六	九	磨拳
一五三	二	二	怒罵回	怒罵「回」	一七〇	六	擄船隊	「擄」船隊	一五三	二	怒罵回	怒罵「回」	一七〇	六	擄船隊
一七二	八	八	旖旎	旖「旎」	一七四	五	妍識	「妍」識	一七二	八	旖旎	旖「旎」	一七四	五	妍識

一九五	九	燥急	「燥」急	二〇九	三	士丘	士「丕」
二一四	三	銜梅	銜「枚」	二一六	九	蕭蕭	蕭「蕭」
二二四	五	倍屨	倍「蓑」	二二八	八	雌筴	雌「黃」
二四三	五	架篷	架「篷」	二五五	九	不易	不「見」
二六九	九	一壺	一「亮」	二九六	一一	查然	「查」然
三〇一	七	重鍊	重「鏈」	三〇三	二	異外	「意」外
三〇六	七	一挺	一「挺」	三〇八	七	諗啄	諗「詠」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

翁

五二四上



* 版 翻 *
* 所 必 印 *
* 有 究 *

重洋怪傑一册

(92393)

Count Luckner the Sea Devil

每册定價大洋陸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

Lowell Thomas

譯述者

容復初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English

(本書校對者徐仲益)

